

社会纪实系列

◆ 方 刚 著 ◆

广州出版社

# 中国『变性人』现象



神秘青年写来一封信，声称自己长着男人的身体，却有着女人的心理

作家方刚在全国走访易性癖者和变性人

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是如何被西方媒体率先披露的

变性手术使父子变成母子，前妻与新女人的关系也很微妙

ISBN 7-80592-494-5



9 787805 924946 >

ISBN7-80592-494-5/C • 27

定价：14.60元

# 中国“变性人”现象

方 刚

广 州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岑之京

封面设计 张永齐

责任技编 老嘉琪

中国“变性人”现象

方 刚

---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新华书店经销

岭南文化公司排版

广东省高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9.75 印张 22.6 万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ISBN7-80592-494-5/C·27

定价:14.50 元



## 作者简介

方刚，1968年4月10日生于天津，此前已出版长篇纪实《中国人体模特》、《选美冲击中国》、《中国人的情感隐秘》、《艾滋病逼近中国》、《中国“野模”》等8部，许多作品选题开国内先河，侧重对边缘人群、边缘问题的关注。愿直接倾听读者的意见，通讯处：天津八里台邮局46信箱，邮政编码：300070。

# 目 录

## 第 1 章：非同寻常的来信 ..... (1)

一封混在众多同性恋者来信中的信件没有引起方刚的特别注意，这封信在不久之后却促成了这本书；他反复声明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男人，他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他希望方刚以他为主角写一本书，方刚只答应将他的故事作为一个章节；他说自己是一块极坏的路标，可以用来警示后人.....

## 第 2 章：冷冰的回忆（一） ..... (11)

从睡梦中惊醒时他才知道自己不是个女孩子；清楚房间是要由女人来收拾的，他便有了用武之地；一个男同学的亲密动作让他感到“害羞”，继而产生第一次“恋爱”；到山坡上放羊无意间看到一对少男少女在做爱，回来大病一场；他希望自己是那个正和男孩子做爱的女孩子；和表哥有了一夜肌肤

之亲……

### 第3章：走近易性癖者…………… (21)

易性癖被认为是一种性身分异常；人类的第一例变性手术是1930年完成的；台湾已经有70多个变性人；一对夫妻一起变性后仍做夫妻；医生在同时扮演凶手和母亲；男友在变性手术室外等着去办结婚登记；大陆媒体未加报道的一次早期变性手术在广州完成；祖母托着孙子割下的性器官连人一起送进医院；变性后她渴望正常女人拥有的一切……

### 第4章：千万别把我搞错…………… (35)

一位自称同性恋者的女孩子求陈教授开一封证明信；大杂院里晾的女性内衣常常丢失；同性恋、异装癖与易性癖不是一回事；有同性性行为不等于就是同性恋者；歌星胡文阁引起众说纷纭；一些真正的男孩子何以被人们误认为是女孩儿；有人说异装癖是一种对性快感的追求；郑州某医院“经常做变性手术”的真相；一位作者说变性手术只能针对那些具有男女两套性器官的人……

## 第5章：冷冰的回忆（二） ..... (51)

他用女孩儿的名字给一个男同学写了一封信，请他赴约；化装成女孩子有了人生第一次约会；他爱上了自己的老师，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拥抱那健壮的身体；他幻想着女人第一次做爱时的悸痛，独自呻吟起来；出生后，他被看作是克星；母亲死了；幼小时玩游戏，他被作为女孩子“许配”给另一个男孩儿；会吹口琴的川说，这像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 第6章：变也忧愁 ..... (67)

结婚几年，他从未主动与妻子同房；穿女人服装、留长发，他在工厂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13岁时一次高烧改变了她；在深圳，两个女孩子相爱了；从小带弟弟，使他产生一种做母亲的快感；大学时两次失恋令他悲痛欲绝；安徽省第一个变性人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某地一个不愿公布姓名的变性人在原单位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 第7章：冷冰的回忆（三） ..... (81)

一个中年妇女敲开门问他：“小兄弟，

要不要人陪？”他的工作是卖香烟，却没有一盒烟；一个人凶凶地抓住他的衣领说：“老实点，拿出来！”他说不知道在上海不可以蹲在路边；昔日女友在上海的工作是个秘密；上海人看不起四川人；冷冰不敢在哥哥和父亲面前表现出女态……

## 第 8 章：夏兆骥和他的变性人 …………… (91)

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的父亲是一位军长；四个条件的确定也许会在日后的某一天被写进中国的法律；两个日本人跑到中国做了变性手术；最难过的一关是派出所；变性后的两个女青年美艳绝伦，她们的性器官看不出与正常女性有任何差别；丈夫知道她曾是个男人，公婆还被蒙在鼓里……

## 第 9 章：梦里的蓝天 …………… (105)

她本能地否认和一个女孩子很要好；嫁给一个男人的努力成为现实，新婚之夜却陷入尴尬；面对丈夫的裸体，她只有敬慕没有性欲；哥哥的信件先她到达北京；第一次去广州，老板在夜里溜进她的房间；一年牧羊经历使她挣到 1 万元钱；还没有变性她就改了户口本和身分证，退路已绝；上涨的手术

费使梦想破灭；医生想给她一个塑料阴茎；  
放弃梦想将就着走完残生……

## 第 10 章：冷冰的回忆（四）……………（121）

冷冰在火车上遇到 Z，立即喜欢上了他；在峨嵋山顶，他不想再回到混浊的人世；他在佛像前长跪不起；没有司机肯为一个男人停下汽车；人们不相信他是会从山顶走到这里；查票的乘务员走过来了，可冷冰买不起票；一位陌生的女士帮助了他；姐姐和一个军人谈恋爱……

## 第 11 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37）

一个男同学爱上她的时候，她偷偷喜欢上了一个女同学；她曾给卫生部长吴阶平写过一封信；她认为自己做变性手术的最佳时机是大学毕业时；世界第一例内部器官互换的变性手术因为偶然的机遇而成为事实；他们相互拥有了对方身体的一部分，却互不知情；她觉得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但他的女友已经坐在手术室外；得到了他的卵巢，却未能得到他的心；中国第一次变性人诉讼案未能成立……



## 第 12 章：捐款？ ..... (149)

冷冰想到捐献器官换取手术费，方刚保证出版一本关于他的书；方刚策划了一套以冷冰为主角的系列报道，却没有人敢接受；《女士》杂志编前会关于冷冰的话题；“为变性手术捐款可能引起的不良社会影响”……

## 第 13 章：捐款的幕后 ..... (159)

天津市第一例变性手术由泌尿科主任完成；治疗两性畸形的专家曾多次拒绝变性手术，易性癖者的父亲跪在医生的面前恳求为他的孩子做手术；当事人的单位竟然全体动员，1000 多人捐款支持她变性；变性后立即办了结婚手续；她的哥哥是个精神病人并且自杀了；本书作者电话采访揭开募捐的幕后真相；休假期间单位竟给他“特别补贴”；一个幸运的变性人……

## 第 14 章：冷冰的独白和写给哥哥的信 ..... (173)

他称自己是“心理变态患者”，曾无数次想到死亡；鼓足勇气向哥哥坦言自己的状态；他声称做过对不起哥哥的事情；他告诉

哥哥：“你已经没有弟弟了”；变性手术是他的希望；“天津有位叫方刚的作家在帮助我”；哥哥收到信后赶到成都；冷冰对方刚说：“我不会有什麼要求……”

## 第 15 章：一个易性癖者的爱情经历 ..... (183)

一个男青年在夜间大摇大摆地走进女职工的宿舍；三个女孩子同时追求另一个女孩子，最后的取胜者和男友分手；易性癖者宁何以魅力独具；她最大的敌人是中年妇女；她每天买一份晚报塞进自己恋人的房间；她自称是个普通女孩儿，无力承受社会压力；失恋、辞职，她以男人身分获得一家广告公司女老板的钟意；自己办公司，两个女孩儿辞职来追求她；被当作男人殴打使她住进医院……

## 第16 章：何清濂将其看作“严肃的事业” ..... (199)

对何清濂教授的采访曾经十分困难；医生“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在易性癖者面前是否要有所改变；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医生束手无策；“解除痛苦”与“带来幸福”是两回事；

决定是否给一个易性癖者做手术没有技术指标，唯一的尺度在医生的心中；教授担心男人变成女人后会去做坏事；有一些医生眼睛盯在钱上；妻子也可以陪丈夫来变性……

## 第 17 章：秦惠英，你在哪里？ …………… (211)

她曾被作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而广为宣传；为了公众的利益她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女生们一字排开将她哄出宿舍；学校里的浴室和厕所她无法使用；她对一个不知情的女生说：“我欢迎你住在这里，但你离开我也不会怪你”；男友要求和她做爱，她与其说是不愿意不如说是恐惧；因为“性别问题”她再次失去工作；她终于隐姓埋名，放弃唤醒公众的努力……

## 第 18 章：冷冰的回忆（五） …………… (225)

冷冰说一直希望得到军人的理解；一位军人曾将他视作“妹妹”通了很长时间的信；军人对冷冰的胡思乱想表示不满，称他是一个“捉摸不透的女孩儿”；和军人交往的中止对冷冰打击很大，他向更多的媒体求助；电台的一次播音为冷冰带来众多的笔友，但他只给一位军人回了信；《女性大世

界》编辑部的回信……

## 第 19 章：罗名立：变性前后的悲喜 …………… (241)

婚姻并没有改变他那双柔媚的眼睛；关于上海第一个变性人的报道唤醒了他沉睡的渴望；由分居到离婚，妻子对他同情又理解；前妻叫她“姐姐”，儿子喊她“妈咪”；一个男人在大街上抱住她抚摸她的乳房；工作没了，炒股赔了，衣食难保；服装柜台前因为他是变性人而终日围着一群人；可以挣到 100 万元人民币的诱惑；一个曾是男人的女人对男人更具吸引力……

## 第 20 章：名票之死 …………… (257)

京剧名票被谋杀于自己的家中，公安干警一筹莫展；并不严重的生理畸形引发了他心理上的变化；一篇关于西方变性人的报道使他受到启发；京剧舞台是他唯一可以公开做“女人”的地方；婚姻没能拯救他；易性癖与同性恋是否水火不相容；在同性恋者那里他得到暂时的满足；两个农民的身分证引起警察的注意；一个在逃的通缉犯被卷了进来……

## 第 21 章：与法律“擦肩而过” …………… (271)

一个 10 岁的男孩子被绑架杀害了，因为小芹做变性手术需要 1 万元钱；送给医生的结婚照背面写道：“同床异梦，枉为夫妻”；他被作为“干女儿”收养，还招来一个“上门女婿”；蹲在女厕所里，他感到身心的合一，对女人的裸体并不感兴趣；他在绝望中自杀；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女工程师毕莎脱光衣服走进了男浴室；他们是否触犯了法律……

## 第 22 章：没有结局的结尾 …………… (283)

冷冰结束流浪生涯回到早已陌生的家；面对冷眼和嘲笑，他想再次外出流浪；一夜之内做了三个关于死亡的梦；他的家处于三峡库区；冷冰想到办一个小饭店；方刚何以寄不出区区 2000 元钱；现代舞演员金星变性成功；方刚忽然意识到：曾经自杀的冷冰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无人可比；冷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他的整个人生是一种悲苍的美；如果有热心读者愿意帮助冷冰，您可以先和本书作者联系……

## 第1章：

# 非同寻常的来信

---

一封混在众多同性恋者来信中的信件没有引起方刚的特别注意，这封信在不久之后却促成了这本书；他反复声明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男人，他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他希望方刚以他为主角写一本书，方刚只答应将他的故事作为一个章节；他说自己是一块极坏的路标，可以用来警示后人。



那封信是1994年11月27日寄到我手边的，当我拆开它的时候，绝没有想到里面装着的是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更不会想到，我竟与这写信人开始了长期的通信，并且以他的故事为主脉写成了一本书。

由于多家媒体的报道，我的那本《同性恋在中国》还没有出版便引起一些关注，特别是同性恋者的关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能接到各地同性恋者写来的信或打来的电话，这封混在众多信件里的信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我只是大致看了一遍，便将其归入同性恋者来信的范畴。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方刚同志：

你好。

我是看了11月22日《成都晚报》上一篇有关你的文章，而压抑不住要立即给你写信的迫切心情。我不要再欺骗自己，我要把我的一切告诉你！

我是一个心理变态患者，20年来，我虽是一具男人身，但我却是一颗变态的女人心。我喜欢自己是一个女人，我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女人！我出生在川东山区的一个贫寒农家，如果说我有这种荒唐的心理是遗传或者后来接受外界文化的诱惑那是不可能的！我祖辈十八代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记得小时我就以为自己是个女孩，我天生性格温柔，说话直（至今也是一副女人腔！母说她以前曾生了三四个女儿都是两三岁夭折了，她一直希望我生下来是个女儿……母时时搂着我抹泪说我要是一个女儿就好了！

也许是命该如此吧，家人从小把我当女儿看待，我也愿意母把我打扮成一个女孩。我喜欢和同龄的姐妹一块玩耍，我那

时完全把自己当作她们中的一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可能再穿花衣，再留小辮，而家人和乡邻也都把我当作男孩，不再把我当女孩看待了。但我不愿从女儿梦中醒来！我渴望自己是一个女人的欲望一天天增强，我开始仇恨世人，仇恨那些健康的真正的女孩！我把自己封在想象的女人生活中。我开始翻阅书报，明白自己是心理变态，是那般可怕，我却不愿证实自己！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压抑着自己这种变态心理，这其中我曾控制不了自己做出了许多可耻可悲的傻事，我曾把自己扮成一个女人角色骗人……（能允许我以后再一一告诉你吗？我无法用我的文笔描述那些伤心的事！）我是不幸的，真的。两张脸生活，两种痛苦的折磨，没有人会理解我内心的孤独凄凉！

我的故事很多，那一切的一切在道德高尚的世人眼里是何等的下流荒唐，我只想把我的所思所想一一倾诉出来，只是想向世人呐喊：我的不幸，社会也有一定责任！如果有人能听我的倾诉，如果不要对我报之以白眼嘲讽，如果给我一丝理解，给我一点帮助……我也是人！上帝如此造就了我，我又能怎样？！

方刚同志，我现在对生活没有信心，我想在我结束这本不该来到的人世生活之前把我的故事写出来，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且有同情心、理解心的人！我给你写这封信，我在痛苦地企盼着你的回信……

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不敢负此“重任”，我不怪你，对不起，去信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了。

此致

速回信！

冷冰

1994年11月24日

收到信后，我没有急于回信。我已经确定这是一封同性恋者来信。我在等着统一回复他们的信件。其实，只要我稍微用心思考一下冷冰信中的某些话，就应该发现，这绝不是一位普通的同性恋者。但是，面对众多的来信我无暇作这种思考……

12月1日这天，是国际艾滋病日，我得以坐在电脑前回复信函。

冷冰：你好。

你的来信收到了，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平时写信和写作都是用电脑的，写起来快。所以这次也给你用电脑回信，但此信是专写给你一个人的，请放心。

我十分理解你的处境和心态，你的经历是比较典型的，像你这种情况的人我见到过许多。但是我要对你说：不要悲伤，更不要太悲观，这一切没有什么。

是的，这一切真的没有什么。正像你自己说的那样，社会应该对你负有责任，而你是无辜的，因为你并不想这样，你想像其他人一样过正常、普通的生活。你完全有理由要求获得整个社会的理解、宽容，而不是歧视。也许你还不能从每个人那里得到这些，但请相信远方的我愿成为你的朋友，尽可能给你一些帮助。

你今年多大了？是否已经工作？你的具体情况还有那些？还有你提到的那些化妆后“骗人”的情节又是怎样？如果信得过我，欢迎你再来信时把这些写给我。

你说到要“告别人世”，千万不要这样！人生是美好的，你的问题算不上什么问题，因此而告别人生真是太不值得了。你可能很年轻，一切都可以重新做起。你恨自己现在的状态，那就应该下决心改起，至少是克制。只要不触犯法律，就没有

人可以据此而过分责怪你。

冷冰朋友，从你的信可以看出你很消沉、很痛苦，我希望你能够早些振作起来。你需要我为你做哪些事情呢？也希望你来信告诉我。

因为对你的情况知道的很少，这次只能先给你写这些。下次再谈。等你的信。

再次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提到的那份《成都晚报》是否可以寄给我？因为我没有见到这份报纸。麻烦你了。

礼

方刚

1994年12月1日

接到冷冰这封信的时候，我的那套四卷本长篇纪实都已脱稿，又没开始新的写作，所以有可能每封信都这样认真地回复，而在半年之后，当我的四部书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应接来自同性恋者的电话和信件了。

冷冰的信很快写来了。

方刚：

在这个寒冷而又非常巧合的冬日里，我收到了你的回信。在收看你的回信的同时，我独自躲在那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收听着省经济广播电台的一篇我的心灵独白。我哭了，今天是我的20岁生日，寒冬的第一天。我心里不知是激动还是伤感，读着你的信，我第一次感到被人关怀、被人理解，我的思绪很乱，我不知该写什么。

我真的不知该对你写些什么。原谅我，我对整个世界对每一个人都抱有怀疑，因为生活从来没有让我真实，让我平静！

我的一切不平常，我是这样估量的！因为我不敢把这一切写出来说出来，因为这个世界被吹捧得何等的纯洁、高尚。假如我把自已毫无隐藏地广而告之，那一切在世人眼里是如何地可耻或者下流，或者那些文字都是淫秽的！我心里很乱，我时时爱回首从前而迷惑几天，我不敢回忆那些梦一般的过去，而这一切又埋葬在心里，时时折磨着我。我真的想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们写出来，把自己当作一个极坏的路标，警示世人，以使后无来者。我对理解、宽容没抱希望，我也不想改正自己。因为我只有在那份梦中才是真正的自己，才有自己的欢乐。

方刚，你信上所问的一切，我不想信上回答，我要告诉你和重申的是，我不是同性恋。我讨厌自己是个男人，我一生只是希望自己是女孩。因为我的心原本就是一颗女人心，我的故事我无法用文字描述，因为我文笔粗浅，我说的请你帮助就是希望你能为我代笔，给我一段时间，给我一个平静的空间，我是不是该去回忆？！

而且我不知道那一切假如公诸于世，会不会被人追查、质问？会不会把它写出来本身就是犯罪？

希望你理解我杂乱、矛盾的心情！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对您也不十分了解！对不起！因为我害怕……

那份《成都晚报》我找了许久，一时没找到，不过请相信我没撒谎，那张晚报是我第一封信的日期的前一两天，刊登的是一则文摘，好像是采访稿，写的是你最近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同性恋的调查报告，如果它对您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可以向编辑部索要一份！

写了这许多，不知是否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对不起。

能否回信果断地告诉我，我可不可以把一切说出来？真的

这一切没有什么吗？

等回信！

致此

礼

冷冰

(害怕被人拆看，回信挂号)

1994年12月3日

收到冷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坐在当时还在打工的报社里，信件很多，我又是匆匆地看了，并且当即匆匆地复了。我还记得那天我往报社的邮箱里放了近20封给各地报刊和朋友的信，大多数是稿件。显然，我这次仍没有认真想一想冷冰的问题，又一次错过了认识真实的冷冰的机会。

因为不是电脑写作，我没有保存复信的原件。大意是告诉冷冰，写一本专门关于他的书可能有困难，但我可以把他的故事作为我下一本书中的一章，并鼓励他写下他的经历寄给我。

我当时绝不会想到，我今天真的坐在这里写一本以冷冰为线索的书！

冷冰的信又用快件寄来了。

方刚：

你好！

首先请你原谅，我想你也应该理解，知道我恐惧而又敏感的心情。不要怪我故弄玄虚，唠唠叨叨，好吗？

真的，提笔给你写这封信，我心情很乱，很悲凉。又一个岁末，又一个新的开端，又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要到来了，而我则想回家又不敢。没脸回家的我，已独自在外流浪三年了。



我现在很绝望，如此一年又一年，我的生命在绝望中消磨着，我该怎么办？我害怕成长！而我如此矛盾痛苦地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难道，也确实只有死是一种懦弱的、一种无奈的、一种唯一的解脱！

别对我说：“这一切没有什么！”真的，我从来没有得到真诚的关心、理解，更没有帮助！有的也只是虚伪的、像审视怪物的目光！我原来有~~一点点~~希望，那就是希望变性！而我看到一些文章、一些回信，说什么人性的变质，说什么可耻的“人妖”。我真的很难过。记得有一本小说赞美某医生的崇高医德，对于一个临死的原来罪大恶极的坏人，医生也将他视为自己的病人看待，细心治疗！而我们并没有什么罪过，只是不幸的产物，却没有谁把我当成一个病人看待！

我决定把我的事说出来，我已什么都不在乎。我早就把自己像广告一样对全国几十家报刊的编辑呻吟过，我真的不在乎！许多人，许多事，都是走投无路而自甘失败的！我想，我以后不过是再像以前一样喝上一大瓶药，用所谓的幼稚得好笑的死换得人们虚伪的感叹、同情！

我的文化很浅，而且现在一想，一回忆，心里脑海都很乱！很烦！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现在成都也快呆不住了，我原打算到天津来。但一想如此一定会引起很多误解和猜疑。我真的不知该说我的什么，我也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我应该让所有的世人看看我的内心、我的经历，但那一切的一切是不是该用一些恰当的词句。因为原原本本的一切在世人的眼里是何等的粗俗、下流，甚至淫秽！

所以，我一直想当面对你说，我想得到你的提示，而且我更大的希望是，你能把我当作一篇长篇纪实来写！真的，我不

在乎，家，我只有模糊的一点思念，但家给我的伤害最大！

我现在装作正常，打工、活命，而我压抑不住自己，一个“冷冰”用着女孩的口吻，精心伪装着只有在信上与人倾诉！我害怕那些人有一天找上门来！发现我原来在欺骗他们！我想，我只有死了！

我真的可以把我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吗？像我这样的人真的不只我一个吗？你真的怀疑我要来天津是有什么企图吗？请相信，我十分十分懦弱！与生人说话不到半小时就会流泪！我甚至不敢与人交谈！

我写了几页，却实不知该怎么写出来，无法用词汇表达我真实的内心！

让我们不再说什么“请相信”，只是用一种平常的，比如像是讲述那个已死的人的故事，好吗？

最后请求你能否请那些你所说的“像我这样的人”给我写一封信，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心情，而我更想把我的心情讲述给那些只有真诚的、会理解的人听！

可以吗？

好了，希望回信能快一点!!!

致此

冷冰

1994年12月26日

收到冷冰这封信的那天，我比较轻松、闲适，这使我有可能坐下来慢慢读他的信，体会他信中的思想。当我看到他在信中说“希望变性”的时候，我大脑中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了。我立即翻出他以前的来信，于是又注意到了他那“我不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自白。而在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仅仅

把这当作了一个未能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者的自我否定心态。

易性癖者！我脑中闪过了这个词，我想可能是我想对了。我又认真去看冷冰的信，去翻阅资料。我对自己说：“他真的不是一个同性恋者，而是一个易性癖者。”

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我必须帮助冷冰！

看他的信，也就是在和他进行情感的交流。我不可以不帮助他。

我能做些什么呢？一个文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些文字了。我想我可以写一些信给有关的医生，看他们能不能帮助冷冰；我自己还可以写一些关于他的故事……对了，我何不就像他希望的那样，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呢？这可能不是一本只讲他的故事的书，但将是一本以他为主线的书。

我被自己的想法激动着。

有时不免有些后怕，如果我仍没有读懂冷冰的信，我不是失去了一部好书吗？

我仍在和冷冰通信，在这通信的过程中他还不断寄一些他自己写的回忆文字给我，寄一些他和别人的通信给我。我可以请读者放心的是，此书收录的信件和冷冰的回忆文字都是真实的，没有有一个字的改动。冷冰的名字也是他和我通信时使用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他的心境。

在与冷冰通信的同时，我在广泛进行着关于易性癖者和变性手术医生的采访，我发现，事情远远没有我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 第2章：

### 冷冰的回忆（一）

---

从睡梦中惊醒时他才知道自己不是个女孩子；清楚房间是要由女人来收拾的，他便有了用武之地；一个男同学的亲密动作让他感到“害羞”，继而产生第一次“恋爱”；到山坡上放羊无意间看到一对少男少女在做爱，回来大病一场；他希望自己是那个正和男孩子做爱的女孩子；和表哥有了一夜肌肤之亲……

方刚：你好！

收到你的回信的当日，我就提笔给你写回信，反复写了好几封总是没有勇气寄出，请理解我矛盾复杂的心理！

我说的请你帮助，是想请你帮我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我不求别人会理解、宽容，只希望把自己当作一个极坏的路标警示于人。但我心里很乱，希望你能理解，我不愿也害怕去回忆往事，因为我现在还得虚伪地生活，我的故事也许很荒唐，我害怕那一切公诸于世，会不会遭人追查、质问，或者把它们写出来本身就是犯罪？我的一切也许比你想像的还要离奇，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像梦一样。

我到底可不可以把一切告诉给你，这是我目前最矛盾的事，因为我对你不十分了解，而且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助我！

我的文笔粗浅，我只希望能有一个平静的地方能通过电话或者亲自把一切告诉你，我的心很乱，我一激动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哪些该说，哪些又不该说！

我希望能理解！

我终于有勇气有决心把那如梦一般的往事回忆并记述下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地指责它淫秽下流！我不想为自己争论，因为我说不出什么，什么也不会说，我只是希望人们用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来细细地品读我的心灵的独白，比如听一个病人的倾诉，而不要用那种世俗的，用那种自身淫秽的眼光来看它，审视它！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下来，也许想得到理解、同情，也许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态，为什么要变态，为什么不能得到新生！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人？

另外，我想告诉你，我恨自己是个男孩，以前的我总是以为自己是个女人或者应该是个女人而生活着，我不知道自己这样是不是同性恋？但我从没把自己清楚地当作男孩去做一切。

我希望得到你真誠地帮助！

盼速回信告之

冷冰

## 我和我的“女人”生活

——中国一个心理变态者的 20 年生活历程

其实当我发觉自己有这种古怪荒唐的想法时，也是十分吃惊，不敢想像，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同性恋”什么“变态”什么“爱滋病”，甚至不懂什么是爱！我只记得很小母就“么女”“么女”叫我，母说她生了好几个女儿的，都是几个月就夭折了！

母说怀着我她就求菩萨保佑生一个女儿，因为妯娌三人，大婶二婶都是三子一女，唯有我家没有女孩！

母说她命苦哇，以前担心生不出儿子，现在又愁没有女儿，我就记得小时母亲时时搂着我掉泪，母就把我当作女儿一般看待。

我一直很奇怪，一直把这一切怪罪于上帝的安排和惩罚，因为我的性格从小就 and 所有男孩子不一样，我十分温驯，我的嗓子比姐姐们都动听，我也喜欢穿姐妹们一样的花衣，留小辫，我喜欢家人和乡邻都我当作女孩看待。



我还清楚地记得每一次玩过家家，我都扮作出嫁的新娘，我天生对女人的一切都懂，什么都会，伙伴说我这个新娘扮得最像，比二娃他姐出嫁时还像！

也许那时，我就尝到了被别人当作女孩称赞的喜悦滋味！也许从那时，我心里就有了从女人的角度才能体会的满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我仍然是一幅脆生生的女孩嗓子，虽然我的性格一如以往一般娇柔可爱，虽然我心里依旧用女人的标准眼光看这个世界，但是，母亲、家人和乡邻都不再把我当作女孩看待了，我也不可能再留着小辫穿着花衣和小姐妹们一块玩耍，也不可能再玩过家家扮新娘，更让我伤心和嫉妒的是伙伴们一起谈论和说笑的是某某以后可能会跟哪个女孩结婚，或者谈论村里哪个女孩漂亮……而我，那个以前扮新娘最像的我在他们眼里不复存在了。

我这才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才开始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女孩，我是个男孩！这种现实让我伤心，为什么我是一个男孩？直今我还在用心与上帝抗议，我有比真正女孩还丰富的情感、思想，我的言行是那般温柔，而我偏偏是一个男孩！

也许上帝确实在操纵我的命运，也许正如古人云：“前世作恶事，今生得恶果。”假如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还有可能会变成正常男孩儿，有可能在伙伴们粗野地谈论女孩的话语中找回我真正的男孩子气，但是，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却看见了一生中不能忘记，也是让我定上这条“假女孩”的路的事！

我清楚的记得，那年我12岁，正是一个幼稚的年龄。

记得那年婶娘和姑姑都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跟爸说“娃也有这般大了，不如找个婆娘来打整家里的活计。”

我是死活不依的，虽然知道她们是说着玩，但我倒是清楚了家里要由女孩来收拾，我有了用武之地。每天我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还搞一些野花插在玻璃瓶里放在自己的那个窗口上，爸爸和哥哥的衣服我洗，家里做饭干杂活我包了，我俨然像母活着时一样，干着她干的一切。而邻里都夸赞我勤快，说以后一定帮着寻一个好媳妇。

我记得读初中时我就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发呆，一半是因为家里那时比较穷生怕别人看见我身上穿的裤子有补丁，一半是我不愿跟那些男同学一块玩，而女同学又不欢迎我。

但同学们都是喜欢我的，我从不骂人讲粗话，从不惹事生非，那时同学们都叫我“曾大姐”，老师有时都这么叫，因为我讲话的声音像女孩。而我正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思想，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有如此荒唐的思想，那时，我已经从一些报刊上知道了什么是“爱滋病”，什么是“同性恋”，知道了很多很多！我不敢大声与人交谈，甚至不敢回答老师的提问，我不敢也害怕上厕所，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读中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在学校的厕所里大便，有时实在忍不住小便也是红着脸悄悄地寻上课铃刚响的那段时间匆匆在没人的时候小便，我宁愿迟到挨老师一顿批评！

和我同桌的是我们政治老师的儿子，那时班上前面一桌坐女生，后面一桌坐男生，如此间插着坐的，我们前面那一桌的女生都很凶，因为同桌的罗勇总爱用文具盒夹女生的辫子，或者在课桌前沿上图一层粉笔灰，前面的女生一靠就是一身的粉笔灰！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讨厌罗勇，我在内心深处用我的女人眼光看他。那时同学们都一个劲地迷小说，男生爱看武打，女生爱看琼瑶的言情小说。有时罗勇爱借一些他爸没收学生的小说

给我看。我十分喜欢琼瑶的小说，有时上课也偷偷地看，我总是一次次发觉小说中的女主角的思想和我所想十分相似。可能那时还是孩子，可能有时罗勇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书，我记不清是哪一天，罗勇或许是开着粗野的男孩都爱开的玩笑，他竟然要我用手去抚摸他的器官！我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心情，我也不能说我和他是同性恋，因为除了有时看了书有些兴奋而开玩笑，他拉着我的手抚摸以外，我们再没干其它的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那时的我还十分害羞、仿佛自己是一个女孩。

也许这对他没有什么，而一直幻想是个女孩的我还傻傻的想：假如我是一个女孩，我有可能嫁给他！也许从那时开始，我就偷偷用女人的心情暗恋人。

我们那所学校是全区重点中学，很有点名气，每个周末学校都要放电影，从那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无法改变这种变态心理，我幻想自己是一个女孩，幻想和影片中的男人生活，幻想着荒唐的一切。

母说她这一辈子好苦好累，我开始忆事起就知道她说的确实不假。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里没有其它经济来源，什么都靠母亲的双手。

我们队里有一条牛，母千方百计争来了饲养权，报酬是每年120元工钱。放牛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和长两岁的哥哥身上，我胆小是不敢牵牛的，只能远远跟着。小时哥哥把我像妹妹一样护着，没有人敢欺侮我。

记得那一天是周末，我已念小学高年级，哥哥没念书在家干农活，放牛的差事就落到我的肩上，那天天气阴闷，母很早就催我快把牛赶上山，我嘟囔着将牛赶到山坡上使它四处奔

跑，就开始找一种叫做“羊奶子”的十分好吃的野果子。

我在山坡上找啊找啊，就是不见熟了的，我转进山谷，因为山谷里有风又阴凉，我准备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打会瞌睡，忽然我看见远处的草丛有微微的动静，我猜想会不会是兔子。

我心里一阵欣喜，弯腰拣了两块尖利的石头握在手中，我轻轻地转到了草丛旁的岩石背后，悄悄地扒开草丛看去，透过密密的草丛，我看见隐蔽处那草丛中赤裸裸躺着一男一女，他们紧紧缠在一起，如疯狂一般，他们是十七八岁的学生！

我不记得看了多久，不记得什么时候离开，只记得那两张疯狂满足的脸和那个草丛。那不该发生的事让我看见了！为什么要让我看见这种事！我至今还想有可能是因为看了那一幕以后，才让我如此不可救药！我迷迷糊糊将牛赶回家，大病一场，母以后说起还后怕，她说我高烧得眼都红了，她说我之所以不爱说话就是那一次将脑子烧坏了！

我长大以后时常回忆起那一幕，我心里有着无比的仇恨，或着说嫉妒更恰当，因为我怨恨那个女的为什么不是我。我幻想着，假如是我该有多好！也许从那时起，我开始仇恨女孩！真的恨那些健康快乐的女孩！我在心里千万遍地诅咒，我企盼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孩，能真正体味到做女孩的滋味、乐趣。

我的表哥是妈妈的远房侄子，那年退伍回家来看望我妈妈。

表哥穿的是一套没了徽章的军装，很是威武，表哥很健谈。

那天晚上吃了晚饭，大家围坐在炉火旁听他天南海北神吹，我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发呆。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困极了，听了一会儿，就回房睡觉，也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醒来，听爸爸在叫我，说是天哥跟我睡一块儿，爸爸好像还说我别一人占了整张床！

我一下子睡意全消失，我从来没和陌生人同睡过一床，长大了，我甚至不愿意和爸爸睡一张床。而现在那个喝了酒又谈话太久而困倦极了的表哥在床前脱衣服，他好象还问了我一些什么，我只是嘟囔着回答。

我的心十分激动，再也没有一点睡意，表哥就睡在我身边，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那粗壮的腿下知什么时候压住了我。我脑子轰然作响。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心中那股原始的、把自己变态成女人的欲望燃起，我悄悄从床的这一边，爬到那一边去，我感觉浑身躁热，我颤抖着用手轻轻抚摸那一直渴求的强健的身体，我完全迷失了自己……

我感觉自己触摸表哥身体那只手在颤抖，我有一种舒适的感觉。

无论是谁也压抑不了疯狂的欲望，我开始颤抖着手，小心翼翼，而又迫不及待地将他的内裤褪去。

我终于拥抱着一直梦想着的男人坚实的躯体！我开始体味幻想中的一切，我已不害怕这时被我剥得一丝不挂的表哥会醒来，我早就想好在他醒来之际，自己装作受害的样子，因为他喝过酒而且喝了很多，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承认自己是心理变态，不会承认一切都是我干的！

表哥依然睡得很香，只是呼吸开始急促，我已将他整个人相拥在我的身上……后来他由被动变为自动剧烈的攻击蠕动。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从我一开始抚摸他，他是否就醒着，或者他早就等待着我做这一切，或者他一直睡着，在睡梦中和女人……因为他疲惫地从我身上滑下时还眯缝着眼，继而是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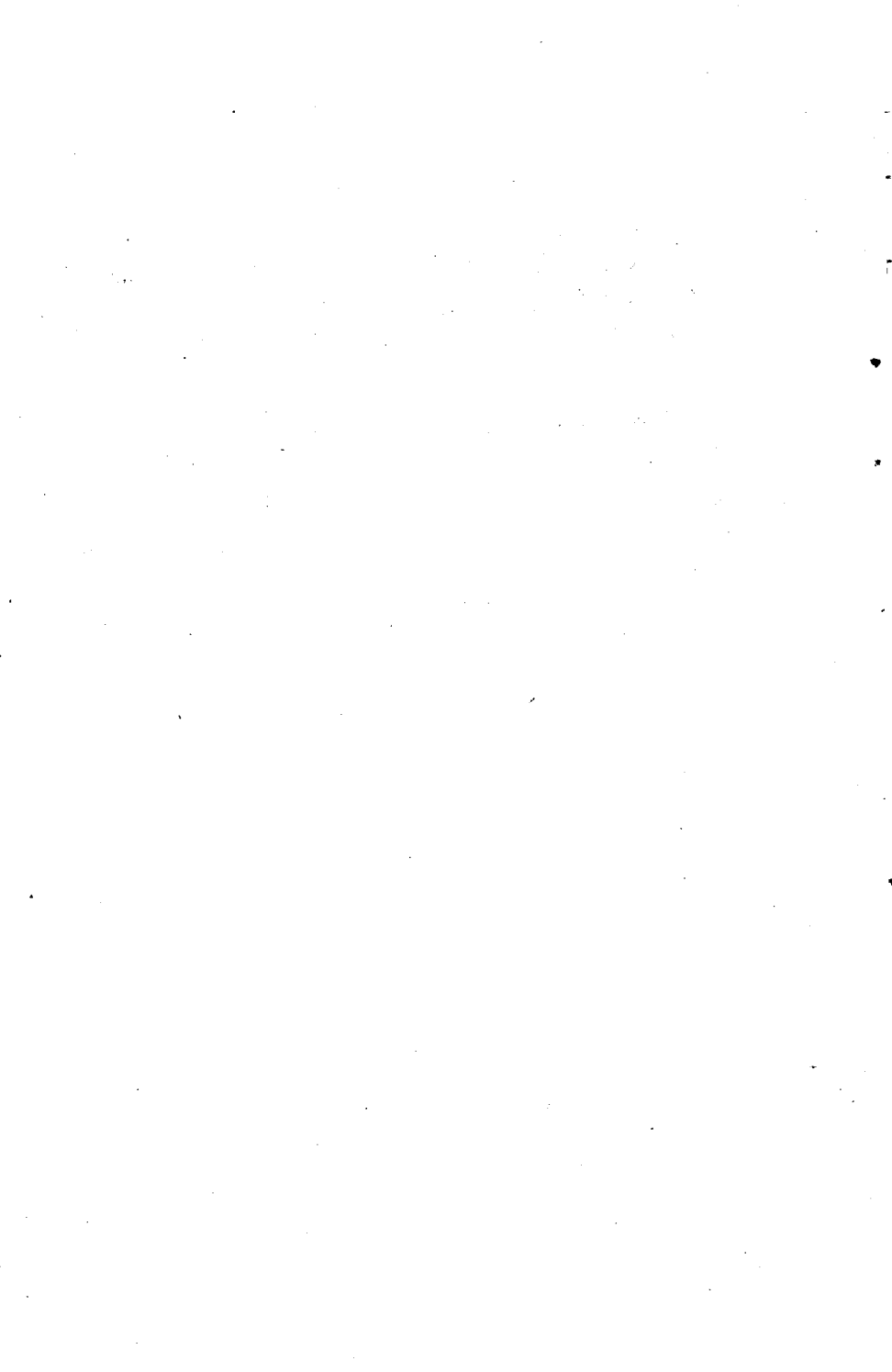
而平和地喘息。

而我的热情早已降温，我甚至有一种耻辱、呕吐的感觉，我没有体会到幻想中的那份快感，我知道自己没有可能体会！因为自己也是该死的男人身！我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悲哀！

我哭了，我用清水冲刷着一身淫水的身体，我哭了，怀着一种无法描述的悲哀。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别人梦中情人的替身，而一切的罪过是出自我自己的主动、自愿！

第二天，表哥依然那般神彩飞扬，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他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他来说只是昨晚做了一个美梦。

而我作贼心虚，整天躲在自己的房里，不敢见人！



## 第3章：

# 走近易性癖者

---

易性癖被认为是一种性身分异常；人类的第一例变性手术是 1930 年完成的；台湾已经有 70 多个变性人；一对夫妻一起变性后仍做夫妻；医生在同时扮演凶手和母亲；男友在变性手术室外等着去办结婚登记；大陆媒体未加报道的一次早期变性手术在广州完成；祖母托着孙子割下的性器官连人一起送进医院；变性后她渴望正常女人拥有的一切……



易性癖，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词汇摆在我的面前。说熟悉，是因为我间或可以在报刊上看到它，我也知道有易性癖的人便是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作男人。说陌生，是因为我对易性癖的医学解释和生理基础尚一无所知，对于易性癖者的翔实心态更没做过第一手的调查。

易性癖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冷冰真的是易性癖吗？

易性癖者在中国的现状如何？

变性手术和变性人又如何呢？

我怀着这一系列疑问开始了关于易性癖的调查，我的工作首先从查阅资料开始。我明白，我正通过这种方式走近冷冰。

关于易性癖的一切正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

易性癖又称易性别癖和异性转换症，是指性别认同发生严重障碍，有严重的“异性化”心理变态，属性心理变态的一种。患者深信自己是另一个性别的人，强烈要求改变其性解剖结构，为此要求做变性手术以使其性解剖结构符合个人异性化心理。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学上的男性在心理上把自己视为女人，言谈举止模仿女性，着女性服饰，强烈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女人，过女性生活。而女子易性癖者，生物学上虽然是女性，但心理上以男子自居，言谈举止模仿男性，穿男子服装，强烈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男人，过男性生活。易性癖患者在心理上对自己原有的生物学性别产生深刻的抵触和反感，一日不将自己变为心目中向往的异性性别便寝食不安，甚至不变为异性就不再想活下去。有不少男性患者在求治无门又不能得到别人理解的情况下采用暴力手段自残生殖器，也有的患者因此而自杀身亡。

易性癖被认为是一种性身分异常。

性身分即人对自身生物学性别属性的自我体验和辨识。人类是一种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每个正常的个体均有自己的性别，包括基因性别（即染色体性别）、生殖器性别（解剖生理性别）、心理性别（性别角色）和行为性别（社会性别角色适应）。前两种性别是由遗传或先天因素决定的，一般是统一的，统称为生物学性别。心理与行为性别是在生物学性因素的基础上由后天因素决定的，是自我理解和学习的产物。因此一般说来，基因性别、生殖性别、心理性别和行为性别四者是相一致的，从而构成社会性别角色的适应。然而在某些情况中，不仅在生物学性别方面由于发育因素异常可导致假两性畸型，而且在心理、行为性别方面，由于某些原因也会导致性心理障碍，而出现某些性心理与性行为的异常。个体的性别心理特征和性行为特征的核心内容，是区分性变态类别的基本标准。个体性别心理的中心内容是性别的自我辨认，即自我性身份的确定。性身份自我辨认异常，这是性变态的一大类型。其了类型的性恋态则是在性别自我辨认正确的情况下出现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方面的异常。性身份自我辨认的异常，其典型表现为易性癖，又称为性别认同障碍。

对于易性癖的表现，在克拉夫特·埃宾的著作《性精神病态》（1886年）中曾提到过，埃利斯等性心理学家也曾对易性癖病例进行过描述，但对易性癖现象的深入了解并取得重要进展是近30年的事，考德威尔于40年代末对易性癖进行了命名，并介绍了一个女孩儿想成为男孩儿的事例。到60年代中期，可欧尼格对易性癖的特征进行了较深入的概括：1、深信其内在是真正的异性；2、声称自己是异性，但躯体发育不正常；3、寻求医学帮助以使其躯体变为自己所体会的性别；4、

希望周围人按其体验到的性别接受自己。

易性癖者古今中外皆有，英国心理学家埃利斯曾把类似情况称之为“哀鸿现象”。此说源于一位法国爵士，是一个典型的男性易性癖者。

易性癖男多于女。根据国外有的资料，易性癖患者女性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男性发病率为七万分之一左右。据英国统计，男女易性癖在人口中的比例各为1:3.4万和1:10.8万。我国台湾省也不乏易性癖者的出现，据统计，台湾18岁以上的人口，每万人中有97人有变性倾向，有70多人已接受了变性手术。

山东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著名法制心理学家庞兴华先生曾经调查搜集了32例易性癖个案，其中男25例（国外5例），女7例（国外4例）。其中19例国内易性癖者调查项目记载的比较全。

庞兴华先生在他的《性变态与犯罪》一书中据这19例综合分析如下：

男性16例，占84.2%；女性3例占15.8%；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40岁，平均年龄29.4岁；未婚者13人，占68.4%，已婚者4例，占21.1%，离婚者2例占10.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2.4%，高中文化程度占33.3%，初中文化程度占14.3%。19例中有16例皆要求作变性手术，大夫已作变性手术一例，自己动手切割睾丸阴茎者4例，自切后要求大夫作人工阴道。

据国外的8例（男4例，女4例）分析，均属已作手术的案例，皆未婚，大学文化程度7例，占87.5%；中学文化程度者1例，占12.5%；年龄23岁至38岁，平均年龄31.5岁，其中男性平均29.75岁，女性平均33.25岁。企业职员3例，

经理、工程师、博士、学生各一例。

易性癖多起始于儿童阶段，受到强大的社会压力。男子易性癖尤甚，可发生抑郁或自杀，手术改变性别只对少数人适用，而且手术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易性癖要与精神分裂症区分开。

易性癖者往往要求对自己进行外科手术以改变为异性，希望周围的人按异性别角色接受自己，并欲行婚配。患者深信自己是与自己解剖学性别相反的另一性别的成员，深感其生物学性别与心理性别的矛盾和不协调性的苦恼。

国内外易性癖作变性手术已不罕见，报道很多。1930年，F. Z. AbYzhzm 第一个做了这种手术，后来逐渐增多。联邦德国建立了“性变诊所”后，由于手术的成功，一时间门庭若市，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青年慕名而来，强烈要求大夫迅速改变自己的性别，并答应支付巨额酬金。据统计，目前联邦德国已有6000多名年轻人提出了“变性”申请。1989年7月和8月，瑞典成立了专门的变性中心，美国也有了专门的变性医院。美国的利查德·拉史基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易性癖者，他从小就显示了女性化倾向，于40岁时进行了易性手术，正式改为女性，改名叶妮·利查斯。原为眼科医生，改性后成为一名女子网球手。还有英国某公司的一位年轻经理，一个32岁的男子汉，跑到一家医院进行了这种手术后，变成了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报纸刊登了他手术前后的对比照片，很吸引读者注意。

澳大利亚有一位38岁的女体育裁判员，她进行变性手术后变成了一个雄纠纠大胡子的男子汉，报纸也刊登出他手术前后的比较照片。

英国有一对夫妇，金尤·巴拉文和妻子安金逊婚后第三年，

安金逊怀孕，生了一个女孩。1980年，这对夫妇都产生了自己应该是另一种性别的想法，便一同到伦敦一家医院，提出变性要求，经医生给他们做了手术，两人都改变了性别，丈夫变成了妻子，妻子变成了丈夫。随着他们性别的改变，尤金·巴拉文改名为凯娣，安金逊改名为卡瑞托夫，两人又开始了新的夫妻生活。

英国名模脱拉体态撩人，三围尺寸分别为30、25、37厘米，但是，她曾经是一个名叫巴雷·科塞的男人。巴雷·科塞在20岁时接受了一位医生的手术，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35岁时，这个6英尺高的美人已经成了国际著名的模特儿，出现在成千上万的杂志封面和电视上。她因在一部名叫《只可目睹》-的电影中扮演一个金发女郎而一举成名，为估特加酒做广告更使她驰名遐迩。

有关她的罗曼史一直众说纷纭，直到48岁长相英俊的埃利斯·匪特闯入她的生活才使其归一。脱拉说，这是一见钟情的爱。她已经同这位商人以豪华铺张的犹太人仪式完成了婚礼。他们并不想掩盖这一离奇的婚姻，而先在伦敦西部举行排场很大的招待会，接着便迫不及待地在这奢华的婚礼中公布他们的爱情和喜悦。脱拉同她一个变性朋友说：“我一直渴望每一个女人都想要的——一个所爱的和能共同生活的男人。现在找到了自己梦中的情人，我盼望开始婚姻生活。埃利斯确是一个出色的男人，他接受了我的一切，包括我曾经是一个男人。”

虽然这对新人说他们对脱拉的过去不感到羞愧，但他们直至婚礼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埃利斯的家人。然而这一婚姻仍是合法的。主持他们婚礼的高级法学博士大卫·安德伯格说：“此次婚礼不仅仅是祝福，它既符合宗教，又符合世俗习惯。我们的婚姻注册官已经查核了各种法律文件，我们正在密切注视这

些事情。”

在我国，当代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变性手术是1984年由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夏兆骥教授完成的，但当时的媒体没有做报道。后来找夏教授作手术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未能如愿。当时1万元人民币的手术费比较于美国只是作外部性器官再造便需10万美元的开支虽是少得很，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百姓来讲还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且，夏教授还规定，已婚者尚未离婚，绝对不允考虑。上海长征医院的何清濂教授于1990年完成了中国首例公开亮相的变性人。在何教授之前，广州某医院完成的一例变性人被《澳门日报》加以报道，而国内的报刊保持了沉默。

80年代末，《澳门日报》曾报道了一件事，内容大致是：某日下午，广州一男青年从商店中买了一些药水、药棉，返回家中，解开裤子，用小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了下来。当其外婆推门进来时，他已昏倒在地，身旁放着一瓶药水，地下散落着几团血红的棉花，阳具血淋淋地被冷落在一边。外婆大惊失色，慌忙拣起外孙割下的东西，连人一起迅速送进医院。

这位男青年是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一位典型的易性癖者。3岁那年当他被告知是一个男性时，感到非常吃惊，坚信这一定是个错误，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子。此后直至成年，他的一切生活习惯和喜好都服从他的女性信念。在公共场合，他极力装扮成一个少女。但有时候也感到非常难堪，尤其是上公厕时，不知该上女厕所还是男厕所。有一次他差点被当作流氓从女厕所中揪出来。

售票员对强加在自己生殖器官上的错误十分痛恨，曾多次上医院要求大夫更正。经过仔细检查，大夫们发现他的生殖器发育良好，拒绝“更正”。售票员见别人无法帮助他，便决定

自行解决了。于是，有了《澳门日报》介绍的那一幕。就在他给自己“动手术”的当天，他光荣地获得了模范售票员的称号，此项殊荣的获得有赖于他那温文尔雅的服务态度。

，在医院抢救时，由于他坚决要求不要把已经改过的“错误”接上去，他的“错误”才被扔到医院的垃圾桶里。后来，由于他的强烈要求，大夫们决定将错就错，帮他做了变性手术。在手术室门前，一位小伙子急得满头大汗，他就是售票员的朋友。手术终于成功了，小伙子高兴万分。在手术期间，大夫们同时充当了凶手和母亲两个角色：手术刀杀死“他”的过程也就是分娩“她”的过程。档案上的他消失了；而她一出生便是20多岁的俊俏姑娘，可以毫无忌讳地穿戴“他”渴望已久的胸罩和连衣裙，可以自由出入女厕所女浴室。她的男朋友望着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未婚妻，高兴得泣不成声，他们早就计划好一出院便上婚姻登记处登记，如今幸福就在眼前，就这样诞生在外科医生神奇的手术刀下了。

然而，更多的易性癖者未能走进手术室。

易性癖者对自己生物性别的反感或要求改变性别的欲望是一贯的，他们往往在幼年就显露出异性化迹象、异性化行为，兴趣爱好、志愿、装扮等也都与异性一致。到了青春期的成熟后，患者往往企图改变自己的性别，寻找各种机会或方法使躯体异性化或社会身份异性化。庞兴华先生在他的《性变态与犯罪》一书中这样总结易性癖者的特点：

1、强烈持久地坚信自身是真正的异性。这与同性恋和异装癖者是不同的。

2、声称自己是异性，但躯体发育不正常。如有一男性易性癖者向医生诉说：“我是一个怪人，生出一个男人的身躯，却长着一个女人的头脑。”埋怨“上帝给弄错了”。而一位女性

易性癖者在写给医生的信中则说：“天生就一个‘假小子’样，从小就不喜欢穿红着绿，从不玩女孩子玩的东西，女孩子爱做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做。总是和男孩子在一起玩，并且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投错了胎，生错了相。”

3、积极要求医生帮助作变性手术。庞先生在其搜集的32例易性癖事例中，除10例（国外9例，国内1例）已作变性手术外，其他几例皆强烈要求作变性手术，且不惜付巨款报酬。如一位身位男性大学生的易性癖者在给医生的信中，十分悲愤地说：“我本来是一个女孩子！我会成为一个好女孩儿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女孩子？！我从小害怕上男厕所，与男同学从不疯打吵闹，从小不敢当着男性换衣裳，我是那样注意地保护自己‘好女孩儿’的形象，同学们和我自己都当我是花木兰从军——只是她卸下戎装即成闺秀，而我只能靠现代医学为我换妆了！”这位男儿身女儿心的小伙子在信尾直抒胸臆：“给我变性！我要变性！”

4、希望周围的人按异性接受自己。

5、男性易性癖者性驱力大都偏低，有的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尚可适应与异性的性关系，但婚姻关系不协调；女性易性癖者性驱力较正常女性有所增高，常主动寻求与同性发生性关系，对异性性关系十分反感，婚姻关系极不稳定。

6、易性癖的治疗是困难的。患者在求医作心理治疗后，有的自诉心理治疗对他不起作用，积极要求作性别改变手术。但多数人认为，手术只能是一种“迁就”，实际并非理想，也难以做到性适应。

变性手术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有人甚至认为，现代医学本身在变性手术中也扮演了变态的角色，因为它改变了人类正常的健康



准则，从根本上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当代科学发展的某些趋势是否弊大于利，是否把整个人类引向一个可怕的深渊——比核战争更恐怖的深渊。所以，即使在医学界内部，对于变性手术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过。

对于导致易性癖的原因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定论，更确切地说尚不太清楚。有人认为与体内性激素等生物性因素有关，有人则认为与后天环境的影响有关，特别是幼时父母对小孩的性指定有关。现在多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据庞兴华先生搜集分析的个例，多数与家庭环境、父母的教养有很大关系。有的是双亲盼望生女孩，当生男孩后也当作女孩看待，取女孩名，穿女孩装，按女性行为模式诱导（如男孩蹲着小便等），有的则是生长在多女少男的环境中，如此等等，易于导致男孩或女孩的性别认同障碍，性心理改变，成为易性癖。

但是，在我围绕此书写作进行的采访过程中，无意间接触到一例湖南省的事例，这是一个极端的父母将女孩子当男孩子养的个案，其强化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我们本书提到的其他易性癖者幼年时受过的异性抚养经历，当事人也有了许多男性性格，但却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女孩子，并且为恢复女儿身顽强地努力着。

在湘北一个偏远落后的山村，不生儿子的人家被看作前世必定做了坏事，所以今世要受到惩罚。村里有一户人家已经四代无子，为此，修族谱排不上号，清明祭祖也不让他们参加，常受欺负。这对一户姓刘的人家构成了心理压力，因为刘家的女人连生三胎都是女孩子，他们担心自己也会膝下无子。1965年，刘家的第四个女儿降生了，由于是剖腹产，医生说这位母亲再也不能生育了。为了在村人面前不丢脸面，这对父母决定对村人隐瞒女儿的真实性别，给她起名虎生，告诉大家他们生

了一个儿子。

为了不暴露虎生的真实性别，一家人没少费心思，连看病也不敢在本县的医院。到了上学的年龄，虎生吵着要去学校，但父母死活不让去，每天晚上，父亲在家里自己教虎生识字。人们只是以为虎生的父亲舍不得那几个学费，哪里知道更深层的隐秘呢？由于父母的“特殊培养”，虎生的确长得像个男孩，嗓音像，走路像，衣着发式都像，从9岁起就像男孩一样去干男孩子的事了。和男孩子打架，没人能打得过她，同龄人都有点怕她。

随着年龄的增长，虎生开始觉得自己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明明是女孩儿身，为什么父母让她装男孩子呢？当父母对她讲了真情后，虎生哭了，她理解父母的苦衷，但更想做个堂堂正正的女孩子。虎生16岁的时候，和男人们一起去修水库，每天汗流浹背却不敢当众换衣服，不敢上厕所，一次她悄悄到树林里“方便”时被一护林员发现后要强奸她，虎生逃脱魔掌，但精神受到一次摧残。带着屈辱，她向父母提出“恢复本来面目”。母亲看着女儿受苦，有这个心思，但父亲却坚决不同意。

一天，父亲上厕所时在杂屋里看到一个傻女人。父亲突生奇想：把她留下来，对外宣称是为虎生“娶”来的媳妇。当父亲的幻想即将实现时，1990年4月，虎生纵身跳进冷冰冰的湖水中，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虎生获救了。虎生以死抗争终于使父亲认识到女儿承受的精神压力，他跪在地上哭着说：“儿呀，我错了，今后随你的便，你就还当女孩子吧！”

一位叫聂神佑的作者报道了虎生由女“变”男，又恢复女儿身的传奇经历，引来一位感动于此的男青年，与虎生结成幸福的一对。虎生无疑是一个典型，足以说明作为异性抚养不会

成为必然的易性癖者。

关于易性癖的后天形成原因，还有人从中国文化背景上进行了探讨。孙隆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文中写道，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变态的。比如中国传统戏剧中就常有“颠凤倒鸾”的现象，亦即由男的反串女的，女的反串男的。在某些戏剧中，如过去的越剧，甚至所有男的都由女的反串。男扮女装最杰出的自然是非梅兰芳莫属，鲁迅先生曾对此持有异义。而女扮男装之杰出者，在 60 年代有台湾的杨丽花，在香港有电影演员凌波。钟健夫先生在他的《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一书中，提到了这种文化下对一个人在幼年时可能给以的影响，无疑，一些孩子可能会在学戏的过程中成为易性癖者。

钟健夫还举了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男扮女装演唱的歌手胡文阁，关于胡文阁还将在本书其它章节中谈到。但我认为，钟健夫将胡文阁收到《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一书中与易性癖者在一起谈论显然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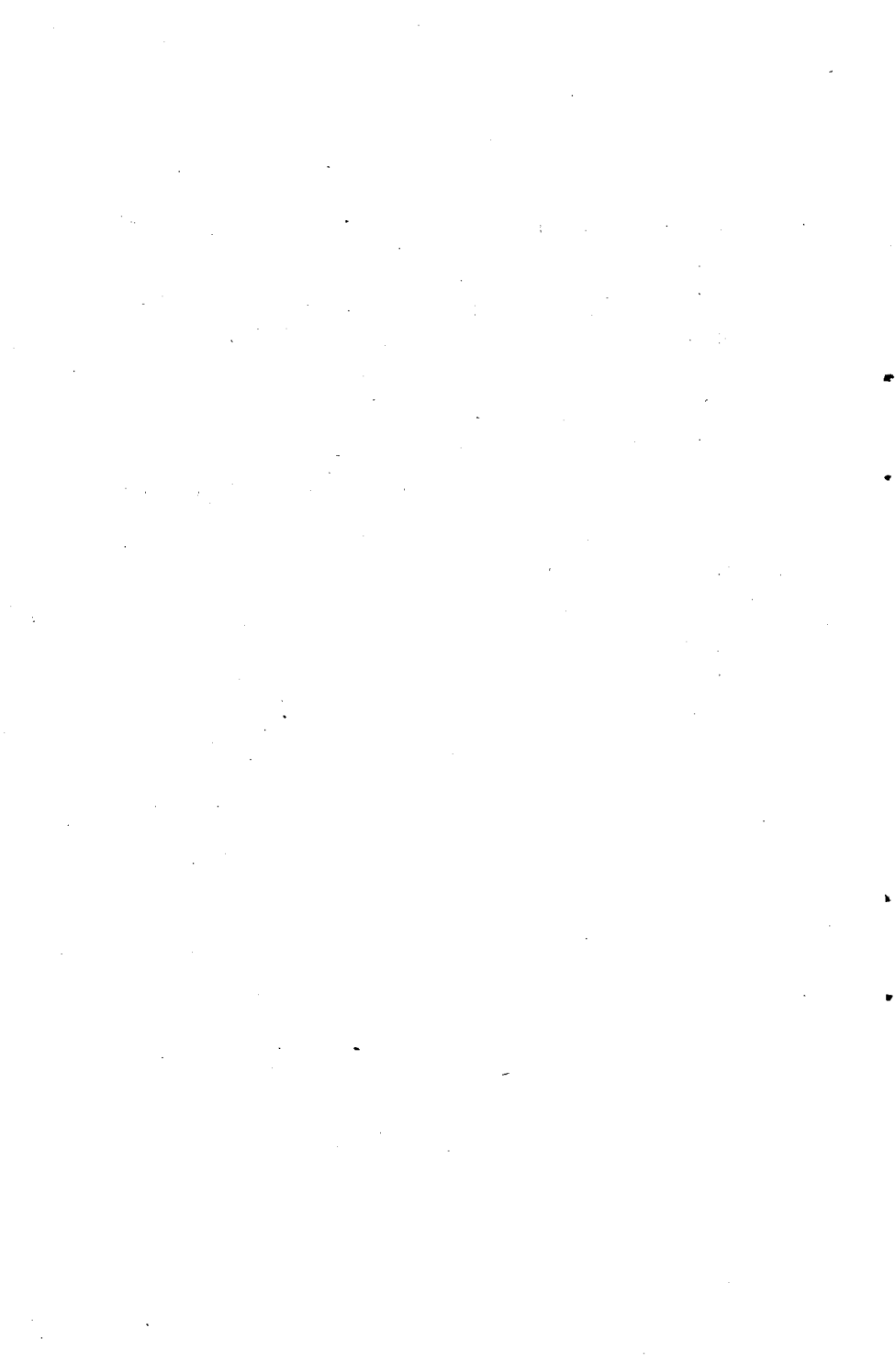
易性癖特点征兆的出现，有的在 7 岁之前，有的在 13 岁以前。而那位中国首次公开亮相的变性人则是在 13 时发生突变的，这就无法从父母的教养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方面找到解释的依据。再有，虽然多数易性癖者在生理解剖性别方面无异常发现，但也确有个别人有某些轻微异常，如有一个女性易性癖者在 18 岁时才来初潮，此后两到三个月才来一次月经，而且量很少。另一例男易性癖者精子不正常不能生育。

对易性癖的预防当然比治疗更重要，而这首先是建立在易性癖是后天形成的这一基本观点之上的。做家长的对子女应当从小进行正确的性角色培养，不要因一时贪图有个“男孩”或“女孩”，而倒行逆施，按异性教养，着异性服装，培养异性行

为举止，导致小孩的性别认同障碍，而影响孩子心理的正常发展和身心健康。

易性癖是一种心理病态、心理疾患，他们的心理是痛苦的，而且大多是很有才能的人。北医三院夏教授就说过，他接触的异性癖者都具有正常乃至超常的智力，分布在工程、计算机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他们的疾患应当得到治疗的机会，他们有接受治疗的权利。社会各界应该重视他们的存在，特别是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应当加强对此类病态现象的现状、特点、成因、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为此类性变态者解除痛苦，谋取幸福和美好的生活。

在我进行这些阅读的时候，我仍不断和冷冰通信。我在想，我也许可以为冷冰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通信……我应该为他解除痛苦，谋取幸福和美好的生活。



## 第4章：

# 千万别把我搞错

---

一位自称同性恋者的女孩子求陈教授开一封证明信；大杂院里晾的女性内衣常常丢失；同性恋、异装癖与易性癖不是一回事；有同性性行为不等于就是同性恋者；歌星胡文阁引起众说纷纭；一些真正的男孩子何以被人们误认为是女孩儿；有人说异装癖是一种对性快感的追求；郑州某医院“经常做变性手术”的真相；一位作者说变性手术只能针对那些具有男女两套性器官的人……

冷冰：你好！

看到你的信，心里很不平静。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其次，我还是要对你说：放下思想包袱，这一切真的没有什么。

我们很有缘份，我本人对于变性问题进行过采访，也发表过文章。从附给你的这篇我的稿件的复印件上，你可以了解到我国乃至世界上对于变性人的一些看法，还可以找到一些做变性手术的医院和医生的名字。我相信你一定十分需要这样的资料。

你的信写得很长，使我对你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请你相信：我十分理解你，也很敬重你。你没有过错，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心灵，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美丽。你应该鼓起勇气，面对世界，也面对可能有的一切歧视。你是无辜的，无罪的，那些歧视你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请放心，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站在你一边的。

从我的稿件中，你可以看到，我国已经做过上百例变性手术，而且，社会对于变性人的理解要远远强于对同性恋者的理解，社会大众更宽容变性者。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的，但变性者比同性恋者的生活状况要好得多。

我对你的建议是：立即找到我文章中提到的医生（最好是北京的），做变性手术。我也可以为你牵线搭桥，先替你和医生联系上，询问一些细节，比如他现在是否可以接纳你的手术，手术需要多少费用，等等。我时常去北京采访，可以找到他本人面谈。因此，你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要求，有哪些具体问题需要了解，请立即写信给我，我会尽快找机会去为你办。我想，由我先替你联系也许比你直接出面要好一些。你的态度如何？

#### 第4章 千万别把我搞错

看过你的信，我已经决定以你的亲身经历写一本书，写你的过去和现在，如果你做变性手术的话，我希望也能写下你的未来。不论你是否愿意以真实身分出现在书中都可以，我将写尽你的苦楚与追求，呼吁整个社会对包括你在内的变性者的理解、支持、宽容与博爱。

我欢迎你随时到天津来，实际上我很希望你能够来。你来了我们就可以面对面地畅谈，这样也可以为我写你的书增加许多素材，因为靠我们现在这种通信的方式来交流实在不方便。你说呢？

只是，我现在已经结婚，所以我无法请你住到我的家里，请你理解、谅解。但我愿意在你来之前为你尽可能地做些事情，比如问一问哪里有房屋可以出租。你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如果你要在天津住一段时间，恐怕还需要考虑打工挣钱这些具体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我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你，需要我事先为你做什么，请来信告诉我。

冷冰，如果你同意让我写一本关于你的书，我希望你能完全地相信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历，包括细节讲给我听，这样我才有可能写好这本书。哪些需要保密，我保证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甚至有些东西也可以不写到书里，但你必须对我讲一切。你能做到吗？

今天上班刚看到你的信，急急地给你回信，所以你寄来的那几封信来不及输到电脑里。我会替你保管好，你来天津的时候我将当面交还给你。请放心。

祝你早日变成一个快快乐乐的、漂漂亮亮的女孩子！

礼

方刚

1995年1月3日



方刚：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不在这里描述我的心情。谢谢你！

我发觉自己近来头时感胀痛，打不起精神。而且，写信或者考虑什么头都觉得昏痛！我以前傻傻地想死，就是现在身边还带着一大包安眠药。而我的内心，老实说，我不想自杀，我害怕死亡！就是现在，我十分恐惧十分害怕，我怀疑自己是否患了什么绝症！我担心有一天自己精神分裂，要是那样我许多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迫切地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帮我联系一切。我什么也不懂，也担心是否会再次落空。我已经无力承受打击。真的。

我只有用思想自我折磨，我从不懂服用什么激素，所以你能帮我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真的十分感激。从没有人如此帮助过我！

我有一位堂兄在山东某市工商局，我想只要我有希望进行变性手术，我想写一封信请你转寄给他，也请你帮我讲一讲我的痛苦，帮我说服他。希望家人、亲人能理解！

我现在仍然迷茫，我想到天津来可能等到明年吧！如果我能进行变性手术，我会在此之前逃避似地到你那儿躲一阵子。

我只想身心合一，我不企求以后能与人结婚，我只想精神得到平静！我可以努力自学，我希望用女人的笔触写生活，写思想，写世上所有的幸与不幸！我希望自己一样幸运地有那一天！

好了，我企盼着尽快得到你的信息，不管是否如愿！

致此

谢谢！

冷冰

1995年1月6日

天津著名的性心理咨询专家陈仲舜教授接待过形形色色的心理求助者，他为我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提供了许多帮助，那里面记录了他与同性恋者打交道的大量工作。1995年7、8月间，也就是“方刚社会纪实系列”在社会上推出后的两三个月间，到陈教授的心理门诊来的同性恋者忽然间增多了。

在这些同性恋者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陈教授事后对我说：“她让我很伤心。”

那是一个很男性化的女孩子，举止谈吐，穿着打扮，都带几分男子的粗旷。她直接了当地告诉陈教授：“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有一个女朋友。”

陈教授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女孩子说：“我认同于我自身，我不痛苦，我为自己是个同性恋者而感到骄傲。但是，我的父母在逼我结婚，他们不理解我。我想请您为我开一个证明，证明我有心理疾病，无法通过心理治疗来改变。这样他们便不会再逼我结婚了。”

热于助人，且一向同情同性恋者的陈教授说：“行。”当即就拿出纸笔按女孩儿说的话写下证明。

女孩儿又说：“您还得帮我盖个公章，不然他们不相信。”

陈仲舜教授便写了一封介绍信，让女孩子拿着去找天津市某医院心理科主任，加盖公章。

转天，陈教授却接到一个电话，是那位心理科主任打来的。原来，女孩子找到心理科时，恰逢主任不在。女孩子一边等他一边和别的医生聊天，无意间说走了嘴，她想做变性手术，而医院要求必须有这样一份证明才能接受她。主任回来后人们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主任为慎重起见打电话向陈教授核实情况。

陈教授叫回了那个女孩子，当着她的面气愤地撕掉了他亲手写的那份证明。

“你在欺骗我！”陈教授气愤地说。

“可是我痛苦，我要变性！”女孩子也很激动。

“但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手段！请你走吧。”陈教授不再理睬她了。

陈教授给我讲这段插曲时还十分气愤，“差一点出了乱子。”他说。

我更关心的是，许多人，包括那个女孩子自己都把她看作了一个同性恋者，而那个女孩子实际上是一个易性癖者。

我的祖母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有十几户人家。院子当中扯了几根绳子，人们洗了衣服都晾出来，不论“大件”还是“小件”。但有一段时间，不止一家发现自家女人的“小件”常常丢失，乳罩、裤衩之类，虽然不太值钱，但毕竟是自己的衣服。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吧，过了很长时间丢东西的人才挑开说，立即有邻居响应：“我家也丢了！”

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流氓犯罪上，虽然这些人都是普通的市民阶层，但关于流氓坏分子偷女人衣物的事还是知道的，于是，一张罗网布下了……

一天夜里，当一双颤抖的手伸向特意为他留下的一条红色三角裤头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鸟，而那裤头是谷子，头顶那支好的罗筐正罩下来……

果然不出所料，是本院的一个待业男青年，平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他被送到派出所，家长出面哭求，这位青年最后被训斥一番就放了。

“不能说他是流氓，他有病，异装癖，也叫易性癖。”有人这样解释说。

异装癖说对了，易性癖却说错了，这位青年从来没想到要作女人，他很自豪于自己是个男人。

易性癖者与同性恋、异装癖常被人们混为一谈，他们的确有许多地方是一样的，但，这三者更有着水乳不相融的区别。

庞兴华在他的《性变态与犯罪》一书中提到了这三者的差别。

真正的同性恋者，把性爱和满足性欲的对象只指向同性，同时对自己的生物学性别持有肯定态度。也就是说，自己生理上是男人，心理上便也认同于是男人这一事实，自己是女人，便也肯定自己是女人。其同性恋行为是源自对同性成员的爱恋，而不是基于心理上对自己生物学性别的厌恶或否定，这正是同性恋者区别于易性癖者最根本的地方。易性癖者否定自己的生物学性别，从思想深处就不承认自己是现在的性别，而应该是另一种性别。当他们爱着一个与自己生物学性别相同的人时，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异性，更是一个异性恋者，而他们爱的人是和他们性别不同的人。同恋者则是死心塌地爱同性，他们作为一个男人爱男人，作为一个女人爱女人。易性癖者渴望通过变性解除痛苦，同性恋者因为自己现在的生物学性别感到快乐。

实际上，绝大多数，在我的接触中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同性恋者没有异性化的倾向，而易性癖者普遍存在异性化的现象。一部分同性恋者的性器官发育可超过平均水平，男性可始终不乏阳刚之气，女子也可阴柔无比。虽然也有一些同性恋者的生殖器或身体副性特征低于平均水平，但也多为较幼稚状态，而不是异性化，与其是否是同性恋者没有必然的关系。

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事是，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收到香港一个同性恋组织寄来的他们的出版物。因为我写了那本

《同性恋在中国》，他们便把自己组织编写的会刊寄给我。在1995年下半年的一期会刊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1994年，在英国，一对男同性恋者结婚了。特别的是，其中一位男同性恋者原为女性，作为女性的时候是易性癖者，做了变性手术。手术后，他又作为同性恋者与自己的男性伙伴结婚。这实在是存心要把一些读者搞糊涂了，有人会说，如果那个人爱男人，可以作为女人爱男人呀，而既然作为易性癖者变成了男人，就应该是爱女人才对呀，怎么又和男人结婚了呢？同性恋和易性癖表面上被搞在了一起，仔细想一想，正说明这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那位很特殊的易性癖同性恋者，是非得变成男人不可的，也是非得作为男人爱男人不可的。这就是事情的奇妙之处。

异装癖即异性装扮癖，又称衣饰颠倒。其特征是通过着异性的服装，甚至完全化装为异性而混迹于社交场所，以此获得性满足和性快感，也有些人以此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异装癖既可按性别分为男性异装癖和女性异装癖，又可按其表现特点分为幼稚型异性装癖和成熟型异性装癖。幼稚型异性装癖是由于儿童时期所处环境对其性别施加压力所致的行为，自幼即有着异性服饰的兴趣，他们通常在异性装扮状态下虽然也有一种欢快感，但并不产生性兴奋或实际性行为。这种异性装扮者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性变态异装癖，而是一种社会性角色行为异常。成熟型异性装扮癖是通过异性装扮获得性兴奋及性感满足的一种性心理与性行为的变态，其典型行为是以穿着异性服装感到性兴奋，常导致手淫或性交以至射精，一般开始于青春期或性成熟早期，且多是在幼稚型异性装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异性装扮癖者对自己的生物学性别满意，并不希望成为异性，有的已经结婚，性定向也正常。异装癖主要为男性。其行

为常开始于穿女性服装感到性兴奋，诱发手淫和射精，久之则固定为一种癖好，甚至在其夫妻性生活中，异性装扮也常是必需的。男性异装癖者爱涂脂抹粉，穿戴女性服装，以增强女性化而引起男性注意，女性则短发男装。他们有的日夜把女性内衣裤贴身穿着，戴胸罩，外面仍穿男装；有的内外皆为女装，甚至穿到公共场所。多数隐瞒家人，也有家人知道并合作者，其中也有女性。

与易性癖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异装癖者性别认同无障碍。男性虽着女装，但在心理上仍把自己视为男人，女装是其男性性欲的对象；女性着男装亦出自同样的心理。易性癖者着异性服装属于性别身份认同障碍，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异性，其异装打扮是出于做异性的心理需要，并不伴有性兴奋。异性装扮癖者不仅对自身性别身份辨认正常，与同性恋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性对象选择的异性定向也正常，有的已经结婚生子。

庞兴华无疑是从其法律心理学教授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的，他将同性恋和异装癖者视作心理疾病，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在我关于同性恋的几部书中，已经反复谈到了同性恋是否是病的争论，这里不再多说。我所想的是，按着激进人士的观点，异装癖似乎也不能完全算作心理疾病。一位提倡性解放的人士对我讲，中国人长久以来“谈性色变”，对性的事情讳莫如深，而一些追求性快乐的方式也被看作是不正常的，是病态的。庞兴华先生谈到异装癖者通过其异装产生性兴奋，甚至用于夫妻生活中，那么，是否也可以将其视作对性享受的一种追求呢？而人类实在有用各种方式追求性快乐的权利。

当然，这属于另一个话题，不在本书探讨之列。

在我后来的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不能否认的是，一些易性癖者也具有同性恋者和异装癖者的许多行为方式。特别是着异性服装，几乎每一个易性癖者都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上面的解释，我们便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大陆歌坛走红了一位歌星，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却完全穿女装作女声公开登台演唱，所到之处无不轰动。这就是胡文阁。我在一些报刊上见过他的定装照片，真真的一个美貌女子！

1990年5月12日的《广州日报》这样报道胡文阁：

他曾打扮成林黛玉，身穿高雅的曳地罗裙，体态婀娜，貌若天仙，含羞带怯地四处顾盼，眉尖若蹙，凝结几分嗔怨，活脱脱是一个曹雪芹笔下的绝世才女——林黛玉。不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与人们心目中的林黛玉一模一样。

如果听过胡文阁的演唱，你恐怕更难以相信，那甜美流畅的女高音和那翩翩动人的舞姿，竟然出自一个男扮女装的演员！胡文阁精彩的表演令人赞不绝口，很多人称他是“再世梅兰芳”。与梅兰芳先生不同的是，胡文阁把传统的戏曲表演与当代乐坛的表演艺术结合起来，在演唱上继承戏曲名家的风格，融现代通俗歌曲的唱法与西洋美声唱法为一体，大胆创新，成为我国第一个用男声演唱女高音的男歌星，被人们称为歌坛上的奇才。

胡文阁出身于陕西省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2岁起就投身于戏曲学校学习戏曲表演艺术，初学小生，后主攻花旦。10多年来，胡文阁一面勤学苦练，一面探索新的唱法。他不因循前人，努力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跳出戏曲的圈子，博采众

长，而且富有创造精神，敢于另辟蹊径。他在演唱中真假嗓并用，丹田气共鸣声结合，戏腔与歌调相配，形成一种独特的歌唱艺术。他能演唱多种风格迥然不同的歌曲，如西部摇滚乐、陕北民歌、地方戏曲及港台流行歌曲等，为歌坛增添了异彩。

1987年，胡文阁在重庆首次以男唱女声艺术方式演唱时，立即受到欢迎，引起轰动，当地报纸称胡文阁的演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从此胡文阁便开始了他的崭新的演唱生涯。以后他赴北京、上海、西安、天津、新疆、成都、南京、大连、深圳、厦门等大中城市进行表演，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引起强烈的反响。在红楼梦文艺演唱会上，他的一曲《葬花吟》唱得哀婉、缠绵、凄切，那迷人的身段、优美的舞姿，把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内心那种复杂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他的个人专辑录音带也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盒女声男唱的录音带，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对于“胡文阁现象”，公众和音乐界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胡文阁的男唱女声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深受群众喜爱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其价值。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其中不无哗众取宠之嫌，胡文阁演唱时那貌似火爆场面，仔细一看都是些层次很低的男青年在那里起哄，显然，这些人更关心一个男人以女人面目出现本身的新奇与刺激。

1990年，我正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几个同龄人谈论起胡文阁。很多人谈到演员及这种演唱本身的“变态”，“异装癖”、“易性癖”、“同性恋”，这样的词好像都被用上了。我自己当时对这些知识也完全陌生，不敢乱用，但心里也觉得胡文阁有点问题。可见人们更多地是从猎奇的角度关注胡文阁及他的演唱。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如果仅仅从胡文阁的演唱方式来看，我们不能将他归入以上任何



一种称呼当中，而只能将其认作一种特殊的演唱方式。甚至连最接近的“异装癖”也不是，因为有报道说胡文阁在舞台下是穿男装的，很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任何一种误解的产生都是由于无知。

更多的困惑和误解可能来自易性癖者的同性恋行为，一种简单的解释是，那仅仅是一些在生物学性别意义上相同的人之间发生的性行为，而不是同性恋。同性恋绝不仅仅是行为，更是一种心理。我们前面已经对此有了很深入的解释和比较，但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我们没有阅读上文的比较，当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个案时，不可能不出现一些迷惑。甚至于许多很权威的报刊，那些担负着对读者负责之使命的作者和编者，对这些基本的问题也搞不清楚。

《知音》杂志1995年某期曾报道了一个女易性癖者与一位女孩子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小标题称之为“丑恶的同性恋”。由于本书是探讨易性癖的书，所以我们暂时放弃对用“丑恶”二字来形容同性恋表达异议，但将同性恋和易性癖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

易性癖还被一些人与“人妖”混为一谈，其实“人妖”是人为地通过外科手段和药物扭曲性别，为的是赚钱，是一种摧残人性的谋生手段。如泰国的人妖并不是完全变成女性，而仍具有男性的外生殖器官。在我进行本书采访之始，来自意大利的玛利小姐告诉我，在意大利，有许多从南美、澳大利亚等地去的变性人，多是男的变成女的，到相对富有的欧洲国家去卖淫。这种变性人，如果其变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卖淫谋生，而不是因为自己强烈认同于自身为女性，那么与易性癖者手术后而为的变性人，也是有一定差别的。

如果说易性癖容易被人们和同性恋、异装癖搞混的话，那

么针对易性癖者的变性手术则大有可能被人与两性畸形改造手术混为一谈。此外“假两性畸形”、尿道下裂症等手术，有时表面上看是改变了当事人的社会性别，其实不过是恢复了他们的真实性别，或为他们“选择”了一种性别。

比如说尿道下裂症，是把一些男孩子在出生时，尿道外口开口部位异常或位于会阴部与阴囊粘在一起，因为不能站立排尿，有许多家长误将患儿当女孩子抚养。而尿道下裂成形手术，旨在使病人具有正常男性排尿的功能，因此，那些误作女性长大的人，完成手术后不过是恢复了真正的男儿身。

1995年5月，郑州一家月刊请我去开笔会。作为一个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的自由撰稿人，我习惯于利用这类免费外出的机会进行我的采访，因为我毕竟是写反映中国某类问题状态的纪实作家，我需要了解全中国各地的情况，却又没钱自付差旅费。去郑州之前半个月，我便和那家组织笔会的月刊的一位女编辑，以及当地一位十分活跃的自由撰稿人通了电话，请他们帮我了解一下郑州易性癖者和变性手术的情况。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自然十分认真，都告诉我，郑州某医院经常做这样的手术。我先是一阵欣喜，继而有些疑惑。如果真的是“经常”做变性手术，我以前何以会一点不知道呢？细问之下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变性手术”都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两性畸型手术。可见，这种误会广泛地存在于各种人群中，即使文化层次高的人也不例外。

医学上的两性人就是人们俗称的“阴阳人”，是人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两性生殖器官的畸形，而易性癖者在其生理解剖上是正常的男性或女性。

1994年3月，天津第一医院妇产科还为一例罕见的“男假两性畸形”患者做了手术。这位来自山东省时年24岁的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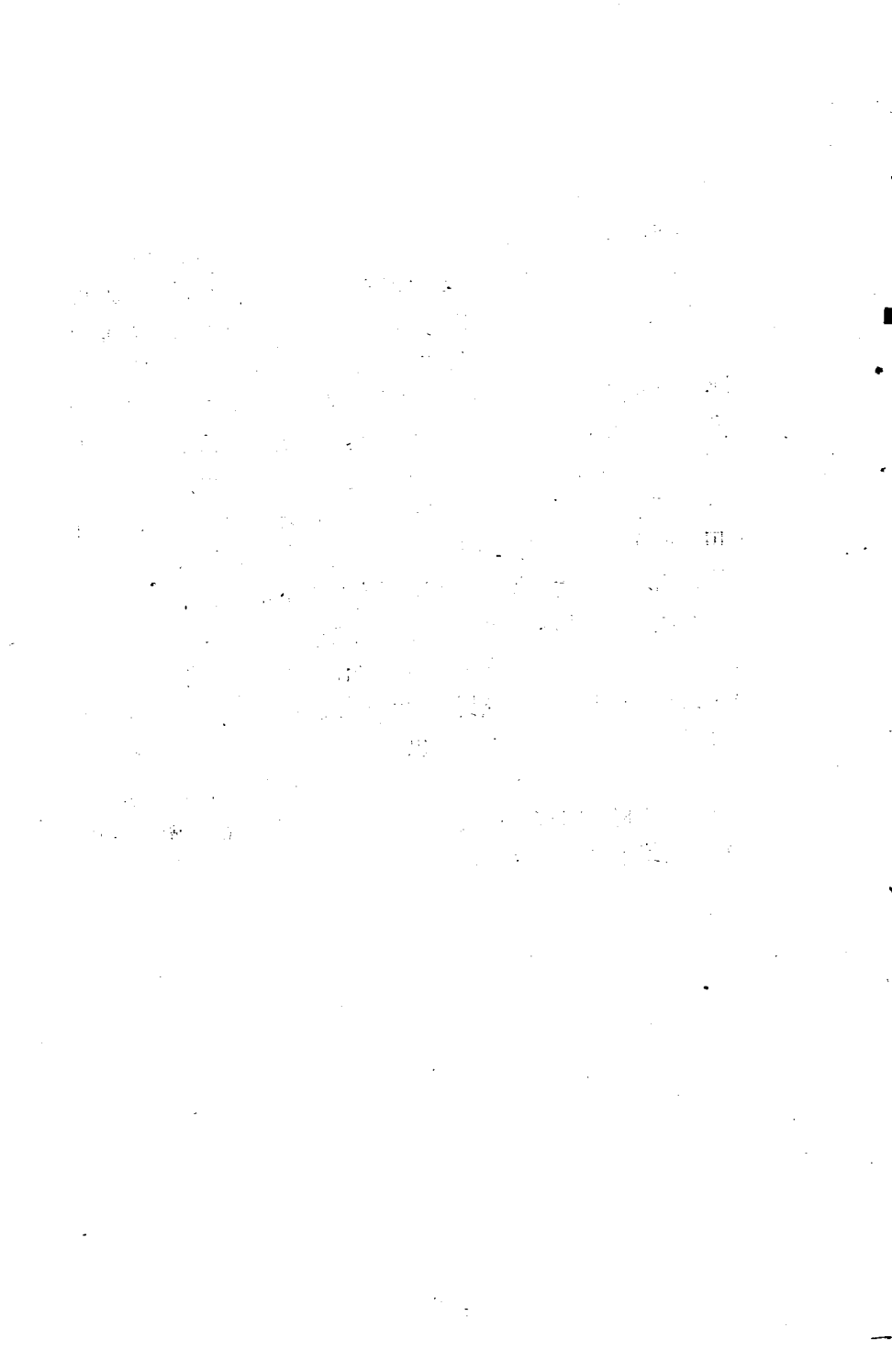
姓女青年从2岁起发现患左侧先天性腹股沟疝，13岁至今患原发性闭经，去年经医院诊断为先天性无子宫、无阴道。因为患者有轻微女性特征，如乳房发育不良等，20多年来其社会性别一直为女性。在天津就诊时，医师王作民诊断其为遗传性男假两性畸型，并合并先天性无阴道、无子宫、左侧先天性腹股沟难复性疝，且疝囊外有一睾丸，阴部有一发育不全的阴茎。经研究，医院决定使赵某恢复女性性特征及功能，为其施行乙状结肠阴道人工成型术。由于患者合并症多，外阴发育不良，且尿道与直肠间距小，术中易造成尿道损伤形成人工阴道漏，因此手术难度极大。但若不切除疝囊外睾丸，还将有恶变的可能。经周密研究，在1994年3月13日实行的手术中，由王作民主任主刀，为其施乙状结肠阴道人工成型术，术中切除阴茎及左侧含睾丸的先天性腹股沟难复疝，并截取自身15厘米结肠再造人工阴道，手术历时3小时获成功。

这种先天性疾病的发病率仅为一万分之一至五万分之一，这样的手术与变性手术绝不是一回事。但是有些人还会将其混为一谈。

在前面提到的《知音》杂志的那篇文章中，作者犯了一系列由于对易性癖和变性手术的无知所产生的错误。我与此文作者素不相识，《知音》却一直是发给我优惠稿酬并请我去参加笔会的刊物，但解剖一些失误无疑会使我们更进一步接近科学与真理，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本书谈论易性癖和变性手术，所以相信编者和作者会理解。如文中有这样的段落：“据有关资料，医学上做变性手术的人一般是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人，通过手术，去掉一个性器官，完善、修复另一种性器官，这具有医疗意义。一个正常的女人，要通过手术变成一个完全的男人，就必须去掉正常的女性器官，再造男

性生殖系统的各种器官，且不说这是否为伦理道德和法律所允许，单从医学、生理学上说，即使再造（而不是移植）成功，其功能是否正常，就目前国内乃至世界医疗水平来说，都是令人质疑的。××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到当地某医院，向医生说明她想变成男性，医生如果在这方面稍以科学的方法做些规劝工作，可能收到事半功倍、预想不到的好效果。遗憾的是医生传递给她某大医院可以做变性手术这样一个缺少可塑性、可行性的小道消息。当她满怀希望到这家大医院了解情况时，竟有人用‘做变性手术起码需1万元’答复她。这几位从医者的说法使她确信正常女性做变男性的手术是完全可以的……”

严格地讲，具有两性性器官的人去掉一种性器官的手术不能算变性手术，而变性手术恰恰就是作者所无法想象的真正的男人变成真正的女人，或真正的女人变成真正的男人。作者在上面这段话中犯下的错误太多也太明显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解剖，还是让读者进一步看我们下面的故事吧。因为，文中提到的那家“某大医院”，的确确就在做着变性手术，而绝不是“小道消息”。



## 第5章：

### 冷冰的回忆（二）

---

他用女孩儿的名字给一个男同学写了一封信，请他赴约；化装成女孩子有了人生第一次约会；他爱上了自己的老师，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拥抱那健壮的身体；他幻想着女人第一次做爱时的悸痛，独自呻吟起来；出生后，他被看作是克星；母亲死了；幼小时玩游戏，他被作为女孩子“许配”给另一个男孩儿；会吹口琴的川说，这像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

夏兆骥主任、李健宁教授：你们好！

首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一个青年作家，已完成8部长篇社会纪实，今年上半年将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其中一部书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我致力于高品位的纪实文学创作，对社会敏感问题作深度报道和超前思索。

对于您二位，我也是久闻大名，特别是1992年7月14日那次著名的手术，无疑将永远载入人类医学的历史。

冒昧给您写信，是受成都一位青年的全权委托。

国内一些报纸披露我完成那部书之后，有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便有这位成都男青年。我同他通过几次信后，确认他为易性癖者。他现年20岁，从小被母亲作女孩子抚养，一直自我认同于女性。成年后十分痛苦，却无法改变。曾经两度自杀，亦曾受心理和生理双重的驱遣而化装成女青年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极端痛苦中，他于两年前离家出走。两年来到处打工，历经苦难。同时，他向全国几十家报刊、电台的编辑求救，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每天生活在自我折磨中，随身携带着整瓶的安眠药，想以一死了却痛苦，但终究不能心甘情愿地放弃生命。

他先后给我写来几万字的长信，讲述他这20年来的经历，催人泪下。对他的思想和经历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我觉得他很难通过心理治疗改变了。他本人也有强烈的变性需求，渴望以女性身体走自己以后的人生。我向他提到了您二位做过的手术，他希望我能替他联系一下，一切事宜由我全权代理。

夏教授、李教授，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他这个病人，需要办理哪些手续，需要多少开支，告知我就可以。我每个月都去北京，我可以去和您们面议此事，希望能尽快回信告知电话号码

等联系方法。

这位青年恳切希望我把他这20年的故事写下来，他的故事也的确曲折精彩，我决定写一本长篇纪实。我更希望，在我的这本书的结尾，他能够变成一个女孩子，享受人生。我也希望能够得到您二位的支持，对他的手术进行跟踪采访，使我能在这本书中记录下您二位所从事的杰出工作。

等回信。

祝

春节好

方刚

1995年1月17日

方刚：你好！

近日反复看着你的回信，心里很不平静。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早日从这种痛苦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我真的很累，每一天都得伪装正常，干着一样的工作，每天还得思前想后考虑一切，同时也经受着精神的折磨。

我虽然迫切地企盼着尽快能变性，而我又害怕再一次失望，毕竟男人身如今还是事实，我还得担心家人是否能理解、帮助我……

方刚，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我知道我将带给你许多麻烦，所以我一直信心百倍地想到天津来却不得不考虑自己来天津是否影响你的生活。

只是我糟透了，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什么也不会。我现在在成都一家火锅店打工，春节将至，我想过了春节去天津，去之前我将给你打电话，或者发封电报。

另外，你可以先写一些关于我的文章，因为我希望社会能



给我一点理解。如果有一天我能变性，希望社会能宽容地接纳我。

我现在给你写信都是在店里打烊后，在深夜三四点钟，我很困倦，所以你说的细节我无法一一描述，只写了一个大概，我想有些你应该理解的。我想以后你能写成此书，我一定有勇气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真实的身分出现在书中。因为，不管以前我是错是坏，都不可挽回了，我只希望世人不要用一种审视怪物的眼光看我。

我虽然早在中学时就开始给报刊杂志写信求助，但都没有回音。我也花费很多钱收集一些书刊想找到有关的医院，但我从没有也不懂该吃些什么药品什么激素。

最后，请你一定随时给我回信，我在苦苦地等着。

此致

冷冰

1995年1月10日

### 委托书

本人曾××，亦化名“冷冰”。1974年11月1日生于川东开县农家，自幼被母亲乡邻以“假女孩”看待、抚养。我生性温驯，自小思维、心理就女性化。

长大后，虽然以男儿身面于世，但我已无法改变自己强烈想成为一个女孩的欲望。我每天都在经受内心的痛苦折磨，我不敢与人交谈，因为我是一副“娘娘腔”。我不敢面对生活，我曾经服毒自杀，也曾压抑不住想成为女孩的强烈欲望穿着女性服装。

经过很久的考虑，我决定请求医学救治我。我已无法接受

自己的男儿身，我希望通过变性手术实现 20 年的“女人梦”，以求身心合一，消除心理痛苦！

今委托方刚同志帮助我联系有关事宜。

谢谢。

曾××（冷冰）

1995、1、22

（血手印两枚）

我第一次装扮成女孩去骗的是一个从吉林来的男孩，他叫刘波，记得那年冬天，我上初中，刚开学没多久，学校里开一次什么晚会，或是一次看电影时，我听同学们介绍了刘波。

他刚转到我们学校就读，他的父亲是我们这儿的人，母亲是吉林人，由于父母工作忙，所以他就从吉林来到四川，住在他叔叔家。我从来没有和他讲过一次话，只是远远地偷偷地看着他，但我心里有一种强烈地想和他谈话和他交往的欲望，我说不清心中那种变态的爱欲，我每天都假设着幻想着，甚至希望他能理解，能接受我的这种爱恋！

但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终于有一天，我压抑不住自己的思想，仿佛灵机一动，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忽然想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女孩在夜晚约他出来，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后果，我兴奋不已，开始编写一封一定能感动他的信。

我现在还完完全全记得（假如刘波至今还保存着我写给他的那几封信的话，我想，我回忆的这封信一定可以和原信吻合）。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刘波：你好！

提笔冒昧地给你写这封信请原谅，当我知道你是吉林来的时候，我就压抑不住迫切地想给你写信的心情，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也是吉林人。我是从小来到四川的，我的妈妈是四川人，爸爸是吉林通化人，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去世了，爸爸就把我送到了四川姥姥家就再也不管我了，我现在四川很苦，每天都要看舅妈的脸色，还要干活，我好想回吉林去找我的爸爸，我要回到自己的家，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署名用的是“老乡：梦黛”。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女孩似的名字给人写信，我还约他如果愿意帮助我请他周末晚上9点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我还神秘而又好笑地说，来时我唱那首东北民歌“茉莉花”。

其实我那封信还写了很多很多我的苦处，足够打动铁石般的心，我自己把那封信审视了一遍又一遍，也曾有过一丝害怕，但只有百分之一二，我将那封信封好，摘了一束自认为是“忘忧草”实是什么狗尾巴草扎成一束，将那封信藏在中间。

记得大约是周四的下午，我逃了两节自习课，早早地徘徊在那条由学校到他叔叔家的乡间小道上，当我远远看到他走来，便慌乱将那封信那束草搁在小路中央就逃开了。

我看见他发觉路中央那束草那封信，看着他好奇地将那封信拾起拆开……接着疑惑地四处张望，我按捺着忐忑不安的心，作贼似的逃回了家，躲在自己的房里既紧张又兴奋地幻想周末会面的场景……

我不知自己如何迷迷糊糊的过了那两天，周末的傍晚，我又一次躲在房里试穿了一下那套偷来的女孩衣，那套衣服是我们同院的一位女孩的，记得那天是星期天，邻居很多都上街赶

集去了，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当我看到院子里晒着的那套女式衣服时，我就思绪万千，我忽然想到，要是我穿上那套衣服一定很漂亮，一定像个真正的女孩！我回忆起小时穿花衣、留小辫时的样子，我再也按捺不住要拥有一套好衣服的欲望。我悄悄地偷走了那套衣服，藏在箱子里，时不时躲在黑夜里穿一下。

那天晚上我对家人撒谎说去学校有事，可能很晚才回来，我叫他们别为我担心。我悄悄地转到屋后取出那包有衣服的袋子，悄悄地换上那套偷来的女孩服装，我精心地将长发梳成女式，润了润嗓子，再想了一遍见面后该说些什么。当时钟指向9点，我紧张不安地来到了那个约定的地方，刘波果然如约一人在那儿等着，我吓得不敢向前迈步了，更不敢像信上写的唱什么“茉莉花”了，但我还是颤颤抖抖走过去。

我说我就是梦黛，刘波睁着一双不解的眼看着我，用颤抖而又蹩脚的普通话，问了我许许多多，我的心开始放松，会说我们能不能走一走。边走边谈，我们就在迷迷蒙蒙的黑夜里围着那空旷的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我记得我那时真的很傻，傻得可悲可笑。我一个劲地谈论着我的爱、恨，而且希望他会产生“共鸣”！

但一切都不是我想像的那么好、那么真诚，就在我庆幸自己第一步成功的时候！

我丰富的、蕴酿了很久的感情终于派上了用场，我的心情由忐忑不安的激动开始慢慢地平静。我努力放柔自己的嗓子，我开始放心地讲一些关于爱好，关于我们希望方面的话题。

我们如此无聊地围着寂静幽黑的操场转着，走着，刘波已经有一些不耐烦，毕竟如此“约会”或者“见老乡”太荒唐，太可笑了，他开始追问我吉林的老家在什么地方，问我还能记

得“父亲”工作的单位吗。

我用早已准备好的台词一一应付，他最后问我是否要他帮什么忙，他说他的叔叔管他挺严，他说他不可能也帮助不了我什么。

我的心像浇了一盆冷水似的，骤然变冷，我幻想的一切已不可能完美的实现，我已不可能再讲述虚构的谎言。因为就在我故作可怜想说请他帮助我，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时候，他的一位堂兄，一位认识我的人出现了。

事实就是如此，容不得一点虚假。

我至今还感觉到当时的难堪，难过，我真有恨不如一死的念头！

他的堂兄当然认出了我，他叫出了我的名字，十分惊讶，继而一阵莫名其妙的冷笑！

我的两耳一阵轰鸣，我感到有生以来最大的羞耻！所有的血液全部集聚脑子，眼泪把眼眶胀得酸涩，我哭不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如何逃也似的，或者羞愧难当地离开了那个刚才还浮想联翩的操场，也听不到背后他们相互问着什么。

我作贼似的回了家，家人问我为啥这么晚才回来，我吱唔着不知如何回答，我躲在自己的房里，我开始后悔，我将如何处理这件事，明天我该用什么样的身分去见他，我的家人还有同学，此外乡邻一定都会知道昨晚的事。

我一会儿发呆，一会儿痛苦地思索，我忽然决定，把自己心里所想的一切如实告诉于他，是的，我已经欺骗了他！

我连夜写了第二信，我是这样写的：

刘波：你好！

我不知该如何向你解释说明这一切，我知道我已无法再伪

装自己，我是一个心理变态患者。

我从小就被父母错误地当作女儿看待，我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女孩，而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我如此伪装骗你，请你原谅，我不是存心，也没有想过骗你什么感情，我只是需要人帮助，需要关心，需要理解！

我是不幸的，我自杀过，不信你可以问你堂兄，但从来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自杀。

刘波，今天我鼓着勇气把真实的我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不要把昨晚的事张扬出去，因为我的家人会受不了的，而且我也活不太长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爱滋病！

如果昨晚的事传扬开去，我也无法再活下去了，我只有再一次自杀！

.....

我第二天就将这封信托人转交给了他，果然，一切都十分平静，只是我看见他就远远地躲着，而且不久他就回了吉林。

我第一次真正扮演女孩的角色，就这样失败了，而我没有死心！

母是得肝癌死的，肚子肿得很大，咽不下东西，也可以说，母是饿死的。母是一个急性子人，呕不得气，母说她一辈子呕的气多啦，积在一起伤了肝。母十分要强，口恶心善处处得罪两位婶娘。母说她来我们家那几年，孩子养不大，就抱养了婶娘的一个儿子（就是我那位山东的堂兄），母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给他吃，还得每月给婶娘家一些粮食算是报偿。

后来婶娘翻脸还是要回了儿子，母说她同婶娘吵了一架，婶娘骂几句：“不下蛋的母鸡”、“不孝绝子”的话，母呕气呕

了几天，没有吃下一粒米。后来又是一个活到9岁的哥哥，溺水死了，母那时正怀着我，听爸说了，一急昏倒在地上，就看得见肚皮跳得多高，还以为我被闷死了。

从我开始记事起，家里就一直不平静，就一直接触着死亡，首先是奶奶的死，接着是唯一一位活到20岁的姐姐的死，接着是母亲……

我很早就开始懂得什么是愁什么是忧，我开始抱怨命运，是的，这不公平的命运！

假如我是一个女孩，母不会因为失去唯一一位女儿而死，假如我是一个女孩，我可以真真实实地活着，挑起母留下的担子，可以安慰年老残废的父亲。假如母不死，我可能会得到她更多的理解、关心，我不会如此仇视这个世界！

母说我那年从坡上放牛回来，一声不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后来就是发高烧说胡话，母说那回也把她急得要命，一连接换了几个村医都不见效，母说还是么奶奶出的主意，帮着请来黄瑞公赶牙。母说黄瑞公做法事就费了将近一个整夜，说这娃子阳火矮，容易犯阴，不过命还是很硬的。

我一直在思虑命硬这句话。还在我出世时，就有老辈子说我是克星，因为我那9岁夭折的哥刚死没多久，母就生下了我，有人说是我克死了他，没有他的死，就没有我的生。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属虎，寒冬饥饿的老虎确实有一种“吃人”的含义。

我现在开始回想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我都觉得仿佛与我有关。

不管有人怎么说，母还是那么疼我，只是我发觉自己有变态的思想以后，我开始埋怨母，甚至在心里诅咒她为什么要生下残缺的我！我还记得母临死时拉着我的手，摸索着从身上拿

出一张崭新的10元钱，母说：“娃呀，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鼻子发酸，我真的从来没有过一点男子气，我只有哭，身为男儿身的我在世人眼里是何等的懦弱，无能！母说“把钱拿着，以后看它就要想起娘，以后我儿就有钱用了。”母死了，我始终没有哭出声来，我真的没有那种悲痛欲绝的感觉，守孝的三天，我跪在母的灵前，我只是在想母死了，我该长大了，母死了，我以后再也没有人关心，再也没有依靠，我只是无奈的抱怨。而今，我内心一片荒凉，我已无法在脑海里勾勒母慈祥的面容，我甚至没有梦见过一次母。

我真的是一棵风吹过而倒的小草。

有句俗话叫“色胆包天”，我自然称不上色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的复杂，我想成为女人的强烈欲望也可谓“包天！”可以说我的思想完全堕落！也不得不堕落！我已变得毫无羞耻、自尊，我自我安慰，生活原本如此，我什么都已不在乎。

那阵子，我用种女人的心态喜欢上刚来的老师了，他教我们代数，而我最差的就是代数，每一节课总是惊惶不安地盯着他，生怕提问时叫到我。

那是夏日，丁老师总是穿着一套运动短裤，他站在讲台上指手划脚地讲着，我用种饥渴的眼光偷偷地看他强健的肌体。

我幻想着也企盼着，如果我是一个女孩，我才有真正的资格爱他。我已无心学习，每日经受着心灵的痛苦折磨，但我却也在荒唐的幻想中获得些许快慰。

每一个夜晚，躺在床上，抱着冰冷的枕头，幻想着自己依偎在他火热有力的胸上，幻想着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幻想着一切。

我甚至靠幻想体味女人第一次那种悸痛呻吟、快感……



我每一天都害怕，而又希望见到他，我知道幻想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而一贯懦弱胆小的我内心却有着不可思议的计划。

我发誓，有一天我会真正抱拥住那个强壮的躯体……

“呜——”。

轮船拉响了第三次汽笛！

轮船开始缓缓地离开码头，驶向江心。

岸上送行的人和船沿上的人都努力地挥着双手，嘴里叽叽喳喳叫嚷着对方不可听清的话。

江水翻起浑浊的浪花，一些遗弃的罐头盒纸簿和着菜叶被卷着沉了又浮起。

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靠着栏杆望着就要挡住太阳那座山，那山后面就是我家，我终于离开了家，母死了，因为呕气太多，积劳成疾被诊断得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那年我15岁，初中刚念到二年级，母死了，我就辍学，整日呆在家里，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干不了重活，同龄的伙伴一个个都差不多成了半大人，有的还偷偷地谈恋爱。

轮船是顺江而下，驶得很快，江风一阵阵吹来，我眼睛看得酸了，累了，我揉了揉眼，回到我的客舱内。

我不知道自己竟有如此大的勇气，竟然作出如此大的抉择！我甚至开始有些后悔有些害怕，爸爸和哥哥一定在亲戚家四处寻找我！他们一定在为我担忧！而我已踏上这条自谓不归路，我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一上船放好行李就看清楚了厕所在第一层靠尾的转弯处，虽然下决心不吃东西也得以防万一，幸好厕所是一次一人进的！我买的是一人一室的票，其实有便宜一半的普通舱票。

母说她小时差点饿死，母在家里数老大，从小就干农活，而且外婆那时十分偏心，母说起旧事就抹泪，母总爱对着我叹息“养儿不知娘辛苦，养女才知父母恩。”母说现在才晓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哇。

母的身材十分矮小，也许跟从小干重活，长期营养不良有关，所以，母从小就疼爱我，从不让我挑水或者背什么东西！母说在大集体那阵子挣工分挑粪便，一担就有两百斤左右，母的个子根本挑着走不出一大步，母说村里的婆娘都不愿和她一起抬，就是婶娘也不跟母一起抬，幸亏有一个跟母同姓认了姐妹的姨帮了母，宁愿自己每天挣一半的工分也同母一起抬。

那个姨还是母作的媒，嫁到我们这儿来的，只是丈夫比她大了整整15岁。这个姨后来变得在世人眼里是不耻的，而我却一直用一种看母的眼光看她。姨和我们算得上同住一个院子，我记得小时候母闲时就着我在姨家里玩，因为姨的儿子伟伟和我年龄相仿，那时我在母在家人在乡邻眼中是假娃娃的身分，我留着可爱的小辮。

无知愚昧的乡下人爱开玩笑，比如总喜欢把某家的小闺女玩笑地和某家的儿子联亲，我当然被“分配”给了伟伟，我还记得，乡邻在我10岁左右还在开如此的玩笑，还在笑着问我什么时候嫁。

后来姨的丈夫成了国家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开始增多，姨的家里开始变化，而变得更快的是她自己。

我很早就听到一些关于姨的风言风语，姨开始打扮得好年轻漂亮，有人说姨很早就开始陪开车的司机睡觉，因为姨时常和丈夫闹骂。

母时常为姨叹气，只是她从不和任何人谈姨，也开始和姨的感情疏远了……

母去世那天，姨哭了，她说起母就是那句俗话：“好人命不长！”

也许我很早对女人就有一种崇拜和理解，一是我的母亲，一是我那被人说得一文不值的姨，我对她仿佛有一种理解。我甚至觉得，我要是她，我也会如此的！这是人的本性。而我憎恨的是那些口是心非，伪装正经的人，无奈地压抑自己本性的人！而这种人表面是活得很好的。

我在以后的生活中看到的都是这种人！

人的思想或者欲望是无法改变，压抑的！

就是现在，我还面临着随时露馅的威胁。

第一次偷偷离开家，要去流浪，失败了。

我乘船到了宜昌就被人骗了，幸好遇着当地的公安，帮我找了个同县的人把我送回了家。

我早就有了独自流浪的念头，我第二次离开家十分顺利，因为堂兄在山东包了某工厂的话，我们村里去了30多个人。

因为心情的悲观，才活了10多年的我，心却仿佛历经几十载的风风雨雨，尝尽苦辣辛酸；而我也曾经有过欣喜有过欢乐，只是那么朦胧而短暂的一瞬……

那是那年第一次出门打工，那个厂里的活计全由我的堂兄承包了，厂里有许多打工的都是我们同村的人，那年我的五个哥哥也去了，我的工作很清闲，因为我在曾氏家族中排行最末，哥哥们都很爱护我。

打工仔的生活是枯燥、烦闷，但也不乏乐趣的。比如一开始就有人谈笑某某和某某在搞对象，接着就有人成双成对的在散步，在谈笑。

我偷偷地喜欢着川，因为川极力否认和谁在恋爱，川说他

有点反感，有人问他喜欢谁时，他一笑不答。

我那时像个孩子，因为有这么多兄长疼爱，我总是搞一些令人尴尬的恶作剧，让人哭笑不得，川说这种人会活得长久，他说“笑一笑十年少”，川不讨厌我缠着他吹口琴，川最喜欢吹口琴，而且吹得特别的好。

每天下了班，我们就散步走到临野，坐在草坪上，川最爱吹那首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

我双手托着腮，用那种朦胧，渴求的眼光看着他，我那时心里十分痛苦，我努力控制压抑着自己的思想，我提醒自己不要伤害别人，一切归罪于命运吧，一切都乞求来世再续吧！

也许是心情的缘由吧，和川在一起，有时莫名其妙一下子变得冷淡，极力让自己离他远一点，我告诉自己，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淘气、听话的小弟弟。

川笑着问：怎么啦！听厌烦了我的口琴，要不我给你唱歌？……

我帮川洗衣服，有人笑着问我，为什么要洗？我辩解说，川教我学口琴，以此为报吧。

我说不清心中那份迷惑的感情，我不得不极力掩饰，我害怕被川看透心事。我毕竟不是女孩，虽然一副柔情，但心中的爱无法讲述，川只是笑着说我怎么如此温柔，川说莫非遇上了“祝英台”。

我作贼似的心虚，脸羞得通红，我说再乱说就不高兴了，其实我心里好像希望他能领悟我的一片真情，我好难过。

毕竟我是男孩，如果说川对我有那么一点爱，也只是当作一位朋友，一位兄弟，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过于软弱的男孩。

川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川和她每天下班去散步了，川的口琴从原来低沉忧郁的调子变得欢快了。那个叫玲的姑娘取代了我原来坐在川身旁的位置。

他们在笑，他们唱着歌，他们在热恋……

我心中有愤怒，有悲伤，有无比的仇恨，我又能恨谁？

我不愿看到他们幸福的笑脸，虽然我知道应该为他们祝福，我没有勇气，我真害怕自己在川的面前流泪，我见他就远远地躲开，我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我诅咒这该死的阴阳之分，男女之别……

那一年，我挣了些钱，我开始了流浪的计划，因为我知道迟早有一天家人乡邻会知道阴不阴阳不阳的我，我可以毫不在乎地面对一切陌生人，却没有勇气面对家人，面对乡邻，我选择了自知无悔的流浪！

那年初秋，我从山东到了上海，我有时确实有一种说干就干的盲目意识，我到了上海，才发觉自己如此的幼稚、单纯。我诅咒这该死的阴阳之分，男女之别……

## 第6章：

变也忧愁

与言由魁燧立二李，夏京非徐，了匠妙“件并委”  
出矣：升大日社升。部因奇对总司前昔春书书。照是今。出事

。系郑补次去再司回山岭补，京非了不去

禁个一景狂国中亦木年卦变：备款默思个一育补壁杀非  
斗了丘登暗前之款实网一每旦，了网冬001丘燧登与然星，又

且而，可人由口暗半因，口暗安公，斗案丘登要需，次接由入

要出司，结婚几年，他从未主动与妻子同房；穿女

人服装、留长发，他在工厂里掀起一场轩然大

波；13岁时一次高烧改变了她；在深圳，两

女孩子相爱了，从小就带弟弟，使他产生一种做

母亲的快感；大学时两次失恋令他悲痛欲绝；

安徽省第一个变性人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某地

下一个不愿公布姓名的变性人在原单位幸福快乐

地生活着。

。补徐交面岂来补，由奇补真片会暗非西末育祖由来

。善参补，份一补寄相同言由魁燧立二李，夏徐巨非

席

致昔春

日02月1年1992

！致慈：志同烟衣

非，澳暗林一育非，公什代味不步，了入邪计回由补匠妙

！明吊公最料部直一非。了壁熟由非照实踏不

！致致，累致由真非，志同烟衣

冷冰：你好。

寄来的“委托书”收到了，给北京夏、李二位教授的信已寄出一个星期，估计春节前后应该有回信。我近日太忙，实在去不了北京，待他们回信后再去为你联系。

我希望你有一个思想准备：变性手术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区，虽然已经做过100多例了，但每一例实施之前都经过了长久的努力，需要经过家长、公安部门、医学部门的认可，而且要等各种机会和条件成熟，手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术后也要住院数月。所以这不亚于一项工程，你应该事先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经济准备。具体办法待夏、李二位教授回信后我再告诉你。

我今年二三月份要推出一套书，将于北京、上海、长春等地做宣传，经常外出不在天津，所以我建议你不要盲目来津。等我与北京方面联系好，你再来天津不迟，你说呢？

你分两次写来的自传，我认真看过了，写得很精彩、很感人，我觉得你是一个文学家的材料，希望你以后能成为一个作家。在来天津之前，你仍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这样写给我，你寄来的所有东西我都会认真保存的，将来当面交给你。

我写给夏、李二位教授的信同时寄你一份，供参考。

祝

春节好

1995年1月26日

方刚同志：您好！

收到你的回信很久了，也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预感，我不能实现我的愿望了。我一直活得提心吊胆！

方刚同志，我真的好累、好难！

我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无法描述我的心情，我一直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谢谢你为我——一个陌生人尽你自己的努力！我不会抱怨你的。不管我是否成功！

我已经变得十分冷酷，变得几乎没有人性。我已经无法用自己的思维指挥自己，我厌倦生活，如此的生活！

我心里好乱，无法静下来回忆、记述……

致此

冷冰

1995、2、12

#### 人物一：

40岁时，他改变了自己

1993年7月27日，邯郸市第一医院成功地为一位男性公民完成了变性手术，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境内年龄最长的变性人。他叫高文斌。

1953年2月28日，高文斌出生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小时候高文斌一点也不淘气，性格内向，常跟女孩子一起做游戏。小学时，他总渴望同女孩坐同位。上中学时，他对女孩子服装十分感兴趣，喜欢和女孩子交往。他幼小的心灵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多长了一样东西，妨碍了他成为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他恨这样的东西。后来，他到拖拉机厂当了一名铸工，工资只有18元，但他常常用微薄的工资去买花布，做成女人衣服，白天不敢穿，晚上穿上自我欣赏。后来他调到国棉一厂，纺织厂是女人的天下，能跟众多女人在一起，他仿佛年轻了许多。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友开始为他张罗对象。结果是，介绍



的本少，成功率为零。但他最后还是结婚了。然而妻子的内衣、内裤和妻子梳妆打扮的举动常常使他心动。他开始偷穿妻子的服装，后来干脆脱掉自己的身材买女式衣服，穿够后再给妻子。几年的婚姻生活中，高文斌从未主动挽过妻子同床，对性生活非常淡漠。婚后5年没有孩子，为了要孩子，他多次求医问诊，吃了大量的滋阴壮阳药，后来终于使妻子怀上了孩子。他有了一个女儿：……

有一段时间，妻子有病住进医院，孩子被亲属接走。此时的高文斌再也不想压抑自己的感情了。他公开穿起了女式衣服、高跟鞋并留起了长发。他的打扮引起了厂领导的反感，车间主任责令他剪掉长发，否则不准进车间。他便破罐子破摔，厂领导没有办法，同意他吃劳保。

：一阵人

1990年，他同朋友闯到大上海谋生。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公开出入女厕所，在旅馆女房间，按女人模样打扮自己。凭他的装束连旅馆的女服务员也没有看出来。半年后变了女

这时，高文斌已经决定要变性了。尽管他对妻子和孩子都有感情，但他最终选择离婚。对他来讲，变性是这66岁中必须完成的事情。离婚后的文斌轻松了许多，开始为变性手术做准备。吃各种药物，存钱。同坐牢后，他那平平的胸开始凸起来，乳晕也越来越大，抚摸着柔软的乳房，高文斌感到欣慰。对着镜子，他发现自己没有腿毛，没有胡子，没有喉结，因没有汗毛，自觉具备了变性的条件。在他看来，只有睾丸的存在还妨碍着他。于是，高文斌准备用刮胡子用的麻醉药，用卫生纸，开始刮腿毛。他用盐水进行消毒，注射麻醉药后，用并煮过的刀片将睾丸刮去，因血漏不止，只好到医院止血。

不久，高文斌从报纸上看到上海长征医院成功地为一男子做了变性手术的报道，彻夜难眠，给上海的尚清濂教授写了一

封桥信，要求商性真何教授回信说：国家不提倡变性手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接受他出割，音中民来面话放苏小。蓄谋而断永李高离斌还久又得知非京暴教授成功地做了男女内部器官互换的变性手术，他再也呆不下去了，给亲属留下遗书，表达表示原以生命为代价圆女人梦。

苏小叔即奉朋友的帮助来到邯郸市第一医院于1993年6月接纳了他。当医生同意为他做变性手术时，他毫不犹豫地画表并由写五百页信中说“因在邯郸市暴性癖，另身愿做变性手术全秉农灾出现的点问题均由本人负责”潘立源，土著中学中，业半学文1993年7月2日时这所医院破例为高文斌做了手术。整个多小时后高文斌身上最后一点男人的标志表摘再以女性的雌性器官成型手术完成于时他实现所备街梦寐以求的愿望和跨入了高女人的行列，年张岁81岁。于时文伯首首出个是个晴眼从香后的离高斌对自身的选择无悔，对舍斥的人失充满痛肯说他说：“我是40年男小进40年女人，谈天讲酒，样样如意，如愿有国，我特别喜欢孩子，想当一名保育员受抚养重新组织家庭，父母果，年几十丁丁丁草黄泥主并自并，年

，前公忍人眼意个不享，兴高那丁和并日。于时民个割并亥并味并人物云：丁丁于民伯五真个一景自底想登口切非并因源并1995年农历三月廿五日，河南省淮阳县韩嘴村南前魏粮阵阵，46岁的村民李某为儿子操办喜事，这桩喜事，使周围十里八村的乡民，纷纷赶来观看，素是为看新娘的热闹场面，却不是为了看漂亮的新娘，而是来看新郎的泰，因为新郎竟是李某32岁的最大女儿——小花。挺出份良伯于民个一农民们无法理解，听说小花去大城市的医院住了些日子，

回来就变成男人了，就可以娶老婆了，妻翟潘伯即李景苏藻品，泰能看到孙余见的由苏活脱脱个内容集依子，眉大

眼，虎气生生，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刚修剪过的偏分头显得潇洒而利落。小花说起话来男中音，嘴边有细细的胡须，喉结十分明显。人们再也无法同那个姑娘联在一起了。这位原名李永花的女孩子现在作男人的名字叫李明，但是，人们还习惯叫他小花。

一位叫田维国的记者在不久之后闻讯采访了李明。李明对自己性别的改变毫不隐讳。他对田维国说：“我们家5口人，父亲全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弟弟妹妹都在上中学。我自己小学毕业，中学没考上，就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做点水果生意。以前，我确实确实是个女孩子，和村里的女孩和班里的女同学相处得很好，时常在一起，我对女孩子从来就没讨厌过。小时候，我的父母也没有把我当男孩子养，不论从哪方面看我都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孩子。在我13岁那年，我发了一次高烧，喉咙发炎，说不出话。不知道是不是与发烧有关系，但自从那次生病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越来越觉得无法接受自己是个女孩子这一现实了，说不清为什么。1993年，我自作主张剪掉了扎了十几年发辫，结果父母很不满，说我这样像个男孩子。但我听了很高兴，毫不介意别人怎么说，因为我那时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这时，我和以前的女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多少有点不自在了，可从小我就是女孩子，又从来不与男孩子交往，所以变得很孤独。我开始不爱说话，洗澡、上厕所都是单独行动。1993年下半年我离开家庭，去深圳投奔一个亲戚，在工厂打工。在那里我完全以一个男子的身份出现，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子，直到遇上了菊花……”

菊花是李明的新婚妻子。

李明的母亲告诉记者：“小花这闺女从小就性格温柔，品

行好，从不和谁打架吵嘴，和村里这些小妮都处得可好。就有一样与别的小妮不同，就是整天爱爬高上低。两岁时因爬人家马车一下子栽掉3颗门牙。七八岁时还脱光了爬树。这闺女从小多病，动不动就感冒发烧，一发烧就喉咙发炎，烂得不能说话吃东西。13岁那年是最厉害的一次，发高烧，喉咙一点儿也发不出音，医生说可能会哑巴，不该俺倒楣，后来慢慢又好了，只是声音变了，像个男孩子。16岁以后，嘴上长了细胡子，可谁也不往别处想，老少爷们还都说女孩男相，今后大富大贵，所以谁也没管她。前年春节她不吭声就把辫子剪了，留了一个学生头，我和她爸同她狠吵了一顿。过年给她买一件方格毛呢大衣，只穿了初一一天就锁起来了，平常只爱穿黑、绿、蓝等男式衣服。这闺女从13岁有病那年起，就变得很有力气。自己一人跑到西华、太康批发苹果和黄瓜，一次能带200多斤，从来不知道累。前年让她去深圳亲戚工厂里打工，来回都是一个人往返，每次回来都有好多女青年愿意跟她去，因为都知道她是女孩，家人也放心。去年2月份，她从深圳来封信，说找好了女友，要回来结婚，一封信如同一块石头把我和她爸砸懵了。去信问究竟，她竟回信说，自己做了手术，变成男人了。你说这么个大闺女突然变成了男子，还要结婚成亲，这从哪说起呢。俺家召集亲戚族人商量来商量去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这边正犯难，那边小花带着媳妇回来了，不办不行啦，办吧。打发闺女变成了娶媳妇，俺简直跟做梦一样，就算做梦也难有这梦境呀。”

记者和李明夫妻作了深入的交谈，了解到，1994年9月，李明从深圳回来探亲，返深时有10多位女青年相跟，要去深圳打工，其中就有李菊花。那时的玉凤对李明那种男子汉的风度和姑娘般的细心已深有好感。到达深圳后，他们又在一个工

总是抱一抱。马炮孩子的慈爱很人“素业”妻夫即李叶普51  
 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立对小孩的爱爱并班密给健壮的国  
 龄男青年民神康年较财王路拥有一余录翠喜慈的异同学件他  
 总是照顾他印前次赏框组织到农场割春禾口不低得徐最峰奥

马的被子盖到他喜欢的男同学身上，宁愿自己冻到天亮。虽然日夜失眠但心里十分高兴，那种母爱的感情在延伸。马从来没有作女孩子打扮，但总以一个女孩子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男孩子。由于他聪明，虽受到身心分离矛盾的折磨，但学习成绩还是一直名列前茅。考入大学后，情感显得更加脆弱，内心更加女性化，心肠变软，且能说善辩，非常爱表现自己在文艺、公关、交际等方面的才能。

#### 四 醉人

但是马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到了感情上，结交男朋友。马选择男朋友很认真，要舍去高才潇洒英俊，来有青幽幽容有影响的帅哥。马心里已感情温馨，猜测他亦会活泼的，恰到好处，富于感情的表露，迷住了不少自己喜欢的小伙子。有的已发展到最后的情爱，形影不离，渴望为男友做一切事情。马心里也十分矛盾，他逐渐以自身男热之身和男友保持这样的关系不会被社会接受，很苦恼。因为害怕社会的压力，有时强迫自己中止和男友关系的发展。大学时期受到两次的严重的情感打击。

马常对男友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性，应该还本来面目。”男友们有时也把他当成异性，觉得在一起有一种异性的死形寂寞，且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幸福。那些痛苦的刺激也能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刺激和愉悦的感受。

“上帝把我的性身份弄颠倒了。这不是我的错。”马这样说。每当伤心处，马都为它伤心落泪。他说，泪水可以用缸用桶来装。马有时又说，也许自己真的不应该纠缠男友和异性好，因为他毕竟还是男由男，不能本自私了。为自己的感情就不顾别人的感受。马直截了当这种矛盾和挣扎中，更感到木讷些些。马分到一所高校教书，和一个男同事很好。



那位男同事在工作上常有一些不顺心的事，马就为他出谋划策，很得对方赏识，马也自觉离不开对方了。但是，同为男儿身又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马非常苦恼，害怕、恐惧、失眠，认识到自己离开男人便无法生活，于是寻找解决的途径……

1991年9月，马走进了变性手术室。

#### 人物四：

易性癖者和变性人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同情，需要公众以一种客观的目光来看待他们。为了获得这种公正与客观，秦惠英走了出来，她公布自己的姓名和照片，她希望以自我的牺牲来帮助同类的人，来唤醒公众社会。

易性癖者做出改变性别这一决定的过程，无疑也是自我战胜的过程。他们心理上所要承受的压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那么，变性之后，他们的命运又怎样呢？

1992年，安徽省做了该省首次变性手术，一位20多岁的男青年在手术几个小时之后变成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妙龄女郎，她就是梁妍。

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爱着男性的梁妍，但这并没有影响梁妍改变自己的性别。她明白，不变性，痛苦将是永久的。手术后，那位爱着梁妍的女青年挥泪而去，另择配偶。梁妍当时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将是更大的痛苦，那就是，周围社会拒绝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接受。

首先就是工作单位的问题，招工单位指着她户口本上未能更改的性别一栏说：“你倒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有关部门也拒绝为她更改证件上的原有性别。周围那结了解她过去的人的歧视更让她受不了，使她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

梁妍承受着生活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她最后选择了离家

出走，到一个没有人了解自己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1993年5月的一天，梁妍不辞而别，只留给家人一封信。那以后，梁妍的家人和所有关心她的人都做了大量的寻找工作，然而，茫茫人海，又能到哪里去寻觅呢？

曾有人说，见到她在青岛摆了一个煎饼摊，还有人说，在海南见到过她。但真的找去了，又难免影踪。

写作本章时，方刚打长途电话向有关知情人了解梁妍的情况，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未知去向。”

易性癖者和变性人在中国处于一种尴尬之中。

### 人物五：

她无疑是一个极特殊的存在。

她变性前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心理素质相当好，十分自信。”

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她后，对我说：“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自我认同，心理健康，充满朝气。”最让我感兴趣的在于，变性之后，她竟还在原来的单位工作，以新的性别坦然面对过去的同事。

Y现在是一位年近40岁的女性，她在30岁那年改变了自己。关于那次手术，许多媒体都做过报道，但是，Y说：“报纸上关于我的采访都是不够真实的。”Y回忆说，手术后休养时，医生介绍记者采访她，她虽然不愿意，却不好拒绝医生，所以当那个记者走进她的病房间她有什么感受时，她故作疲惫状，皱着眉头说：“我很累，什么都不愿意思。”她以这种方式把那位记者打发走了，后来她看到报纸上这样讲她：“手术后她感到很疲惫，像经历了一场恶梦……”

“胡扯！”Y对我说，“那些记者就会想当然，我希望你不



是那样的人。让我告诉你吧，我当时的感觉是幸福极了，快乐极了，轻松极了，留活了30年，手术后那些天是我一生中 brightest 的日子。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觉得生活真是太美好了，生命真是太好了。我想笑，想跳，想唱！一句话，我仿佛快乐得飘浮在云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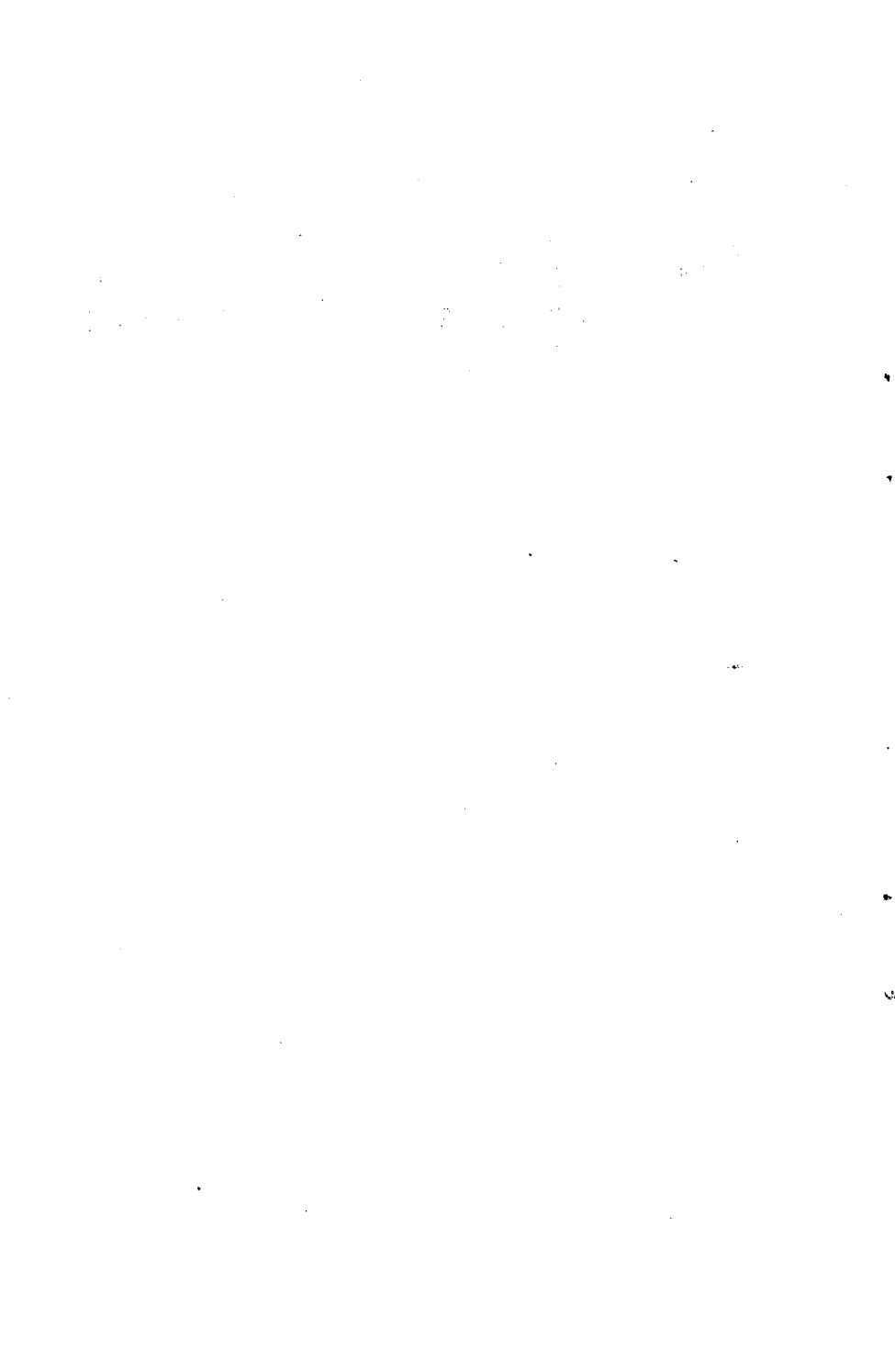
上帝面对 Y 变性的决心，感到尴尬。他一定是既想让她快乐，又不愿意看到有人对自己为她设计的性别提出质疑。于是，在 Y 手术那天，当她已经躺到手术床上后，手术室里突然断电了。医生告诉 Y，可以转到另一间手术室做手术，需要半小时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Y 还有机会改变决定。这是上帝给 Y 的一次机会，也是他留给自己的一次机会。上帝更加难堪的是，Y 竟想也没想，平静地躺在那里，任由护士把她推向另一间手术室。“我有什么好想的呢？我已经想了 20 多年了！”Y 这样对我说。

Y 手术后在医院躺了两个星期，出院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所医院，更不像有些变性人那样去看望医生。Y 自己是学中医的，她知道如何调理自己。

我见到的 Y 丰满漂亮，穿着华贵，雍容而有气度，已经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妇女了。她说自己从来不服激素，只是靠中医的知识进行食疗。她的腿毛已经褪尽，谈起作女性的感觉，她说：“一切都好极了。”这甚至可以从她脸上那自信的神态、谈吐间那潇洒和幽默中看得出来。Y 做手术之前和单位里的领导正式谈过，对每个同事也都没有保密，单位给她开具了证明等必需的材料。住院期间，还有同事去看望她。Y 以坦然和自信的方式面对自己，别人便也坦然地看待她。出院后，她回原单位上班，领导为她安排了新的工作：公关小姐。每个同事对她都很尊重，她快乐地

生活着，仿佛一直就是个女人。

年近 40 的 Y 还没有结婚，但她的追求者很多，包括她的同事。“正因为她以前曾经是男人，所以对许多人更具吸引力。” Y 的一位朋友对我说。



## 第7章：

### 冷冰的回忆（三）

---

一个中年妇女敲开门问他：“小兄弟，要不要人陪？”他的工作是卖香烟，却没有一盒烟；一个人凶凶地抓住他的衣领说：“老实点，拿出来！”他说不知道在上海不可以蹲在路边；昔日女友在上海的工作是个秘密；上海人看不起四川人；冷冰不敢在哥哥和父亲面前表现出女态……

(二) 我在五光十色的上海繁华街道茫然地转着，我原来幻想着自己偷偷买一顶发套，装扮成女人去行骗，而真正走到这一步，我却不知该怎么办。

我身上还有些钱，我找了一个僻静的旅店住下。

我不得不思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只记得那是虹桥路的一家什么旅店。

服务员用淡漠的眼光打量着我，问我住什么房间，我说住要人一间的，服务员才少了些不耐烦。

睡到半夜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起身问是谁，只听见外面人说：“开门开门，查夜的来了。”

我放下心来，将门打开，进来的是一位肥胖又浓妆艳抹的中年妇女，我心存厌恶，我说：“干啥？”

那妇女瞟着我神秘兮兮地问：“小兄弟，要不要一个认醋”

我对那妇人一阵厌恶，我将她喝斥出去，狠狠地将门关上。

我躲在床上再也无法睡，我忽然有一个念头，假如有一天实在走投无路，我只有去做一个可耻的男妓，这样我的心可能会感到很多满足，因为我被男人爱着。

其实我有勇气去上海并非完全盲目，我只希望自己运气好，可以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实在不行去投奔一位朋友。

我首先去了一个介绍工作的介绍所，但每人得缴 30 块钱的介绍费，那时我身上所剩无几，思虑半天舍不得花那 30 块钱出了介绍所，我想，还是大着胆子自己到那些店铺里去问是否需要打工的。

我刚出了介绍所，就遇着一个 20 多岁戴着墨镜的小伙子

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答道：“没有。”

他问我想做什么工作。

我说我干不了重活，工地上干不了，如果洗碗、店铺活什还是能应付的。

他审视了我半天，说第一次来上海吧，有没有老乡在上海？

我见他戴着墨镜，样子有点凶狠，心里确实有点胆怯，以前就听说有人以招工为名骗人，但我一想自己身上也没有什么钱，也不值得担心的。

我撒谎说自己的一个亲戚住在上海，又有很多的老乡在上海，目的是吓吓他，如果骗我，我是有人帮忙应付的。

那人最后问我干不干看烟摊，他说很清闲，只需要守在一个写着卖烟的牌子前面，每月给我180元的工资，还说生意好，以后还可以加工资。

我当然没有选择的余地，管他的，先找一个落脚点再说。

跟他说好一些事宜后，便回客店取行李，他载着我到了他家。

记不清那是个什么街，只记得好像是上海最有名的“大世界”后面的一条什么小街小巷。

已是华灯初上，我原本就困倦，他问我要不要去外面玩，我说算了，我只是想好好睡觉，其实，我是很害怕的……他们家很小，二间正房外加一个小小的阁楼，我就住在阁楼里，他说别看这房子小，在上海有这样的房子已是很了不起了，他说有人几代还挤两间房呢。

我吃过晚饭就要睡觉，他说，明天下午开始去卖烟，有时间睡觉。我不明白，为什么卖烟要下午才去卖？

我第二天醒来已是下午三点钟了，那人吩咐我吃了点午

饭，便给我一块贴满各种烟盒的牌子，他教我只管将牌子放在路边，然后蹲在一旁就行了，如果有人要买烟，就指给转弯处装作修表的他。我不明白为什么卖烟还要如此神秘，但我当然乐意，干这不费劲，相当于白捡钱的工作。

我在离他修表那铺子不远处摆好牌子，他吩咐我如果有警察来就远远地躲开。我想，卖烟也不犯法，为什么要躲开警察呢？可能是他没有办执照纳税吧？

我真的是很相信命运，相信一定是天注定的，果不其然，我刚蹲下没多久就遇到了警察。

我原以为是来买烟的，我问了一句：“你们买香烟吧？”

那几人围着我，打量着，目光十分吓人！

我心里一慌，糟了，想跑，已来不及。不知是谁，早已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我吓得浑身发抖，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我只觉得被扣住了衣领，喘不上气来，或是第一次受如此惊吓，我脑子一阵轰鸣，忍不住流泪。

已有几双手开始在我身上摸索，有人在问：“把东西拿出来！”

我挣扎着喘了口气，我疑惑不解地答道：“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几双手已停止了搜索，因为我身上唯一的一些东西已在他们手上，那只有我的 30 几块钱、身分证和我的朋友的一封信。扣住我领口的那双手加重了气力，我已经接不上气了。

“老实点，把那东西拿出来！”

其实，那时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我拿什么东西出来，后来我那位朋友才告诉我，上海很多贩毒的人就以卖香烟为幌子。

我挣扎着叫道：“你们得让喘口气再说吧，我说不出来话

了。”

那些翻查我身上物件的人摇了摇头，那双有力的手总算松开了我。

我已吓得泪流满面，索性嚎啕大哭起来。这时已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叽叽喳喳的上海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不知是说我可恨，还是可怜。

但我那一阵子确实哭得很伤心，一个人活着好难！我有许多的感触。

那些人开始盘问我从哪儿来，干什么的。我当然不敢承认自己是卖烟的。我确实有时会突然变得狡猾，我喜欢揣摸人的心理，我很会伪装。我开始哭诉，开始撒谎。我说我是来上海找我哥的，但我迷路不知道该上哪儿找。我说我们家出了事，我还说为了节省钱，我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我说我刚才蹲在路边歇会儿，就被你们围着。

我大哭，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干啥子，也不晓得在上海不可以蹲在路边。我极力装作委屈的样子，我发觉围观的一些妇女开始脸露同情的神色。

那些人把我的东西还给了我。

一个说，把你哥的地址给我看看。

我就将我朋友寄来的那个信封递给他，他看了，说太远了，又看了可怜兮兮的我，就说可以把我带到那儿去。

我犹豫着，因为我的一点东西，还在那人家里，但我又一想，上海这地方人复杂，可能我在那儿卖香烟，是违法的，要不然怎会有刚才那一幕。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人，他正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躲开了。

其实我身上只有几十元钱，行李只是几件衣服、几本书，唯一可惜的是我的一本日记几封信几页手稿。



我决定同他们一起去找我的“哥哥”。后来才觉得贸然的决定有时最好，否则，我会成为替罪羊。

有时回首总觉得有些事仿佛早就经历过，仿佛都出乎意料，又都在意料之中！

我找到小英时，她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相对无言也都不知该说什么，她，显得有些慌乱，她问我要不要喝点水，她在她原本狭小的房子里转来转去，一时不知该做什么好。

终于没有什么可做了，她才坐下来，盯着我一个劲地摇头：“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来上海。”

“其实我也不晓得哪来的胆子……还好，找到了你。”我说。

小英还是老样，一身随便的穿着。

“对了，你吃东西没有？”小英站起来又开始来回走动。

“糟了，没有菜，方便面也没啦！”

我说算了，我不饿。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你知道我的脾气。”

“算了算了，呆会儿吃一顿就是。”

“抽烟吗？你……”

我摇头。

“你还没学会？！”

小英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的将那轻烟吐出来。

“我真想不到你会来，你从哪儿来？家里？”

我摇头，我把来的原因告诉她。

“算了，来了上海也只有再想办法，得先找个工作做做。”

“随便什么，只要能生活就行。”我说。

“外面不好混啊。”

小英在叹气，烟雾里的她，没有一点从前的影子。……

小英比我小一岁，很早父亲就死了，母亲后来嫁给一个死了妻子的男人。那时，我和小英每天都要在一起呆很久，小英很苦的，因为没有人管教她，她性格也开朗，和一些社会上的男孩混在一起，很多人都说她以后一定是个不正经女人。

我和小英说话很投机，我们的好多观点、看法都相同。小英说她应该叫我姐姐，真的，让她感到亲人一般温暖。小英说过，她有好多事她无法告诉我，她没有勇气告诉我，我也说我也很多事以后告诉你，我们发誓，不论对方要告诉的事是什么，我们都不轻视对方，我们都保守秘密。其实，我心里猜测她一直没有告诉我的是她曾经如何被人欺骗。

……

这是一个僻静的小店，我们选了张靠窗的角落坐下，随便要了几样菜，小英要了瓶啤酒，问我：“你一直还是不喝酒？”我点头。

“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小英自顾自喝了口啤酒。“你也是在外面混一两年了吧，也该见见世面了。”

那雪亮的灯光照在小英涂过化妆品的脸上，泛着一层光，最醒目的是那抹过口红的唇……小英变了，不是以前那个乡下妹子，没变的还是一副直爽性子。

“你随便吃啊，干吗老看着我，有什么事你说吧。”小英掏出一个圆镜，照了照，“我脸上有什么不对吗？”也理了理额前那缕微卷的发。

我说：“小英……你在上海是干什么工作？”

“随便啦！”她闪烁其词，“好了，今天不谈什么，呆会儿，我还得问一问家里的一些情况呢。”

……

我总算在上海呆下来，但我又得考虑下步该怎么走。我不可能每天等着小英买菜回来吃，每天呆在小屋里打转，我最迫切的是找一份工作。但四川人的形象在上海人眼里太差，有人说是因为川人在上海许多都在行窃，而且川人太机灵，做的坏事太多。

我和小英走了几家事务介绍所，雇主一听是四川人，都摇头避之。那日，终于有一家酒馆的老板娘愿意让我去她那儿打工。她说她店里有个伙计家里出事走了，我一去就可以替他那份工作，我焦急的心总算有了一丝平静，我松了口气。小英免不了提醒我这年头事事要小心。她叫我有啥事找她，她叫我一有空就可以到她那儿去，她说一个人真的好闷，聊聊天都不行。

我说，我会去的。

.....

在我年迈的父亲和长3岁的哥面前，我一直不敢流露一点女人行为，我甚至故作很凶来抵制与他们谈话。

我爸老实本份，有些懦弱，这种性格我完全继承。我爸当兵去过朝鲜，落了一身病回了家。我爸爱喝酒，每日劳累后就倒一杯白酒，喝了，有时用一些感慨的话来教训我。我便远远躲开，爸说一阵子，也就沉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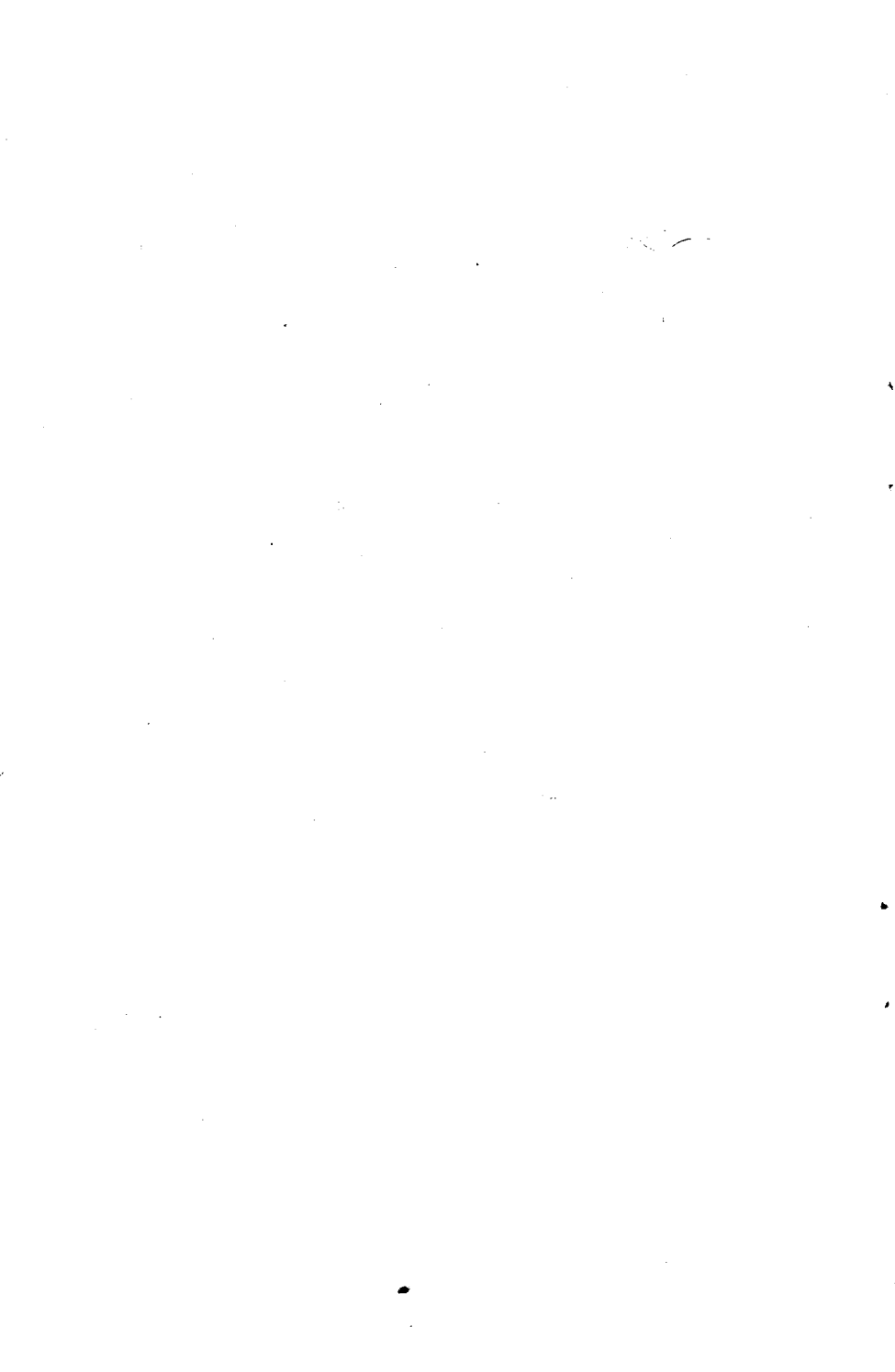
我从来就不听爸的话，这辈子我留给他的可能永远是遗憾是内心的亏欠！我哥是家里的主角，他18岁那年就有一年工龄每月挣100多块钱了。

后来我哥在舅舅的修车铺学修汽车，哥和我是截然相反的性格，他有一股子江湖侠义，从小就有号召力。哥小学未毕业开始在社会上混，就开始挣钱养家。哥有一帮兄弟尊他为老

大，哥很少管我，只是有时喝酒后教训我别老是躲在家里应该到外面走一走，应该为家里考虑考虑，我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我最怕的就是哥，只有低着头不吱声。

母死那年，哥才19岁，他为了家里有人操持，不得不与一个他不爱的女人草率结婚，哥从那时开始加倍地抽烟喝酒，折磨得自己吐血。有一次哥吐血昏迷醒来，第一次对我说了他的内心痛苦。

哥其实跟我一样脆弱一样自卑，他流着泪感叹为何老天爷对我们家如此不公平。是的，家里太穷，原来的女友与他分了手，哥说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幸福可言。



## 第8章：

# 夏兆骥和他的变性人

---

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的父亲是一位军长；四个条件的确定也许会在日后的某一天被写进中国的法律；两个日本人跑到中国做了变性手术；最难过的一关是派出所；变性后的两个女青年美艳绝伦，她们的性器官看不出与正常女性有任何差别；丈夫知道她曾是个男人，公婆还被蒙在鼓里……

主任医师夏兆骧教授的名片上的头衔显示出他在专业领域中的地位：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成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整形外科学会委员、修复重建外科学会副主任、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杂志主编、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副主任。

夏教授是个极热情的人，即使对我这样小他 30 几岁的晚辈亦谦恭有礼。1995 年 2 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夏教授约好去采访他。他准时出现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口，告诉我临时有一个会，但因为和我有约在先便请假出来了。为我搬好椅子，又不顾我的阻拦去打来一壶开水，最后把一杯茶水放在我身旁的桌子上。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夏兆骧教授亦像同一个同龄的好友在探讨学术上的问题，始终和蔼可亲地微笑着。

“我看过您写来的信了，我很愿意帮助您。”夏教授对我以“您”相称，开始讲述他与易性癖者打交道的经历。

中国变性手术的起源与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教授有关，这位教授是夏兆骧教授的同学、朋友，搞医学史的研究。1984 年初，他写了一篇变性手术医史的论文，发表在一家权威性的刊物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论文为中国的医学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同年 5 月的一天，夏教授忽然接到那位同学打来的一个电话，说：“老夏，你看过我那篇关于变性的论文吗？它惹来麻烦了。”夏教授忙问是什么麻烦，那位教授告诉他，广州一位年仅 19 岁的男青年读到了他的论文，专程跑到北京来找他，要求做变性手术。

“我哪儿会做变性手术呀！只有把他交给你了，他现在就在我身边，我这就领他去找你。”那位教授说。

夏教授说：“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也没做过什么变性手术呀。”

“可变性应该属于你的专业，你就见见他吧。”那位教授坚持着。

半小时之后，一位完全女性打扮的男青年出现在夏教授的面前。他留着长发，上身穿花衬衣，下穿皮裙子，抹着红嘴唇，眉毛也描过了，怎么看都是一个时髦的女郎。

男青年很直爽，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医生，请您一定为我变性！”

夏教授检查了他的男性器官，说：“你是个男的，很正常的男人！”

青年急了：“不，我是女人，我知道自己是个女人！”

青年开始讲述他的经历，父亲是高级军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他打扮成女孩子，给他起的小名和大号也都是女性化的，周围的邻居、朋友也都像对待女孩子一样对待他。到上学的时候，他却突然要以男性的身分出现了，这令他很不适应。最难的是初中毕业之后，他参军了，开始军营生活，每天和男人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这使他非常痛苦，觉得自己作为女孩子不应该和男人们住一处。男厕所更是不敢去，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跑回家小便。渐渐地，对于自己的战友们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见到男的就害怕，觉得他们会伤害他，会“奸污”他的“女儿身”。

父亲让他提前退役。回到家中，他又可以穿女人装了，这一度使他轻松。但他无法走出家门，家门以外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与别的女人有许多不同，他还是一具男人的身体。可他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不可能永远呆在家里吃父母。内心无法与外界社会相协调，精神和肉体的分裂将他推入更大的痛苦深渊中，他想到了死，以一死解脱，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强……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那位医史专家的论文，知道世界上还



有变性一说，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的，他兴奋异常，转头就买了到北京的飞机票……

“其实我这不能算是变性，只是请您恢复我原本的性别，因为我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是女人身，一定是出生的时候哪里搞错了。”青年这样对夏教授说。

夏教授陷入两难之中。不帮助这位青年吧，不忍心看着他痛苦中挣扎；帮助他吧，做变性手术哪是这么简单的事呢？

夏教授劝那个男青年：“孔子说过，人的身体是父母给的，不可损伤。中国人普遍都觉得男孩子好，你是个男人，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不，医生您错了，我是个女人！”男青年仍按自己的思维思考问题。

夏教授只得退而求其次：“你现在已经是女性打扮了，做不做手术不都是一样的吗？还有通过手术改变的必要吗？”

男青年说：“这是不一样的，医生，可我还有着男人的那玩艺，我要还我女人的美妙身体。这样生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青年提到死亡的时候，夏教授看到了他眼里的那份痛苦与刚毅，他相信青年做得出来。夏教授知道，自己无法说服青年了，可是……

“医生，您告诉我一句实话，您会不会做变性手术？”青年肯切地问。

夏教授从没想过这个问题，面对青年执着的目光，他的头脑飞快地运转着，以往的医学知识和手术经验被迅速调动起来，他对完成一次变性手术持有自信。夏教授说：“做手术应该是可以做的，但是，从没听说过中国有谁做过这样的手术，是不是应该做，怎样才能做，这些都没有依据，需要认真考虑

的。”

青年说：“我在北京等您的考虑结果，您不为我变性，我就不走……”

那天晚上，夏兆骥教授书房的灯亮到很晚，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变性的资料，特别是国外的文献。于是，夏教授更加理解了那位远道而来的青年的痛苦。权威的文献是这样解释易性癖的：“易性癖是一种性别的病态心理，否定自己正常的生理解剖，而把自己等同于异性看待，对异性无性欲和性兴奋。症状是反性别穿着，高度渴望通过内分泌和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没有达到目的，往往以自残和自杀对待自己。”读到那最后一句话时夏教授的心猛地一颤，“自残和自杀”，那位广州青年不是正有可能走这条路吗？作为一个医生，他能够看着病人自寻绝路吗？即使不是医生，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能够看着一个人亲手毁灭自己的生命而无动于衷吗？显然不能。

夏兆骥教授很快和医院的领导商量的这件事，他的意见是手术要做，但做手术之前需要病人配合完成四个手续。院领导慎重考虑之后同意了夏教授的意见，指示说，术前准备一定要充分，手术一定要成功。

夏教授把这个喜讯告诉了那个男青年，同时也对他讲了必须完成的四个手续：第一，需要到精神病医院开具一份本人患有易性癖，并且无法通过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改变的证明；第二，需要得到父母的文字认可；第三，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同意在病人实施变性手术后为其改换性别；第四，病人自己写下自愿要求做变性手术的申诉。应该说，夏教授的考虑是很周全的，对病人也是负责的。比如第三项，如果变性后当地派出所不为病人在有关证件上改换性别，病人今后的生活将是十分困难的。这四个手续，或者说是四个条件，便成了日后每一个

找到夏教授要求做手术的易性癖者必须具备的。有意思的是，在几个月之后，当我在上海采访另一位变性手术专家何清濂教授的时候，发现他同夏教授不约而同地向易性癖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便想，而且如果哪一天中国要对变性手术立法的话，很可能也要遵循这几点。

有幸成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的男青年在得到夏教授的回复后立即给父母挂了长途电话，四天后，他的母亲从广州飞到北京，同时带来了精神病院、派出所的证明，以及他们夫妇写下的同意儿子变性的文字。男青年的申诉早已经写好了。一次变性手术的实施成为必然。夏教授曾惊异男青年的父母何以那么快地办好那些手续，因为这在中国毕竟是第一次，应该有一些困难。后来才知道，男青年的父亲是一位军长。

另一位叫王大明的教授参与了手术，提出用男青年腿上的皮制作阴道，手术很成功。术后不久这位青年便和母亲一起飞回了广州。关于这次手术的情况被严格保密着，为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夏教授没有在任何一份论文和医学报告中提到这次手术，新闻界更是一无所知。夏教授没有想到，8年后，也就是1992年，这位中国的第一个变性人又回来了，此时她完全是一个美丽女子，夏教授都几乎认不出来了。她告诉夏教授，手术后她到了香港，当了时装模特儿，不久前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很幸福，只是阴道太短，性生活不方便，希望夏教授能再次帮助她。

1992年8月，这位中国第一个变性人再次接受手术，这一次，夏教授和王教授用肠子为她作了阴道，解决了阴道太短的不便。但这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肠子容易发臭，时间长了会有恶臭，这就要求病人每天都至少认真地冲洗两次，当事人保证自己能够做到。

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第一个做变性手术的医生，看着中国第一个变性人能获得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夏兆骥感到由衷的欣慰。

1990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何清濂教授曾经写信给夏兆骥教授，当时何教授已经完成了秦惠英的变性手术，一些媒体报道这是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何教授听说夏教授也做过这样的手术，特写信来核实。夏兆骥教授向何清濂教授介绍了这位广州青年的变性经过，自此，许多媒体提到秦惠英的时候便将措词改为“中国第一个被媒体报道的变性人”。

1992年7月14日，夏兆骥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又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尝试，完成了世界上首例性器官互换，同时为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做了变性手术，解除了两个人的痛苦，又解决了变性手术中无法给变性人提供真正的异性生殖器的困难，这可使两个变性人都具备自生性激素的生理基础。关于在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手术，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提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手术后的第五天，一位医生在聊天时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提到了这次刚刚完成的手术，英国记者相当感兴趣，当时就表示要来采访。夏兆骥教授没有马上答应，他向院长做了请示。院长说可以接受采访，如实介绍情况。夏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怕有人借这件事情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如果问那样的问题，怎么办？”教授向院长讨计谋。

院长鼓励他说：“您是医生，医学问题都可以谈。”

夏兆骥教授便接受了那位记者的采访，那是一位叫格雷斯的女记者，工作态度十分认真。夏教授自己没有听到BBC的广播，他的一位学生告诉他，女记者采访后的第三天BBC做了报道，而且一连播了三天。这是夏教授做的变性手术第一次

被媒体报道，夏教授不知是福是祸。

过了约一个星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来采访，不仅问了手术的情况，还认真地查问了一番夏教授的家史，这引起教授的不满。夏教授问：“您问这些干什么？”

记者说：“这是上面的要求。”

教授激动地说：“我的母亲信佛，佛教劝人们要厚道，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是一个医生，面对易性癖者的痛苦，除了治病救人我没有别的选择。”

记者说：“您别误会，是上面某位领导听了 BBC 的报道后让我们写一个内部情况供高层领导干部参考。”“大参考”写上去了，夏教授做好了可能惹麻烦的准备，但是没有，日子平静地过了下去，他又开始做他的变性手术。

1995年2月，当我采访夏兆骧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到当时为止他已经完成了18例变性手术，其中男变女的11人，女变男的7人。男变女的成功率比较高，其中有4人后来回诊了，或结婚或有了同居生活，性生活令人满意。女变男手术往往失之于尿漏，男的站着排尿，在手术中延长女性的尿道有困难，夏教授表示将继续努力。

在那第一性器官互换手术之后，夏教授还做过一对男女两人同时变性的器官互换手术。虽然不断有要求变性的男女找来，但是器官互换手术对当事人自身条件要求比较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种手术的。比如，要求双方血型必须一致；由于血管的细微，手术中要用显微外科缝合，难度很大；更重要的是，外来器官接到新的个体上可能引起排斥，需要吃抗排斥的药，而这种药太贵，一个月要5000多元，需要连吃三年，绝大多数的人无法承受。

在夏兆骧教授已经完成的18例手术中，最特殊的恐怕还

要算是为两个来自日本的易性癖者做的手术。

1993年，日本有一个男性易性癖者不知从何处看了夏教授做变性手术的报道，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日本的法律规定不许做变性手术，因此这位日本易性癖者只能向海外寻找希望。夏教授想，病人都是一样的，不应该分国籍，便也向他提出了对中国易性癖者同样的要求，这位男青年回国了，不久便办好需要的手续回到北京。那次手术的开支总计200万日元，比在美国做同样的手术要便宜多了。

这位做完手术的日本女青年后来写信给夏教授，说东京大学医院听说中国的医生为她做了手术，特意请她到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医生们一致认为是国际最先进的水平，不是一般的医生能够做到的。

半年后，这位女青年又带来一个日本高中男生，也找夏教授做男变女的手术，手术再次获得成功。

不知不觉间，距那第一例变性手术已经过去10多年了，夏兆骧教授先后收到1600多封来信，近百人来访，要求做变性手术。许多人写来血书，有的跪在地上哭诉：“夏伯伯，救救我！”“夏教授，不变性我就没法活下去了……”如果说刚开始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夏兆骧还有一些不理解的话，那么接触之后，他便深刻地感觉到，单用手术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医生可以改变他们的生理解剖结构，却无法为他们争取一个理解和认同的社会环境。当夏教授做了几例变性手术后，连他自己也受到嘲弄，有人说：“干什么不好，做这种伤风败俗的手术，有病！”夏教授对此保持沉默，他知道让社会认同一个特殊的少数人群，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采访夏兆骧教授的时候，他拿出一些照片给我看，那是两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夏教授告诉我，她们都曾经是男人。我真

的感到很吃惊，我觉得她们比真正的女人还要像女人，眼神是那样温柔，容颜是那样娇美，身材是那样苗条，让人的目光不能不在她们身上长久地停留。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笑容都是那么美，那么发自内心。也许，正因为她们历经艰辛才做成女人，就更懂得怎样做人，怎样享受眼下拥有的幸福。

夏教授告诉我，照片上的某个女孩子在北京的一家歌厅里演唱，另一个女孩子在南方作时装模特儿，她们都身材高挑，魅力十足。每到年节，在北京的女孩子便来看夏教授，在南方的女孩子也写信向他问候，同时汇报自己这段时间的情况。对她们来讲，夏教授无异于她们的再生父母。夏教授给我看了她们身体某些部位的照片，即使是特别说明，也无法看出与正常女人的性器官有什么区别。手术技艺的精到由此可见一斑。

夏教授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就在我们见面前几天，夏教授去某大商场买东西，突然有人在身后叫了一声：“夏教授，您还认识我吗？”夏教授回头一看，是位30岁上下的女青年，乌亮的长发。他在记忆中努力搜索中，最终还是困惑地摇摇头。

“我是××呀！”女青年说。

“啊！是你！”夏教授惊叹一声，这是他几年前为之做手术的一个变性人，如今连他自己都看不出来和其他女性有什么区别了。这位时下在商场里当售货员的变性人告诉夏教授，变性后她换了单位，现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个男人。她已经结婚了，结婚之前就告诉丈夫自己是个变性人，丈夫觉得没有什么。

“公婆知道吗？”夏教授关心地问。

“不能告诉他们，他们不会理解的。但是我结婚后和他们在一套单元里住两年了，他们愣是看不出来！”女青年诡秘地

一笑，夏教授不由得也笑了。

见到这个女青年带给夏教授很大的快乐，因为亲眼看到她快乐地生活着。这种愉快的感受很长时间内绕在夏教授的心头，这，便是当医生的幸福了。

在中国，可能只有极少数的易性癖者最终能够如愿以偿地得到变性，像找到夏教授的1600多人中，毕竟也只有18人得以做了手术，可谓百里挑一。不能实施手术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原因，前些年完成一次手术需要七八千元，1995年院方规定的手术费为两到三万元。北医三院的谢宗云女士协助夏教授处理那众多的易性癖者来信，最后不得不打印了统一的信函，告知每个易性癖者他们走进变性手术室之间必须完成的四项手续，这四项手续将许多人永远挡在了手术室门外，其中难度最大的当地派出所的证明。各地派出所普遍拒绝开具这种证明，由于不忍心看一些病人痛苦，最后夏教授不得不做了一些让步，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得到一份这样的派出所证明：“××到我所要求更改户籍性别，我所认为，户口本上的性别是否更改应由医院出具证明，我们将根据该人手术后医生出具的性别证明调整户口本上的性别。”但即使是这样的证明，也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拿到。

无意中涉足变性手术领域的夏兆骧教授这10几年间对一些问题也在不断思索着。对于易性癖的产生根源，夏教授做了这样的分析与总结：易性癖者可以分作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先天性又分遗传性和内分泌的改变两种原因。后天性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些，常见的情况是婴幼儿时期性教养的错误，也就是将男孩子当女孩子抚养或将女孩子当男孩子抚养。后天性的另一种情况是模仿混乱，即婴幼儿、儿童时期模仿的混乱，这又可以分作四种，一种是父母的责任，影响孩子去模仿一些异性



的“英雄”，一种是长期在异性人群中生活，而少与同性别的人交往，受异性影响过深，再有一种便是所谓“事业型”，认为打天下是男人的事情，作男人才有条件在社会上取得大成功，以上几种情况之外的后天性易性癖，夏兆骧将其归入“其它型”，比如婚姻失败、恋爱蒙受挫折，或觉得男人过于粗暴想当女人，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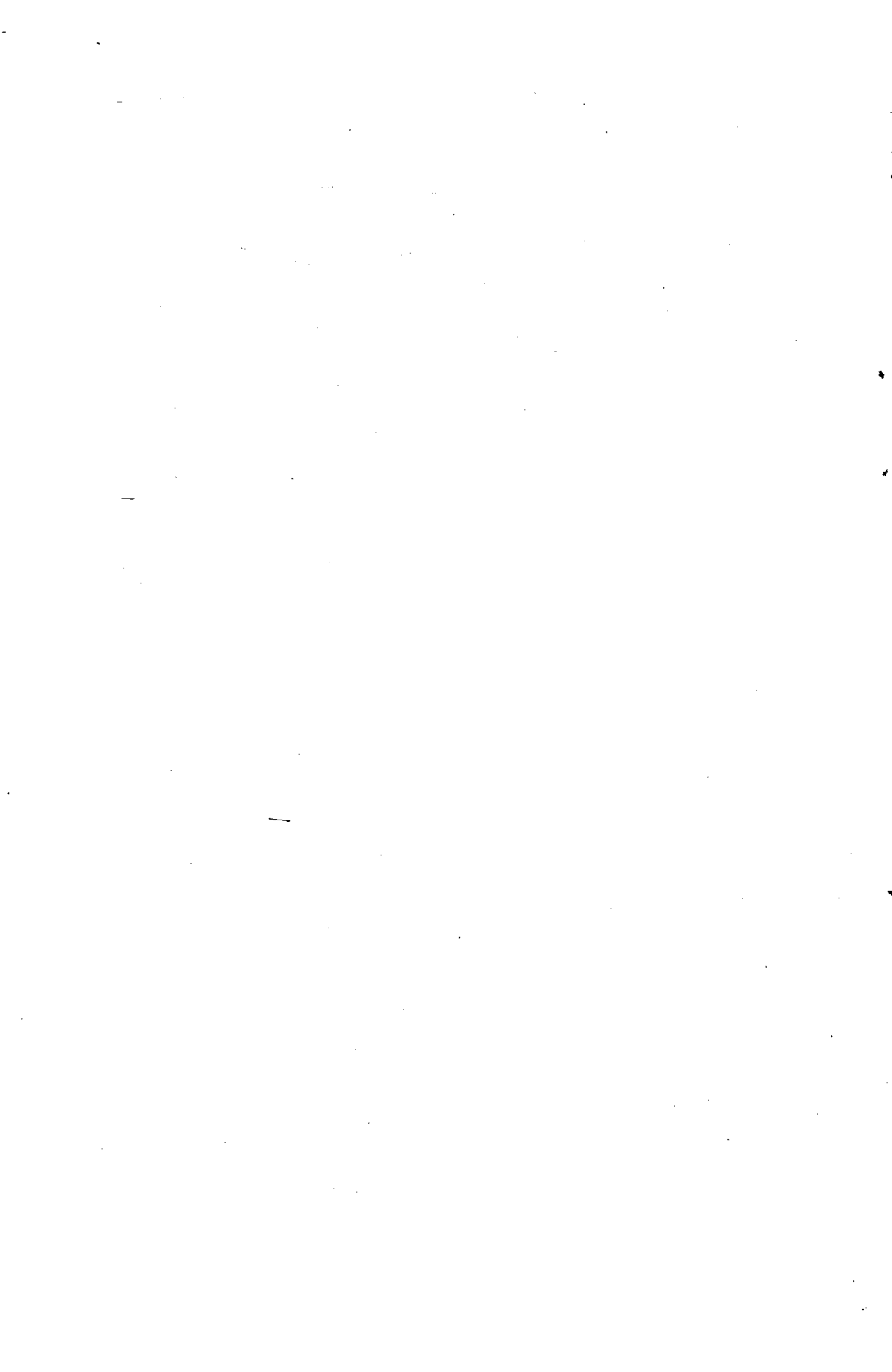
夏兆骧教授还将中国的情况与国外情况做着比较。1935年，美国医生本杰明做了世界上第一例变性手术，将一位须眉男子转换成女人。1953年，一位叫阿伯拉罕的医生正式将此种疾病命名为易性癖。世界范围内对变性手术不断进行着探索，目前全世界已经有40多个变性中心。英国每10万人中有一个易性癖者，而中国，夏教授估计每30万人中有一个。

夏教授认为，对于易性癖者的治疗不一定非通过变性手术，一些人可以通过医生或家庭的教育改变。夏教授希望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家能够联起手来，对易性癖的形成和治疗进行综合的研究，特别要预防后天性易性癖者的其出现，或在出现的早期就将其改变过来。

另一方面，夏教授还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医学界已经积累了许多变性手术的经验，在不能通过其它方法解除易性癖者苦恼的情况下，变性手术的实施也是必须的。一谈到性就觉得大逆不道是不对的，应该正确引导。他认为有两个问题对于变性手术是当务之急：一，中国应尽快就此立法，对变性手术给以法律认同、约束和保护；二，规定具备一定层次的医院才能进行此类手术，因为的确有些小城市的医院做了一些失败的变性手术，不仅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社会效果也很不好。

虽然有了10年的历史，变性手术在中国仍算作新生事物，

有责任感的医生思索得很多，他们深知自己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穿白大褂的人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里面是否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呢？



## 第9章：

# 梦里的蓝天

---

她本能地否认和一个女孩子很要好；嫁给一个男人的努力成为现实，新婚之夜却陷入尴尬；面对丈夫的裸体，她只有敬慕没有性欲；哥哥的信件先她到达北京；第一次去广州，老板在夜里溜进她的房间；一年牧羊经历使她挣到1万元钱；还没有变性她就改了户口本和身分证，退路已绝；上涨的手术费使梦想破灭；医生想给她一个塑料阴茎；放弃梦想将就着走完残生……

冷冰：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时，我正巧刚刚从北京回来。形势不乐观，希望你能挺住。

在北京，我到北医三院去了一趟，见到了夏教授，还见到了新疆来的一位要求做变性手术的女子。我与夏教授进行了交谈，他告诉我，做变性手术必须具备下列四项手续：一、精神病医院关于当事人是变性癖者，无法通过心理治疗改变，只能通过手术来改变的医学证明；二、当事人父母同意其做手术的证明；三、当事人所在地派出所同意在其手术后依据医生证明为其改换户口本和身分证上的性别的证明；四、当事人自己写下的申诉材料。以上四项，缺一不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手术费的庞大，北医三院规定，做变性手术的手术费为3万元人民币。我想，这对于你来讲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我也与一些报刊的朋友探讨过是否可以想办法求得社会为你捐助，但大家都认为这不现实，因为社会对于变性癖者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许多人持不理解的态度。

冷冰，坦白而言，得到这样的答复，我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了。回到天津又见到你的信，真的不知如何答复你才好。我能想象出你收到这封信时的心情，但我又必须把事情的真实告诉你。

在北京，我巧遇新疆一个女青年，她一年前曾来北京要求做手术，当时的手术费是1万元。为了挣到手术费，她到边远的牧区为人家打草，晚上守牲口棚，辛苦了一年，拿着用血汗挣到的钱来到北京，手术费已经涨到3万了。这位女青年对我讲，她将不再做变性的梦想了，因为即使她再挣到3万元钱，医院的收费可能又已经上涨了。

冷冰，你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也真的无法帮助

你。我只是一个作家，为你写一写可以，为你联系一下也行，但具体到手术，还是要听医院和医生的，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靠稿费为生，想帮助你也没有那个实力。这次北京之行使我更深地理解了你们的苦恼，我此时觉得作家真是无能，办不成什么助人为乐的实事。我希望你了解我想帮助你的真心，也请你理解我的无能为力。

至于以你为主人公的长篇纪实，我还是愿意继续写下去，希望你在情绪允许的时候继续回忆、记录你的经历，并且把它们寄给我。我今年三四月份可能很忙，到处奔波。成都市最大的新华书店（好像是中华南路新华书店？）订了一些我的书，估计四月份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也许我有机会去成都，那样最好，我们可以见面详谈。你如果要离开成都去别处，请一定告诉我。三四月份，我肯定要去长春、哈尔滨、郑州、上海等处。

你以前来信提到服用激素的事情，据我所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还是不用的好。方便的话，是否可以寄一张你的照片给我？

等待你的回信。希望你能坚强一些，人生的路还很长。不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做继续做我能做的事情。

盼回信。

礼

方刚

1995年2月16日

方刚：你好！

不是埋怨您，真的。有过欣喜，有过企盼，谁知盼来盼去

盼个透心凉。其实，也许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知道命运留给我的只有一条绝路，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烟云，只是不甘心，只是在做临死挣扎。

方刚，那一天，我忽然才知道自己变了，完全变得冷酷。那天，我的哥哥，他们来到成都，他们找到我，他们说了很多，他们甚至哭了。而我，没有叫他们一声，只是将头扭到一边，只是冷冷地望天。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这样的无情，完全是另一个人。他们说年迈的父亲因为想我而病重，他们说因为几年不见我回家，因为收到我那封信父亲连大年初一都在哭！他们说了很多，而我始终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其实我的内心不是这样的，我何尝不思念我的亲人，我何尝不想到他们的身边，我何尝不想平平静静、正正常常地生活！我在心里请求他们原谅，他们用各种道理劝我，央求我，我还是没有跟他们回家。

哥最后说：“只要你考虑清楚，只要你好，你就去做吧！”

哥走了，在哭，而我始终没有流泪！

人今生今世永远偿还不了欠下的亲情，我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不再说这些，不再作无病呻吟。是的，说同情说理解的只有你们，而更多的人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我已不在乎，真的，既然生活如此捉弄我，我何尝不可以用残生反过来报复一次呢？都在感叹做人难，而我做这种人更难！

已经不再是父母怀中那个纯真的孩子了，自己已经无悔地走上这条不归路。我愿意成为同性恋，只要有男人愿意和我生活，只要还保存从前的心情，不在乎一切！

也许是可悲，也许是可耻，但我能做什么呢……

方刚，告诉我，如果我不顾一切，如果我具备所有的条

件，医院会同意给我做手术吗？我可以挣到钱的，我还可以每月去医院卖血！我还可以想很多办法！

方刚，你若来成都不要来找我，好吗？我从不面对每一个知道我的人，为了节省每一分钱，我不在乎穿得很旧。真的，我害怕见到你。如果见到你，我想，我会哭的……

此致

冷冰

95、2、27

永远无法忘记新疆女子那双眼睛，忧郁，绝望，孤独无助。那双眼睛一直在我的眼前晃着，我在等待它主人的来信，但是，没有，一直没有……新疆女子，你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没有你的音信？

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北风呼啸。我和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夏兆骥教授约好会面，我进行关于易性癖和变性人的采访，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遇见你，生命中真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

我和夏教授在一楼他的办公室里谈话，夏教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对易性癖者的同情与爱护，对于自己亲手完成的变性人的关怀与疼爱，通过他的眼睛、他的语言感染着我。我甚至想，对于每个变性人来讲他都是一位慈父，再造他们生命的慈父。

谈话中，夏教授告诉我：“这几天有一个新疆女子，一直在医院要求做变性手术，可是她没有足够的手术费……”

新疆女子？听夏教授这样说的时候，我脑中立即闪过了你，闪过那封从遥远的乌鲁木齐寄来的信。但也仅仅是“闪过”，我不可能做太多的幻想，人可以寄希望于巧合吗？



约在两个月前，我刚刚开始关于易性癖和变性人的采访，正值新疆一家报纸的记者电话采访我，他问：“下一步准备写些什么书？”

我告诉他：“变性人。”

他笑了：“还是离不开性。”并且把这句话写到了他的文章里。

在那篇专访见报后不久，我便收到你的来信，一封署名“一个渴望变性的女人”的来信。

“方刚先生：您好。知道您在写关于变性人的书，报纸上讲您是一位善解人意的作家，总是在呼吁人与人的理解、同情、平等、博爱，我相信您将完成的这本新书也一定是这样的观点吧？我是一个渴望变性的女人，我们这种人的苦恼不用我说了，您一定了解、理解。我现在正为实现变性愿望做着努力，这个愿望很快就将实现，我有时想一想就会激动得颤抖：当我变性成功之后，我将多么快乐呀！对我而言，那时的蓝天才将是真正的蓝天！好了，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向您表达敬意，感谢您在为我这样的人写作。并且，当我做完变性手术之后，想去天津见您，对您讲一讲我的经历和感受，相信您不会拒绝我吧？”

那封信没有注明寄信人的地址，也没有落上真名实姓，但它的确让我激动了很长时间，大大鼓励了我克服困难完成我正在进行的工作。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你在那短短的信里透露出的那份自信，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时的蓝天才是真正的蓝天”，我被你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深知易性癖者心灵的痛苦，所以我也知道在他们改变性别之前如果能够以乐观的心

境写下这样一封信，那将是怎样一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灵！

读过那封信后，我曾不只一次地默默地祝福着你，希望你心想事成，幻想你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以一位男子汉的身分默默回首你走过的旅程。

但是，我绝没有想到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却是另一种迥然相异的状态！

我同夏教授继续进行我们的谈话，约下午4点半钟的时候，有人扣响房门。随后，你走了进来。不知为什么，你刚出现在房门口，直觉就告诉我，这就是给我写信的那个新疆女子。然而，你又与我想象中的那个写下“那时的蓝天才将是真正的蓝天”的女子不太符合。

你约30岁年纪，1.65米左右的个头，瘦瘦的，脸色腊黄，眼里没有光，暗淡中透出一种麻木，一种伤感，一种郁痛。我想象中的快乐、自信、充满朝气的双眸在哪里呢？

“夏教授，那事儿行不行？”你仿佛没有看到我，坐在夏教授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时动作很缓慢，像一个垂暮的老者。但这缓慢的动作也很男性化。你的唇角有浅浅的胡须。

夏教授没有直接回答你，但那无语也是一种回答。

“不能按我说的那种方式吗？你现在不是也蹲着小便吗？”夏教授试探着问。

你痛苦地摇了摇头：“夏教授，您想那能行吗？我要做个真正的男人，我要像男人一样过后半生！”

夏教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我说：“这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过的新疆来的那个人，小张。”

我早已清楚你是一个要求变性的人，便趁这个机会拿出一张名片，很恭敬地递给你。

“方刚？”你读到我的名字，一愣，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

这吃惊倒使你的眼睛极具神彩了。显然，你以前知道我。

我捕捉着你的目光，不失时机地说：“我以前是不是收到过您的信？”

你眼中掠过一丝伤感，未置可否地低下头。但此时我几乎肯定地认为，你就是你，那个写信给我的新疆女子。

“能在这里见到，真是太巧了！”我说，你没有说话，这其实已是默认了。

半小时后，我们坐到了北医三院正门对面的一家餐馆里，你坚持只要很简单的饭菜。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真的不愿意以这种性别见到你。”

你开始讲述你的经历，特别是你近一年来的经历，你告诉我可以随意记录，但我很快便忘记了自己记录者的身分，痴痴地听着，全身心投入你的讲述中，仿佛与你一起经历着磨难……

你父母从来没把你当男孩子教养，你有哥哥也有姐姐，他们都很疼爱你，对你好。你无法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出任何一点足以影响你性别取向的事物，但你的的确确想做一个男人。这不是染色体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

在读中学的时候，你一直是男孩子一样的发型，但你无法决定自己的着装。工作后，你可以用自己的收入买服装了，便一直穿男性的服装。一开始，你的家人对此只是说笑两句，听之任之，时间长了他们就发觉事情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总做这样的怪打扮？”一天，哥哥问你。你的父亲这时已经故去了，长兄为父。

“不为什么，我喜欢。”你说。

可是闲言碎语开始出现了，哥哥说：“有人说你和一个女孩子很好？”

“没有呀……”那时你还远没有现在自主意识强，本能地否认。

“没有就好，咱们可是本本份份的人家，千万不要做出对不起父母的事。”哥哥说。

一个月后，哥哥为你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的确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是哥哥的同学，长相、职业、性格都不错。这时的你还不知道易性癖、变性人之类的事情，你只是想作男人，当你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也自觉不安，你和哥哥的这个同学从小就认识，原本谈得来，于是，也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喜好，也许是为了按社会惯有的方式塑造自己，你开始和他谈恋爱，并且进展得很顺利。你们在一起时你也快乐，你觉得他是很好的人，你想这可能就是人们说的爱情吧。你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逐渐疏远。

哥哥见你的恋爱有成效十分高兴，紧锣密鼓地为你操办婚事。当你在结婚登记表上签下名字的时候，也曾有过一丝犹移，你觉得这件事情哪里不太对劲儿，但你说不出来。

“签吧。”有人在催促你，你便签了。

洞房花烛夜时你便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这一切，看到丈夫那沮丧的神态，你感到不安。后来你尽力去适应这一切，你发现有些心理是无法调适成功的。你可以接受丈夫的爱抚，可以被动地做爱，但你不会有激情，你还是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你不习惯于眼前的角色，相反却极羡慕丈夫扮演的角色。当丈夫健美的裸体展现在你面前时，你的目光里充满了敬慕和嫉妒，但是当这裸体靠近你、拥抱你的时候，你却感到恐怖，觉得这是种罪恶。你对丈夫没有性的欲望。

你在一份报纸上很偶然地看到关于变性人的报道，那仅是一则几百字的消息，报道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夏兆骧

教授又成功地完成了一例变性手术，而这已经是他完成的第10例了。你惊异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人竟然是可以改变性别的，这实在是件太奇妙的事情。慢……你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自己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了，变性，人是可以变性的，男人可以变成女人，女人也可以变成男人，那么你呢，你也可以变成一个男人呀！你忽然明白，自己原来一直不习惯于当女人，你应该是一个男人才对，当男人才符合你的感觉！

你当天就跑到图书馆去查找更多关于易性癖和变性人的资料，一边看书你一边想自己是怎么回事，你确认自己的易性癖与幼年时的生活无关，你天生就想做个男人，你相信自己一定是染色体出了问题。

一个人最难做到的便是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是自己需要的，有的人一生可能都搞不清楚这至关重要的事情。如今你搞懂了，你已经30岁了，虚度了许多时光，但是现在做起还来得及，你还可以拥有以后的30年！

你的头脑立即变得缜密起来，定出一个计划，并一步步地去实现它。

首先，你知道你必须离婚。

丈夫听完你的讲述落泪了，他无法理解你变性的要求，但他可以做到同情你的痛苦。

“我们离婚吧！”你说。

“如果非得这样……”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预感到哥哥会反对，所以央求丈夫先不要对哥哥讲。你们悄悄地办好了离婚手续，你觉得对他有愧，但没有办法，你也决定不了自己。一身轻松的你施实新的步聚了，但这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哥哥，听说你离婚了，而且要做什么变性手术，他震惊并且气愤已极。

“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出这种事？”他吼道。

除了那份关于夏教授变性的报道，你这些天又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你拿给他看，说：“哥哥，请理解我，我也很痛苦。”

“我没有办法理解你！你这让我们怎么见人？你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吗？”哥哥的怒斥把你的梦打破。你跪在地上哭求哥哥，他愤怒地转身走了，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变性？别想！”

变性的信念已经完全左右了你，得到哥哥的理解和支持会让你觉得快乐，得不到你也一定要完成变性。

1994年初的一天，你瞒下家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去寻找你的希望和梦想。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你还没有到北京，哥哥的一封特快专递已经先期到来了，他从你收集到的那些剪报里找到了夏教授的地址，立即写信来说：“千万不能给我的妹妹做变性手术，请你们把她扣下，我随后就到北京。”哥哥是一份好心，但哪里理解妹妹的苦衷呀！爱而不会爱，不如不爱。

你终于见到了夏教授，夏教授听了你的诉说，告诉你已经收到你哥哥的来信。

“我没有权利扣留你，但如果你坚决要做变性手术，必须征得你家长的同意。”夏教授这样说。

“可是医生，我已经30岁了，30岁的人还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吗？还要听哥哥的吗？”你哭着问他。

夏教授不说话了，他见过许多找上门的易性癖者，但你们只做了简单的交谈后他就知道你的情况实在很严重，他无法将你简单地拒之门外。

“我们医院规定，做变性手术之前必须办好四项手续，”夏教授解释说，“第一，当地派出所同意手术后为你更改性别的

证明；第二，精神病医院的证明；第三，家长的同意……这个可以先不提，第四，本人的申请。”

“夏教授，如果我都办到了，你会为我做手术吗？”你直直地看着夏教授，眼里含着期待。

教授未置可否，只是说：“你能承受手术费吗？”

“需要多少钱？”

“约1万元。”

你说：“只是这个难一点，但我一定要做到。我誓死变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教授，您等着我回来吧！”

你走了，没有回头，充满信心地走了。你知道自己还将踏进这所医院，走上手术台。

几天后你的哥哥赶到北京，夏教授接待了他，给他讲了易性癖是怎么回事，最后对他说：“你的妹妹很痛苦，她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的路还是让她自己走吧。”哥哥是一条汉子，此时，这条汉子却落泪了，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阻拦过你。

你回到乌鲁木齐，但你知道无法在工作单位挣到1万元钱，你不能慢慢来，而必须尽快拿到这笔钱，你不能等待。你开了张假条在单位里长歇，到处找挣钱的门路。

你先是给一个倒卖服装的小贩打工，你和他一起去广州等地进货，然后再卖给乌鲁木齐时髦起来的一代人。但是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那个小贩就在夜里溜进了你的房间……你把他打了出去，转天一个人返回新疆。

为了更快地挣到钱，你想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做生意。你倒一批哈密瓜送往内地，你精打细算，相信这次可以挣到几千元。然而，送瓜的汽车走到半路就让人给抢了，你也被打得鼻青眼肿……

那1万元钱变得很遥远。

一位朋友帮助了你，介绍你到一个偏僻的牧区，那里有一位牧羊主正在放牧一批羊，可以把皮毛卖个好价钱。没有人愿意去为他放牧羊群，过于艰苦的生活使人畏惧。

朋友说：“你干一年，让他给你1万块钱，就算是互相帮忙吧。”

困境中看到一线希望，你一个人包下了整个羊群，白天放牧，晚上睡在羊棚里，看护着羊群。整整一年时间，你孤独地生活在草原上，没有人，只有羊，没有电视、广播、音乐，只有风声、沙声、雷雨声。一份难与人言的孤寂不仅仅是于身的，更苦的是一种心灵的孤独。你默默地承受着，当你数着日子过每一天的时候，你感到兴奋，因为距离你可以到北京做变性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仿佛看到自己变性后的样子，你为这份想象颤抖着。

一年后，也就是我们见面之前一个多月，你结束了自己的牧羊生涯，那位朋友给了你整整1万元钱。你知道，单纯靠你付出的劳动挣不来这1万元，这是朋友对你的关心和支持。与此同时，1.65米的你体重也由一年前的62公斤变成了现在的48公斤。

你拿着这1万元回到乌鲁木齐，就在这时，你看到了那篇对我的专访，给我写来那封信。“那时的蓝天才是真正的蓝天”，你这样写道，对未来充满信心。

你去当地的精神病医院做了检查，得到一份易性癖的证明是很自然的。

派出所管户口的民警是你的朋友，对于你的离婚她原本就感觉惊异。你找到她，对她讲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她你已经挣到1万元钱，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她的证明。朋友先是吃惊，继而古道热肠：“还费那劲儿干嘛，我索性帮你一次改过



来不就得了吗？性别、姓名全改，做完手术你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新人！”

你欣喜异常，艰辛没有白白地付出，朋友们帮你度过一个难关。

几天之后，你就得到一张新的身分证，在那张身分证上，有男性打扮、短发的你，性别一栏写的是：男。与此同时，你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你把那旧身分证一扔，告别了过去的你。被幸福感觉左右着的你没有想到，这一切都做得太早了……

工作问题你解决的尤为彻底，你已经是个新人了，手术之后你回来将重新作人，必须告别旧的环境。你向单位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抛掉铁饭碗。谁也搞不清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身轻松！你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为了省钱你只买了慢车的硬座票，你在车上整整坐了五天四夜！走下火车时，你已经腿发软、身子发飘，但你的心从未有过的快乐。“夏教授，我回来了，我办好一切手续回来了，我辛辛苦苦挣足了钱，您可以为我做手术了吧，我想拥有真正的蓝天……”你将这样对夏教授说。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这变化足以毁灭你，使你过去一年间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就在你到之前的3个多月，北医三院做出一项决定，鉴于医药费的普遍上涨，手术成本开支增高，自1995年1月1日起变性手术费上调为3万元人民币。

当夏教授告诉你这一切的时候，你愣愣地站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

“我很同情你，但我只是个普通医生，只负责做手术，没有办法帮助你……”看着你痛苦的表情，夏教授也深感不安。

过了很长时间，你才回过神来，缓缓地说：“教授，我是

“一年前找到您的，能不能按一年前的价钱为我做手术呢？”

还是那句话，夏教授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医生，他哪里做得了这样的决定？

你住在医院附近一家旅馆的地下室里，你每天都跑到医院，找夏教授，找领导，只为一件事：做手术。没有结果。医院有医院的规章，不可能为一个人破坏，否则就会有更多的破例，因为众多的病人排在门外。

你拿出新的身分证给他们看：“我已经全改过来了，我不辞职了，不给我变性让我怎么回去呀！”

夏教授提出一个设想，去除女性外生殖器，做一个塑料的男性外生殖器。这样手术费用1万元足够了，只是，你很可能还将蹲着小便，更不可能有属于男人的性生活。你拒绝了，你要作的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伦不类的形象无法减轻心灵的痛苦。

我们巧遇这天已经是到你到北京的第五天了，坐在餐厅里，你告诉我，这是你最后一次来这所医院。“没有希望了，我也不能太为难夏教授。”你这样说。

“以后怎么办呢？”设身处地，你的境况令我心情分外沉重。

“还能怎么样，算了，老老实实回去作女人吧。”你说，很平静，很麻木，一种可怕的平静与麻木。

“你甘心吗？”我问。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你总不会劝我继续去挣钱吧？”你说。

“这未尝不是一种办法。”

“即使我明年挣到3万元拿来，他们可能又会长到4万、5万，我一生也赶不上……”你嘴角一咧，露出一丝苦笑。我无

言以对。

“也许可以换一家医院……”我试探着说。

“但夏教授是最好的。”你说。是呀，作男人就作一个真真正正的男人，你不愿将就，更不能把自己交给没有把握的医生。

“您别为我担心了，”你说，“我也想开了，怎么不是活着，就这样凑和着吧，了此残生。”你又咧嘴笑了笑，显得很轻松，但正是这轻松让我感到一丝恐怖。

“我必须走了。”你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看来我没有机会作为一个男人和你谈话了。”说这最后一句话时，你的眼中掠过一丝忧郁。

“你能给我写信吗？”我急急地问，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今天的人生轨迹。

“如果我活着，就会给你写信。”你说，又是一丝故作轻松的笑，而后远去，没有回头。

“如果我活着，就会给你写信”，我回味着你的这句话，越想越不是滋味，想追上去，你却早没有踪影。

时光飞逝，当我写下这章文字的时候，距离我们见面已经7个多月了。7个多月间我没有收到你的片言只语。我的心情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发沉重了。新疆女子，你在哪里？你可否生活着？我不知该怎样规劝你，不知怎样才可以减轻你和如你一样的人的痛苦。

我怕看头顶的蓝天，这蓝天会使我想起你说过的那句话：“那时的蓝天才是真正的蓝天！”

## 第 10 章：

### 冷冰的回忆（四）

---

冷冰在火车上遇到 Z，立即喜欢上了他；在峨嵋山顶，他不想再回到混浊的人世；他在佛像前长跪不起；没有司机肯为一个男人停下汽车；人们不相信他是会从山顶走到这里；查票的乘务员走过来了，可冷冰买不起票；一位陌生的女士帮助了他；姐姐和一个军人谈恋爱

.....

我又是独自一人从山东回到四川，那是从上海转回山东的第二个秋季。我在转乘北京开往成都的火车上遇见了 Z，也许因为残忍的压抑，所以，我有十分轻浮的淫欲，这只是指我的内心。

我一见到 Z，就喜欢上他，他的冷漠、高傲，我仿佛有某种心灵感应，Z 是我一直企盼遇上的人，我开始找寻机会证实。

已是深夜，疲劳的旅客东倒西歪纷纷欲睡。

Z 依然托着下巴眼望着窗外的黑夜。他倒底在思虑些什么？

我的脑子半是昏沉半是清醒，我装作打瞌睡的样子，身体慢慢地靠向他，我靠在了他坚实的肩头上，我感觉到他动了一下，没有将我推开。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是惊慌。是激动。

我心里燃起如火的欲望，我压抑着，如果这不是行进着的列车，如果只有我们两人，我会不管他是否和我一样，我真的想拥抱着他。

我靠在他的身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他也靠在窗上睡着了，有一本书，滑落在地上，我拾起来放在桌上，他也醒了，我望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说：“你书掉了……”

他说：“谢谢。”他用略带倦意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继而又将转向窗外。

我忙找话说道：“我可以看一看它吗？”

他微微点了点头，我失望地没有兴趣地翻了翻那本书，他再也没有理我……

火车沿途出了些事故，到成都火车北站时已是夜色降临。

时值深秋，天空飘着蒙蒙细雨，迎面扑来的秋风，已感觉丝丝寒意。

我是抱着两种希望来到成都的。我在山东时给堂兄留了一封信，我说我无脸回家见亲人，我说我独自在外流浪不闯出一番天地决不回家，我来成都其中一个渺茫的目的是找报社编辑，我还在中学时就给省某报写过一封求救信，我来成都想找到报社编辑把我的一切讲述给他们，我甚至想过威胁的念头！假如我得不到编辑的理解、帮助，我将跳楼自杀！

我另一个目的是直奔峨嵋山，我想，投身佛门，如果有缘能成为一个和尚的话，那最好，如果不行我的计划就是跳崖自杀。

后来两个目的倒差不多达到了，只是我没有勇气那般潇洒地自杀！

……

我茫然地随着拥挤的人流出了站口，站在拥挤的广场，我不知该去向何处。一些兜售什么玩意的小贩用一种机智的眼光打量着每个旅客。更多的是拉客住宿的服务员。又有两三个拿着营业简介的女服员围着我转，差不多有威胁我住店的架势。我正害怕地想着如何脱身，这时Z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只是仍旧冷淡地接过我手中的旅行袋，他说：“跟我来。”

我们穿过拥挤的广场，走进一条幽静的小巷，他一手提着一个包，他没有询问我，只是静静地给我说讲一些出门在外的常识，同时夹杂着介绍了他自己。

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请假回家的大学生，他说其实我一上火车他就注意了我，他说我十分像他的弟弟，我说是吗？

他回头看了看我，继而点点头，说：“他在一次事故中死了。”

我真的好感动，我甚至开始憎恨起自己，我是如此的可耻，可耻！我的思想是如此的下流！

我忽然感觉到一种被人真诚关怀的亲情，他把我当作了他死去的弟弟，而我配吗？

他冷漠的声音开始变得温和，他说住旅馆最好是住一些对外开放的招待所，他还说了很多……

那晚，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始终没有问我什么。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接过他帮我站队买来的车票，直到我就要走进检票口，他才真诚地问我一声，“你去峨嵋不是出家或者……”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眼眶发酸，但我还是虚伪地撒谎，我说我去峨嵋一个亲戚家玩，我还故作轻松一笑，“生活这么好我不会去投身佛门，也不会自杀的。”

他第一次笑了，他叫我进去吧。

我低头进了站口，那一声“哥哥”和“谢谢”始终被我压抑着没有叫出口。

我知道，我不配。

……

我乘的是成都至攀枝花的慢车，走走停停，到峨嵋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了。一下火车我就感觉脑子一阵眩晕。我已连续乘了三四天的火车，而且也是连续三四天没有吃一顿饭。

因为我害怕在火车上吃东西不干净，会拉肚子，因为我害怕上厕所，我害怕与人同蹲在一个厕所！

我一下火车就遇上开往峨嵋山的客车，我在客车上肚子里就有冒酸的感觉，想吐，吐不出来。

我们到达峨嵋山脚下时已是掌灯时分，我住进了一家旅馆，40元一人，单人房间，说是全包明天上山的车费和门票。

那个旅馆其实很差，虽说是一人一个房间，那房子里除了

一张床一个柜子就什么也没有了。我想起Z说的，可能自己挨“宰”了，没有办法。我也不想出去吃东西倒在床上就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就有人敲门叫我上车了，睡了一大觉没有那么疲倦了，只是肚子饿的厉害。客车把我们送到索道站，说是服务完了也就是请自便，以后的事他们不包了。

我昏昏然下了车，第一个感觉就是冷，因为我从山东走时，那儿比较冷了，我的衣服也穿的很多了，而四川的天气还是比较温和的。这时就有许多租借大衣的贩子迎上来，问是否租大衣，我算了算自己的钱，也没剩下多少了，一想只要天亮太阳出来了，也就好了，我摇头说不租，那贩子还不放过我说：“你穿这么点衣服上金顶？”

我说：“怎么啦？”

他说：“上面早下雪了。”

我不信，Z说过，有些贩子为了赚钱，什么谎都会说。

我摆脱贩子们纠缠，顺着上山的石梯拖着轻浮的双脚开始上山。

我放弃了坐缆车，因为价格很贵，我身上剩下的钱只有20元。还在山东将上火车时，我就将钱寄给了家里，身上只带了少许路费。

我顺着石梯上山没多久，就累得满头冒汗，只感觉头重脚轻的。越往上爬，林间的雾越浓，而且石梯上和路旁的草丛上，开始看见少许晶莹的不知是霜花还是雪花。

我实在是又累又倦又饿，虽然有一种想看一看日出的风雅，但毕竟精神有支柱，而肚子也需要东西了。

我走走停停登上金顶时，正是云开日出，我忘了疲劳、饥饿，真的有一种希望得到实现的满足。只是我没有文学描述的



那般胸襟。我站在舍身崖的一块叫做金刚嘴的最突出崖边的巨石上，看着万丈深渊，看着厚厚的云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真的没有勇气跳下去，我甚至害怕一失足掉下去！我还年轻，我还什么幸福甜蜜都没有享受，我甚至在内心讥笑自己如此做作，如此幼稚，如此冲动！

我来峨嵋原来就是错误。我看着太阳慢慢地离开云层，浓雾下面是一个何等污浊的天地，而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天地里。

我真的有股投身佛门留在这片该称作仙境的天地的欲望，我不求修来世，不求钻研佛经，我只觉得这只有在这儿，可以逃避世俗，内心有一些解脱。

我跪在大殿那尊威严的佛像下面，我不敢抬头看那威严的佛像。

因为我的心里正思虑着也鼓励着自己跪长一点时间，因为我已有几天没吃东西，我希望自己能忽然晕倒在佛像前，好有机会证明我一心向佛的“诚心”。

我也不知自己在那儿跪了多久，只是原本酸软的双腿早已麻木，原来昏浊的脑子却格外的清醒。

身边那几个蒲团不知换了多少个真正信徒，跪下三叩首，默默祈祷再叩首，然后才起来。

我跪在那儿，始终没有感动那些换香的和尚，我甚至发觉一个小和尚用一种厌恶的眼光瞟了我一眼，仿佛在催我早点离开，因为我跪在那儿，占了蒲团，而那些等着蒲团的朝拜的信徒，每人起身离开时，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香油钱。我对投身佛门彻底失去希望和信心，我试着从地上站起，头虽然不是想像中的眩晕，而双腿却是已很长一段不由自主。

我拖着麻木的双腿出了大殿，我掏出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两包饼干一瓶矿泉水，狼吞虎咽下了肚，剧烈的心跳总算降了

些速。这时身上就只有十几元钱了，我开始算计着，我如何回得了成都，如何孤注一掷去找也许能帮助我的编辑。我下山来到索道站旁的车场时，我又回到了真实的生活中，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太阳，我已不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几位拉客的司机问我是否下山，一问车费，远远超过了我身上仅有的十几元的两倍。我不得不决定徒步下山。

我徒步从索道站顺着公路下山时已薄雾迷漫。我没表，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想只要努点力，一定可以在天黑之前走下山去。

我开始还慢慢地走着，颇有兴致地观赏著名山景，后来雾越来越浓，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也不知走了多久，还是见不到希望中的城市。只是感觉山越来越高，眼前的树林越来越茂密。我心里开始发慌。我索性放开步子跑起来。路很滑，我跌跌撞撞不知滑倒了多少次。

天已经黑了，朦朦胧胧，我凭着意识跑着，下山时吃过的一碗面早就被消化得一干二净，我努力睁大眼睛，恐惧、希望充满我的脑海。我只有一个念头，跑，使劲儿跑，灯光、城市、农家，在前面一个转弯处会有的。

我有时总在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是神经病！我喜欢一下子莫名其妙地伤感，发呆，甚至无泪地干嚎几声。又时常发觉自己太傻、太做作，索性找一些笑料和要好的朋友，大笑一通。我有时仿佛特别清醒明白一切，有时又糊里糊涂。

我总这样矛盾，也许，我原本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比如一些朋友给我写信，我虽然从来没有透露过我的性别，也从来没有流露我的感情，但十有八九，不是全部的男性，都把我当作女孩。当作一感情丰富、多愁善感而又开朗的女孩。

也好，我心里总算有些许满足。但我努力克制自己从不接受任何暗示，装作糊涂，我不能欺骗别人的感情。

我唯一，也只有无奈地靠幻想获得满足。

我已记不起峨嵋的秀景，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份经历，那一个夜晚。

我终于彻底地绝望了，我还是致身于茫茫群山中。死一般幽静、荒凉，周围漆黑一片，不论远处近处都没有灯火，也不知是夜里几点。我迷失了时间、方向、地点，我唯一没有迷失自己的思想、目标。终于远处开来一辆下山的汽车，慢慢地近了，雪亮的灯光照得我睁不开泪眼，我停下脚步，我远远地摇着双手，我充满乞求、希望地喊着：“停一下，停一下。”

汽车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停下，尖利地鸣了两声喇叭，加速，消失在黑夜，消失在我满是欣喜渴望的脑海。我甚至没有看清楚里面是否满载，是否无人。我发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我在想，假如我是一个女孩，这辆车一定会停下的，用不着我招手。用不着我乞求的呼救！是这样的！我坚信!!! 我家门前有一条县与县的主干路，每天都有许多拉货的汽车，以前有人开玩笑的说想搭车，男人摇断手，也不会停一辆，女人只需拍拍屁股，保证停下十几辆。也有一句十分粗俗的俗话：“十个开车，九个嫖。”我小时候有一次去镇上，我等了半天的车，最后还是我姨给叫停的一辆车。也许那时，我就觉得做为女人的一种优越，或者那时，我就开始想假如我是女人。

假如我是女人，一定比现在作为男人过得充实，一定没有现在这般懦弱，一定是一个很坚强、很能干的女人！

又有几辆车从我身边开过，消失在远方。我在心里诅咒着！

别说我怨叨，我真的仿佛有点神经质，因为我还在反问自

己，如此可以吗。我还在考虑，因为回忆那一切会牵涉很多很多，会不会有人质问，会不会把它讲述出来来身就是犯罪。希望能理解我这种复杂、矛盾、处处防备的心情。

方刚：

我疲倦地写着，很累，你也许不理解，我现在经受着很多很多种压力，我写不出来！我很累！

成都快呆不下去了，我又该躲藏到哪里？我很累，身体和精神!!!

可不可以先帮我出一个主意，摆脱目前的困境？

我利用深夜写了一些。我实在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措词，而且一回忆，脑子昏乎乎一片，不知一切该从哪儿开始。

我先给你寄去这零乱的几页，对不起。

速回信。好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终于看到了那希望中的灯光。我的记忆已经很模糊，我该去问哪儿？一扇扇紧闭的门，我的家在哪儿？

我迷迷糊糊进了一扇开着的大门。那是一个工厂，我想找一个人问一问这是什么地方。我在轻轻推开那虚掩着的房门时，一阵强烈的灯光照着我，我感到头一阵眩晕儿，心里十分沉闷，我昏倒在地面上。

我醒转过来时，自己依旧躺在地面上，只是身边围站着一大群人，有人在说：“醒了，他醒了。”

其中一个人盯着我问：“你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啥？”

我从地上爬起来，我不知该作如何回答。是的，我是谁？我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自己在主宰思

想，还是思想在主宰自己。

那人又问：“你还没回答我问你的话呢。”

旁边有女孩在嘀咕：“看样子就不像个好人。”

“就是，深更半夜跑这儿来。”

“可能是神经病。”

我心里一阵难过，我说我是到峨嵋山的，错过了班车所以徒步走下来的。

那些人一阵惊呼，都不相信，都说不可能走下来的，问我走了多久。

我不知道，我感觉脚底冰凉，原来鞋底已经破了。我问他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有人说是××水电站。我问这儿离峨嵋县城有多远，有人说远着呢，要好几块钱的车费才能到。

其实，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多问我一些事情，我可以呆下来讲给他们听，我多么希望有人提出收留我住一宿，哪怕是让我呆在外面的走廊里。

但是，我不得不重新回到空旷的黑夜，我被人当作神经病轰了出来。

我才发觉，其实我害怕孤独，我离不开这个社会，我是多么希望回到人群中。虽然，每天都得注视别人的脸色，都得躲避着别人的眼光，但我不能真正去面对自己心中一直企盼的那种原始，那份孤独。面对着这无声、空寂的夜，我的心情化作无声的泪，难诉！我还得走，感觉所走的路是通向天堂的路。

我还记得找到了峨嵋火车站，我买了两个包子吃，那是买了一张至下一站的车票后剩余的最后几毛钱。我坐在候车厅的角落里，心里算计着该如何应付列车员的查票。如果我被查出来该怎么办？反正罚款我是没有的，如果把我赶下车我又该怎么办呢？我哭，请求他们不要赶我下去。可是有人会同情一个

该称做男子汉大丈夫的人的眼泪吗？

我凄然神经质地一笑，一切听天由命吧……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发的车，大概就是下午3点至4点左右，坐在硬梆梆的椅子上，才感觉一身疲惫，双脚又酸软又痛，我的脸上一定很脏，头发可能也很乱，邻座的人都在好奇地用猜测的眼光打量我，没办法，我已好些日子没有洗漱了。

我索性装作困倦的样子，头枕着双手俯在小桌上，至少脸上的羞愧不会再被人瞧出。我的脑子里迷迷糊糊，破旧的列车就像走长路的老人，沿途时常在停，而我那可怜的一点路资早已费尽，应该在第一个站请下。

有人在碰我的胳膊，我抬起头，是邻座的一位中年妇女，她冲我和善地一笑。“小伙子，上哪儿去？”她在问我。

我咽口水，嗓子干燥欲裂，我说：“成都。”

她又一笑，追问，“你一个人？”

我点头。

她说：“从哪儿来的？”

“峨嵋。”

“你到峨嵋玩的？”她的语气有些疑惑。

是的，一瞧我这身打扮，谁也不会相信去峨嵋是旅游。

我说：“是的。”

我的语气很冷淡，她解嘲地一笑：“我这人就是闲不住，到成都还早呢，所以想找人聊一聊。”她大方地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喝吧。”

我心里说不出的感动，从她那和善的眼光中，我仿佛看到妈妈的慈爱，姐姐的亲切，感到那种女性的温柔……

我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实情，我说了许多感人的谎话，她在为我叹息。

那边车厢在争吵，是列车员查票来了。

我心里一阵惊慌，整个身子开始发抖，我转头看着窗外，希望列车员不要发现我，不要查我的票。

邻座的她还在询问着什么，我没听清楚，只见那查票的乘务员越来越近了，在凶巴巴地叫道：“把票拿出来，都把票拿出来！”

终于轮到查我的票了，我不敢将那张起点票拿出来。我颤抖着手，装模作样浑身上下口袋里摸索着，我的泪又快吓出来了。我该怎么办？

“小伙子，你的票掉在地上的呢。”是她在说，还冲我眨了眨眼朝脚下努了努嘴。我一看就在我的脚下有一张车票，我慌忙捡起来，是到成都的，我像抓到了救命绳，逃出险境。

乘务员走了，我松了口气。

我把票还给了她。

她不提这事，又和我七扯八拉闲聊起来。

直到顺利到了成都，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她的亲切目光今生我不会忘。

又是成都的夜，不属于我的深秋之夜。

我下得火车来，身子软绵绵的，我不敢从出站口出站，因为那儿是要检验车票的。我在站台上茫然地转着，幸好有几位同样是逃票的乡下进城卖小菜的农民，知道有出口可以顺利出站。虽然有一点庆幸能返回成都，庆幸命运对我还是有一点仁慈，但目前的处境不容乐观，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我已经沦落街头，在生活的列车上，没有任何机会容我逃避，免去经历。

起风了，我感到一阵寒意，心比在峨嵋山顶置身雪地还冷，至少那时，我还希望佛门能接纳我，或者万念俱灰完全绝望就跳崖。而现在，更多的是考虑该如何生存下去，我该如何

使用这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

是的，去找编辑。很早以前，我就给《四川农村日报》（原为《四川农村报》），写过求助信，虽然没有回信，但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丝印像的，他们会同情、帮助我。

有了一线希望，心里也就有了一点激动，就着雪亮的路灯，我找出刚来成都买的那张市区图，弄清了现在的位置和报社的地址，随着5路公共汽车走可以到达。

走在大街上，想着见面该讲述的话，想着自己是否会在大街上露宿，自己以后会不会沦为乞丐，就看这一次上天是否怜惜我。我在心里默默呼唤着妈妈、表姐和所有失去的亲人的名字，我乞求他们保佑我！

.....

姐姐说她死后要保佑我的，姐姐死的时候，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眼睛有一种让我害怕的神色，那是无奈，那是不舍。

姐姐是不应该死的，她才18岁。姐姐在家里孩子中数老大，姐姐小时总穿着那件由妈妈改小的蓝花布衣服，长长的头发往后梳着，扎成一把，插上一些兰瓜花、喇叭花，一跑动，那长发就像一把大扫帚，一摆一摆的，妈管她叫狗尾巴。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很穷。姐姐除了管好我们，每天还要割一大背篓猪草。姐姐说她长大了很想当老师。每天做好了作业，她就安排我们在坎子里坐好，她就着木炭在土墙上写字，要我们叽叽喳喳跟着她念。

姐姐爱文艺，上了中学是班上和学校晚会的主持，但姐姐不久就辍学了。

记得姐姐后来上班了，提起学校，眼里满是遗憾。

其实，我从小就用一种仇视的眼光看姐姐，对她有一种敌



对的心情，那只是因为每年我都只能看着她们穿新衣服，而我穿旧衣服。妈妈说，他们穿旧了小了，不能穿了，我正好合适穿，而我不能穿了也就给我买新衣，而直到姐姐走了，妈妈也走了，我还没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新衣服……

我一直都很后悔，对于每一件事，总是到了无法挽回，总是到了蓦然回首时，才发觉失去了的珍贵。

我总是冷冷的应付着姐姐询问我的身体和学习情况，我总是在心里诅咒她，她比我好。

记得人们传言姐姐和某位军人表哥在恋爱。那天，姐姐带了一盆玫瑰回来，她成天抱着那盆玫瑰，满脸的笑，还哼着歌，我有时心里莫名其妙地烦，我讨厌她一遍又一遍给我讲述形容玫瑰的颜色香味。我有时真恨不能将那玫瑰折断。

姐姐不是以前那个穿蓝花布衣裳，梳大扫把长发的姐姐了，而我不愿意姐姐去喜欢玫瑰，去喜欢那个什么军人，什么表歌，我讨厌我们都在成长，不会再有从前的无忧无虑，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无形的隔阂，我们有许多话不能说。终于那一天，我谋杀了那盆玫瑰，我将它从那阳台上扔下去，拆断了，我才发觉那绿叶枝之间，有了待放的花苞儿。我有一种犯罪的恐惧，我害怕极了，我撒谎，说是风、是猫将它弄下去的。我看到姐姐一脸的伤心，我好后悔。……我不敢正视姐姐的眼睛。

姐姐不久就被诊断得了癌症，不久就离开了我们，也在那个待放的花季。姐姐错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季节，那长发散乱地遮住了她清秀的脸，那火盆里燃尽的纸钱灰四处飘着。

姐姐，你回到了从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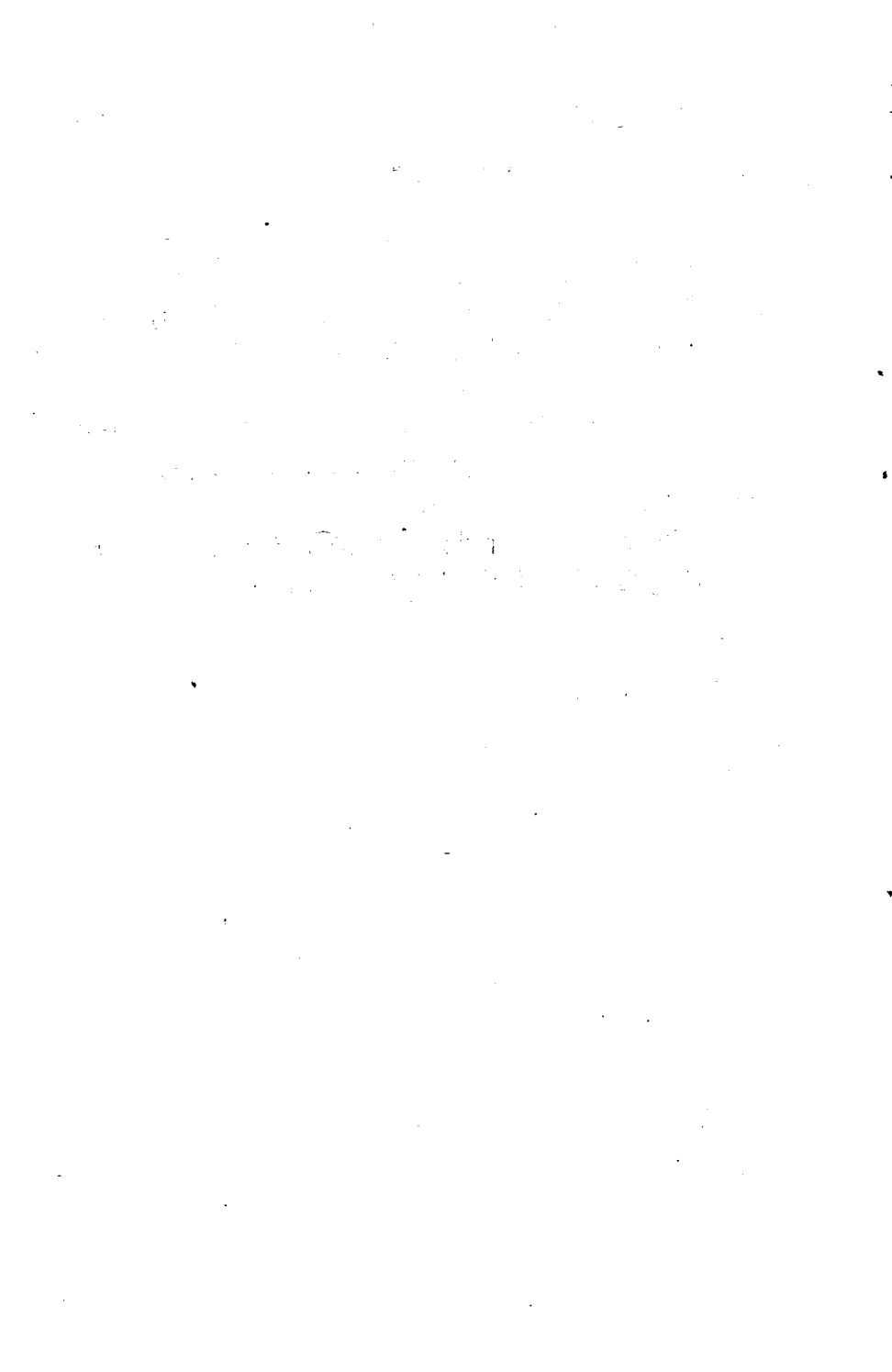
姐姐，你醒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不讨厌玫瑰，姐姐，我只是害怕失去你的爱！

人总是如此矛盾，拥有时不珍惜，失去了才后悔。我是一个不怀旧的人，也许是因为得不到幻想中的幸福，得不到属于我的爱，我总是要把一切看作永恒。我憎恨那些虚假的爱情谎言，比如那位曾经在信上也许说过爱姐姐天长地久的军人，而姐姐死后，他竟娶了姐姐的好友。

这一切在世人眼里原本平常，但对我来说，他真是太无耻，既然曾经山盟海誓，曾经爱到天荒地老，他应该终身不娶！这才是永恒，这才不愧誓言！

用我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发觉都是虚伪的，都是丑恶，用我的心情感受这个世界，没有希望，都是无奈。

.....



## 第 11 章：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一个男同学爱上她的时候，她偷偷喜欢上了一个女同学；她曾给卫生部长吴阶平写过一封信；她认为自己做变性手术的最佳时机是大学毕业时；世界第一例内部器官互换的变性手术因为偶然的机遇而成为事实；他们相互拥有了对方身体的一部分，却互不知情；她觉得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但他的女友已经坐在手术室外；得到了他的卵巢，却未能得到他的心；中国第一次变性人诉讼案未能成立……

1990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秦惠英走上了变性手术台，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亮相的变性人。无独有偶，一年多之后，在中国首都北京，另一位即将毕业的名牌大学生也在策划着做变性手术。不同的是，秦惠英变性是为了成为一个妙龄女郎，而北京的大学生希望改变女儿身，做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对于这位叫红的女大学生来讲，变性的欲望已经很久了，她在等待一次机会，那应是一次可以使变性后的她顺利被社会接受的机会。

红从懂事起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男的，虽然身穿女儿装，用的是绝对女性的名字，她的思想却完全是男人的思想。何以自己长着女人的器官呢？红搞不懂。特别是考入大学之后，住在女生宿舍，出入女生浴室，红时常产生一种犯罪感，觉得这是对那些女孩子的不尊重。一位男同学爱上了红，向她展开攻势。红冷冷地拒绝了他，与此同时，她却喜欢上了一个同寝室的女孩儿。那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子，说话声音细细的，一笑甜甜的，身材娇美，红会看痴迷地看她很长时间。但是，红知道自己还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虽有一颗男人心，她毕竟还是女儿身！

这时红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变性人的情况，受过高等教育颇有心计的她在默默地准备着。1991年底，离大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了，红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在毕业前完成变性手术，她就能够以男性的身分参加工作，进入社会，没有人会知道她曾经是个女人，也就不会有风言风语，不会有冷眼冷面，不会有诸多不便。

机不可失，既然主意已定，红就决定实施它。红希望自己的手术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卫生部部长吴阶平先生是中国最

有名的泌尿科专家，红给他写去一封长信，讲述自己的苦恼和经历，肯请吴部长帮助她，亲自为她做变性手术，或介绍一位最出色的医生。信寄出后，红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回信，但是，一直没有等来。红甚至想，吴部长是不是不能理解我呢？有一天红恍然大悟了，给吴部长写这种信的人一定很多，许多人沉浸在如她一样的痛苦中，作为日理万机的卫生部长，吴阶平实在无力给每个人回信，更无法亲自拿起手术刀了。这样一想，红倒有一丝轻松，她不是孤独的，变性不是她个人的要求，那就一定有解决的希望。

1992年年初，红找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夏兆骥教授，夏教授听了她的诉说，检查了她的身体。教授清楚，红的易性癖很难通过心理治疗或其它途径改变了，他原则上同意为红做手术，但还是郑重提出：第一，红自己应该再认真想一想后果，毕竟，变性之后不可能再变回来；第二，如果坚持变性，一定要办妥那四项手续。

红说：“我没什么要考虑的了，办好手续我再来找您。”

红这一去就是三个多月，夏教授没有得到关于她的任何一点音信。教授明白，红一定是在学校那里遇到了麻烦。红的户口关系在学校，对她来讲最重要的一关便是得到学校的认可，变性之后把所有证件上的那个“女”字都改成“男”。而父母和心理医院那一关，红已经很顺利地通过了。红给她的学校出了一个难题，领导们大张着嘴听完她的讲述，谁也不敢做主，一层一层地报到了校长那里。三个多月间，红找每一个决定着她前途的人谈话，在过去的四年里她曾经小心翼翼地生活着，此时她什么都不顾了，管别人怎样想她怎样看她呢，最重要的是，她要完成变性，一定要在毕业前变性！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拖延，距离毕业分配越来越近了，红心急如焚……

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虽然经过许多曲折，思维终究不会滞后。红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以系办公室的名义开出一份证明：“我系学生红要求做变性手术，学校认为这属于其个人的事情，个人有权决定。我校同意在该生变性后根据其当时的性别更改有关文件，为其今后的生活提供方便……”当红拿到这一纸证明的时候，这个一直效法“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女孩子哭了……

命里注定红手术后的情况会好于其他女变男的变性人，1992年5月，几乎与红拿着四项手续找到夏教授同时，一位长发披肩的男子也来到这所医院。“我想当女人！”五尺高的汉子跪倒在地，哭着请夏教授满足他。

这位汉子叫强，北京人，大学毕业。强的父母生了四个男孩儿，强是最小的。在强的印象里，父亲性子急，脾气暴，可能是父性子承的关系吧，强的三个哥哥脾气也一个比一个躁。强一直无法忘记的是，他小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几个哥哥不知是因为哪句话说错了，在餐桌上就吵了起来，当着父母的面把餐桌一掀，饭菜全倒在地上。那时强的父亲会参与到儿子们的吵闹中，而强则吓得失声痛哭，扎到母亲的怀里。母亲揽住强，安抚着他……在这样一种家庭气氛中长大的强很自然地把男人和粗鲁联在了一起，他从小和母亲好，不喜欢父亲和他的哥哥们。强的母亲淑贤而宁静，强便以为天下的女人都是母亲这样的，堪称表率，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间或会闪过这样的念头：“如果我是个女孩儿多好啊！”

女人梦在强成年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他要实现它，使自己成为一个和母亲一样可亲可爱的女人。每一个易性癖者在其走向变性手术医生之前都经历过众多的心理折磨，这些苦痛的记忆是大同小异的，我们无须一一记录它。夏教授同意为强做

变性手术，而使他成为那“百分之一”中的一个，这便足以说明强曾有过不幸的过去。

5月份，当红和强的病案记录同时摆在夏教授的案头时，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这位中国第一个做变性手术的医生的脑际：自己以前做的变性手术，只是像国外的变性人一样，做了外部性器官。变性后的男子没有女性内部生殖器官，只从外观上变成了女性，变性后的男人也是一样。所以严格来说，这类病人只能算是中性人。变性手术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变性后性激素的分泌。这些是由于当时医学条件的限制造成的，而现在，显微外科已突飞猛进地发展，为移植内部性器官奠定了基础。而北医三院是一间集医学、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医院，具有高超的科研水平和雄厚的成型外科基础，以及系列配套工程，那么，是不是可以为红和强作内部器官互换呢？夏教授被这个大胆的设想激动着，同时，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也深知，如果做这样的尝试就一定要成功，因为这关系到两个人后半生的幸福。

人类不同性别的第二特征，如男性的胡须、喉结和女性的乳房，是依赖雄雌激素的刺激而生长的，没有生长性激素的性器官，第二性征的生长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高层次的变性手术必须是内部性器官的移植。但这中间又涉及到许多医学问题，如互换者血型必须相同；供受体的内脏必须健康，内部生殖器官功能必须健全；供体之间必须进行组织配型（组织的相溶性越好，抗排异越小）；还要对供受者原来的睾丸素、卵巢粒胞素及雄雌性水平进行测试等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专家们的高超技术水平。

夏教授开始做认真的研究，从各种角度探讨器官互换的可行性，和相关专科的医生共同商讨，同时用动物做了多次实



验。手术方案得到医院领导批准后，夏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做具体的准备。

手术被安排在1992年7月14日，这对于红和强来讲都是一个最理想的日子，尤其是红，已经结束了学生生活，即将以新的面目走向社会。

手术相当成功。13名医师协助夏教授完成了这项手术，一项新的“世界第一”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外科研究中心诞生了。因为没有器官保存库，所以两个手术必须同时进行。医生们要把器官从供体上摘除后6个小时之内植入受体。在这次手术中医生们分别用了13个小时和19个小时完成了包括卵巢和睾丸的互换。此外强同时还接受了再造大小阴唇、阴蒂、阴道、乳房手术，一次成形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红则在一个月后又接受再造阴茎手术。

我采访夏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对强和红的手术是分开做的，他们两个人互不知情。

术后一个星期，NEC驻北京的女记者来医院采访，对于这项手术的完成感到非常吃惊。国外做变性手术的经验要远远多于中国；但是从来没有没能改变内部器官，而只是改变外部器官，这样就需要不断服用雄性或雌性激素，容易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夏教授告诉她，虽然内部器官移植后可以自生激素，但受体对于异体有一定排斥性，也需要服药调整。但是不管怎么说，人类对于变性手术的探索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NEC的记者想采访两个变性人，夏教授同意了。

记者问夏教授：“可以录像吗？”

夏教授说：“还是不录为好。”

女记者分别对两个变性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你变

成了另外一个人，你后悔吗？”

两个人的回答竟惊人的相似。

强说：“不，为什么要后悔？现在我觉得自己从没有过的快乐，我的身心合一了。”

红说：“当然不后悔。我完成了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件事！”

两天后，NEC播出了女记者写的专访，而且连续播了三天，引起世界医学界的强烈关注。

强出院之前，夏教授和她做过一次长谈。

教授说：“你回原单位工作会有困难吗？”

强说：“不怕。原来我总是长发披肩，大家看着就不习惯，这样回去可能看着倒会顺眼一些。”强笑了，夏教授也笑了。

夏教授又问：“你想结婚吗？”

强说：“想，但需要等合适的人出现……”

比较于强，已经变成男人的红倒不是太让夏教授担心。他所在的学校为他的变性做了很好的保密工作，手术后一切证件都进行了修改，他如愿以偿地分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单位，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个女人，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了。

一年之后，早已更名改姓的红给夏教授写来一封信，汇报自己这一年的情况。于是，夏教授知道，他工作很出色，有许多女孩子追求他。他已经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子相恋、同居，性生活很满意。“她没有察觉我有什么异样，我也不想告诉她。每个人都应该持有自己的一份秘密，只要我好好地爱她就行。您说呢？”红在信中这样说。夏教授看后露出欣慰的微笑。

初次互换内部器官变性手术的成功鼓舞着夏教授，约一年之后，他有机会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这样的手术。

男青年杨来自东北，女青年L来自四川，与强和红不同的是，手术前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将移入对方的体

内。

身高 1.67 米的杨做手术那年 24 岁。

杨家里有 8 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家里人什么事都依着他。上了小学，他已经不喜欢玩男孩子骑马打仗的游戏，初中之后，他变得只爱与女孩子扎堆儿，玩女孩子文静细巧的玩艺儿，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穿女装。

从青春期开始，杨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便根本背离，心里充满矛盾。

17 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杨当上了一名时装模特儿。1.67 米的身高，俊秀的面容使他得以考入女模特儿队，队员们也接受了这位男性的“女模特儿”。杨便一直穿着女性的服装在台上走过，除了本队人员之外，竟没有一个人看出来他是个男人。但这一点也无法减轻他心灵深处的痛苦，这些年，他从不敢与女伴儿相约一起去浴室，他花几倍的钱去包房间，精神上日重一日的重负使他难以承受。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每每看到他长吁短叹，老两口便关起门来落泪。

杨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名模，他确实小有名气了，但是一次相当好的机会却彻底地毁灭了他。

1984 年，当时的西德来中国选时装模特儿，这位男儿身、姑娘装的小伙子连闯晚礼服、时装等关口，却在比基尼前犯了难：一个男人怎么能穿比基尼出场呢？

杨退出了比赛。

模特儿当不成了，上过饮食学校的杨进了酒店。天生聪颖的他很快就成为酒店的核心管理人员，手下有 30 多名服务员听他调遣，店里来了重要客人，他便亲自上菜伺候。只不过在酒店工作的他是以“她”的面目出现的，不但客人认为他是地道的女性，就连下属也把他当作女上司。

然而，纸包不住火。终于，杨又暴露了。酒店也干不下去，他知道只有变性一条路可走了。

杨找到夏教授，经过认真考虑和检查，夏教授同意为他变性。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内部器官互换，因为没有合适的供体。

手术几个月后有记者采访了杨小姐，已经很难从她身上找出一点男性的影子了。妩媚的微笑，迷人的体态，谈话间偶尔流露出的娇羞神态，都表明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杨小姐对记者说：“手术相当成功，可以说天衣无缝，我得到的器官完全可以乱真。”但是夏教授也告诫说，移植物可使杨的免疫力下降，每次流感都有可能受传染。在一期手术的3个月里，杨得到了外形很美的乳房，以及包括阴道、阴蒂、阴唇在内的女性外部性器官。

就在这时，一位叫L的女孩子来到北京，她的到来使得她自己 and 杨都更像一个男人和女人。

L是个男性气十足的四川女孩子，有着男性刚毅果敢的气质和坚硬的肌肉、强健的体魄。她对夏教授说的话几乎和每一个易性癖者都是一样的：“我本来就应该是男性，我要求还我生活中的本来面目，我要按男人的生活方式重塑人生。”

L和杨都是A型血，夏教授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为L和杨同时做内部器官互换手术。

有意思的是，杨对L一见钟情。杨说：“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个真正的男人，甚至胜过任何一个平常的男人。我们的境遇相同，可以说是同病相怜。”

但是L却无法接受杨的爱情，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等待她变成男人之后结婚。手术进行之前，L的女朋友从四川赶到北京陪伴她。杨的痴情未改，每天为L流泪五六次，

“因为我知道 L 将要承受的痛苦。”她说，仿佛忘记了这种痛苦她也要同时承受。当杨的腹腔被打开之后，杨不停地哭喊叫着 L 的名字……

手术进行的很成功。

手术后，杨的哥哥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杨，父母听了十分高兴，一扫往日的愁容，父亲连连称快：“去掉了我 20 多年的心病！”

虽然杨对 L 是一厢情愿，但在住院期间他们相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关心。手术之后，L 和女友回了四川，虽然 L 的卵巢植入了杨的腹腔中，但他的情感并未被杨得到，杨对此深感悲伤。

杨在出院前接受了记者采访，记者看到，变性手术使这位昔日的名模在外观上已没有了任何男性痕迹。她长发披肩，脸上略施脂粉，指甲上涂满红色指甲油，长长的手指还戴了两枚金戒指。记者仔细观察，也只是发现她的腕骨略显粗大，声音也略低，但不管怎么看，站在人们面前的她也是一个比正常女性还多出几分性感的美丽女子。

谈到未来，杨说，她要堂堂正正做个女人。回到老家后还要去酒店工作。至于爱情嘛，她将等待机遇。“如果有人追求我，我会把变性的过程告诉他，我不能欺骗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不起别人就是不敢正视自己。”她这样说。

杨手术后回到了东北老家，她虽然和 L 天各一方了，但毕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朝一日若重逢，相信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杨和 L 在北医三院里的经历可能自此成为秘密，他们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告别过去的自己，成为一个新入。但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位记者的采访，差点惹出一场官司。

那是一位女记者，采访杨的同时也采访了夏教授。夏教授有一张同杨的合影照片，已经变成漂亮女郎的杨依在夏教授的肩头，甜甜地笑着，让心底的幸福流淌出来。那的确是一张很动人的照片，记者说：“送给我做个纪念吧。”夏教授便给了她。但是不久，那张照片和记者的专访同时刊登在报纸上。那篇报道被广泛转载，杨的照片便也为众多的读者所知。甚至于当本书作者采访夏教授时，在夏教授那里看到那张照片的原件，也立即认出了它，清晰记起自己几年前在某某刊物上看到过它。

这张照片的发表令杨很不高兴，她身边的一些人原来不知道她是变性人，这次全知道了，像看怪物一样地看她，给她带来众多的麻烦，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气愤之余，杨决定起诉那个记者。虽然杨对教授没有任何不满，但夏教授还是深觉愧疚，在他的调解下，杨放弃了诉诸法律的念头，不然，也许会成为中国第一起变性人起诉案而引得媒体更加沸沸扬扬。



## 第 12 章：

## 捐 款？

---

冷冰想到捐献器官换取手术费；方刚保证出版一本关于他的书；方刚策划了一套以冷冰为主角的系列报道，却没有人敢接受；《女士》杂志编前会关于冷冰的话题；“为变性手术捐款可能引起的不良社会影响”……



冷冰：

你好。

看着你的信，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我的眼泪落下来了，为了你。但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肯定要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的，但这段时间太忙了，请你等一等，我答应你，不出4月份。另外，我还争取找一家杂志连续推出关于你的报道，争取有人为你捐款。但这只是设想，我不知道是否能办到，我真的不敢再许诺什么。

我肯定能够做到的是，最迟今年年底出版一本关于你，至少是以你为主要角色的书。我已经和长春一家出版社谈好了，我一写出来他们就出版它，而且印数会很大，全国都可以看到。我想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你可以放心。也许书出来之后会对你有帮助。这还需要你配合我，继续写你的故事来，最好能再给我一张照片，让我对你有直觉上的认识，我想我要在6月底之前写完这本书，这样才能保证年内出版它。

我还是想直接采访你，但我自己经济上也很困难，去一次成都开支可能很大。如果我有机会去的话，希望你能见我，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那本书。你不应该畏惧我的，虽然我知道你的一切，但我是你的朋友。希望你把我当作朋友，不要仅仅当作一个热心肠的人，或是一个作家。

我的意思是，你也攒钱，但千万不要做捐献器官、卖血的蠢事。如果你有一天能够改变，那应该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改变，不能带着不健康的身体开始新的生活。

在没有改变之前，你是不是能够使自己尽可能轻松一些，不要生活在精神的自我折磨中，要在逆境中做切实的努力，同时，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呢？如果能够出版，也许可以在经济上对你有一些帮助。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

我的建议，还是那句话，我真的不敢给你做什么保证，不是因为我怕你怪我，而是因为我一介书生，真的没有能力做什么事情。当你的钱攒得差不多时，我也会攒下一笔钱捐给你的，但那可能离你需要的2万元有很大差距，只是我的一份心。

我已经同两家杂志社谈过为你搞捐款的事情，没有结果，但我会继续努力，如果能找到一家杂志社宣传你，引来捐款，倒是最快捷的办法。

坚强一些。相信你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1995年3月6日

方刚：

收到你的信，我已经害怕得没有勇气拆开它，总是默默地祈祷一会儿，又迫不急待地拆开。

我希望每一天都收到你的信，哪怕只有一句“收到来信”的话，我也放心。我才知道自己没有遗忘。

我思绪乱透了，每天都提心吊胆害怕有人看穿，特别害怕那些没有见过我而误以为我是女孩的军人。我该如何解释？如何面对他们？我是不是在玩弄他们的感情？我有时想把一切告诉他们，但我害怕，我没有勇气，而且我愿意被人误以为是女孩，虽然我知道有一天别人找上门来会发生什么事……

方刚，我现在可不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装扮成女孩，那么，请帮助我，给我一个发套，行吗？

我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了些什么，该如何继续？我写不出来什么，虽然是亲身经历，但我无法表达我内心的那种真实心情，无法付诸笔端。

方刚，你如果来成都，我真的害怕见到你。虽然我的一切你已经知道，而你又理解我，但我从来就是自卑的，每个方面都

是自卑的。你如果来到成都，请你不要在白天来找我，真的，不要让我感到突然。我们这儿是火锅店，一般要晚上两三点钟才收工。那时只有我一个同事在这儿，你可以也是最好在那个时候来找我。我真的希望你一个人来，我只接受你一个人！我们这儿很好找，只要说是《四川日报》后面那条街就行了，从我的内心来说，我不愿见到每一个认识我的人，我的亲人都被我冷酷地气走了。我真的不愿用这种身分见你，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勇气。

好了，我就写到这儿，等你回信。

过一段时间我会寄一张相片给你。

致此

冷冰

1995、3、12

1995年4月9日下午，一个雨天，天津市妇女联合会会议室里，一批文人坐在一起。

这是《女士》杂志每月一次的编前会，除编辑外，骨干作者也应邀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了冷冰的问题。不是作为一篇普通的报道，而是作为一个连续报道的整体创意。此前两个月，我已经在电话里同该刊的吴黛英女士谈过这个创意，因为是一个大举动，所以总编让大家参与意见。

实际上，此前我还曾将这个整体创意的详细设想写下来寄给了《中国妇女》杂志社，我希望他们会感兴趣。该刊的林亚男女士在电话里对我讲，她觉得我的设想很好，很周密，但是作为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对一个如此敏感的话题占用这样大的篇幅进行讨论，显然不太可能。”林亚男女士是一位思想

绝不保守的人，但她称易性癖现象为“敏感的问题”，便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我，对于一些媒体来讲这的确还是一个谈论的禁区。

也就是在同一段时间里，我还曾将这个建议对天津另一家报纸周末版的一位负责人提过。

我与之谈论冷冰事宜的负责人是一位一直很关心我的人，而且思维也绝对不保守。但是他说：“总编辑怎么会同意发这个呢？这太敏感。”

我实在不懂得什么叫作“敏感”。

“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他又问我。

“关心弱者，帮助处于痛苦深渊中的人，这不就是积极意义吗？！”我说。

“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献一份爱心，多一份理解和同情，受益的最后还是社会。”

但是，没有用。甚至于当我报上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结果了。在我还为这家报纸当编辑的时候，曾经组来一篇安徽省首位变性人梁妍失踪的报道，这篇无明显倾向性的公正报道也被枪毙了，何况我现在是谈论一个呼吁对特殊人群给以关怀的系列报道呢？

我甚至还同武汉一家妇女杂志的陈小姐谈过这个选题，她对我说：“我得去问问老总，看他们敢不敢报道。”她竟然用了一个“敢”字，让我更加不解。当各地编辑们想刊发我关于同性恋的文字时，我倒早已习惯于他们谈论“敢”与“不敢”的话题。

陈小姐最终没有打电话给我，而我知道，以她对工作的痴迷和投入，如果她的刊物可以用这样的稿件，她是一定会立即

打电话来的。

然而,《女士》杂志的思路是很不简单的,几位中年妇女把刊物办得有朝气。她们甚至刊发了我那本《同性恋在中国》书中《女同性恋者》一章,紧接着,她们又刊发了一位作者在美国关于同性恋见闻的文章,大谈理解与宽容。

我想,冷冰只能寄希望于她们了。

下面便是我提供给《中国妇女》,并在《女士》编前会上谈论的那个连续报道的创意。

### 关于一个连续报道的建议

一份好的媒体,不仅仅应该报道已经发生的事件,还应该参与到社会的变化中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的发生与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干预生活、影响社会的使命得到更好的履行,读者被调动起来关注事态的进展,媒体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扩大。基于以上认识,现向贵刊负责同志建议搞下面这个连续报道。

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我一直与四川省一位男青年通信。他现年20岁,为易性癖者。从小被母亲作女孩子抚养,一直自我认同于女性,成年后十分痛苦,却无法改变。曾经两度自杀,极端痛苦中于两年前离家出走。两年来到处打工,历经苦难。同时,他向全国几十家报刊、电台的编辑求救,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每天生活在自我折磨中,随身携带着整瓶的安眠药,想以一死了却痛苦。他先后给我写来几万字的长信,讲述他这20年来的经历,催人泪下。对他的思想和经历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我认为他很难通过心理治疗改变了。他本人也有强烈的变性需求,渴望以女性身体走自己以后的人生。现

在，我正接受他的全权委托，为其联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生做变性手术。

在我国，变性癖者和变性手术已经被法律、医学，乃至社会道德准则所接受，我国已做过 100 多例变性手术。但是，变性人远远未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他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歧视和痛苦，不论在变性前还是在变性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相当艰难。这与我国的政策、法律、道德认识相违背，对于变性者个人来讲，更是不公平的。在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现代社会中，对变性人的歧视是一种罪恶。我认为，产生歧视的原因来自不了解，不了解便不理解，不理解便有偏见。随着观念的改变，变性人将越来越多，国内关于变性人的报道也时有所见，但是，大多失于浮浅，缺少全方位、立体的报道，更缺少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报道。因此，我以为《中国妇女》有责任推出关于变性人的深刻报道。

我个人对变性问题正在进行深入研究，拥有广泛资料，已接受前面提到的那个四川青年的委托代理他的一切相关事宜，并准备就此课题进行长篇创作。我愿意先为《中国妇女》主持这样一个连续报道。报道以四川青年为由头，初步设想分六个步骤进行，每个步骤可以在刊物上连续推出，也可以间隔一二期推出。

下面是初步设想，各步骤亦有据实际情况相互调整的可能。

### 1. 第一步骤：

刊出关于四川青年痛苦人生经历的报道，将问题提出；同期刊发青年寻找医生为他做变性手术的血书（此书已在我手边）；同期可加编者按，简要提及我国对于变性人的法律评定，呼吁社会关心变性人，公布热线电话，寻找愿为其做手术的医

生，随时解答关注此问题的读者的咨询，代其接受社会各界为其做手术的捐款。

2. 第二步骤：

刊发记者对专家、学者的访谈，介绍变性癖者的生理、心理基础，介绍我国关于变性手术的有关法律、医学规定和以往此类手术的资料。如果可能，亦刊出读者就此问题的来信。

3. 第三步骤：

刊出首批读者来电、来信的内容，可以是不同意见、观点的争论；同期刊出愿为四川青年做手术的医生的来信（主持人应在连续报道首次刊出前解决此问题）。

4. 第四步骤：

继续刊出读者来电、来信，公布捐款数字。公布公安、医院和四川青年家属同意为其做变性手术的文件、信件，或是记者访谈。

5. 第五步骤（可分两期刊物报道）：

对手术做报道，包括医生访谈，四川青年访谈等；还可刊出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

6. 第六步骤（将于半年或更长时间后推出）：

对青年变性后的人生之旅做追踪报道。

主持人应该事先做大量准备工作，包括约组稿件、访谈专家、进行司法咨询，特别是安排好青年做变性手术的每一步进展，使连续报道真正具有连续性，不中途因故而中断。同时，应该保证报道不以猎奇为基础，而持对社会问题严肃关注的态度。

在刊物进行报道的过程中，还应该约请多家报纸记者对《中国妇女》进行的这一连续报道进行报道，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

当然，以上只是初步设想，如果能够付诸实施，我将再拟出详细方案。但我相信，有杂志社领导的认可，有四川青年的配合，有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个设想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虽然投入的版面、精力大一些，但它的社会意义和对于刊物发展的作用将不可估量。

《女士》杂志编前会上关于这个连续报道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没有人提“敏感”，没有人提“禁区”，更没人谈“敢”或是“不敢”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反映的社会现象，而且我们以往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太少也太片面了。

于是谈话从一开始便进入一个良性运行，我们在讨论着怎样才能更好地实施，是不是预先去找一两家赞助单位，这样会使事情进展更顺利，立即有人提出肯定会有这样的捐献者。

这时，一位一直说话很少的老先生突然说：“我在考虑老百姓对这种捐款可能持的看法。毕竟，这不同于给那些身患绝症，不捐款做手术就会死去的人献爱心。”

“是呀！”人们立即意识到这点。

“中国有相当一批人还在为温饱发愁，他们也许真的无法理解捐款给一个人变性这样的事情。”

“对于许多人来讲，变性是当事人奢侈的要求，因为他变性也可以活，不变性也可以活。”

“局外人无法理解易性癖者心灵深处的痛苦，他们的变性企图会被看作一种享受。就像人们对做美容手术的理解一样。”

“给一个人捐大笔的款子变性，会使那些每个月只能拿二十元钱，全家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岗工人带来更大的心理失衡。”

.....

句句真诚，句句有理。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我在想，是不是我也太冲动了呢？以致于缺少了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分析。为冷冰募捐做手术，这想法本身就有太幼稚了。

冷冰，你不能指望别人的捐款了。那你将指望什么呢？

## 第 13 章：

# 捐款的幕后

---

天津市第一例变性手术由泌尿科主任完成；治疗两性畸形的专家曾多次拒绝变性手术；易性癖者的父亲跪在医生的面前恳求为他的孩子做手术；当事人的单位竟然全体动员，1000 多人捐款支持她变性；变性后立即办了结婚手续；她的哥哥是个精神病人并且自杀了；本书作者电话采访揭开募捐的幕后真相；休假期间单位竟给他“特别补贴”；一个幸运的变性人……

方刚：

我随时准备“逃离”成都，收到这封信，请尽快回信。如果没收到我的信，那么，就是我离开了成都。我不知去哪儿，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给你写信的！

此致

冷冰

95、3、17

冷冰：你好。

我去长春了，今天刚回来，见到你的信，立即给你回信。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我也说不出什么劝导你的话了。

不知你将到哪里去，但我很想能继续和你联系，以便完成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那本书。你来天津也可以，我4月份在天津。5月份我将到武汉、郑州、上海等地，如果你去那里，我们也可以见面。总之我们必须见一次面，谈一天时间，这样我才能完成关于你的那本书，你说呢？

时间关系，只写这几行。你要保重，千万不要想不开，更不要做蠢事。人生对于你还刚刚开始，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

方刚

1995年3月30日

1995年初，《天津工人报》周末版刊发了一整版的人物专访：《牢记使命，任重道远——记天津第二中心医院泌尿科主任陈彦明》，作者是周末版主任尤德翰先生。坦白而言，报纸印出后我并没有注意这篇报道，直到有一天和尤先生聊天，谈到我正在进行的针对易性癖的采访和写作，尤先生立即说：

“陈彦明不久前就做过一次变性手术。”

这绝对是一个新闻。此前，我知道北京和上海“红红火火”地做变性手术，也听说过邯郸这样的小城市做同样的手术，却从没想过要在天津采访变性人。

尤德翰先生立即热情地帮助了我，使我得以转天便采访了陈彦明先生。采访之后，我发现，这个事例有两个最大的特点，绝对是在其它变性人那里见不到的，同时这两个最大的特点也就成了最大的疑点。首先，在这个事例中，变性人的父亲一直坚决地站在第一线支持自己的孩子做变性手术；其次，变性手术的全部费用竟然是变性人所在单位员工的捐款。

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陈彦明先生怎么说。

与北京、上海实行变性手术的医生都是整形外科医生不同，陈彦明先生是治疗尿道下裂症的专家。尿道下裂症是泌尿科医生最头疼的病症，一些男孩儿在出生时，尿道外口开口部位异常或位于会阴部与阴囊粘在一起，因为不能站立排尿，成年后也大都不能结婚。有许多家长误将患儿当女孩子抚养。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都难免不受到一些人的歧视。有些患者的父母还常以搬家来躲避人们的议论。一些天真活泼的儿童心灵因此受到压抑，可能会发展成为孤独、冷漠的人。世界各国治疗此病大多需要两到三次手术，甚至四至五次，因为手术的部位特殊，皮肤短缺，血液循环差，术后常因排尿或性器官生理性勃起而导致出血，况且手术的部位又紧邻肛门，极易感染，这些都使手术常常归于失败。所以治疗该病，患者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而且反复手术医疗费也十分昂贵。陈彦明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不停止在既往的医疗手段上，而不断探索改良之路。人类每一项突破的产生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陈彦明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尿道下裂一次成型术”。也就是一次完成手术，

缩短住院时间，同时也可将患儿的治疗时间提前到6岁前完成。手术实施后，成功率为百分之百，陈医生治疗了来自28个省市十几个民族的520余例患者，形成天津市泌尿专科的一大特色。

陈彦明医生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获得专家们的高度好评。1989年，此项科研成果在通过专家委员会鉴定时被一致认为是国内首创、国际领先，并被记录在国家科委编写的《中国科技成果大全》中。《光明日报》、《健康报》等众多媒体作了报道，陈彦明的名字也被载入《中国名医大观》、《中国民间名人录》、《中国诊病指南》、《中国名医400家》等国家权威部门编撰、出版的书典中，他还年年接到国际医疗卫生组织或地区研究部门的邀请，去作讲学、交流。

在陈彦明治疗的病人中，有的假两性畸形患者来院时是女性打扮，经成功的手术出院时变成了小伙子。也有的住院时是男性，出院时变成了大闺女。有些是真性畸形的患者住院后根据其生理发育情况，结合本人的意愿、社会性别等改变成真正的男性或女性。但是，直到1994年春，他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易性癖者的变性要求。这倒不是因为天津市没有易性癖者求治，早在1991年，便有易性癖者找到陈彦明，要求做变性手术，还举例说外地已经有过这样的手术。但是，陈彦明都没有接受。陈彦明对我说：“这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中国的法律没有关于变性人的明确规定，弄不好会惹乱子；第二，医学界对于变性手术的看法和认识也不一样，存在争论；第三，社会舆论普遍不能接受变性手术。别的手术做成功了，这本身就是社会效果，也就是社会效益，但变性手术即使很成功，他的社会效益也不会得到一致的承认，甚至有可能给医院找麻烦。”陈彦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闯入敏感的禁区必然同

时要承受压力。

但是，1993年底，天津市近郊的一位女青年终于使陈彦明拿起了手术刀，完成了天津市历史上第一例变性手术。

我问陈彦明，手术后是否受到干扰。陈彦明肯定地告诉我：“没有。”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变性手术到了90年代中叶已经在全国做了近200例，即使仍有些人存在不以为然的看法也因为广有先例而不便干预；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关于这次手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所以鲜有人知。我甚至想，如果不是我的这本书，不知这次在天津医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手术要等到何年才能被公众所知，才能被大模大样地记载到中国的医疗史册上。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天津第一例变性人的情况吧。

这是一位27岁的女青年，我们叫她N。N不存在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性。N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也没有问题，她有哥哥，也有姐姐，父母也一直把她当女孩子抚养，N的头脑里没有穿过男孩儿衣服、作过“假男孩儿”的记忆。所以，我们无法将N归于因为幼年影响而成的易性癖者那一类，N很有可能是一个先天的易性癖者。

20多岁参加工作后，N是一个男人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强，她开始有意收集易性癖和变性手术方面的信息，她对自己说：“我也是这样的人。”N开始有了变化，不像女孩子那样化妆，开始穿男性化的服装，渐渐地就完全是男性打扮了。而举手投足也在男性化，甚至讲话的声音也变粗了。最奇妙的是，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N的例假也开始不规律。对于这种奇怪的生理变化，陈彦明医生的解释是，可能因为精神上的强烈自我意识影响到了生理上的现象。至此，N完全一付男人作派，甚至于在路上走过，不知情的人还会以为她真的是一个男人呢。

与此同时，N交了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像恋人一样出双入对。N变性的想法很明确了，她问那个女孩子：“我变性后，你嫁给我，好吗？”女孩子说：“当然。”

单位里的风言风语也开始出现，一个女人打扮成男人，和另一个女人谈恋爱，这足以成为新闻。

“N是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这是最常听见的议论。而这“作风不正派”五字背后，有着十分丰富的可供想象的内涵与外延。男人作风不正派就足以使公众嗤之以鼻，女人作风不正派呢？在嗤之以鼻的同时还要加上许多联想……

N上厕所都成了问题，完全的男性打扮男性作派使她出入女公厕会引起骚动，女人们尖声地喊：“抓流氓！”而选择男厕所显然也不行，知道的人会跟着起哄。

N决心变性，她没有别的路。N选择了陈彦明，她看过陈医生做尿道下裂一次成型手术和两性畸型校正手术的报道，以她对于医学的了解，治疗两性畸型应该和变性是一样的道理。

N第一次找到陈彦明医生的时候，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变性的要求。陈医生拒绝了，变性手术岂可随便作得？N苦苦央求，讲自己的苦恼和梦想，陈医生只能表示同情，手术还是不能帮。N沮丧地回家了，没过多久又找来了。“陈医生，我必须变性，不然就没办法活下去了。”

这一次，陈彦明建议她去妇科检查一下。作为一个泌尿专家，陈彦明想的是，N这样迫切地要求变性，是不是女性的生殖系统出现了什么问题。否则，一个人何以会如此急迫地想改变自己的性别呢？N通过了妇科的所有检查，妇科的医生们告诉陈彦明，N是一个纯粹的女性，所有器官都发育的很完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排除了N有生理病变的可能。

N仍在不断找陈彦明，顽强地要求变性。与此同时，陈彦

明也在思考一些问题。他不是整形医生，也从来没有同在中国变性手术方面享有权威的所谓“北夏南何”联系过，但他也听说了他们的变性手术很成功，解除了许多人的痛苦。面对N的一再央求，陈彦明想，作为一个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生，他也许真的应该考虑为她变性？陈彦明开始查阅有关变性手术的资料，他知道，虽然中国以往的变性手术都是由整形医生来做，但以自己做尿道下裂一次成型手术的经验，做这种变性手术应该不成问题。而且，还应该对这一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事情发生突破性的进展还是由于N所在单位和她父亲的参与。N最初找到陈彦明的时候就说：“我父亲同意我做变性手术。”陈彦明无法理解，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怎么会有父亲支持女儿变性的可能呢？但是，N的父亲却真的亲自找上门来了。

“陈医生，请你一定满足我女儿的要求，帮她做了变性手术吧！”老人恳求着。

“老人家，变性手术涉及到许多问题，直接影响您女儿以后的生活，您可要想好呀！”陈彦明希望老人清楚可能会出现后果。

“您放心吧，只要我女儿愿意，怎么办都行！”老人指天发誓。陈彦明虽然搞不明白N父的心理，但至少相信不会遇到病人家属的干预了。

陈彦明的思想在改变着，N的未来便有了希望。终于，1993年末，陈彦明同意为N做变性手术。但一个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手术的费用。初步估算显示，至少要近两万元的手术费、药品费、住院费……而N只是一家商场普通的售货员，她哪里去弄这两万元钱呢？

又是N的父亲积极地为女儿想办法。他来到某晚报，向



记者讲了自己女儿的情况，希望人家能在报上发一篇文章，呼吁社会为女儿的变性手术捐款。文章倒是发表了，但不是呼吁捐款的，而是以社会猎奇的笔法讲了 N 的变性意图。自然没有任何一笔捐款来，相反，认识 N 的人还是立即透过隐晦的文字看到了 N 的影子，引来许多嘻弄。

“怎么，听说你想变成男的？”

“那玩儿艺是想有就能有的吗？”

“咱俩换换吧，我正想变成女的呢……”

N 哭了，N 的父亲也哭了。

N 父再次找到陈彦明的时候，长跪不起：“陈医生，求您帮帮我女儿吧，一定给她变性，不然她以后可怎么活呀？”

陈彦明说：“老人家，我很同情 N，但是，这么大的开支，怎么能省下呢？”

N 父想了想说：“陈医生，您尽管准备手术吧，钱的事我想办法。”

几天后，陈彦明听到消息，N 所在的单位开始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捐款活动，口号就是：“献一片爱心，帮助我们的姐妹！”

N 所在的商场和下属的机构共有近 2000 名职工，组织职工募捐的决定由商场领导做出后，各部门各机构都非常重视。为此商场专门开了中层领导干部会进行布署，还下了红头文件，工会组织具体操作，两天之内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愿捐款活动。一个星期之后，共得到来自职工各人的募捐款总计 1.7 万余元，N 做手术的开支得到解决。

陈彦明当时觉得 N 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群众真是乐于助人，却没有做更深的分析。而当我从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十分不解。一个位于郊区的企业职工，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的后代，甚至于自己就是刚刚从农田里走出来的农民，对于变性人的歧视几乎是必然存在的，何以会有这样一次规模可谓宏大、气氛可谓感人的捐款呢？我记下了N所在商场的电话，我知道将在适当的时候去作一次采访。

N的第一次手术是在1993年12月底进行的，除了陈彦明外，参加手术的还有妇科主任等人。手术的原计划是将子宫和卵巢切除，这样产生女性激素的根源便不存在了。但是打开腹腔后，妇产科主任却舍不得切了，N的器官发育得十分好。与此同时，发现N的卵巢明显地大于一般人，当即确定为“卵巢多囊综合症”。患上这种综合症的病人女性激素分泌差一些，可能会出现声音粗、长胡须等男性特征；进而影响心理。当时正在手术台上，N已经被麻醉了，妇产科主任同陈彦明紧急商议，她不同意再按原计划做手术，主张将N过大的卵巢切除，这样将促进N女性激素的分泌，从而可能根本上改变N的变性企图。陈彦明当时也答应了。于是，N的卵巢被切成和正常人一般大小。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走下手术台从麻醉中醒来的N知道自己仍是女人的身体，立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那以后，接二连三地找到医院，要求完成变性手术。其变性的欲望不仅没有因为卵巢的变小而改变，相反，却因为经受了一次挫折而更加强烈，对陈医生说：“不给我变性，我就自杀！”N的父亲又一次次找到医院，一次次跪倒哭诉：“千万救救我的儿子，救救我们一家……”老人不知从何时起已经称N为“儿子”了。

没有选择了，半年之后的1994年夏季，第二次手术的具体日期确定了。这一次，当N走下手术台的时候，她的卵巢已经被全部切除，告别了女人生活。同时，陈彦明开始给N

服用男性激素，促进生理发育，为下一步的手术做好准备。男性激素的大量使用促使 N 的阴蒂发育得十分肥大，手术的条件成熟了。

1994 年底，陈彦明为 N 做了阴茎尿道成形手术，把女性的尿道接到肥大的阴蒂上，把阴蒂拉直，形成一个男性的外生殖器。手术效果十分理想，N 可以站着小便，生殖器长约 5 公分。

再后来，陈彦明又为 N 做了乳房缩乳手术。

N 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他和那个女朋友订婚了，他告诉陈彦明医生，自己的外生殖器可以正常勃起，能够完成性生活。他的脸上阳光灿烂，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但是陈彦明却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因为一直没能为 N 配上一对睾丸，无法使他体内自行产生男性激素，而需要不断服用激素。有一个办法解决，那就是可以将出生时便死去的男婴的睾丸移到 N 的体内，但这需要机遇，需要 N 住院等待，可这些以 N 现在的经济状况还做不到。

N 兴高彩烈地离开了医院。虽然关于她（他）的变性手术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过，但陈彦明还是能不断接到要求变性的请求。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现在就正有一个女青年和一个男青年都在要求他做变性手术。我向陈彦明提了一个建议，可以为这两个青年同时做手术，这样器官的事就不用愁了。但陈彦明还是有一些顾虑，“我不想大张旗鼓地做这种事。”他这样说。但是，许多时候，面对病人的苦苦哀求，医生很难不动心。

我和陈彦明的谈话由 N 涉及到对变性手术的一些看法。陈彦明向我了解北京等地做变性手术的情况，显然他并没有与

这些同行进行过交流。医生们各自为政做着自己的事情，缺少交流与协助，更谈不上研讨，这对于变性手术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陈彦明谈起自己对于变性人的看法。他说，变性人不同于过去的太监，太监是统治者把普通的百姓当作牺牲品来为自己服务，是对人性的残酷剥夺；变性人也不同于泰国的人妖，人妖是贫穷人家的孩子为了挣钱，从小服用女性激素来对抗自身，造成内分泌的紊乱。变性手术则是对于易性癖这种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我对此没有异议。陈先生又提到日前报纸报道一些俄罗斯女郎的变性，报上说时下俄罗斯通过变性手术变成男人的女人多起来了，这些女人之所以变性是为了继承财产，或为了在做生意的时候方便一些。陈彦明认为今天中国所做的变性手术，包括他完成的对N的手术，也与俄罗斯的情况不一样。我对此也持赞同意见，虽然我对报端关于俄罗斯变性人的解释持怀疑态度。

陈彦明是一位很好的人，热情、谦恭、好客，和他的谈话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还是一直无法忘记N的事例中那两个极特殊的“特点”和疑点：N的父亲何以会那样支持女儿变性，N的单位何以会掀起捐款高潮。我便继续进行我的采访，我发现，有些时候只需要举手之劳便可以解决这些看似迷团重重的问题。

我首先给N所在地的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N实施变性手术之后顺利地为他更改了户口本上的性别和姓名。

警察的解释很轻松：“他父亲找来了，央求着要改，咱就给改了。”

我问接电话的男警察：“可这毕竟是在天津没有先例的变性手术呀，你们当时就没一点想法吗？”

“能有什么想法呢，N的哥哥都自杀了，不给他改，他也自杀了怎么办？”

我一愣，忙追问：“您说N的哥哥自杀了？”

“是的，他是精神病。谁知道N这样是不是也算精神病呢……”

一切都不需要再解释了。N的父亲有过一个得精神病的儿子，这个儿子自杀了，这件事对老人构成的心灵打击可想而知。当N整整痴痴呆呆地做着变性梦想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喊出“不给我变性就自杀”的时候，已经受过一次丧子之痛的老人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去满足孩子的愿望，他还有觉得这是“荒诞”的可能吗？“千万救救我的儿子，救救我们一家……”老人那痛苦的呼喊仿佛就在我耳边回响。

另一个疑点是何以N的单位会有1000多名职工为他捐款变性。此前我已就捐款给易性癖者做变性手术的可能性与许多人探讨过，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给N所在的单位打了一个电话，找商场的经理。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一位姓王的先生接的电话。

我介绍了自己的身分，谈到已经了解的关于N的情况，最后说：“听说为了给N实行变性手术，你们商场进行了募捐动员，1000多名职工捐款……”

“对，”经理显然对那次举动感觉良好，“我们当时提出向自己的职工献爱心，每人出一点力，拯救N的生命……”

“拯救N的生命？”我疑惑地问。

“是呀，N是两性畸形，睾丸长在大腿里，如果不做手术把睾丸取出，恢复他男性的身份，睾丸就会发生癌变。N很年轻，我们怎么能看着他得上癌症呢？”经理说。

我的心却被震得木木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关于N是两性畸形和可能发生癌变的说法，是谁告诉商场的？”我问。

“N的父亲。”经理说。

什么都不需要再讲了。我匆匆地放下电话，唯恐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得当，那样不仅会伤害N和他的父亲，还会伤害这位王经理，伤害1000多名捐款的职工，甚至伤害所有的易性癖者和变性人。

放下电话后，很长时间里我的心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评判这件事。我完全理解N的父亲的作法，为了女儿（或称儿子）能够拥有快乐的后半生，这位老人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我又不能不想，如果那些怀着一颗热忱之心捐款给N的人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他们会作何感想？爱心被奸污，良知被耻骗，这实在是一件太残酷的事情。我的心沉沉的。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谈起人们为N捐款的事情，她的话使我变得轻松了：“你不要怪N和他的父亲，作为这个特殊人群中的一员，N生活得已经十分艰难了。你可以想一想，成都那个男青年的心境，也就是N的心境。而N的父亲面对可能失去孩子的痛苦，做出一些不得当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捐款的人是在不明真相情况下拿出自己的钱的，但如果他们能真正了解N这类人的痛苦，我想他们也会谅解他们的，甚至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他们也还是会捐钱的。”

是呀，对于那1000多名职工来讲，他们献出的是一份爱心，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个走向死亡的同事，他们做的没有错，他们捐出的那份钱适得其所，虽然具体的实施和他们最初的设想有一定差距，但目的和效果是一样的，他们同样应该为此感到欣慰。易性癖者和变性人的生活的的确确太艰难了，

我们同样应该给他们一些同情和帮助。我唯一希望的是，如果哪位 N 的同事看到我的这本书，并且辨别出 N 的影子时，不要因此责怪他、敌视他、伤害他……变性人也是人，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充满阳光！

那以后，我曾进一步了解 N 变性后的工作情况。因为认为是他先天的两性畸形，所以变性后没有人歧视他，只是一些孩子和不懂事的小青年会跑到商场的柜台前，指着他说：“瞧，就是他，他原来是女的！”N 自己想换一下工作环境，便向领导提出调到基层分店的要求。但正值各店都减员，再安排一个新人十分困难。N 便暂不上班，回家休息，商场领导答应随时留意机会为他调动。考虑到 N 的特殊情况，商场领导还做出决定，N 休假期间，商场给以特别的补贴，使他的生活有保障，能够继续服药。

N 在我所采访过的变性人中，无疑是一个幸运儿。

## 第 14 章：

# 冷冰的独白和写给哥哥的信

---

他称自己是“心理变态患者”，曾无数次想到死亡；鼓足勇气向哥哥坦言自己的状态；他声称做过对不起哥哥的事情；他告诉哥哥：“你已经没有弟弟了”；变性手术是他的希望；“天津有位叫方刚的作家在帮助我”；哥哥收到信后赶到成都；冷冰对方刚说：“我没有什么要求……”



我写了一篇独白，请你修改，请你一定帮助在报上刊登!!!

我给我家里写了一封信，可是我现在没勇气寄出去，请帮我保存，或者帮我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我以后告诉你我哥的地址，就请你帮我转寄一下！

冷冰

**一个心理变态患者的独白：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死去？**

从开始记事起，从知道自己生活在错误中，我一次次问自己，我是不是该安静的死去？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死去？我原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帝造我，是一种错，命运给我安排的生活，是一种错误，20年来，我就生活在这错误中！

我是一个心理变态患者！是的，我从知道自己有着这种古怪的思想开始，我不想隐瞒，我不否认，是的，我心理变态，我有着男人完整的身体，而我却一味地想成为女人，我痛恨自己为什么是个男人！因为我应该是个女人，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是女人，我的家庭需要我是个女人！

回首这20年，我走的是多么艰难而又痛苦的路！……我出生在川东山区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我的母亲生的好几个女儿都是生下几天就死了，唯一一位活到18岁的表姐也在前几年得癌症死了。母亲妯娌三人，每人都是三子一女，母亲说她好强，她一直都希望我这一胎是女儿的，而我从小就性格温驯，说话像个女孩，母亲就给我扎小辫，穿花衣，乡邻都叫我

“假女孩”。

从小，我就生活在这种虚幻的女人梦中，我完全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女孩，我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女孩看待，我喜欢和同龄的小姐妹一块玩耍，我喜欢在玩过家家时，扮成新媳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长大了，不可能再穿花衣留小辫，母亲和乡邻也不再把我当成女孩子了。而我却无法从那个女人梦中醒来！刚好那一年表姐病死，而母亲也因为唯一的一个女儿死去，而成天悲痛，积劳成疾，被诊断得了肝癌，不久也离开了我！而我正处在那个迷惑的季节，正是需要母爱，需要关怀的年龄！表姐和母亲的死，也让我更加痛恨自己是个男人。假如我是个女孩，母亲也不会因为表姐的死而十分痛苦！

我成天生活在自责、自卑中！我不敢与人交谈，我害怕别人嘲笑我一副娘娘腔。我每天都在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这种变态的思想，也曾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做出一些傻事。

我该怎么办？！我也知道自己这种错误的思想。我无力扭转这种命运！我该怎么办？！我也知道这样的我，在世人的眼里是何等的不耻，是该得到理解帮助的！我该怎么办？我还年青，还有年迈的父亲。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死去？！……

### 给哥哥的信

哥哥：你好！

提笔给你写这封信，我不知下了多少次决心，鼓了多少勇气，写这封信，我哭了，哥哥，我的心里十分矛盾，十分痛苦!!! 但是，哥哥，不管你看了这封信会怎样对待我，我都不

会埋怨你的，哥哥，今天，要把我的一切真实情况告诉你，我心里隐埋了很久的秘密，关于我自己。

哥哥，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你和爸爸以及我自己也无法接受的事实，哥哥，我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也就是俗话说的“阴阳人！”哥哥，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有毛病，但是哥哥，我害怕，我从不敢对你们说！因为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我的痛苦，也只会认为我给你们丢了脸！

哥哥，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命运的捉弄，上帝的安排，哥哥，我一直都憎恨着自己是一个男孩，我一直都希望都梦想自己是一个女孩！

哥哥，还记得从小妈妈还有婶娘么姑，和所有的邻居都叫我“假女娃子”吗？还记得我小时就喜欢留长头发穿花衣服吗？还记得我在念中学时同学们都叫我“曾大姐”吗？一是因为我的声音性格是像女孩，另一个是因为我不爱和同学们活动。总是一个人呆坐在教室里，哥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哥哥，因为妈妈有病我的裤子衣服破了总是自己缝，哥哥，我是害怕自己一动，又破了，害怕同学们笑我！！

哥哥，我真的从小就以为自己长大了可以变成女孩，我也应该是一个女孩，假如我是女孩妈妈也就不会因为表姐的死而得肝癌过早离开我们，我现在才觉得自己真是的一棵风吹四面倒的小草。

哥哥，我长大了读了书才知道自己有这种想法是多么的荒唐，但我已无法改变自己的思想，哥哥，我每一天都在经受着精神的残酷折磨，我整个念书的日子总是憋着自己不要上厕所，哥哥就是现在我也是等到深夜才上厕所，平时总是尽量不上厕所，哥哥，你是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痛苦的！

哥哥，你一直是说我没有用的，是的，哥哥，我真的没有

用，我挑不起水，我干不了重活，我只有每天蹲在书桌前发呆，是的，哥哥，我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但是哥哥，我有病，是一种无法用药物救治的病。哥哥，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害怕你，我从不敢与你在一起交谈，因为，我害怕你知道我有这种变态心理会打我、骂我，我害怕乡邻、同学、朋友会嘲笑我，我害怕别人叫我“阴阳人！”

哥哥，你以前总是喝酒，总是一副冷漠的样子。哥哥，你真的从没有关心过我，从没有问过我再想一些什么，你只是教训我都这么大了还不懂得给家里挣钱。哥哥，你知道吗？我总怕自己长大，我真的希望能回到那个你们都叫我“假女娃子”的年代，我甚至希望母亲重新给我一次生命，让我成为一个女孩！哥哥，因为我是女孩的思想性格，但我却是一具男人身！我以前曾压抑不了自己的变态思想，装扮成女孩去骗人，我被人识破了，哥哥，你不会知道我当时的羞耻、痛苦，不会知道我是如何的乞求人家不要把我的事说出去！

哥哥，还记得我那次为什么要自杀吗？因为，我觉得妈妈生下我就是错误，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哥哥，还记得我偷的那件皮衣吗？我是想装成一个女孩到外省去骗钱，因为，那阵子爸爸在说好要和我们分家，可是哥哥，我真的不想，也害怕和你分家，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活多久的，说不定那一天又会自杀！我早就有在外面流浪不回家的打算，哥哥，妈妈死的时候，给我们一人10块钱，妈妈说我还小说最最不放心的是我，说你已有了一样手艺可混饭，而我呢？哥哥，我离开了你们只有饿死！

哥哥，我们是一母所生，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哥哥，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亲人，哥哥，你一生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可是，我的哥哥，你已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亲生父亲，第二

个母亲所生的“弟弟”！虽然，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弟弟”，可是哥哥，我从来就没有忘记你小学没毕业就去工厂上班为家里挣钱，你很早就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你为了这个家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而且你有吐血的病！哥哥，你知道我不会说话，我从没有对你说过什么，但是我的心中从没有忘记你！

哥哥，我曾做了一些对不起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你的朋友周志来的事，哥哥，我也没有办法！我也管制不自己的思想，我也害怕自己有一天会疯！我只有在心里请求你们原谅我！

哥哥，其实，你只要用一点心关心我，注意我，你应该很早就发觉我有病！但是你没有。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胆小懦弱，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爱和向道英呆在一起，而从来对她没有什么用心、什么活动，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害怕到外面去走，害怕跟人说话，我在你的眼里，只是一个很懒、只会吃饭没用的人！

哥哥，你知道我很早就开始每个晚上要到妈妈的坟那里去呆一会儿吗？你不知道，我一有事就只有到妈妈那儿去哭。

哥哥，有很多事，你都不知道！！

而我的哥哥，我一个人独自受着心理、生理和生活的多重折磨！

哥哥，我在山东砖厂干活，一方面是没挣多少钱，一方面是我写给报社的信，被人偷看了，连砖厂的厂长都说我是心理变态，脑子有毛病。哥哥，我就不敢回家来见你们，我就独自一人来到成都，我被人用刀子逼着要我的钱，我是多么的希望你能在我的身边，我的哥哥，我只有依靠你！我原来准备从峨嵋山顶跳下去的！哥哥，你知道吗？你应该知道，我坐火车从来是不吃东西的因为我害怕上厕所。哥哥，我从山东到峨嵋山，整整四天四夜没有吃东西！哥哥，我又没有穿什么衣服，那时深秋的峨嵋山

已经下雪了，哥哥，我又冷又饿差点冻死在山上！

但我没有勇气跳崖，因为我害怕死！我想到自己不能这样糊涂地死去！我要让世人知道我这种人生活的痛苦、生活的艰难，我要让世人知道我们家庭的不幸！我的身上已剩下回成都的几块钱车费了，我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最后才搭乘一辆好心人的车才到了峨嵋火车站！

哥哥，你知道我是胆小不敢走夜路的。哥哥，我那一晚在峨嵋山上走着，一个人走着，我已经感觉自己死了，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到了成都，落了脚，我开始四处写信求救，但没有人理我，我就用女孩的口气身分写我们的家里所遭受的一切写我自己。我的文章在广播电台播出，我是多么希望你们能听到、能知道那是我——一个假女孩写的真实生活！

哥哥，我如今遇到天津的一位作家，他决定写一本关于我的经历的书，他还将帮助我找医生给我做手术变性。也就是说，如果医生能答应给我做手术，我就可以真正地成为一个女孩了。可惜妈妈已经死了，她在天之灵一定会支持我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哥哥，我只有通过变性手术才能改变这种不男不女的生活！如果不做手术，有一天我会疯！我会变成被世人所耻笑的“同性恋”。

哥哥，我做手术还有很多麻烦，我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关心和帮助，我希望得到亲戚朋友的理解、帮助！

哥哥，现在只有你们才能救我!!! 才能给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哥哥，写完这封信，我的心里才有一种解脱，我终于把不敢说的一切说给你听了，我请你把这封信给信海、信田哥……他们看，请他们帮一帮我这个“小弟”，也许有一天成为你们

的“小妹”！

哥哥，不要让爸知道，也请你们不要对嫂子们讲。哥哥，我现在活得很好，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自杀。但是哥哥，不管怎样，你现在都不要因为看了这封信到成都来找我，我真的不敢见到你们，你们来了，我只有再一次躲得远远的，可能永远不愿见你们，哥哥，我有希望变成女孩那一天，我会高兴地回家，我会在妈妈面前告诉她，我已经是女孩了，请妈妈不要再为因为没有女儿而伤心！

哥哥，请你们几位哥给我回一封信吧！

我在苦苦地等待着!!!

此致

礼

冷冰

（我一直用“冷冰”这个化名写信）

请给我回挂号或者快件信!!!

方刚：

前段时间，哥来到成都，要我回家。他们以为我是在外面学坏了，他说父亲病重，但我不想回家，或许是不敢。我无法面对那些一直都说我诚实、听话的乡亲。也许我这一生做的很多事以后都会后悔。我是不是错了？是的，原本就是错。我是不是就认命，就恢复平常，就装作一切都是因为幼稚而说的梦话，做从前那个还未懂事的孩子？

我无须再做何挣扎，一切都是徒劳，心灰意冷。就让我一人痛苦，就去做那个他们需要的听话的孩子吧！

方刚，我是懦弱的，我不孝、不知耻，我什么都是错。我不要再希望，太多的希望就是空话，就是失望。希望又有什么用

呢？从开始记事时就在希望，但到了今天，我还是我，梦还是梦！

哥要我在爸生日那天回家，我不摇头也不点头。说实话，我何尝不想回家，但我不会回去的，我唯一的归宿是漫无目的地流浪，我好想真的进一寺庙，为来世修福，或是进监狱。方刚，我害怕这个社会！我无须争取，无须考虑，平平淡淡活下去！有的情感不属于我，我有爱也不敢说。

方刚，就当你是我，又该如何？

此致

冷冰

1995、4、3

方刚老师：

很久没有你的音信，厌烦了吗？方刚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我来天津，多次想离开成都到天津来，可是我害怕贸然去了你不在天津，那我又该怎么办？

方刚老师，我今生注定要孤魂在外，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决定在天津和你见了面，谈了你要问的事情，我想再去看看海。我曾经有很多次机会，但都没能实现。如果真的有上帝，相信它会成全一个人最后的希望吧。

方刚老师，尽快给我回复一封信好吗？我在成都每一天的生活都有着无以言述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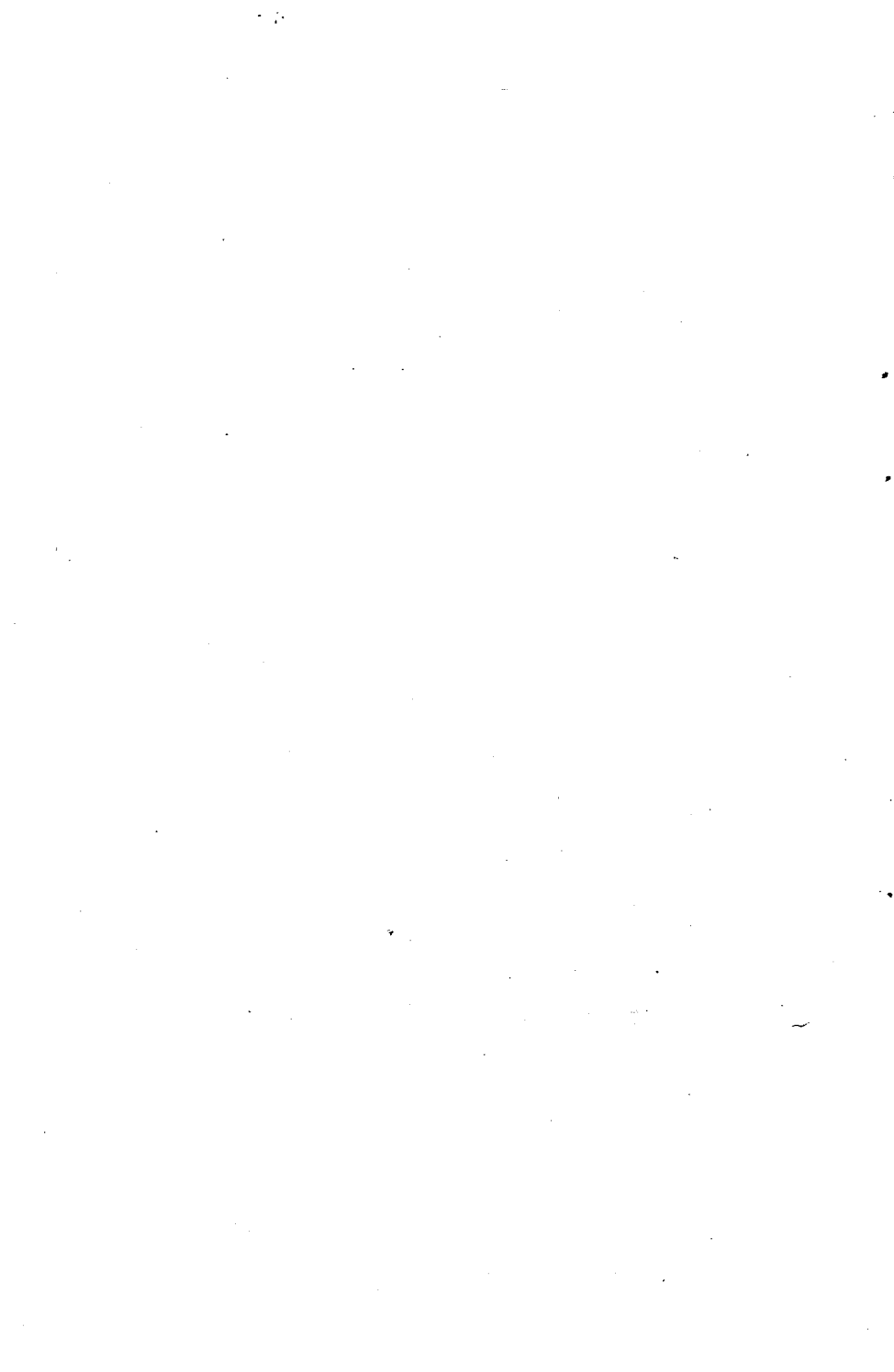
我在等待着！

此致

冷冰

1995、5、30





## 第 15 章：

# 一个易性癖者的爱情经历

---

一个男青年在夜间大摇大摆地走进女职工的宿舍；三个女孩子同时追求另一个女孩子，最后的取胜者和男友分手；易性癖者宁何以魅力独具；她最大的敌人是中年妇女；她每天买一份晚报塞进自己恋人的房间；她自称是个普通女孩儿，无力承受社会压力；失恋、辞职，她以男人身分获得一家广告公司女老板的钟意；自己办公司，两个女孩儿辞职来追求她；被当作男人殴打使她住进医院……

女孩子惠大学毕业如愿以偿地分到了一家合资的制药厂。这家制药厂有 3000 多名员工，规模宏大，现代化的厂房，一流的管理，可观的工资收入，一切都令人满意，是这座城市里男孩子们向往的工作场所。惠在大学里学的是制药，可谓专业对口。制药厂位于这座城市的远郊——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因此一些职工，特别是单身职工常住在厂里的宿舍，惠不是这座城市的人，她从南方一座小城考到这里读大学，在这里举目无亲，自然每天都要住在宿舍。

惠报到的那天，人事处的人为她办好了各种手续，办公室的人递给她一把钥匙，告诉她这是宿舍的门钥匙，然后便领着她向宿舍楼走去。厂区很大，正是 9 月份，绿草如茵，树木茂盛。惠的心情也十分愉快。

宿舍楼位于厂区的一角，两人一间，席梦思软床，暖气和空调，一切都显示着这家工厂的实力。惠很高兴与一位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孩儿同房间，那位女孩子叫玲，也是外地人，很活泼快乐的样子，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便谈得很投机，拉着手坐在床边叙家常。

那天晚上 10 点多钟，惠已经梳洗完毕，玲去卫生间洗澡了，惠一个人倒在床上看书。就在这时，突然房门被推开，一个小伙子径直而入，惊得惠从床上跳了下来。毕竟是夏季，惠穿的衣服很少，况且即使是冬季，女孩子的宿舍也不可以这样不敲门就进来呀。

“你干嘛?!”惠很气愤。

那个男孩子也一愣，很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人。”又上下打量惠：“新来的?”见惠不理睬他，又问：“玲呢?”

“她在洗澡。”惠冷冷地说。

男孩子“哦”了一声，顺势坐在玲的床边，明显是想等玲回来。惠气不打一处来，这个男人怎么这样不懂事，这么晚了还在女孩子的房间里大摇大摆。但鉴于是找玲的，她也不好说什么。

惠用眼角不满地扫着这个男孩子，此时她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清秀的男孩儿，约二十二三岁年纪，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眼睛大而有神，皮肤细嫩，嘴唇微红，讲话的声音细而柔，分头因为抹了发油亮亮的，白衬衫，米色西裤，潇洒而干练。

玲洗完澡一进屋，看到男孩子坐在那里，由衷地兴奋，立即满脸笑容，却又露出一丝娇羞的红晕，轻声说：“宁，来了？”仅从这眼神，惠就明白了玲和这个被称作宁的男孩子的关系，那是一种专属于情侣的眼神。两人很温馨地聊了一会儿，可能是因为惠在场的关系吧，并没有说什么情话。惠不愿当“电灯泡”，想躲出去，但觉得此时再出去有些不自然，也就罢了。

宁11点才离开，玲送他走，惠看到两个人的手拉在一起。

玲很快回来了，惠说：“这么快？”

玲说：“宁也是咱们厂的单身，就住咱们楼上的房间。”

惠一愣，说：“楼上那层不也是女生宿舍吗？”刚从大学出来的惠还习惯用“女生”。

玲说：“是呀，宁也是女的呀。”

惠腾地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玲看惠这副样子大笑起来：“你一定把宁当成男的了？哈哈，不认识她的人总以为她是男的。”

那天晚上，惠躺在床上越想这事越觉蹊跷，宁真是一个女孩子吗？看来这已是无须置疑的了，但她为何完全是男人打

扮、男人举止呢？更奇怪的是，她与玲之间那份情侣般的默契又做何解释呢？第一天报到就遇到这样一桩怪事，惠苦笑了一下。

那以后，惠不由自主地更多地留意有关宁的一切，她发现宁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儿。

宁是药检员，工作相对轻松。她很注重仪表，那一身身男式服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即使是在女孩子们都穿起各色漂亮裙子的夏季，宁也是男式的长裤长褂，皮鞋一尘不染。宁的举止可谓风度翩翩，在药检室的女儿国里完全以男性自居，时时处处留意照顾着其他女孩儿，药检室的卫生宁一个人包了，为其他女孩儿打饭、打开水，帮她们拿东西，很轻柔地和她们说话。哪个女孩子有点什么事，宁便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宁多才多艺，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秀气、飘逸，会弹多种乐器，钢琴、吉它、手风琴都玩得很好，自己有一把吉它，午间休息的时候常为女孩子们演奏。宁的文学修养也很好，谈起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时，神采飞扬，女孩子们都愣愣地看着她，眼光很痴迷。宁对女孩子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惠注意到，药厂里同龄的女孩儿都围在她的身边，甚至以和她单独外出吃饭、逛商场而感到光荣，在同伴中炫耀。这一切在惠刚到药厂时都让她觉得不可理喻，虽然在不久之后她便觉得这些是很正常的了。

惠进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女孩子们都喜欢宁的时候，年长的女人们，特别是那些40岁往上的女人，却对宁嗤之以鼻。而对于这样一个打扮、举止怪异的女孩儿，不同年龄的男人大多都能够接受。虽然宁的“敌人”主要是中年女子，但这个群体影响舆论的力量却最强大，种种对宁不利的议论和传闻也在药厂里传播着，惠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女孩儿，那些女人们乐于向她讲述那些“荒诞”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与玲同

室而居，玲也经常向惠讲宁的故事，玲的讲述显然是另一种感情色彩了。惠是一个聪明有主见的女孩儿，不会人云亦云，她把女人们和玲关于宁的讲述综合比较着，同时自己观察着、分析着、思考着，于是，特殊女孩儿宁的形象和经历一点点在她头脑里形成了。

幼年的宁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是和父母在一起度过的，不到两岁，父母就把她给了姑母。姑母一生没有孩子，很疼爱宁。但是姑母有忧郁症。宁曾对许多同事讲过，她从懂事起便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男孩子，并从读高中时开始一点点作男孩儿打扮。宁的易性癖与她幼年的经历和姑母的忧郁症是否有关，惠虽然是医科大学毕业，但还是不敢轻易下结论。

宁到药厂工作后已经完全男性化了，她对女孩子们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一些很出色的男青年对她们的吸引。惠通过自己的观察搞懂了其中的原因，宁具有每个男孩子都有的男性风格，同时还有着并不是每个男孩子都有的绅士风度，以及几乎所有男孩子都没有的女性特具的温柔与细腻。有了这几点就已经极具“爆炸力”了，更加上宁极美丽或曰极英俊。如果我们对青春妙女的潜意识心理作一番探究与分析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具有男性风度的美丽女郎对她们具有特殊的诱惑力。这些加在一起，足以使一些女孩子对宁痴情。但那痴情的程度一度让惠无法理解，各种传闻都证实，宁到药厂不久，本厂便有三个美丽的女孩儿追求宁，其中之一便是玲。而玲此前正与一个男青年谈恋爱，由于宁的出现，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远，终于分手。

一天，宁来宿舍找玲，恰巧玲不在，只有惠。这时已经不同于惠报到的当天，两个人熟悉了，很轻松地聊天。惠靠着墙坐在自己的床上，宁同样的姿势坐在玲的床上，这构成一种很亲切的气氛，谈话便也十分随和而深入。

宁问惠：“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惠坦言自己没想过，只是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希望每一天都很快乐。

宁说：“可人总得有个美丽的梦想，你不妨闭上眼睛，想一幅最美丽的画面。”说着，宁自己先闭上了眼睛，脸上浮着淡淡的微笑，惠感觉到了宁一颗浪漫的心。

“说说你的梦想吧。”惠说。

宁就那样合目而坐，陷入想象中。“对我来讲，最快乐的人生境界是这样的：在一处风光秀丽的海边，没有游人的嘈杂，只有海水拍击岩石的声音和海鸟的鸣叫。在海边的岩石上座落着一幢别墅，不需要太大，但一定是欧化的，一定有宽大的阳台和落地窗。阳台上放两把竹椅，还可以放一架钢琴和琴凳。我就住在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我们弹琴、听海声、看海鸟……”

宁讲这些的时候脸上光亮亮的，很迷人。惠也被她的情绪感染了，甚至也想拥有那样一幢海边别墅，拥有……慢，惠猛地清醒了，宁还想有什么？一个漂亮的妻子？可她自己就是一个女人呀！

真是一个怪人，一颗怪心。但这谈话对惠来讲还是有收获的，她明白，宁这样一颗飘逸、浪漫的心灵，更容易使女孩子们爱怜。

惠不久又知道，就在惠到药厂报到前不久，宁最终选择了玲。这个消息是玲亲自告诉惠的，而她们的同事知道的可能更晚一些。宁的选择使得另外两个追求者很伤心，一人调离了条件优厚的药厂，另一个人明显地变得忧郁。

女孩子玲和同样是女孩子的宁开始了情侣般的交往，她们出双入对时手拉着手，宁为玲开门、拿包、披衣服，玲因为幸

福而两眼放光，脸上红扑扑的。尽管有众多的侧目而视，但玲和宁旁若无人，沉浸在她们的二人世界当中。每个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玲和宁在谈恋爱！虽然她们都是女人！

人们不可能对这场面熟视无睹，风言风语铺天盖地般来了，当时令进入秋天的时候，惠也亲眼看着宁怎样一点点走向苍凉。

有人私下劝说宁：“你这样不是耽误自己了吗？你毕竟是女孩子呀！”

宁笑笑，不置可否。

有人找到玲：“你可要自重，和宁乱搞在一起怎能让远方的父母放心？”

玲不软不硬地说：“自己的事自己作主，不需要别人乱掺和。”

不知是谁先找到了政工部门，即使是在这样的合资企业里，党对职工意识形态的领导也不能放松。没人知道那是怎样一次“举报”，但足以引起充分重视是真的。党委书记找宁谈话了，宁回来的时候表情平静，谁也无法从她脸上看出什么。只是，她仍我行我素。

风雨欲来之时，惠曾和玲进行过一次倾心的交谈，她问：“你想没想过，你和宁以后会怎样？”

每一次提起宁，玲的脸上都漾出笑容。“当然想过，宁总提到我们美好的未来，在海边的岩石上，有一幢欧式的别墅……”

惠惊异地听着，最后不得不打断玲：“但是……但是宁是女的呀。”

玲收敛笑容，认真地说：“她会变成男人的，她说过总有一天要做手术变成一个男人！”



惠一愣，她早听说过变性人的事情，但从没和宁联系在一起过。人世真是蹊跷，一直觉得很遥远、很生疏的变性人竟会出现在自己身边吗？

宁和玲在厂里的境况一点点发生变化，人们见了她们都闪开，而在背后偷偷地议论。特别是宁，由于“工作需要”，她被调离药检科，到存车棚看自行车。她们受到明显的孤立，甚至于那些对宁很友好的女孩子也在疏远她们，可能是为了在整个大气候下保护自身的原因吧。

终于有一天，当宁拿着洗漱用品推开女澡塘的门时，一个40多岁的女人阴阳怪气地笑着说：“你不是想当男的嘛，男的可不能进这儿。”引发一阵哄堂大笑。宁二话不说，转身就走。那以后，再也没有在厂里洗过澡。

整个社区对一个人持一种排斥状态，对普通人来讲绝对是难以承受的，那段时间，玲整天愁眉苦脸的，这结果显然不是她想象得到的。而宁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有一天，惠从外面回到宿舍，推门进屋的时候听到玲正和宁在争吵，惠想退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她听到玲在提“变性”的事情。惠看到玲的眼圈哭红了，而宁很沮丧地坐在一旁……

那年的12月初，宁说自己的母亲生病，向药厂请了事假，回老家。惠注意到玲的情绪变得好起来，整天又有说有笑的了。一天夜里，玲偷偷地对惠讲：“你猜宁干什么去了？”

“她的母亲不是病了吗？”

“那是骗他们的，她做变性手术去了。”玲诡秘地说。

惠吃了一惊，玲又说：“哼，等她变成一个男人回来，看那邦人的笑话吧。”

惠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问：“宁去哪儿变性？都联系好了吗？”

玲不以为然地说：“宁去找上海的医生了，人家做过好多例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惠心想，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宁有一个习惯，每天必看晚报。以往，晚饭之后，宁和玲会手拉手地一起上街去买报，宁说这是一种运动，所以一直不订阅。宁走后，玲每天形单影孤的，休息时不是俯在桌前写信，就是倒在床上看宁的照片。但是没多久惠就注意到，每天晚饭后玲都一个人走出厂区，约半小时后回来。一天傍晚，惠到楼上的宿舍找其他同事，无意中正看到玲把一张晚报从门下塞进宁的房间（因为宿舍宽裕，宁一直自己住一间宿舍）。玲看到惠，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说：“她回来看。”那以后惠特意留意了一下，玲每天晚上都去买一份晚报塞进宁的宿舍。有一天下了大雪，玲深一脚浅一脚走出去，回来时已经变成雪人了……这一切让惠很感动，她想，如果宁变性成功，和玲恩恩爱爱的也不失为一对美满夫妻。

宁是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冬日回来的，她仍是个女人。

惠能感觉到玲与宁间发生了一场冲突，但玲没有讲，惠也不问。那段时间宁仍和玲出双入对，但明显地少了欢声笑语，手儿也不再相牵。宁还来玲的房间，但两人在一起时不是海阔天空地谈天说地，而是默默地对坐。沉寂，惠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沉寂的气氛中也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她明白，沉寂终将结束，而沉寂的结束可能以一种人们不想看到的方式出现。

惠觉得，不知何时自己已经变成了宁与玲的朋友，她关注着宁和玲的命运，特别是宁，惠希望她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表面的平静一直维持了下去，宁和玲在一点点疏远，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一向形影不离的她们不知从何时起走得远远的……也许只有一个人对这慢慢的改变了如指掌，这个人就是

惠。

玲在一个不眠的深夜向惠哭诉与宁的分手，她说：“我真的受不了了。”于是，惠知道，宁的变性请求被上海的医生干脆利落地驳回，医生告诉她，变性手术不是割双眼皮，谁想做就都能做。于是宁就回来了，玲不满于她竟不再作进一步的努力。宁说：“太难了，写信给医生要求变性的有上千人，他都拒绝了。”于是，未来在玲的眼里一下子变得没有光明了。与此同时，玲还在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当宁去上海的时候，玲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第一次告诉他们，她谈恋爱了，虽然对方也是一个女孩子，但她马上就会变成男孩子的，那时他们将结婚。父母的回信是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他们坚决不同意这桩“荒诞的婚事”。父亲在信上说：“我们都是开明的父母，不会干涉女儿的婚事，但对于这种无稽之谈、异想天开、神经病人才会有举动不能保持沉默！”

“我没力量面对整个社会。”玲对惠说。

玲还给惠看了一迭厚厚的信，那是她写给宁的情书。虽然两人在同一家工厂又每日厮守，但在过去的半年里，玲竟写下了足有半尺厚的情书！玲把这些情书从宁那里要了回来，也意味着两人关系的结束。

“你可以看。”玲说。

“不看了。”惠说，她想如果自己看的话也许会哭，她哭了玲更会哭，惠受不了那份伤感。

玲把情书放在一个脸盆里，用火柴点着了。“我明天就要回家了，父母来了好几次电话催我回去，他们为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玲说。

宁是在转年的春天辞职的，她已经没有办法在药厂干下去了。失去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原因，失去玲是另一个原

困。

此后的一年间，惠再也没有看到宁，她走的时候没有同任何人讲，当一个早晨人们醒来的时候，发现宁的房间里已经空荡荡的了……

玲很快就结婚了。不是父母介绍给她的那个男朋友，而是认识宁之前交往的那个男友。两个人重归旧好，男孩子对于玲因为和一个女孩子恋爱而离开他并没有吃醋。“女人和女人在一起，能做什么呢？”他这样说。玲结婚那天惠也去了，当新郎和新娘对拜的时候，惠产生一种错觉，觉得那新郎是宁……

日子平平静静地过去，制药厂的人们在一天一天淡忘宁和关于她的一切，宁也没有一点消息来。玲结婚后不再住集体宿舍了，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和她畅谈长夜，但两个人凑到一起时仍很随意地谈天，只是不谈宁。只有一次，惠无意间说：“也不知道宁现在怎么样了？”玲沉默无语。惠想起以往玲说话必谈宁的日子，替宁感到一丝伤感。惠作梦也不会想到，玲其实一直和宁保持着往来。

在宁离开制药厂约一年后的一天，下班后玲问惠：“我可以去你那儿坐坐吗？”

惠笑了：“那儿也是你的房间呀。”

两个人便一起说笑着回到宿舍，坐下来，玲却突然不说话了。惠感到她一定有什么心事要讲。

“玲，出了什么事？”惠关切地问。

玲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弄得惠不知所措。良久，玲突然哽咽着说出一句话：“宁被人打伤住院了……”

惠愣住了，她没想到玲会突然说起宁，而宁在事隔一年后又是以这样一种状况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那天晚上惠又住在了她以前的宿舍里，和玲谈到转天凌

晨。惠说：“我需要对人讲，闷在自己肚子里太难受了，我只能对你讲。”

玲说：“谢谢。”

宁在离开制药厂后一年间的经历通过惠的讲述变得清晰起来了。

宁辞职后人事关系放到了该市的人才流动中转库，然后到人才市场应聘。宁应聘时自报的性别是男性，并不能据此认为她说谎了，因为宁的确确实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男孩子。宁的应聘很顺利，她特有的魅力显然再次发挥了作用，一家广告公司的女老板对宁极为欣赏，宁上班的第一天便被委以重任——经理助理，每天和老板坐对桌，出双入对。

宁很认真地钻研业务，在公司里竟如鱼得水，比在药厂干得好多了。那时宁已经萌生了一个念头：挣钱，挣很多很多的钱，有了钱便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加倍地努力，成长很快，更受老板赏识。女老板离婚不久，年近40，风韵犹存，对宁特别关照，给她高收入，待她也客气，仿佛宁不是雇员，倒是老板的客人。宁能感受到老板传达出的种种信息，但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因为老板不知她是女儿身。宁一直小心谨慎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在每天工作的人群周围做到这点并不是件容易事，当身边的人像待男孩子一样待她时，宁感到很快活。这样干了半年多，宁越来越感到伪装自己的性别真是件难事，别的姑且不说，仅是不能用公司的厕所和浴室便给她每天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随着夏季的到来，宁曝露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公司职工一起去厦门鼓浪屿旅游，宁便不敢去，真到了海滨她将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不穿上泳衣下水，而这足以使她半年多的努力付之东流。

一个最炎热的夏天，宁穿着男士的制服短裤上班，光脚穿

凉鞋。女老板坐在她身边，很认真地看她的腿，说：“你的腿像女人一样细嫩。”说者无意，听者却一惊。老板又说：“你的脚肯定是女人的脚，男人怎么会有这样一双脚呢？！”宁只余下出冷汗的份儿了。

女老板对宁的“攻势”在加紧，宁则装糊涂，可到后来糊涂也装不下去了。一天晚上，宁陪女老板请客户吃饭，饭后送老板回家，在房间里女老板借着酒劲儿吻了她。宁大惊，慌乱地逃了出来。宁知道，自己该离开这家公司了，转天便不顾老板的挽留辞了职。

再度辞职后的宁在家呆了几个月，也就是这时候，玲给她打来一个电话。

宁和玲是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的，玲很激动，宁很平静。玲请求宁原谅她，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儿，实在无力与整个社会抗争。

宁说：“过去的都过去了，你好吗？”

“我不好，”玲说，哭了，“结婚之后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还是无法忘记你……”

但是宁对玲的感觉显然已大相迥异了，她说：“别这样，好好地做个妻子吧。”

玲说：“你以后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吗？”

宁这才激动起来：“当然不会。我要挣钱，办自己的公司！当我成百万富翁之后，做个变性手术还不是小事情！我还可以在海边买一幢别墅，别野里有一架钢琴和一个漂亮的妻子……”

玲听着听着就哭了，说：“那漂亮的妻子会是我吗？”

宁一愣，说：“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可是我不幸福。算卦的也说我和他不会过一辈子，我命

里注定有第二次婚姻……”

宁耸耸肩，未置可否。

宁很快办起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这年头最好办的就是广告公司，不需要投资可以白手起家。玲得知宁的公司开业，虽然没有接到邀请，那天还是去了，她由衷地为宁高兴，相信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个男人，有自己的海边别墅……

在自己的公司里，宁的公开性别还是男人，这一次她有足够的把握不使手下的员工看出她是“花木兰”。公司的雇员也都是女孩儿，有两个女孩子辞去了有劳保的正式工作投奔到宁的麾下，只有一个原因：她们同时爱上了“男老板”宁。其中一个女孩子已经办好了出国手续，竟对宁一见钟情，立即退掉了签证。由爱情凝聚起来的集体战斗力最强，宁的业务迅速开始起来。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宁的广告公司就倒闭了。这城市里共有1600多家广告公司，宁虽然已经在广告业锻炼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在竞争中被淘汰，新的广告公司又同时出现。

公司倒闭的时候，宁欠下一屁股的债，别人也欠她的债。宁每天忙着催债，别人也忙着找她要债。别人欠宁的债没要来，宁却被找上门的债主堵在屋里。

“小子，三天之内再不还钱，别怪老子不客气。”债主动了真格的。

宁忙了三天，还是没备齐钱。债主再次找上门来，放弃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狠狠地一顿拳打脚踢。他们以为是在打一个男子汉，哪里想到玲会是一个女娇娥。债主临走时还留下一句话：“三天后再不还钱，非让你小子到医院里躺几天不可！”

不需要等到三天后了，女孩子宁当天就躺到了医院。当玲

得到消息赶到医院看宁的时候，宁已经躺了三天了。

“没事儿，”宁对玲笑笑说，“还可以东山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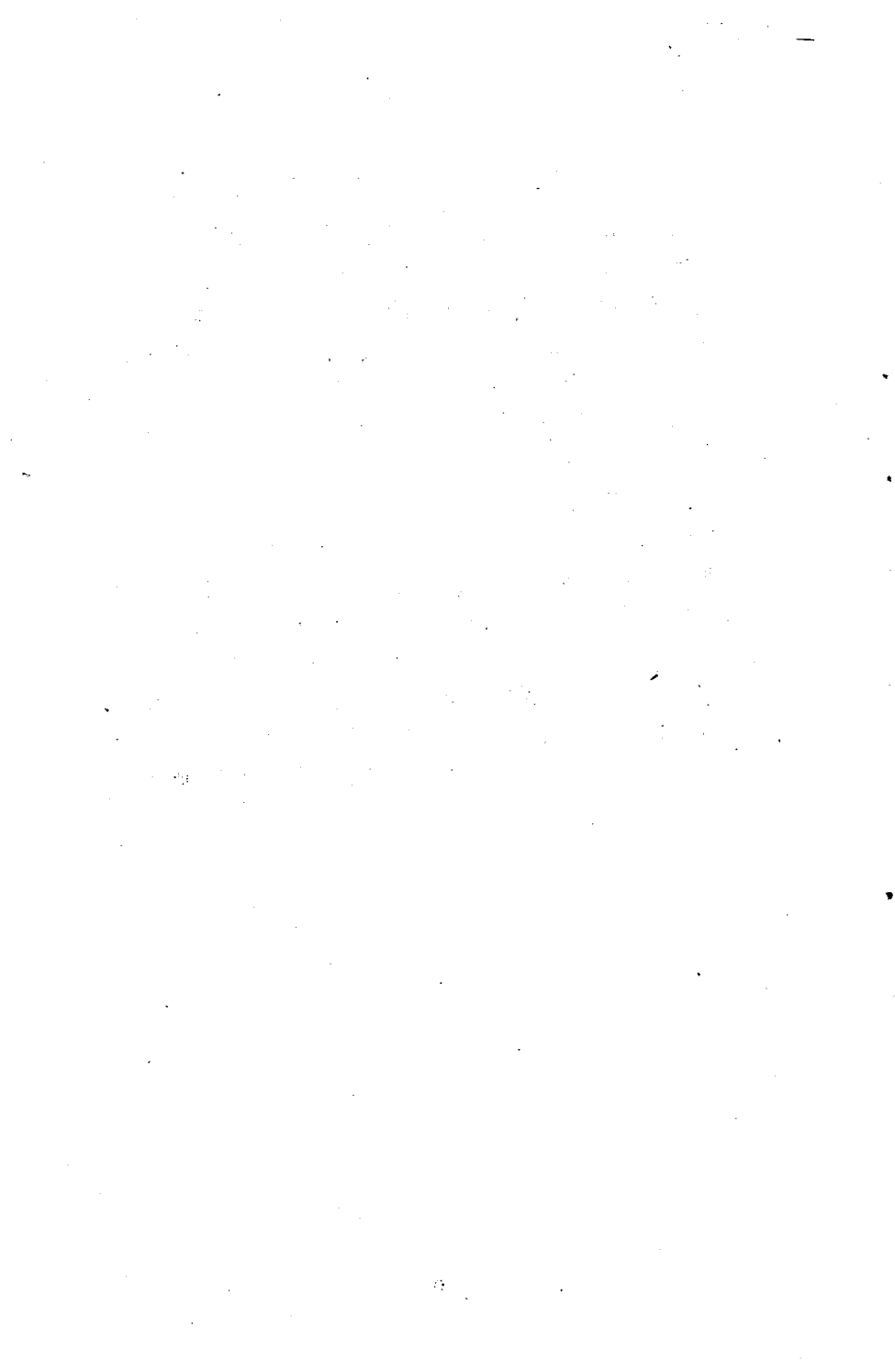
就在玲住在药厂宿舍的那天晚上，惠决定去看看宁。她原计划转天就去的，但拿不准自己应该怎样面对宁，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这一犹豫使她耽误了一天。第三天临下班时，惠约玲一起去医院，玲却说：“不用去了。今天中午我去医院了，她已经走了……”

“走了？哪儿去了？”

“不知道。”玲低着头，尽力使自己的语气变得平静……

那以后又过去一年了，惠再也得不到关于宁的任何消息。玲和惠聊天的时候，再也没有提到宁，就像她从来没存在过一样。生活平平静静地过着，属于女孩子宁的一切消散在岁月中。只是有的时候，惠从当年宁的宿舍门前走过时，会想起自己到药厂报到那天见到的宁，于是仿佛又看到坐在自己对面床上闲眼幻想海边别墅的宁，看到正在往宁的房间里塞晚报的玲……





## 第 16 章：

# 何清濂将其看作“严肃的事业”

---

对何清濂教授的采访曾经十分困难；医生“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在易性癖者面前是否要有所改变；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医生束手无策；“解除痛苦”与“带来幸福”是两回事；决定是否给一个易性癖者做手术没有技术指标，唯一的尺度在医生的心中；教授担心男人变成女人后会去做坏事；有一些医生眼睛盯在钱上；妻子也可以陪丈夫来变性……

想对中国易性癖者及相关问题做一番扫瞄，就无法回避上海。一位上海人对我说，任何一本关于中国某种现象的著作，都不能回避大上海。写了一些书，才真正认识到，上海人的这种自我感觉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而不像某些北方人说的那样：“上海人的自我感觉总是过于良好”。

而采访上海的易性癖及变性人现象，就无法回避何清濂教授。何教授，中华医学会上海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主任委员、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著名的整形修复重建外科专家。我在自己的采访本上很早就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及他所做过的工作。

1990年7月，何清濂完成了一例男变女的变性手术，虽然晚于北京夏兆麟教授的第一例手术，但由于夏教授的手术国内没有公开报道过，所以鲜为人知。医学界一度认为何清濂的这次手术是中国第一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中国第一例公开亮相的变性手术，国内外许多媒体都做了报道。那以后，何教授又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变性手术，至今已经完成了12例，男变女和女变男各占一半。

等待一个机会到上海，一直等到随出版社到沪上推销我的那套社会纪实丛书。1995年6月中旬的上海连续降雨，凉气袭人。时间很紧，我只能作短短三天的停留，而这三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我查到何清濂教授的电话，讲了我的情况，讲我想见到他的迫切心情，于是，我得以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去长征医院见何教授。

刚同何清濂教授坐在一起的时候，谈话很困难。

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学者，目光里透着正直。我递上自己的名片，介绍了我所做的工作，却并没有得到“礼尚往来”的名片。

谈话像挤牙膏一样，还常常遇到一些很尖锐的反问。

“您做过多少例手术了？”我的采访由此开始。

“报上登过了，你看报了吗？”何教授盯着我的眼睛说。

“那第一例变性手术者大致是什么情况呢？”我又问。

“当年的《文汇报》报道过了，你没找到那期报纸吗？”

报纸上的东西只属于报纸，我需要属于自己的东西，便只能再去逐一地问些具体的问题，希望引起他的谈兴，但这种谈话同样没有进展。

“她的现状如何呢？”我问。

“我不能说。”何清濂冷冷地说。

采访无法进行了，我只能掉过头来谈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些与何教授有关联的东西，引起他的兴趣。于是我说自己曾写过一本关于艾滋病的书。

“艾滋病跟这个没有关系！”何教授立即封住了我的话。

“我知道，我只是想说明我曾做过一些与医学有关的采访和写作。”我说这话时的表情和神态仍十分礼貌、恭敬，心里却万分沮丧了。但我不可以退缩，我终于等到这次采访的机会，怎么可以退缩呢？！何况，直觉告诉我，面前这位有点倔强的学者是一个好人，他之所以采取冷冷的态度，一定有他的理由。不多时，这一点果然被证实了。

“您最近在做这样的手术吗？”我问，没想到这句随意的问话最终引得何教授滔滔不绝。

“没有，我原则上不收治。”何教授说。

“不收治？”我试探着问。

“不是不收治，是原则上不收治。”何教授立即纠正，不满地说，“前段时间你们天津有一个记者跑来，和我没讲两句话，回去就写了篇报道，说何教授不再做变性手术。原则上不收治

不等于不做，这么个简单的道理他都搞不清楚。”

我忙说：“我不会犯这种错误，我写的东西发表之前可以给您看一遍。”

“那倒没有必要，怎么理解是你们记者自己的事情。”何教授说。

“是不是有很多易性癖者找来呢？”我问。

“找来的很多，但都被我拒之门外。”

“那么您决定是否给一个易性癖者做变性手术的依据是什么呢？”

“这是从医学角度考虑，我不能对外讲。”何教授再次冷冷地拒绝。我暗想，如果什么都不能讲，我这类人靠什么吃饭呢？

这时，一个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闯进我的大脑，我决定铤而走险，直截了当地向这位“难对付”的采访对象不客气地提问了。

“何教授，我有一种疑惑。有一个易性癖者长期和我通信，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中，想做变性手术没有成功，曾经两度自杀。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我的疑惑是，既然我们承认这是一种疾病，在确信病人不可能通过心理治疗改变的时候，医生们如果再拒绝为这些易性癖者做变性手术，是否与医生的职业准则相违背？”必须承认，我说这番话时很严肃，相当不客气，我颇担心原本已经对和我谈话就没有什么热情的何教授会不会气恼地宣布这次采访的结束，但是，我关于何教授是一个出色学者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我的质问触动了一位学者的神经，他激动起来，进而侃侃而谈。

当何教授作下面一番谈话的时候我甚至无法插进话去，他越说越激动，手臂挥舞着，目光炯炯，声音宏亮，完全不再需

要我“挤牙膏”了。一位学者最关心的话题被触动了，他便会显出知识分子的那种专注来。

像你说到的那个易性癖者的情况很常见，他们普遍生活在痛苦中。从这个角度说，我完全同意你关于给易性癖者做变性手术的主张。但是，我们都不是孤立生活的医生和病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就必须面对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一些社会问题解决不好，给易性癖者做了变性手术最终也只能是一种遗憾。而如果变性之后的人做出不应该做的事，那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对变性手术这项事业的伤害。

医生当然应该给病人治病，但易性癖者和别的病人不一样。如果是一个肿瘤患者，医生必须开刀切除那个肿瘤，病人不愿开刀也得动员他开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治好他。但易性癖者不是这样，对于这种病来讲，医疗仅仅是一部分，即使做了变性手术，病人还要面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是一系列很重要的问题……

易性癖这种病过去不为人们所认识，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病人说，这病比癌症还可怕，得了癌症能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关心，而得了这种病却招来讥笑和唾弃，有些甚至被人视作流氓、道德败坏者，受到行政或司法的惩处。因此，易性癖患者常常受到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

当然，对于那些社会问题，医生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过问，医生更无法帮助病人解决那些社会问题，干预那些社会问题。但是，既然要为一个人做变性手术，就要帮他考虑变性之后必然要面对的社会。当事人会偏激，会不管不顾，但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不能那样，必须替病人想得多一些。因为医生

做一项治疗是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为病人解除痛苦；第二，帮助病人获得幸福。对于一个变性人来说，手术可能减除他生理上的痛苦，但由于一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很有可能他无法获得幸福，相反，倒要承受双重的痛苦，这显然不是病人的期望，更与医生的职业准则背道而驰。易性癖者在没有做变性手术的时候虽然痛苦，但他还能生活下去，而有些变性人却可能无法生活了，因此医生必须考虑这个病人是否有承受可能到来的痛苦的能力。

在决定是不是接受为一个易性癖者手术的时候，医生还必须做另一种考虑，那就是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医生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个病人是否会在变性之后做坏事。医生要对社会负责。医生希望每个易性癖者做过变性手术后都能获得新生，都能健康的成长，所以医生必须慎重。

现在社会对变性人总的还是持不接受的观念，如果这时有一个变性人去做坏事了，当妓女了，像人妖一样出卖自己了，那就把我们的事业毁掉了。会有人说，瞧，这就是变性人，变完性原来是为了做这个！我们没法对人们说清楚！在现阶段，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懂得那是属于个人的事情，不是变性人的事情。而这样一来，就会败坏变性手术的声誉，而且很有可能使它无法继续开展下去。

日本的法律就规定不许做变性手术，中国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医生们做了，就更要负责任。易性癖作为一种疾病，医生就有权利也有责任去研究它，去为病人解除痛苦，但还是那句话，有责任心的医生应该慎重。

变性手术是一项事业，一项新兴的医疗事业，每个医生都应该爱护它，保护它的声誉，这样才能促进医学事业的进步。

承受着痛苦的易性癖者成千上万，但是如果有一两个人变

性后去做坏事，而给变性手术造成不良影响的话，社会的不满和愤怒足以把这项事业毁掉，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那时候，要承受更大痛苦的还是众多的易性癖者。

这时，我插话说，公众社会对于易性癖者和变性人的不理解与歧视是否是不科学的。

何教授说——

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民众的观念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不要幻想可以很快地改变。我们可以说病人是平等的，其实又是不平等的。易性癖者不同于伤风感冒。他是来做手术的，不是简单的穿一件花衣服的问题。

变性手术是在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生而俱有的性别，同时，也改变了这个人的一切。当把一个人的性别改变了之后，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新的社会化的人了，原来的那个人不复存在了，一切都变了。

这其实又再次涉及到给哪些人做手术，不给哪些人做手术的问题。必须很认真。变性手术的是否实施没有一个客观指标，不像盲肠炎，什么情况下要开刀，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开刀有一个标准。变性手术的标准完全在于医生心中的尺子。变性手术改变、切除的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如果把正常人的去掉了那要算很严重的医疗事故。割掉了容易，但是割错了呢？如果来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呢？医生马马虎虎地就决定给他做手术，手术做到一半他又要求不做了，怎么办？

最怕的是那些不讲医德医风的人，乱做！只要有钱，来者不拒。这样的坏医生现在不是没有，市场经济下什么人都有。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也是多变的。有的人有病，但医生们都



是健康的吗？有了钱，什么社会责任，什么职业道德，什么医疗事业，什么病人的未来，就全不顾了，拿起手术刀做好了。有的可能是很小的地方医院，根本不具备那样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却也在做变性手术，手术的效果可能很差，病人没法正常的生活。这样就形成一条罪恶的线：不健康的人——不健康的医生——不负责任的手术——被毁掉了的事业。

我们医院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已经实施过的变性手术都是正常的医疗收费，手术需要哪些开支，药品需要多少钱，就向病人收多少钱，绝没有因为是变性手术就多收费的情况。

我很自然地问及何教授已经做过的12例手术，他告诉我，这12个人都是经过多次的交谈，他用几年时间考察后才决定实施手术的。他们的年龄多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本人都不是独生子女。患者在入院前，易性癖都十分严重。“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问题，他们都在健康成长。”我知道，何教授这句话是指没有人像他担心的那样做不正当的事，至于手术的质量，医学界早已有公论。

最能令何教授激动的话题谈完了，采访又变成“挤牙膏”式的了，好在我已经了解了何教授最具个性的思索。

在我去见何教授之前，上海《康复》杂志的朋友简平先生请我代为何清廉拍几张照片，因为他的刊物要发一篇介绍变性人的文章。最后，我提出为何教授拍照，他拒绝了。

“不可以，”他说，“我们这是军队系统，报道、拍照片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同意。按规定，你来采访需要事先和政治处打招呼，但鉴于你是远道而来，时间又这么紧，我就接待你了。”

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地实现了这次采访，因为以一

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我不能指望政治处会批准我的采访。同时，我也确信，何教授的确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人。

同何教授谈话的转天，我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李志龙先生。李先生现在指挥处工作，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采访过变性人罗名立。关于他和罗名立的交往，我们在此书中已经用一整章的篇幅谈及。在我和李志龙见面的那天，谈到了何清廉教授。罗名立的变性手术是何教授做的，所以李志龙得以同何教授有过多次的交往，深入地谈过变性手术的相关问题。

李志龙告诉我，何教授对于每一个实施变性手术的人都要做认真的考察，“他怕出事，他总是说，这是一项事业，不能让个别人给毁了。”李志龙说。

何教授对于女性变男性的手术远不如对男变女那样担心，其中的原因也是不说自明的。一个变成男人的女人远远不如一个变成女人的男人那样容易堕落。

通过和李志龙的交谈，对于何教授的思想有了更多的把握，对他的工作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谈到了何教授做的第一例变性手术，也就是一度广为媒体报道的男变女的变性人秦惠英。

1989年的一天，一位叫秦惠英的大学毕业生忐忑不安地走进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何清廉教授的门诊室，提出了变性的要求。

秦惠英早在13岁时就有当女性的欲望，成年后更甚，以致两次自残切除睾丸和阴茎，造成尿道口狭窄，排尿困难，十分痛苦。1990年，经过医院领导研究决定，何清廉教授为他实施了变性手术。现在谈及为何做那第一例手术，何教授说：“我们只是为了解决她当时排尿的困难。”

1991年，何教授又为27岁的李一妮做了女变男手术。先是切除了乳房和女性生殖器官，数月后再用腹部皮瓣做成阴茎和阴囊。李一妮回家后来信说：“我现在好开心啊！痛苦与死亡已离我远去，我要为新生活去奋斗……”

关于何教授几例变性手术的报道见诸报刊后，有500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他，提出做变性手术的要求。李志龙告诉我，何教授曾经给他看十多只抽屉的来信，其中有人甚至写道：“即将跨入21世纪的我们年轻一代，什么都应该由自己作主，包括决定自身性别在内。”这些要求变性手术的人，有的是父亲领着孩子来，有的是母亲带着女儿来，有哥哥送妹妹的，也有姐姐陪弟弟的，更奇妙的，还有妻子送丈夫来的。他们千里迢迢来到长征医院，声声诉说自己的痛苦。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新疆、深圳、大连、大庆都有，还有从台湾、日本来的，各行各业各阶层。有副教授、研究生、教师、医生、护士、工人、农民、营业员、战士、学生，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仅10岁。在这500多人中，有10例自残了生殖器官，20多人自杀未遂，而有过自杀自残之念头者多达200余人。自杀自残比例之高为其他疾病所罕见。

正像何教授对我谈过的，尽管他深知易性癖者的痛苦，但接受一个人做手术也十分慎重。首先要经过对患者长期的观察、分析以明确诊断。患者在手术前必须考虑和解决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诸如手术后的工作、生活、经济、家庭组成、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并获得有关部门和亲属的同意，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考虑做变性手术。何教授至今与做过手术的那12个病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有10例病人以新的性别角色在社会上生活和工作。其中两例男变女者，一例女变男者都已结婚，婚后性生活满意。4例女变男者正在热恋中。1995年

初,《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唐金贤的何清濂教授专访,在那篇报道里,何教授谈及了病人家属对变性手术和病人的态度问题。何教授说,这12个人在做变性手术之前,其家人的心态多是焦虑、惊恐,觉得耻辱、“家门不幸”、脸上无光,有的还辱骂、讥讽患该症的子女。只有少部分患者得到了家庭的宽容,手术后和家人相处如常。

在那些找到何教授要求做变性手术的易性癖者当中,许多人的家庭根本就不赞成他们的亲人做这种手术。有一个易性癖患者背着家人悄悄到上海求医,人未踏入医院门诊部,一封航空信已飞进了整形外科主任室。当父亲的来信恳请医生千万不要给他儿子施行手术。另一位患者的父亲则在来信中威胁说,谁开刀给其子做手术,谁将负法律责任,他要向法院提出控告。

采访何清濂教授时,他曾给我一份复印件,那是《医学美容》杂志刊发的一篇对何教授的专访,在那篇专访中,何教授发出呼吁:“让我们分一份爱、分一份同情和理解给这些在磨难中苦苦挣扎的灵魂!”

何教授还说:“易性癖病人的出现反映了其客观的存在。按国外资料易性癖的发生率以十万至十四万分之一来测算,我国易性癖患者估计有数万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面对这么多病人,我们有责任去研究和进行治疗。在变性手术开展得较早的一些国家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建议我国有关部门能予以重视并拨出一定的经费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对易性癖的诊治,包括非手术治疗及变性手术等方面的研究。要制订有关法律法规。在此之前,变性手术应慎之又慎,不宜大量开展。一是避免诊断错误,如果病人要求变性就都经做手术,那是庸医杀人,将会给病人造成终生痛苦;二是防止极少数人利用变性

手术图谋盈利，甚至制造人妖。”

我想，何教授的这番话正好可以成为对我的那番谈话的一个注脚，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的心。人类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需要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自己的角度上，用和这个社会一致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上，站在公众的利益上，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眼光来看问题。于是，我们便一步步走向光明。

## 第 17 章：

### 秦惠英，你在哪里？

---

她曾被作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而广为宣传；为了公众的利益她决定公开自己的身分；女生们一字排开将她哄出宿舍；学校里的浴室和厕所她无法使用；她对一个不知情的女生说：“我欢迎你住在这里，但你离开我也不会怪你”；男友要求和她做爱，她与其说是不愿意不如说是恐惧；因为“性别问题”她再次失去工作；她终于隐姓埋名，放弃唤醒公众的努力……

冷冰：

你好。

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我一直不在天津，我的四本纪实已经出版，过去的一个多月一直在各地做巡回的宣传，到了郑州、武汉、广州、上海等几个城市，搞新闻发布会、首发式和签名售书等活动。

但请相信，我一直记着你的事情，我仍将做我能做的。

我将在6月到或7月初到成都宣传我的书，那时我会去见你，我们可以见面详谈。

祝

好

方刚

1995、6、28

几乎所有的上海人知道秦惠英，任何一本关于中国变性人的著作都无法回避秦惠英。她曾被作为中国第一个变性人广为宣传，虽然这与实际的情况有一定偏差，但她无疑是中国第一个向公众社会自我曝光的变性人，她的照片广为刊登，她的经历家喻户晓，她说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如果哪一天，我们对民众的观念演变做一番全面而细致入微的回首的话，我们无法回避民众对变性人态度的演变，也就无法回避秦惠英。秦惠英以她的自我曝光，实现一种升华的人生价值。

一个夏天，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的何清濂教授接待了一个特殊病人，这是一位瘦弱的男青年，自我介绍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叫秦惠荣。秦惠荣同何教授说了很多，讲自己的经历，讲自己对于生命的感觉，不愧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知识和见解都令何教授耳目一新。最后，秦惠荣把一个难题呈给

了何教授：“教授，我想做变性手术。”

秦惠荣就是日后的秦惠英。

秦惠荣是个农民的儿子，他的父母都是世代面朝黄土背靠青天的农民，谈不上有什么文化水平。秦惠荣是这个家庭里的长子，在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秦惠荣自幼勤奋好学，成绩出色，和男孩一起玩耍，是一个典型男孩，没有任何女性化的倾向。

秦惠荣考入初中那年，正好13岁。13岁是少男少女进入春心萌动的年龄，当班上的男同学开始对女孩子发生兴趣的时候，秦惠荣却发现自己变了，那是一些迷幻般的变化。他变得内向，再也不爱和男孩子在操场上玩闹，而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中，凝视静思，同时对女孩子的性格和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女性的温柔和女装的艳丽，常常梦想自己也能穿上这样的衣服，成为一个娇丽的女孩子。

“当女孩子真好，我应该是女孩子。”13岁那年，秦惠荣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女人呢？我为什么偏偏是个男人呢？”秦惠荣被这样的想法折磨着。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的行为举止出现了女性化。

他笑的时候喜欢用手掩嘴，害怕的时候捂着耳朵大喊一声“哟”，一个人呆着的时候爱照镜子，爱梳弄头发，爱拿块手帕扭着屁股走路……他从这些举动中感到许多快感。

秦惠荣学习很刻苦，热爱读书，高考中，他一举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成为周围几个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乡邻们又说：瞧，扮女孩子使他的命运有了多大的改变呀！

当秦惠荣开始大学生活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生活了。



那是1981年，秦惠荣的女性化倾向发展到极点，发病时无所适从，男性生殖器成了压抑、嫉恨的累赘。他购置了不少女性服装，悄悄地将女装穿在里面，外面罩上一件男装，有时干脆将女装穿在外面，过一过女性化的瘾。

住在男生宿舍里，秦惠荣感到恐慌。夏天男生在屋里很放肆，一条松松垮垮的三角裤什么也遮不住。有一天，秦惠荣竟然在宿舍门上贴出一条抗议的字条：请大家自爱，别穿短裤。为此，引得一些同学的耻笑。

秦惠荣是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知道人是可以变性的，从那一天起他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了，知道自己真正的人生将从何处开始。也就是在那前后，他还看到报纸介绍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何清濂教授的高明医术，于是，他看准了何教授，相信何教授可以帮助他、改变他。

然而，当他真的向何教授提出这个要求时，无疑给何教授出了道难题。变性手术何教授也曾听说过，在国外也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在中国还闻所未闻。（当时北京夏兆骥教授做过的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尚未被媒体曝光。）改变一个人的性别不像割双眼皮、去掉一个瘡子那么简单，它必然牵扯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哪里是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可以决定的呢？除了讲清道理、委婉回绝，何教授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但是，秦惠荣并不甘心。易性癖带给他的痛苦一天不消除，他就一天不会放弃做变性手术的念头。外国人可以做变性手术，中国人就一定也能够。如果说以前没有，那就从他开始吧。

大学毕业后，秦惠荣被分配到云南一所高校当教师，这时他将所有的男装及男性用品全部扔掉，买了许多女装及化妆品进行打扮，看看镜子里经过化妆打扮的自己，心里高兴极了。

秦惠荣在继续给何教授写信，谈变性的要求，何教授仍归劝他不要走这一步。

为了促使何教授给他做手术，秦惠荣采取了过于偏激的行动——自残。对于男性性器官的厌恶由来已久，医生不能割除它，那就自己动手吧！1987年12月26日晚，一个寒冷的日子，秦惠荣出现了无法抑制的心理烦躁，他准备好一把锋利的刮胡刀片，用酒精消了毒，然后眼一闭，向自己的阴囊狠狠地划去……两个睾丸被切去了，阴茎也随之致残。顷刻间，鲜血直流。疼痛使秦惠荣力不能支。当时因大出血，秦惠荣被送到医院治疗，住院8天，花了1000多元医疗费。此后，他被视为“道德败坏”、“不宜工作”，将其清除出教师队伍，退回上海。就在他等待分配工作期间，病态又有发展，心萌切掉阴茎的计划。他省吃俭用，花100多元购买了一套手术器械，于1989年11月将自己的阴茎连根切断，欲求排除阻挠自己成为女人的“最后障碍”。

但是，秦惠荣仍未能从自残中得到真正的解脱，他一连给何教授写了14封信求救。

第二次自残的结果是，秦惠荣的尿道口过于狭窄，排尿困难，异常痛苦。

这段时间以来，面对秦惠荣的自残和痛苦，何清廉教授也在思考着。医生的使命是治病救人，面对秦惠荣，何教授再也无法平静。秦惠荣是一个自强的人，何教授相信，变性是他的心理要求，变性之后他会好好做一个女人的。更重要的是，秦惠英排尿的痛苦也急待解决。何教授和医院领导认真商量，最后决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了解决秦惠荣的排尿问题，将他残存的男性生殖器官切除，而以人造的女性生殖器官取代。虽然医生们回避了“变性”这个词，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次变

性手术了。

为了使秦惠荣更好地走上工作岗位，手术安排在 1989 年 7 月。复旦大学的有关人士对秦惠荣的决定表示理解，并答应在他变性后提供种种便利。

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7 月 5 日是第一次手术，将残缺的阴茎切除，利用敏感皮肤改造阴部，造成阴唇、人工阴蒂和新的阴道，尿道改植为女式；第二次手术是 8 月 10 日进行的，为秦惠荣做了突乳手术，造就了一对漂亮的乳房，两乳对称，手感柔软，喉结切除术也做得很好，使这个经历了 15 年痛苦的秦惠荣变成了长发披肩、眉目清秀，带有几分羞涩的真正的妙龄女郎。

至此，我们该以“她”来称呼秦惠荣了，她在术前术后判若两人。

也就是在接受手术的这段时间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秦惠荣躺在床上，思考着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易性癖者，她回首自己人生的苦痛和为变性付出的艰辛，医生说中国有许多像她这样的人，她在心里感到庆幸，庆幸自己能够变性，可同时也有一种伤感，想到那众多如她一样的人们仍承受着痛苦，仍忍受着周围人群的歧视，秦惠荣觉得自己的快乐也不复存在了。

“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变性后的秦惠荣一遍遍问自己。有一天，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际：如果我对社会公布自己变性人的身份，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去影响人们，大众社会就不会歧视易性癖者，广大易性癖者也知道可以通过变性来获得幸福，医生们做变性手术的阻力也会小一些……

秦惠荣被这个想法激动着。一天，秦惠荣敬重的何教授查房时，她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没想到，何教授坚决反对：“你是中国第一个变性人，群众的认识离接受变性手术的现实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你公布自己的身分，只会使生存变得困难。”

“但是，教授，正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个变性人，我才要公布自己的身分，给易性癖者一个榜样，更帮助大众改变认识。如果永远没有人站出来，大众的认识就永远不会改变！”秦惠荣坚持着。

何教授被她的精神感动了：“你一定要慎重，一定要考虑周全，一定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后果……”

秦惠荣真诚地说：“教授，您放心吧，我这条新的生命是您给的，为了公众的利益，我冒点险，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秦惠荣下决心公布自己的身分和经历，她相信自己美好的意愿终究会得到美好的报偿，她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她不得不又更名改姓、藏匿起来。

在公开身分之前秦惠荣改了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放弃以原来的姓名、以一个变性人的身分面对社会的努力。一个新人就应该有一个新的名字，秦惠荣这样想。于是，她有了秦惠英这个名字，并且立即把这个名字对媒体公开，以新的身分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

中国出现了变性人！这本身就是一个记者们趋之若鹜的新闻。《文汇报》最先报道，紧接着，中央电台和电视台，港澳的电视台，东京、纽约、巴黎、莫斯科的电台，《解放日报》、《人民日报》、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台湾《世界日报》、新加坡《联合日报》以及20多家期刊均先后作了报道，秦惠英的照片满天飞。许多人都记住了那个原先戴着一副眼镜，而今明眸皓齿的漂亮女郎形象。

我看到了几张秦惠英刚做完变性手术之后的照片，有她在

何教授办公室里的留影，有她同何教授的合影，特别是一张她对镜梳妆的照片，顾盼生辉，从眼底向外流淌着幸福、快乐的感觉，没有人能不受到感染。那时她刚刚勇敢地披露了自己的身分，她在照片上向人们微笑着，她相信人们会理解她……

雪片一样的来信飞到何清濂教授的案头，众多的异性癖者纷纷找上门来，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人们对易性癖和变性人由无知而开始了解，那么距离理解也就不会太遥远。秦惠英，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影响着公众，改变着世俗的观念。

但是，公众的反应并不是一致的，有理解，有同情，同时还有不以为然，有看稀奇的，有讥讽嘲笑的，有作为丑恶现象鞭挞的。《文汇报》最先报道后，秦惠英和何清濂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为什么要做这种手术，这不是助长流氓分子的气焰吗？”

“这同泰国的人妖有什么区别？！”

“老何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医生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甚至有人还对《文汇报》的报道表示不满：“做这样的报道社会意义何在？”

何教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最大的压力加在了秦惠英的头上。

首先是她的家庭感到愤怒。秦惠英曾经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们的骄傲，对于农民来讲，拥有一个儿子的意义已经不必说了，如今这个长子竟变成了“长女”！秦惠英的父亲找到长征医院，大有同医生们决一死斗的架势，医院解释，秦惠英已经自残，医院采取的措施是为了解决他排尿的困难。但即使如此，这位父亲在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竟没有和秦惠英说过一句话！同样疏远的亲人还有秦惠英的弟妹们，拥有一个在复旦

大学读书的哥哥被他们引以为荣，如今这“哥哥”成了“姐姐”，让他们怎么对人解释，怎么面对周围那些讥讽的询问呢？

秦惠英的工作成了问题。虽然学校已在有关文件上都更改了秦惠英的性别，但她原来是男人的事实已广为人知。一家原准备接收秦惠英的单位借口“我们这里女同志太多，需要一些男人”为理由拒绝了。

另一家单位则说：“我们职工的水平差，没法理解变性人，怕她来了之后日子不好过……”

秦惠英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了。没有工作，她还得住在学校。那天，当她从医院回来后，拿着行李到系里安排给她的宿舍时，同宿舍的5个女生一字儿排开，向她提出最后通牒：限10分钟内离开！理由是她们不能和一个“男生”同住一起。但是，秦惠英也不可能回原来的男生宿舍了呀！

后来，学校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小房间，总算安顿下来了。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比如她一进厕所，所有的女生都像逃瘟疫似地赶紧离开，而她到女浴室洗澡，总会有大胆泼辣的女生将她的脸盆和衣服扔出去，并大叫着抓流氓。

做女人呀，为何如此艰难！

但秦惠英对此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不能使用学校的厕所，就到校外上厕所；不能在校园里洗澡，就打盆水在房间里简单地擦一擦，每星期再到公共浴池洗澡。

这期间，曾经有一位后来工作于上海某家报社的女孩子在复旦大学进修，校方考虑到秦惠英住的房间一直是她一个人，便将这个女孩子安排住在那里。但是已经有些经验的秦惠英不愿意对女孩子隐瞒自己的情况，担心日后她知道了觉得受了伤害，所以那个女孩子刚走进房间，秦惠英就告诉她：“我很欢迎你住在这里，但是你有权利知道我是一个变性人。我现在已

经完全是一个女孩子了，但我曾经是一个男人。知道这些之后，如果你觉得还可以和我住在一起，我很感谢你；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向系里提出来换宿舍，我不会责怪你。”

女孩子很吃惊地看着秦惠英，最后还是换了一间宿舍。那个女孩子后来对人说：“我从秦惠英身上看不出一点男人的影子，我也不歧视她，但是……但是知道她曾经是男人，思想上总无法一下子转过弯儿来。”这其实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复旦大学一直为秦惠英的就业问题做着努力，一所学校决定接受秦惠英，复旦大学和秦惠英本人都没有特意提她是一个变性人的情况。那学校在一座偏僻的小城，没有人把眼前这位女孩子与那个在报纸上一度沸沸扬扬的秦惠英联系在一起。

秦惠英在学校里工作得很认真，她讲的英语课细致入微，颇受学生们的欢迎。她的人生似乎要稳定了……

作为一个女人，秦惠英也需要爱情，需要过一个女人正常的生活。追求她的男孩子不只一个，但她很慎重。她知道自己的特殊情况，她不愿意因此伤害别人也伤害她自己。经过认真考察，她选择了自己单位里的一个男同事建立了恋爱关系。初恋使秦惠英生活在甜蜜当中，那段时光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候，没有精神负担，尽情享受爱情，享受当女人的感觉。但秦惠英也在等待一个机会可以委婉地告诉自己的男友，她是一个变性人。她爱他，不能瞒着他。然而，一个自然吐露真情的机会还没有来到，她却不得不在另一种状态下被动地说出真相。

悲剧发生在4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那天是周末，同秦惠英住一间宿舍的女人在外地出差，秦惠英的男朋友提出和她做爱。

后来秦惠英曾坦诚地同人谈起那次经历，秦惠英说，她对

发生那种关系与其说是不愿意还不如说是不敢，因为医生曾经在她出院时再三忠告，她的器官是人造的，需要生长、适应，一年之内还不可以和男人性交。

秦惠英拼命抵抗，那个男青年沮丧地看着她，面对他的眼睛，秦惠英只得把计划以后说的话提前，她告诉他，她是变性人，曾经是个男人，就是那个秦惠英。那一刻，秦惠英望着男友的眼睛，她多么希望从那里看到理解与爱呀，但是……秦惠英永远无法忘记那突然射来的鄙视的目光，过去的甜言蜜语不复存在了，男青年起身离开她的房间，没有回头。

昔日的恋人显然没有替秦惠英保守秘密，转天，学校工会的领导便找她谈话，要她“交待”性别上的“问题”。秦惠英知道，人们不可能接受一个男变女的人。

果然，学校迅速作出反应：这种人我们无法接受，退回原学校！

中国第一个自我曝光的变性人，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但秦惠英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她曾对何教授说：“我的处境越不好，越说明我的自我曝光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作出牺牲，那众多的易性癖者走出社会的阴影岂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何清濂教授被秦惠英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身处逆境，她竟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表态，可歌可泣！

帮助秦惠英就业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终于，一所业余大学接受她去做英语教师。秦惠英很欣喜，何清濂教授也为她高兴。但是，何教授这一次坚决反对秦惠英再公布自己的身分和照片。

“你已经受了那么多打击，应该明白，要让人们接受变性人，还需要很漫长的路。”何教授说。

“但是，多么远的路都要从脚下走起。”秦惠英坚定不移地



说。一个弱女子，在做着一件不平常的事。

然而，中国的民众真的都能接受她吗？

1994年，中国许多读者又看到了秦惠英的照片，知道她在一所业余大学当英语教师。其中有一张是秦惠英正在资料室里查阅资料，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虽然秦惠英还在微笑着，但那眼神中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忧伤。也许，当她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那以后的一年间，关于秦惠英的消息从媒体上消失了。

1995年6月，我在上海采访易性癖与变性人的情况，不只一个人对我提到：“中国第一个公布身分的变性人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我的脑海中立即闪过秦惠英那略带忧伤的目光。

我问：“怎么回事？”

没有人知道详情，朋友们只是告诉我，听说她在那所业余学校也没有呆住，在过去的一年间，她换了几个地方，如今，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采访了何清濂教授，我相信不论世情怎样伤害秦惠英，何教授这里也会是她心灵永久的避风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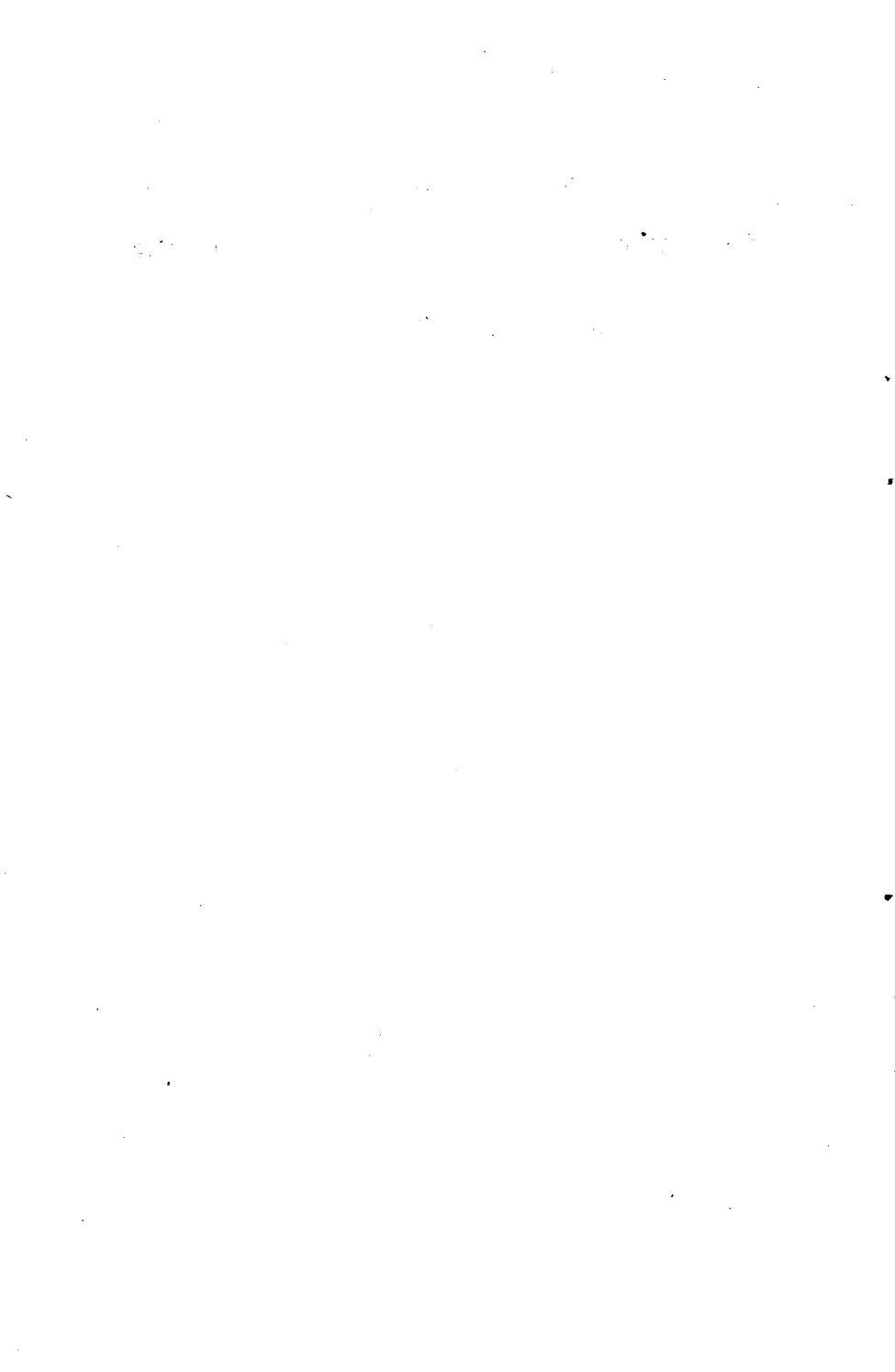
然而，何教授对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他只是肯定了秦惠英在四处漂泊，并且再次改了名字，这一次是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分。

秦惠英每过一两个月便给何教授来一封信，每次都很简短，仅仅是报平安，并不多谈自己的情况。来信也没有地址，何教授也不想给她回信。“为了保护她。”何教授这样说。关于秦惠英的现状，何教授说他也不知道。

何教授真的不知道吗？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考究了，我们清楚地知道的是，秦惠英终究没有因为公布自己变性人的身分

而获得公众的理解与同情，相反，最后却落得一个不得不隐姓埋名的结局。

秦惠英，你在哪里？你生活得可好？



## 第 18 章：

### 冷冰的回忆（五）

---

冷冰说一直希望得到军人的理解；一位军人曾将他视作“妹妹”通了很长时间的信；军人对冷冰的胡思乱想表示不满，称他是一个“捉摸不透的女孩儿”；和军人交往的中止对冷冰打击很大，他向更多的媒体求助；电台的一次播音为冷冰带来众多的笔友，但他只给一位军人回了信；《女性大世界》编辑部的回信

.....

方刚：

我对军人有一种仇恨，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因为……曾经有一个表哥是军人，但他……我不知该不该说出来，因为这关系到很多很多，我现在一直希望得到军人的理解，但这是不可能。但我从来没有说明我是一个女孩，而那些多情的军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女孩，这也许是上帝的讽刺！而我不愿也不想对他们说清我到底是谁，我喜欢别人把我当作女孩！

曾经有一位多情的军人，自称要做我的哥哥、我的保护人，虽然我曾有过伪装骗他的念头，但我理智地、又不理智地拒绝了，只把我们的关系稳定在朋友之上，而今，那个带着遗憾的军人退伍了，也许在他心里仍然是一个女孩的形像。

我是不是可耻？我真的没有一点人性？而谁又反过来想一想我的痛苦？我把我的生活的不幸遭遇写成一篇文章在省经济广播电台播出后，现在收到很多人的信，他们都以为我是一女孩，而我不想解释。

唉，我倒底该怎么办？！

忽然想到这些，所以把它记下，因为，我只有如此紊乱地叙述！

千万别怀疑我也变成了神经病，只是心情烦闷，激动。

我附了几封那个军人的来信，你看了，可以把它们存入你的电脑，名字别存入就行，一定把那几封信给我寄回。

冷冰：您好，

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信赖，同时也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未能及时回信。其实您用不着那样看低自己，从您的来信中我可以直觉感到您是一位相当纯洁、坦诚而且又非常热爱生活的好女孩，我从内心里仰慕、敬佩您，能与您交上朋友我感到无

比的荣幸与激动，真的。我从不挑剔朋友，我交友的方式是真挚、坦率，直言不讳，只要能以真心相待，相信友谊将是地久天长的，但愿我们能敞开心扉去交往，成为人生旅途中最好的知己、朋友，虽然您的名字叫冷冰，但我认为您一定是非常热情、善良、温柔的，您能写信告诉我您的真实姓名以及现在的生活情况吗？

我的真实姓名为郑刚，“潇洒”乃是我用的笔名，在军营生涯已度过两个春秋，爱好比较广泛，尤其爱写、唱、跳。若您愿交我这个朋友，诚请加信，愿绿衣天使架起我们友情的桥梁，共同去探索人生的真谛，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信任，欢迎经常到绵阳玩。

祝永远年轻漂亮、幸福快乐。

此致

军礼！

友：郑刚

冷冰：

你好，

看完你的来信，我不知该如何向你解释和说明，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太荒唐了吗？作为我——一名普通的军人，再怎么多情总不至于滥用感情吧？我们没有一面之缘，何况我在《分忧》杂志上的一句话也是我的一个好奇心理，因为我写了很多很多诗词之类的，总幻想有一天能成名，所以不断地向杂志社投稿，至于寄至《分忧》的这句话，我根本没有什么非份之想，我虽然愿意广交天下友，但做梦都没想到《分忧》刊登的这则青春语丝竟会是这么一回事，为此我感到很抱歉，我现在还年青，事业上也未取得成功，有什么权利去找人生伴侣，你

真是太多心了，能与你做普通朋友就是我一生的荣耀了，我还有其他的奢望吗？至于我说的什么“气味相投”，不过是指某种程度上的爱好和志趣，我这人交友从不挑剔，我为你的自卑和懦弱感到惋惜。任何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自信，如果自己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要因为自己是打工的就比别人低一等，我是一个农村人，七三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四川广安，自幼备受了生活的磨炼和洗涤，使我年轻的心灵过早变得成熟了。你家是何地，姓什名谁，我不想过问，因为我这人从不强人所难，也不是什么厚颜无耻、死皮赖脸的人，请你相信，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与我做朋友，愿意回信相叙，我很高兴，如没必要，我不勉强。不得不承认，你在文学上有一定的造诣，望你能不断进取，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由于收到你的来信我总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所以心情不佳，字迹潦草，望谅。愿你在以后生活中抛开心中的千千结，开心潇洒地生存，在人生旅途中树立一个真正的自我。

郑刚（潇洒）

冷冰：

你好，

看完你给我的来信，我不知该如何向你解释和辩护，总之，我为你对我的误会感到有些愤愤不平。

作为我——一名平凡普通的军人，生活充实，精神不空虚，我平时爱写、爱唱、爱跳，写出我生活与现实的风采，唱出我的欢乐心声，跳出我自以为“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不去理会别人对我的评价与夸赞，只求心安理得、永远快乐、潇洒。本来我寄一份稿件到《分忧》，只是希望能有幸刊登，却不料此栏目竟与“征婚启事”相差无几，因此我感到一份怅然

与失落。虽然我有广交天下友的“野心”，但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难道在你眼里人与人之间交往只有“爱情”二字可言吗？请恕我的冒昧和直言，你真的有些令我失望和难堪。我知道你曾经受过很多打击和磨难，也许你对别人总是存在一种莫须有的戒心，总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其实你又何若呢？人活着就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勇气，不要过于看低自己，世上虽然存在贫贱、富贵之分，但生命却是没有区别的，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着，不是为别人，希望你在以后生活和工作中抛开心中的千千结，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做一个开心潇洒、无忧无虑的快乐天使。

我是农民出生（七三年十月十一日生于广安），由于命运的安排使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了很多波折和打击，但我没有倒下，我要让那些轻视我、看不起我的人作为我的垫脚石，我要追求、拼搏，在不远的将来能取得光辉的业绩，我很自信也很要强，我始终坚信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所以自始至终我都生活得非常开心、潇洒，幸福而美满。冷冰，虽然我们是陌生人不是朋友，但我仍然希望你能启开心灵的枷锁，走出那张密密细细的烦恼、忧愁网，痛痛快快、舒舒畅畅、自由自在去生活，好，就此搁笔。

致

祝一生幸福、平安，永远和欢歌笑语作伴，早日走出生命封锁区

郑刚（潇洒）

冷冰：

你好，

收悉你的来信，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在渐渐地下沉，真的我



不知该怎么对你说，不幸的命运，生活的折磨，沉重的打击竟使你尚未成熟的心灵遭此重创，天理何在？

冷冰，虽然我很平凡很普通，但我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不希望你因为从前的事而忧郁痛苦一生，人活着本来就不是一件易事，生活中的道路也有坎坷不平、荆棘丛生，有的人一生充满了鲜花和锦旗；有的人一生唯有孤独寂寞、痛苦和泪水。但这又能算什么呢？重要的是自己有一颗搏动不息的心，一双勤劳耕种的手，一种顽强拼搏的意念，一份真实无虚的自信。失去温暖和亲人固然悲惨，但悲惨之余你可曾想到得重新找回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宁静、温柔和慈祥？如果你能摆脱往事的束缚，相信你一定会觉得生活依然充满阳光。冷冰，我诚恳希望你能不断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将你的忧愁和泪水都倾诉出来，这样或许会好些，要是你不介意，我愿意做你的哥哥，在你伤心的时候安慰你；孤独的时候陪伴你；失败的时候鼓励你，成功的时候与你共享快乐，危险的时候保护你，你愿意要我这个冒失的哥哥吗？我会像照顾自己一样来照顾、关心、帮助你的，请你相信。道是无情人有情！

搁浅

受伤的心

填满了孤独和寂寞

像一只

伤痕累累的白鸽

如今

想告别

辛酸苦涩的漂泊

远离风风雨雨中

艰难的跋涉  
寻找能遮风避雨的港湾  
尝试一次真真实实的  
搁浅

潇洒

作于九四年九月十八日

冷冰，中秋到了，送你一首小诗，希你能领悟他的含义，恭候佳音。(天气逐渐变冷了，望多加点衣物，注意保重身体，顺致秋安。)

祝中秋快乐、一切顺心如意

愿心中的无数愁情化为灰烬

军礼，

笔友：刚（潇洒）

冷冰：

安好，

由于一些繁琐的事情耽误，致今日方始给你回信，内心深感不安与抱歉，万望你的谅解。

面对你的这道急转弯考试题，我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去推敲，答得对与错我不在乎，意在尝尝你的“奖罚分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那天是你首先挑起我们之间的“战火”，相信你是不会忘记的。冷冰，在此我为我的冒昧和大胆向你作个“检讨”。不知为什么，我总爱做些令人费解、令人猜疑的事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看我，你信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句话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不必要去压抑和更改，做一个真真实实的自我最好，或许是你太冷面如霜，雪心如冰，我太热情的荡心如火，总想

解脱援助于别人让别人生活得快乐、幸福、得意，却不意碰得你这个“怨世无情”的冷冰，真是水火不相容，不过，战争和平，和平战争，如此循环蛮有意思的。

冷冰，你是一位不可捉摸不可理喻的女孩，我不懂你的内心世界何以是封冻成这样，总是那样自怨自艾，冷若冰霜，用一种仇视的目光看世界，难道仅仅是不幸的命运带给你的回答吗？是的，“天上乌鸦一般黑”，我不想为军人的尊严申辩什么，我只想告诉你，军人同样是人，同样有七情六欲，军人中虽然有一些人渣存在，但那毕竟是少数，你不要把所有的军人都看成一堆“臭狗屎”好吗？我热爱军营，留恋军营，但三年的军旅生涯已满，我又将退出部队，我很伤感，自己没能为部队做出什么贡献，只是那样的默默无闻、平平淡淡。冷冰，勇敢去面对生活，用胜利的微笑迎接命运的挑战，我会在遥远的地方祝福你，这或许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愿我们将曾经历的“战争”留作美好的记忆吧！最后我想告诉你一句话：这世界虽然肮脏不堪，但处处都有火一般的爱心，道是无情却有情，不要停留在那寒冷的冬季，看吧，人生依旧是欢歌笑语、春光明媚，去吧，去加入到那多彩多姿的梦一般的青春行列中去吧，他（她）们在向你招手、微笑。

至于我写的那些不成形的拙诗，如你认为可以，有值得一试的可能就请关照一下，我是百分之百地信任你，我发誓！再见了，朋友，让我们来生再续缘，做永恒的知心朋友，请多珍重！

祝一天更比一天快活，永远平安如意！

军礼

友：刚

人的思想或者欲望是无法改变和压抑的!

就是现在,我还面临着随时露馅的威胁。

我无法压抑活跃的感情,我第一次给别人写信是写给一位军人,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可耻,或者下流,因为我总是那般自以为聪明,我是想:军营里可能会有理解我的人,因为我已经看了不少书,知道了军营、监狱有同性恋者,毫不隐瞒地说,如果没有变性的支柱或者遇上同性恋的“攻击”,我可能只有绝望地堕落成同性恋,或者我有了同性恋的倾向,

我是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他的征友启事,他那征友文章吸引了我并让我幻想。我记得其中有一句:“除非气味相投”,他说他的内心一片孤独,而在世人面前还得伪装潇洒!我把他当作知音!

我和他开始通信,但我还是十分理智的,或者说我变得狡猾,不像以前那般冒失。我从没在信中真正证实过自己的性别,一开始他就认为我是女孩。我用一种看破红尘的口气,写着我的心灵感应,写着我的理想,我的梦,而我没有提一个字就是我想变成女孩!

我已经捻过很多次,我已经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病告诉给别人。

他多次在信中提到要做我的哥哥,我做他的妹妹。

我故意装作没有收看到那些信,而且在每一封信中强调我只需那种真诚理解、永恒的朋友!

那个军人一直把我当作一位可爱而又满怀忧愁的女孩,他在每一封信中都劝我快把一切的烦恼倾诉于他,他愿意为我分忧解难!

我独自在内心苦笑:要是把真实的我告诉你,不吓死你才怪!

我一直用一些猜忌，而又敏感女孩似的口气给他回信。

我也想过有一天装扮成女人去见一见自曰潇洒的他。

终于，那个军人对于想溶化自谓如冰的我失去了信心，我记得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上，我曾写过对一些军人的道德行为表示怀疑，甚至举了些实例证实给他看。

其实，我真的有些憎恨军人，也许从我的那位表哥开始，或者开始原本就不是我的想象中那般完美！

他在回信中仍然指责我是一个如此不可理喻的女孩，他说他失望，真的有些遗憾，他说这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即将退伍回老家。

其实，说实话，我可能是一个罪人，心灵的罪人，我一直在欺骗玩弄他的感情，或者说真诚纯洁的友情。虽然，我从没流露暗示过我的无奈的爱。

我和他从此断了通信，我心里十分难过，假如我是一个真正的女孩，我真的愿意他做我的哥哥，做我的保护人，那一段日子，我经受着加倍的精神自我折磨。他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想着我？我有一种迫切地想与他联系上的念头，不管他是否理解是否原谅，我要把我的一切告诉给他，以求心灵的一些平静。

我写了一篇名为《缘，断在深秋》的散文，我写了20年来我的心灵感受，生活对于我的不公平，写了对于失去他我心里的遗憾。

只是，我依旧没有勇气写我真实的思想，只用一种朦胧的身分感叹着一切不幸。那封信在电台播出，我收到了很多自云有同感的朋友的来信，而终究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我真的很失望，

方刚，我寄这些信给你，是想证实，我没有说谎！而且告

诉你我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你是最后一个，我已不想再向人呻吟自己是多么不幸的了。但我不知该如何回复这些朋友的信，我想把自己真实的一切讲述给他们，但我又害怕结果不是自己想像的那般好，真不知怎么办？

冷冰朋友：

你好，周六深夜，无意中打开收音机，在陌生的友情蓝鸟中认识了你，但只听到了结尾。瞬间，我只觉察到文中流动的真挚情感，为什么写这封信，我也不知道，也许是这种带伤感的经历，我能了解；也许是我天生对重感情的朋友有一种亲切感。但遗憾的是，躺在床上身边没有纸笔，手忙脚乱中，邮编也没记下。

你笔名起得好特别，为什么不快乐点？沉浸于往事只能使人消沉，回忆伤心事会使你更悲伤；先学着做一个快乐的人，那你自己就已经是自己的朋友，那么还有什么烦恼事的话，别的朋友会为你分担。躺在床上写这封信，笔迹很乱，也没什么想法，只希望你快乐，别总将自己包在忧郁的气氛里。友情蓝鸟会给你带来朋友的祝福，但快乐要靠你自己。好了，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就此搁笔。

敬礼

××

冷冰：

你好！那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却不知为什么忽然起床打开了收音机，刚好听到广播里友情蓝鸟在播你的信，听了你的信以后，我才知道，你为什么称自己为冷冰，其实谁没有不愉快的经历呢？

听你的信说，你是属虎的，一个冬天虎不是内向却又不是很外向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是虎，一个冬天的虎，也是一个不内向的人，心里却很想有些知心朋友，你也是一样的对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却莫名其妙有一种很想认识你的感觉，长这么大了从没有一个真和自己一样性格的朋友，也几乎没有几个朋友，喜欢唱歌也都是一些悲伤的歌。很希望能交一个你这样的朋友，希望你尽快给我回信或打传呼：××××

祝你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 ×

冷冰：

你好！

先自我介绍，我是一名正在服役的战士，来自遥远的南方——广西柳州市，岁月夺走了我21个春秋。关于别的事将来告诉你，远离故乡来到遥远的大西南，时常感到莫名的孤独无助，总希望有位可倾诉喜忧的朋友。

昨晚听到你的心声后，心中难以平静，至于是何缘故我也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来自于同一心理的缘故，你的“潇洒”大哥曾和我同站在一条战线，他的离去你也许深感伤心，他与你毕竟是朋友一场，在此，我愿“潇洒”事业有成，快乐、开心。你现在是否很孤独，我们如有缘，我愿站在“潇洒”的立场做你的出气筒，和你分享快乐与忧愁。

因初次交往不便多叙，我的地址××××××

祝日日开心。

此致

军礼

陌生的朋友：×××

(冷冰给这位军人回了信，仅仅因为他是一名军人。我们无从知道冷冰回信的内容，但我们可以读到这位军人以下的回信。)

冷冰：

你好！

谢谢你当我是朋友，心中甚感高兴，读了你的信，知道你不冷，也不是一块冰，你有颗火热的心，至于你所说的心中封冻的一切不敢融化，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生活是公平的，你付出多少，它就还你多少，成功与失败是生活中相互对立的因素，向生活低头承认自己是生活的弱者，这是一种消极的想法，你不是弱者，无论过去、曾经如何如何的失败，我希望你重新开始生活，面对现实中的生活，过去的早已成为过去，你的人生旅程还有许多个春秋，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你；无论你如何冷、如何冰，如果我将所有的热奉送与你，能将你心中封冻的一切得以融化，那时也许我也就踏上退伍的旅途（南方天气较热，入伍前吸了大能源，你冷吗？我将适量替你驱寒，好吗??）

做为朋友，我请求你，不要太自卑、迷茫、孤独……好吗！我是有过孤独、无助的时候，我曾经紧闭生活感情的大门，阿里巴巴还在叫我开门，生活也对我敞开胸怀，如今，在这举目无亲的西南，我心中的孤独可想而知，因而想到：自己的生活道路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人生也许繁华，也许单调，这都是出自自己的努力，我没有回天之术，只有以自身经



历劝导你，希望你能接受。过段时间我就回家过春节了，我也愿你春节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以火热的心，面对生活。你不冷，也不冰，你是一位敢于战胜自己的女孩，这也许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想你会成功的，朋友，抬起低垂的头，真心真意的对待生活。

溶化你是朋友的心愿，“潇洒”在退伍前的工作我愿接受，也愿当你的出气筒，愿和你分享一切快乐、忧愁，我也愿告诉你我的一切快乐、烦恼，你愿分享吗？有时我也有种承受不起的双重压力，但没人愿听，你也是这样，对吗？你比我强，因为你学会了沉默，沉默是金，可喜可贺，相信自己，你不冷，也不冰！

在生活中自谓冷如冰的人几乎没有，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也许有一天我会登上三宝殿，看你自谓冷冰的人有多冷，有多冰，是否还可溶化，也许你比不上我冷。因机场的飞机检修还没完，时间关系，就此停笔，字草，勿怪，收到朋友的信，笑一笑，虽然我看不到，我会想得到，好吗？别冷如冰，愿笑口常开青春永驻。

此致

军礼

化冰人：×××

### 附：《女性大世界》月刊给冷冰的回信

冷冰：

你好！

提笔给你回信，心情是沉重和震惊的。人生的苦痛有许多，而你所经受的痛苦折磨竟是那样异于常人，而且有苦难

言。坦率地说，作为编辑的我们可给予你的只能是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同你一样，也曾记得几年前有关变性成功的事例，那位当事人的经历与你十分相似，一样是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身心煎熬，也不可避免地做过些傻事，给身心造成极大损害。而最终，他的选择是理智的——向医学界寻求解救，并得以幸运变性成功。

而从你的来信中，知道你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未敢向外人有丝毫坦露，我们既感焦虑又感不解：你既然能对千里之外的我们寄以如此真诚的信任和厚望，为什么不能主动到能真正给予你实际帮助的各地医院寻求更科学和明智的解脱？而且，你不信任自己的亲人，又能真正信任谁呢？从人类、人性的伦理来讲，亲情，才是人间最真挚、无私、永恒的真情，不论你最后寻求心理治疗或是下决心变性，你绝不可能瞒过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而且，也只有你的亲人才可能对你真正同情和理解、支持和帮助，也才有足够的能力和义务帮助你脱离危境。希望你能冷静一下，理智地三思而后行。并不是像你信中所言无路可走，已经有前人走过去了，你为什么不能呢？

你希望我们能给你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可遗憾的是，我们目前一时也难以寻到有关详尽资料，只能提供你几点建议：一，你尽可能多方面打听曾做过此类手术的医院、医生、专家的地址、姓名，寻求咨询；二，目前尽快能把实情告诉家人和心理医生，不能再有顾虑了，只有依靠亲人的配合和努力才有希望；三，如有可能，能寻找到变性成功的当事人所在，可与之联系，多了解变性后他在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的适应情况，不论好坏，自己要有心理准备。我们也会帮助你多方了解，如有收获，一定及时告知你。

我此刻最希望自己是一位心理医生，那样也许能给你提供更积极性的规劝和建议。可我也又是一位与你同龄的年青人，作为同龄人，真心希望你能同我们一样珍惜生命，珍惜我们都还年青、风华的生命！生命中还有许多更美好的东西我们都还未曾拥有，绝不轻言放弃！

冷冰，这也许是你对自己的形容，再不要如此冻结自己的生命和希望，面对现实，该是你唯一的选择！

愿你早日传佳音！早日和我们走到一起来！

积极行动起来！

**《女性大世界》编辑部**

1994. 11. 30

## 第 19 章：

# 罗名立：变性前后的悲喜

---

婚姻并没有改变他那双柔媚的眼睛；关于上海第一个变性人的报道唤醒了他沉睡的渴望；由分居到离婚，妻子对他同情又理解；前妻叫她“姐姐”，儿子喊她“妈咪”；一个男人在大街上抱住她抚摸她的乳房；工作没了，炒股赔了，衣食难保；服装柜台前因为他是变性人而终日围着一群人；可以挣到 100 万元人民币的诱惑；一个曾是男人的女人对男人更具吸引力……

1958年5月18日，当一位叫罗名立的男孩子出生在上海郊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时，谁也不会想到，30多年后他会变成一个女人，自然也不会想到，这个后来变成女人的男人注定要在人生中体验做男人和做女人的双重痛苦。

### 一、男儿身体女孩儿心

像许多后天的易性癖者一样，罗名立的幼年时期有着生出一颗女孩儿心的客观环境。

这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作为长子，他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欢声笑语，被视作掌上明珠，百般地备受骄宠。隔了几年，罗名立又有了三个妹妹，而他的父亲当时在外做工，一年才回家一次。这样一来，罗名立便生活在母亲和妹妹共四个女人的家庭中，身处女儿国，缺少男性的影响与滋润，周围完全是女性的声音、女性的体貌、女性的情感方式……

罗名立的父母并没有像一些易性癖者的家长那样把他当女孩子抚养，他们很高兴他是个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子，他们为此感到骄傲，所以罗名立一直是以男性的身分生活在社会上。但是，穿什么衣服、是否化妆，这些表层的东西远远不足以影响一个人的心灵，母亲和妹妹们的言行举止，都在对罗名立构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形成一种观念：女人比男人好。

不是吗？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人却多是脏脏的；女人说话声音细细的、柔柔的，男人却多是大嗓门；女人一笑甜甜的，惹人爱怜，讨人喜欢，男人却总是粗粗拉拉的；女人似乎优男人一等，总有人来关照女人，谦让女人，而男人却要充当那关照与谦让的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女人生活得似乎更容易些，罗名立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就不必像父亲那样长年在外苦苦地挣钱，而可以在家中过安安稳稳的日子……罗名立，一

个幼小的男人已经开始欣赏、羡慕女人的生活！一颗叛逆于自然所赋予的性别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但是，罗名立从来就没有过变性的想法。性别也是可以改变的吗？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农民来讲还是天方夜谭。

1980年，罗名立很偶然地看到一份国外的杂志，那里面有一篇关于变性手术的报道，讲一个女人变成男人的故事。罗名立立即联想到了自己，既然女人可以变成男人，男人也就可以变成女人，而如果他能成为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幻想，正因为太美妙，罗名立不敢再想下去了。那毕竟是外国，在中国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但罗名立还是试着和身边的人谈起那个外国变性人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发出同一种风格的议论：

“臭流氓！”

“性变态！”

“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什么丑恶现象都有。”

那以后罗名立再也不敢对人提变性的事了，否则自己也要被人认作是“臭流氓”了，而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个本本份份的青年。罗名立知道，自己生不逢地，那份外国杂志的报道中并没有歧视的语句，如果他是在国外，他也可能去做这样的手术，成为一个女人。但在中国，不行，肯定永远不行。

10多年后，罗名立发现自己当年的结论下早了。但是，一种潜意识已在那时埋下了。

当时还没有变性梦想的罗名立很自然地结婚了，他虽然羡慕女人，但他在生理上是一个完完全全、十分健康正常的男人。罗名立在1985年走进洞房，转年，有了一个儿子，罗家有了后代。又是合家欢喜，又是掌上明珠。日子过得平平静静，夫妻之间和和睦睦，小家庭不论从哪方面来讲都称得上幸

福美满。

罗名立还拥有一份足以使乡邻羡慕的工作，他是一家乡办企业的总经理助理，还有驾驶执照，收入可观。

没有人知道罗名立那颗女儿心，甚至连他自己都可能忽略了许多感受。只是，从一张罗名立当年的照片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他的一些心思，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标准照，绝对可以称得上帅小伙的罗名立留着很潇洒的分头，穿一件白色的衬衣。但是，请留意他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普通人心灵的窗户，也是易性癖者心灵的窗户。罗名立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柔媚，一种温顺，那绝对是一双女人的眼睛！拥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注定属于另一种人生。

然而，如果没有1991年那期《康复》杂志，罗名立的人生也许要晚些时候转变，也许当机遇失去，就永远不会转变……

## 二、为伊消得人憔悴

1991年某月，上海的《康复》月刊报道了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何清濂教授做了我国首例公开亮相的变性手术的消息，罗名立无意中看到这篇报道，他一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中国有了变性人！

一个男人变成了女人！

近在咫尺的上海就在做变性手术！

外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同样可以做到，他罗名立也可以改变自己！

也就是那一刻开始，罗名立的整个人生都发生了转变。那朦朦胧胧的梦想，那沉寂已久的渴望，那虽然不是很明确却早

已溶化在血液中的向往，就在那一刻全部被调动起来了，心灵之火熊熊燃烧，再也难以平息。秦惠英能实现的梦想，他也一样能够实现！

罗名立也曾想到妻儿。他是一个对家庭很负责的人，面对贤惠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子，罗名立想，如果自己变成了女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想到这些，他感到一丝忧郁。但是，如果说在不知道秦惠英的故事之前他还可以麻木地生活下去的话，此时，“做女人”对于罗名立来讲已变成一种唯一的生存方式，一方面他想理智地克制自己，但另一方面，那来自灵与肉的煎熬又剥夺着他最后的守卫。烦躁、焦虑、沮丧的情绪时常袭来，他无法战胜自己，他必须走向变性！

下决心变性的罗名立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发现，这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许多。一封封信寄往《康复》月刊和长征医院，表述自己渴望变性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他对夫妻性生活失去了兴趣……

罗名立一连给何清濂教授写去15封信，又多次登门。但是，何教授认为，变性在中国还是个很敏感、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法律、伦理、道德、家庭、婚姻等众多问题，这些都不是医院所能解决的，所以，何教授一贯的主张是，对于变性手术，能不做就尽量不做，一定要慎重再慎重。所以，尽管罗名立一次次上门央求，何教授还是一次次地拒绝了他。

罗名立在挫折面前，变性的决心却更强了。

不再与妻子做爱，却开始对妻子的妇女用品发生兴趣，他常偷偷地把妻子的胸罩、内裤等穿戴在身上，再用妻子的化妆品涂抹一番。特别是当罗名立身着妻子漂亮的女装站在镜子面前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女人。是的，他一定要变成女人，一定。



何教授不是说到有那么多医院不能解决的问题吗？那好，他自己去解决。为了表明自己变性的决心，从1991年11月起，罗名立就开始和妻子分居。妻子是一个贤惠的女人，罗名立从决定变性那一天起便对她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愿望，面对丈夫的变化，作妻子的既感到伤心，同时又深深地同情罗名立。在那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个人都处在煎熬中……

罗名立开始收集、阅读各种和变性有关的报道、书刊，不知不觉间，在他的房间里和变性有关的书已经堆了一堆。搜寻着书中的一些蛛丝马迹，罗名立尝试着自己改变自己，他开始服用雌性激素，使乳房渐渐增大。因为缺乏医药知识，长期服用雌性激素使得罗名立的皮肤发炎，还得了药物性肝炎，他的妻子在掩面而泣……

罗名立的父母被激怒了，罗名立是父母唯一的男孩儿，也是他们的骄傲，如今，这个儿子竟然要去变成女人，这对于一对老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

父亲喝斥罗名立：“变性？先把我杀了你再去变性！”

母亲哭泣着央求：“儿呀，你这是中了什么邪，竟想这大逆不道的事……”

父亲趁罗名立不在家的时候打开他的房门，把儿子苦苦找来的变性方面的书刊都付之一炬，深觉自己是烧掉了一些异端邪说，要毒害自己儿子的“毒草”。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罗名立的变性决心。变性，成了罗名立人生的最高追求，也几乎是唯一的追求。因为，如果他不能变性，还谈什么人生的意义，谈什么快乐的生活？

在分居两年多后，罗名立的妻子和他正式离婚了，他们很平和地办好了离婚手续，由于没有住处，罗名立的前妻仍和他住在一起，他们在生活上仍互相帮助、互相关怀。只是，他们

再也不是夫妻了，罗名立在一点点使自己获得做变性手术的资格。罗名立还到精神卫生中心做了诊断，获得了“异性转换症”的证明书。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做手术的费用，他相信有一天会用到这笔钱。

但是，何清廉教授仍不同意为罗名立变性。

罗名立还曾找到《康复》杂志的陈记者，就是这位记者写下了那篇关于变性人秦惠英的报道，罗名立因为那篇文章而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他还从文章中看到陈记者对易性癖者的同情，所以，他恳求陈记者帮助他“疏通”一下何教授。

然而，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何教授虽然很同情罗名立，还是拒绝为他做变性手术。

成为女人的路，为何充满这么多艰辛？秦惠英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罗名立苦苦地挣扎着……

### 三、梦想成真

1994年农历大年初一，这个合家欢乐的日子，却仍无法排遣掉罗名立心头的苦楚。两年多了，他一直在努力着、争取着，然而希望总是那么渺茫。这天，他终于拿到了上海第一个变性人秦惠英的住址。

罗名立在大年初一凌晨坐上了去苏州的火车，他急不可待地去找秦惠英，想从已经变成女人的她那里得到一些信心。毕竟，他一个人挣扎得太苦了，需要一点支持……

罗名立费尽周折在太湖中的一个孤岛上找到了秦惠英的家，遗憾的是，秦惠英已经外出。秦惠英的弟弟帮助了他，使他终于见到了她。两人交谈起来，同病相怜，越谈越投机。

秦惠英讲起自己变性前的痛苦，也谈到了今天的快乐与烦恼。当她谈到自己在做变性手术前自行割掉男性外生殖器的经

历时，罗名立认真地听着，想着，似乎受到了某种启发，一个危险的计划也已经形成……

回到上海的罗名立立即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整形外科学》，悉心研究起来。与这本书一同买回来的，还有一把崭新的菜刀，他把菜刀藏在枕头下，每天认真地看着那本《整形外科学》。有一天，仍和罗名立住在一处的前妻无意中发现了那把菜刀，敏感的她立即意识到要出事，偷偷扔掉了刀，晚上苦苦地哀求罗名立：“名立，千万不要做傻事呀！”但是，没有用了，罗名立主意已定，10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1994年2月19日上午，罗名立写下了一封遗书，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自己在决定我做的事情，如果命运注定我不能活下去，那我也心甘情愿地为争取成为一个女人而死……”这封遗书，表达了罗名立誓死做女人的决心。

遗书写好后，罗名立举起菜刀，向自己身上的那个无用的“累赘”斩去。那一刻，罗名立的心里没有恐惧，没有犹豫，他在走向新的生活，他很高兴自己可以亲手去开辟这种生活。然而，仿佛要让罗名立充分体验走向成为一个女人之路所要付出的苦楚，以便在成为女人后更加珍惜。那把菜刀没有完成使命，由于新刀没有开过口，第一刀过后只割破了皮肉。罗名立咬紧牙，狠狠地剁下了第二刀，这一次，三分之二的阴茎被割断，血如泉涌，罗名立昏死过去……

在这危急的关头，罗名立的前妻再一次帮助了他。她正好回家，看到眼前的景象当即明白了一切，忙把他送到医院，挽救了他的生命。

医院的医生进行了紧急抢救，决定给他进行“断茎再植”，可是苏醒过来的罗名立说什么也不答应，挣扎着要离开病床。医院几位领导也先后赶到现场做他的工作，从中午一直僵持到

晚上10点，最后双方都做了让步。罗名立同意暂时“接”上断茎，医院则答应待条件成熟后给他进行变性手术。

中国易性癖者罗名立看到了曙光。

罗名立身体刚刚恢复，便继续开始为成为一个女人而努力。

首先是父母，他们一直没有理解儿子的想法，但当看到儿子那以血表示的决心时，他们默默地哭泣，却不再说什么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呀，与其让他这么痛苦地生活下去，还不如随他的愿呢。

何清濂教授最终也被感动了。当一个人甘冒生命的危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么这梦想对于他人生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更何况，断茎再殖效果不好，无法小便，也不能行走，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何教授也要为罗名立做这次手术。

当地的派出所通情达理，了解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征求了医生和罗名立父母的意见，很快为他开具证明，答应在他实施变性手术之后为他变更性别和姓名。

璀璨的阳光在1994年5月4日这天照到了罗名立的心灵上。这天是青年节，罗名立36岁了，已经走向中年，然而这最后的青年节对他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有意义的青年节。就是在这天，罗名立躺上手术台，何清濂教授为他做了手术，当他走下手术台时，已经实现了身心的合一，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她”了。

#### 四、做女人也有伤心事

“过去的罗名立已经死了，现在是另外一个人了。”变性之后，罗名立对每个人这样说。虽然她已经使用新的姓名，但为了不影响她的生活，我们这里还是用她的旧名——罗名立。

变成女人的罗名立仍与前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她管前妻叫“妹妹”，前妻管她叫“姐姐”，一对姐妹和谐相处，罗名立告诉前妻，遇到好人就嫁出去，没找到合适的人之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罗名立与儿子原本是父子关系，此时却变成了母子关系。已经10岁的儿子喊生母为“妈”，喊罗名立为“妈咪”，上海人一般叫母亲为“妈”，“妈咪”是广东人的叫法。

对于新的生活，罗名立自觉幸福，但在外人看来也许更多的是凄凉。

变性之后，罗名立才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幼稚，她以为变成了女人便一帆风顺了，却不知道，还要面对更大的社会压力。人们不可能都接受成为女人的罗名立。虽然她已经完全是女人的打扮，具有了除生育之外的成年女性所有的特征，甚至于面对变性后的罗名立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个男儿身，但是，在熟识的人那里，罗名立仍是个男人，是个行为怪诞、女人打扮的男人。

罗名立原来有驾驶证，变性后因为性别、名字都改了，需要调换驾驶证。她找到有关部门，却被拒之门外。“变性了？”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她，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罗名立向他们解释，但他们说：“以前没遇到过这种事，驾驶证怎么可以随便改呢？”罗名立跑了一趟又一趟，拿来医院的证明，拿来派出所的证明，费尽周折。当新的驾驶证到手时，罗名立已经高兴不起来了。付出太多，足以使人变得麻木。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罗名立原为一家社办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变性之后原大队安排公司职工转工人编制，没有给罗名立安排，给了她400元钱，作为她失去工作的补偿。有人觉得这是因为罗名立的变性造成的，但这只能是私下的想法，人家会说是正常的安排，与变性无关。

罗名立的前妻每月只有400元左右的收入，不可能全部投在这个家里，所以，罗名立和儿子面临衣食不保的危险。

罗名立到妇联寻求帮助，妇联表示同情，答应有机会给她介绍工作。但是下岗女工那么多，男同志找工作都很困难呢，何时能排到罗名立呢？

由于住的是私房，罗名立变性后不可能离开原来的生活圈子，所以自然要面对过去熟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的目光和冷嘲热讽。

有一天，穿着衣裙的罗名立在路上遇到一个过去认识的男青年，那人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跑上去拥抱她，好奇地摸她的乳房，引起人们的围观。罗名立又恼又羞，厉声喝斥：“你干什么？放尊重点！”那个男青年竟嘻皮笑脸地说：“你原来也是男的，装什么！”引起人们的哄笑，罗名立在尴尬与气恼中慌慌地逃走了。

罗名立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难中，为了做手术，她已经花掉了所有的存款，还卖掉了家里的一些东西。离婚时，正在读书的孩子还判给了她，此时，一家两口没有收入，举步维艰。罗名立曾经找到大队，要求报销做手术花费的两万多元医疗费。罗名立认为，既然易性癖是病，治病花的钱就应该由大队报销。但大队拒绝了，不做变性手术也能活下去，就像配假牙不能报销一样，变性手术的费用也不应该报销。

为了挣钱，罗名立借钱炒股票，但她手气不佳，全赔了进去；她又拾起农民的特长，想养猪致富，一开始还真赚了些钱，还上欠款，但一场病疫又使罗名立一无所有了。万般无奈，家里的缝纫机卖掉了，房子也租出去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深圳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找到罗名立，雇她去作迎宾小姐，唱歌、跳舞，签三年合同，每月工资5000

元到10000元。待遇可谓优厚，又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足以对许多人形成诱惑，何况当时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的罗名立呢。但罗名立明白，这实际上是利用她是变性人的特点来招徕顾客。罗名立没有忘记何清廉教授的反复叮嘱：“如果做女人，就做一个好女人，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不要给变性人丢脸。”她不能辜负何教授的期望，断然拒绝了。

一个卖服装的个体老板看她可怜，让她去站柜台。开始几天还好，但她是个变性人的消息飞快地传播着，一个星期之后，罗名立所在的服装柜台前每天都挤满了人，但不是来买衣服的，而是来看罗名立的。人们边看边议论：

“她以前是个男的，变成女的了……”

“她是个阴阳人……”

“可能是同性恋……”

人们凭借自己脑中关于性的仅有的一点模糊概念，想像着、杜撰着罗名立的人生。老板没有生意做了，只能辞掉她。罗名立自己也受不了那每时每刻的围观。

在罗名立最困难的时候，一位叫李志龙的干警找到了她。李志龙喜好写作，在派出所聊天时听到罗名立的故事，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素材。然而，当李志龙走进罗名立的家庭想采访她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李志龙第一次去罗名立家是1994年10月份，当时天气较热，由于李志龙的到来打开了电扇，但10岁的孩子还不懂得客人和自家人的区别，几分钟后便去关掉了电扇，说：“太费电了。”面对一个孩子的举动，李志龙的心一颤。

另一次，李志龙到罗名立家，正赶上他们做晚饭。罗名立说：“今天吃猪肉烧土豆。”但李志龙看到，所谓的“猪肉”不过是一堆干巴巴已经没有肉的骨头……

还有一次，李志龙买了饼干、水果去罗名立家，当时只有罗名立的儿子在家，李志龙放下东西到外面去找罗名立。十几分钟后回来时，看到罗名立的儿子已经开始吃饼干了。上海人的规矩是客人送来的礼物不能马上吃的，一定要等客人走了再吃，所以当时罗名立的孩子很不好意思，说：“叔叔，你也吃……”但李志龙更多想到的是孩子平时生活的贫困。

当罗名立提到自己拒绝夜总会老板的高薪聘请时，李志龙被感动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赞扬罗名立严于律己的美德，同时呼吁社会更多地给罗名立这样的人以理解和关怀。

就在文章发表后不久，那家夜总会的老板又找来了，提出更为优惠的条件：只要罗名立答应去深圳干3年，就给她100万元人民币的酬劳，而且可以立即先付一半。罗名立首先不是变性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着的人，饱受了艰辛的生活磨难之后，面对100万元的诱惑，她真的动心了。但是，思来想去，她还是回绝了。罗名立后来对李志龙说：“如果不是你先发表了那篇文章，我可能就跟他去了。可是，你在文章中把我表扬的那么好，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呀……”

男人是人，女人是人，变性人也是人。有过动摇是真实人性的反映，最终坚守了自己做人的准则是良好人格的写照。

### 五、柳暗花明，幸福将从做女人开始

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永远让一个人处于那样艰辛的生活状况下，爱心带来的阳光终将罩在罗名立的生活中。

一家美容店的个体女老板知道了罗名立的困难，很同情她，不顾可能带来的种种麻烦接受了她，教她学美容，让她在自己的店里工作，还同她结为姐妹。从此，罗名立的生活有了保障。



罗名立以喜悦的心情开始了做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她选择漂亮的服装和首饰，还利用学到的美容知识为自己美容。一个婷婷玉立的漂亮女子站在了人们的面前。

不断有人提出想和罗名立交朋友，谈恋爱。罗名立对此十分慎重。一些信件也转到了何清濂教授和李志龙的案头。何教授告诉罗名立，谈恋爱、找对象是你自己的事，信都交给你，但你自己千万要慎重。现在外面骗子太多，对于某些人来讲，一个原本是男人的女人具有某种特殊的吸引力，所以要当心。何教授不只一次对罗名立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女人就要做好女人，不要乱做女人。”罗名立把何教授的话记在了心里，她认真地观察着、选择着，她要找一个志同道合，能够体贴她、爱护孩子，一起走过未来人生的好男人。

变性人罗名立已经走上光明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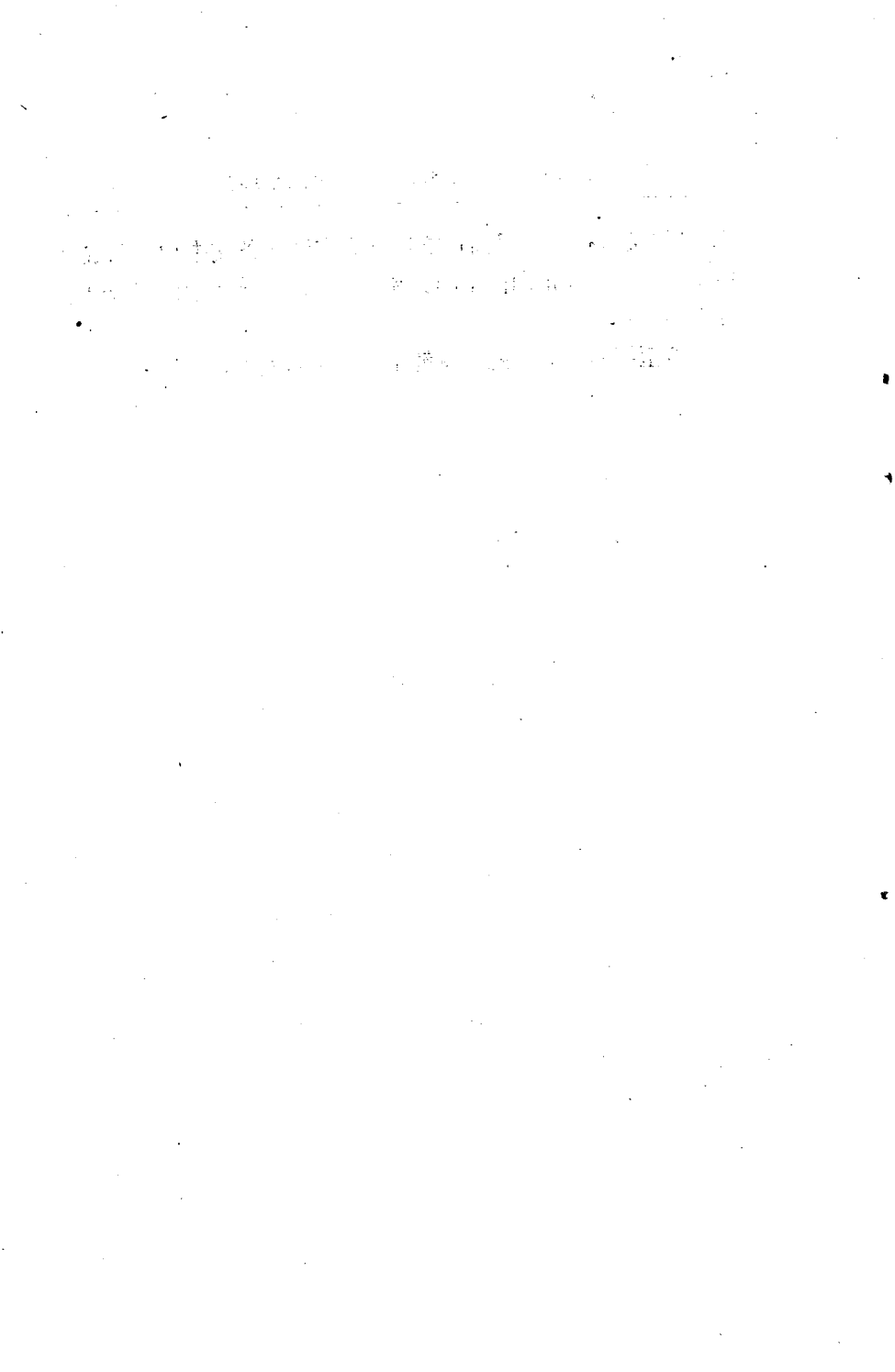
我和那位多次采写过罗名立的公安干警李志龙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我们一致认为，以罗名立的人品，未来的人生不会出现何教授担心的偏差。

当我决定写下这一章文字的时候，李志龙先生曾经劝我，不要提发生在罗名立身上那些消极的事情。但是，我想，也许正是那些“消极的事情”才是引发我们思索的事情，引发我们反观自身的契机。一方面，我们对尚未实行变性手术的易性癖者敲响警钟：如果你选择变性，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你就必须同时做好面对许多难题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呼吁公众社会做一番思索：面对这部分人的存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持怎样一种态度。如果一个人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的话，那还谈什么别的权利呢？

身为一名公安人员，我问李志龙，他是否觉得中国的法律应该对易性癖者、变性手术及相关问题作出一些规定，李志龙

说：“这类人很少，目前可能还不会在法律条文中加以明确。”但是，我们正在走向健全的共和国法律，的确不应该忽视这部分人的存在。

希望罗名立们都能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 第 20 章：

### 名票之死

---

京剧名票被谋杀于自己的家中，公安干警一愁莫展；并不严重的生理畸形引发了他心理上的变化；一篇关于西方变性人的报道使他受到启发；京剧舞台是他唯一可以公开做“女人”的地方；婚姻没能拯救他；易性癖与同性恋是否水火不相容；在同性恋者那里他得到暂时的满足；两个农民的身分证引起警察的注意；一个在逃的通缉犯被卷了进来……

冷冰：你好。

原计划7月初到成都去促销我的图书，但因为出版社方面另有安排，所以直到今日仍迟迟未行。

我肯定是要见你一面的，不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天津。但我最近几个月要经常去外地，所以不敢贸然约你过来。估计到9月份应该稳定一些。

另外，我现在利用在天津等候外出的时间已经开始写作关于易性癖和变性人的书，仍是原计划，以你为主线，同时穿插我在各地采访医生和其它变性人的见闻。我6月份去了上海，见了长征医院做变性手术的何清濂教授，情况对你仍然不利，在上海做这样的手术比在北京做要困难得多。

关于做变性手术的费用和需要办理的手续，我已经都告诉你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想，我唯一可以为你做的事情也许就是：完成这本书。你在以前的来信中提过了，同意我用你的真实姓名和身分来写这本书，我想请你再确认一下。如果真能用你的真名写，我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的，进而，我想肯定会有一些人向你伸出友情和援助之手。几个月前我采访了天津的一个医生，他做的一次变性手术费用就是由病人所在单位捐的款。所以你还不是没有希望。我将尽我的努力去做，我也相信我的书是很有读者和影响力的，但说到效果，我们只能怀有希望了。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本书，我还需要你的配合。你已经给我写来许多东西，我现在正在把它们整理到电脑上，我想这并不是你的全部经历，我希望你近日能挤时间把更多的经历更详细地写给我。

我知道，做这样的回忆可能并不是你情愿的，也许还会带给你痛苦的回忆，但为了以后，为了我们共同的目的，你还是

要硬着头皮做下去。我希望你做下去，也相信你会做下去。

冷冰，我们每个人都怀有一个梦想，梦想的实现不会一帆风顺，也正因为如此梦想才是宝贵的、美丽的东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努力。不管有多少曲折和打击，我们也只能做下去。一条路走不通，再去找一条路好了。我们要付出许多，但我们将无怨无悔！我总是对人讲，凡是一个真正努力想去做到的事情，没有什么会做不到的！共勉之！

礼

方刚

1995年7月7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局的干警感到从没有过的棘手，山城京剧名票杨秀瑜在自己家里神秘地被害了，事过两年，却找不到一点线索。

1993年1月4日，有几位热心的居委会大娘到派出所反映，她们管片的单身男子杨秀瑜已经十几天不见身影了，没去单位上班，家里的房门也一直反锁着，但室内的电灯却24小时亮着，叫门没有人开。派出所的干警立即跟着大娘们来到杨秀瑜的住处，敲门，里面没有回声，隔着门缝向里看，室内一片狼籍。干警们决定破门而入，当他们撞开房门冲进去之后，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为眼前的惨状所震惊：杨秀瑜被四肢反绑倒在地上，嘴里塞着毛巾，身上蒙着棉被，尸体已高度腐烂……

案情很快由派出所上报到沙坪坝区分局，分局的法医验尸结果表明，杨秀瑜是窒息死亡，确切的死亡时间是1992年12月24日夜里。

寻找凶手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

杨秀瑜现年46岁，是重庆电器厂的职工，同时也是山城著名的京剧票友，男旦。在重庆人民剧场、沙坪坝文化馆、巴渝茶楼等处，都时常可以见到杨秀瑜登台演唱。1986年，他在重庆市储蓄杯京剧电视大奖赛上获最佳演唱奖，1988年、1992年，他又连续两次获此殊荣。与此同时，杨秀瑜还曾自费到上海、南京与京剧票友们切磋，他对京剧艺术的热爱使他的演唱技艺炉火纯青，颇受山城人民的喜爱。

在单位和邻里间，杨秀瑜也人缘极佳，他待人热情、友好，工作认真、负责，从没和谁红过脸、吵过嘴，也没为个人的事情和领导发生过争执。出出进进的，杨秀瑜总是低着头，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很少和人谈心，又像有许多心事。40多岁了，他仍独身一人，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他都婉拒了。“我这辈子迷上唱戏了，心思都占去了，和谁结婚不就是拖累谁了嘛，还是一个人过吧。”杨秀瑜这样说。人们私下里都议论：“老杨人好，戏唱的好，就是让戏耽误婚事不好。”

这样一个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一门心思唱戏的人，怎么会被人谋杀呢？他会和谁结下仇呢？

公安干警们开始了艰苦的调查，他们一愁莫展。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也发现了一些疑点，这些疑点是：在杨秀瑜家里发现的两张男青年的身分证，身分证上的地址分别是四川省广安县和渠县；杨秀瑜家衣柜里的许多女人衣服，包括乳罩和裤头，甚至还有假发……同时，一些关于杨秀瑜“变态”的传闻也引起了干警们的重视……

在我了解了杨秀瑜的全部身世之后，特别是关于杨秀瑜的翔实资料通过多种渠道汇集到我的案头，使我一点点走进杨秀瑜的精神世界之后，我真的震惊了！我回忆自己做过的关于同

性恋的采访，又通观这本关于易性癖者的书，我发现，这是我的视野以往未能及的一个角落，在这里，人与自身、与社会的不协调以及为摆脱这不协调而做的艰苦较量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展示，同时，人的那份无奈也以血的代价留下永远的休止符。我甚至无法将杨秀瑜简单地归于同性恋者或是易性癖者的圈子里，因为在中国这种特定的文化下，许多可以简单做出划分的事物都变得复杂起来，我甚至开始怀疑同性恋者和易性癖者真的可以用那么简单的医学心理学标准来区分吗？毕竟，我们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而这个社会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改变惯有的常规。

但我想，如果抛开情绪的影响，还是可以将杨秀瑜列入易性癖者当中的，虽然他更多的是同性恋者的行为，并为这种行为所害。毕竟，他本质上是一个易性癖者，而那些同性恋的种种作为，对于他不过是一种“退而求其次”。

我不可能像已有的某些报道那样对杨秀瑜事件做一个简单的记述，我想我的思索应该更深一些，因为我毕竟对人类的性问题和影响着这些问题的社会做过一些不是每个人都做过的调查。

杨秀瑜出生在四川省秀山县，从小随家人迁到贵阳。有人说，从他出生那天起，他一生的悲剧就已经被注定了，其原因是：“杨秀瑜有严重的生理缺陷，他的阴茎藏于体内……”然而，略有一定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对于现代医学来讲绝不是什么难题，更不是少见的“怪病”，只需要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将杨秀瑜后来人生轨迹的形成归于个人生理的原因，更不可以说什么“悲剧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了”。

杨秀瑜少年时所处的时代使他不可能接受那样一次手术，



许多和他同样的少年的心理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但杨秀瑜的生理特点直接影响到了他性心理的形成。

杨秀瑜的父母更喜欢女孩子，他们对邻人说：“他应该是个女孩子，所以他才会这样。”他们为他起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秀瑜”，给他买来女孩子穿的服装，当他稍大些后，又为他梳了一根女孩子们才有的辫子。父母们都这样，别人更不用说了。大人们都像待小女孩子一样待他，小伙伴们说他是女孩子变的。

与此同时，杨秀瑜开始痴迷于京剧，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在几十年之后帮助他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了心理的补偿。小秀瑜当时学京剧只是热爱，看着台上的唱念坐打，看着那些漂亮的服装在眼前晃过，他知道什么叫做美。而在所有京剧行当中，他尤爱旦角。痴痴地看，痴痴地听，痴痴地学，杨秀瑜的京剧水平一点点长进着……

20岁那年，杨秀瑜的生活发生了一次变化，他的父母先后故去了，他开始一个人独自面对人生。他的性格孤僻，少言寡语，他需要生活中有点依靠，而他却没有任何依靠，他常常会在梦中醒来，梦见自己靠在一个强有力的臂膀上，梦见有人在爱护着他、保护着他、帮助着他……不知从哪天开始，杨秀瑜发现，虽然已经成年的他不再穿女孩儿服装做女性打扮了，但自己却分明正在一点点女性化，他恍然大悟：自己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一个易性癖者认识到了自己想做些什么。

不再需要父母，杨秀瑜自己买来女人的服装，不可能再像幼年时那样公开的穿戴了，深夜无人的时候，他把它穿在身上也穿在心上，对着镜子扭捏着，寻找着做女人的感觉。他原本应该是个女人，他像女人一样需要别人的抚慰。

服装不可能使人真正变成一个女人，也不可能全部满足杨秀瑜的心理需求。一个偶然的机，他看到报上介绍西方某国出现变性人的消息。那是70年代末，那则报道的语气和措词都带有明显的歧视，像讲一个笑话，一个荒谬绝伦的故事。但是杨秀瑜却从那几百字间捕捉到一种信息，得到一种提示，心灵受到震撼。人原来是可以改变自己性别的呀！生来是男人的人可以变成女人，生来是女人的人也可以变成男人！那么他杨秀瑜不是有希望了吗？不是可以变成女人身，像女人一样生活了吗？

如果说杨秀瑜看到的那则消息可以在几年、十几年后改变一些易性癖者的命运，那么对于当时的杨秀瑜来说，却只能将他带入失望与绝望中。

杨秀瑜开始了求医。他奔走于各大小医院的外科诊室，拉下脸皮讲自己的情况，想找一个为他做变性手术的医生。医生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看他，如同面对洪水猛兽，面对怪物。

“你这是性变态！不要来我们这儿，去看心理医生！”

“你这是很严重的心理疾病，还想做变性？”

“变性是西方国家的丑恶现象，我们中国没有！”

“你再来纠缠，我们就报告公安局了……”

人没有过希望是一回事，希望破灭了是另一回事。杨秀瑜重回那没有光亮的心灵时空，他穿起女人的裙子站在镜子前，照着照着，两行泪缓缓地淌了下来……

经历过一段人生挫折的杨秀瑜不再做变性手术的幻想，他这辈子可能与成为一个女人无缘了。有人为他介绍对象，他都推辞了，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内心深处的苦衷。

人心里的压抑越重，便越需要释放，不能大模大样、直截了当地释放，便需要另辟蹊径。因为受自己易性癖心理的影

响，杨秀瑜已经很长一段时期放弃京剧了，他的心思都在变性上。如今，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京剧中来，他在这份痴爱中觅得心灵的平和。

杨秀瑜开始把工作以外的全副精力扑在唱戏上，学艺之路坎坷艰辛，但他全然不顾。他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到处求艺。人们都说他太迷京剧了，却没有想到，他这也是在紧张中麻木着自己。他的演唱水平飞快地提高着，特别崇拜四小名旦中张君秋的表演风格。一个偶然的机，当时尚在贵阳工作的杨秀瑜与重庆一位全国著名的张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取得了联系，艺术家很欣赏杨秀瑜学戏的投入和他的艺术功底，愿意辅导他。为了学艺方便，杨秀瑜竟然毫不犹豫地把工作从贵阳调到了重庆，为此他费尽周折，但终于如愿以偿。

杨秀瑜还自己动手缝制了一套十分漂亮而贵重的旦角戏服，一双绣花高底公主靴子，制作出“苏三”的枷锁、铁链和头饰，购买了一套高级音响。他的房间里每天都在播放京剧的传统剧目，而杨秀瑜便在这份自愉自乐中得到一丝快乐。

杨秀瑜不断有登台演唱的机会，他在这演出中体味到的快感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异。终于有一天，杨秀瑜明白，自己那么痴迷于京剧，痴迷于演唱，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他作为戏中人出现的时候，可以光明正大地穿女人的服装，可以正大光明地扮女相、作女态、发女声，一句话，他不能在生活中作女人，却可以在戏台上作女人！

一个中国易性癖者的女人梦，竟通过京剧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得以成全了。

女人……这两个字对于杨秀瑜来说是最美丽的字眼，他在以整个生命梦想着。

杨秀瑜接二连三地在各种票友大赛中获奖，他在台上唱着、扭着、笑着，然而，他的心仍是苦苦的。扮作女人唱戏带给他的快乐很快就使他不满意了，一个易性癖者需要的是全方位地作一个女人，需要男人的爱抚，而不仅仅是几件服装……

事态发展到这里，杨秀瑜已经离他最后到达的那个境地很近了，但在此之前，在杨秀瑜的生命旅程中，他仍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这个努力就是：他结婚了！

那是怎样的一次努力呀，其中有多少无奈，又有多少渴望，杨秀瑜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如果他能够成功，他的生活也许将是另一番样子。然而，杨秀瑜应该清楚，他成功的希望几乎等于零。

那是一位在报上刊登了征婚启事的女工，她欣赏杨秀瑜的才艺，却不可能想到这才艺背后的东西。两个人的婚礼办得很热闹，几十名京剧票友来向一对新人表示祝贺，一位票友甚至说：“过10年，又多一名小票友！”杨秀瑜那天也十分兴奋，又喝酒又唱戏，迎接他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时刻……然而，当洞房花烛夜到来的时候，杨秀瑜却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那以后，杨秀瑜又一次次地做出各种努力，但是没有办法，3个月后，他和那位青年女工办了离婚手续。

杨秀瑜这最后一次努力以惨败告终。

惨败后的杨秀瑜精神彻底崩溃了。

精神崩溃了的杨秀瑜走上街头，去寻找同性恋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和我长期通信的易性癖者说过的话，那是一个男青年。“如果我最终不能改变性别，我就会去找同性恋者，只要有男人喜欢我，我就随他的意，干什么都行……”这，也许是许多易性癖者对生活绝望之后的一种选择，他们不具有同性恋者的心态，但当他们被男人加以肉体的亲热

时，足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过一把“女人瘾”！我知道自己无法用“堕落”或“可悲”之类的字眼做出评判，因为每一项评判做出之前，我们都需要考虑一下这些人或事态形成的深层原因，而当我们真正洞悉了人世的艰难后，我们更无法对任何事物下一个简单的评判！

山城重庆市的易性癖者杨秀瑜在一个夏季的傍晚第一次走入街头同性恋者的队伍中，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如果说以旦角的身分唱戏可以使杨秀瑜获得一种心灵满足的话，那么把自己幻想成一个女人进入同性恋者当中，却使他获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满足。毕竟，他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接触男人的肉体了。

真正的同性恋者中很少有人扮女态的，但杨秀瑜每天晚上都搽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完全以女性的角色去找自己理想的“丈夫”。杨秀瑜找到了吗？我们无从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他能找到一时的满足，也永远无法真正找到那种身心的合一。易性癖者就是易性癖者，没有什么可以替代。

万事开头难，绝望中的杨秀瑜走出了第一步，那以后便在那条路上滑了下去。他开始和自己一样的票友当中找寻性伙伴。

重庆的一位京剧票友回忆说，有一天杨秀瑜约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边吃边聊，饭后还大谈特谈京剧，颇有共同语言，连说再唱，闹到很晚。杨秀瑜留他住宿，这位票友没多想什么便住下了。但是睡到半夜，却被一些声响惊动醒来，睁开眼，吃惊地看到杨秀瑜已不在身边，正有一个“女人”打扮得十分妖媚地向他俯过来。那位票友失声大叫，“女人”突然说：“别怕，我喜欢你……”

票友听出是杨秀瑜的声音，才明白这个女人是他化装的，

长长的假发，鲜红的口红，漂亮的连衣裙……杨秀瑜正对着他含情脉脉地笑，那票友被吓得连滚带爬地下了床便往外跑，再也不敢寄宿他家了。

杨秀瑜的这些怪异举止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开始用怪异的眼光看他，暗中称他是“阴阳人”。杨秀瑜却已顾不得人们怎样看他了，他抓住这唯一可以使自己暂时忘记烦恼，寻得一丝快乐的方式，尽情地放纵着自己……

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的干警们没有放过对那两位农民身分证的调查，他们按着身分证上的住址分别来到广安县和渠县。其中一位男子羞红着脸向干警们讲述了他遇到的一次奇特经历。

“那是1992年10月份，我到重庆城找工，蹲在菜园坝火车站旁的边道上，等着雇主。这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走了过来，和我东拉西扯，眼光不住地上下打量我。那个男人说话和动作都挺女气的。他说自己姓杨，想雇我去他家帮工。我要了个大价钱，没想到他没还价就爽快地答应了。我跟着他来到他的家里，原来就他一个人。他自己下厨房做了一顿晚饭让我吃，说实在的，那顿饭特别丰盛，还喝了酒，我以前的雇主从没有人这样招待我。饭后，我问他有什么活儿干，他说干活不着急，明天再说。他又亲自烧了水，让我洗澡，就像我不是雇工，他倒是雇工似的，弄得我很不自在。洗完澡，他又让我早早睡下，就和他睡同一张床。可是，到了半夜，他却突然抱住了我，在我身上乱摸，吓得我就差哭了。他却说什么要我把他当成女人，作一回夫妻，我避闪着……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敢睡，第二天天没亮就跑了出来……”

另一位青年农民也讲述了相似的经历。

干警们认真做了调查，这两个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间，不可能是凶手。这条很重要的线索中断了，刑侦工作陷入僵局，

而且一晃就是两年，关于杨秀瑜被害案件没有丝毫的进展，被列入“死案”的范畴。

干警们和那两位农民都没有想到，杨秀瑜正是因为另一次到火车站找“帮工”埋下了隐患，才最终落得惨死的。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在两年后发生了转机，一件貌似无关的案件的破获使得杨秀瑜被害的真相得以奇迹般地大白于天下。

1994年12月22日，重庆市水上分局刑警队队员抓获了长期追捕的漏网之鱼、轮奸抢劫犯白太平。34岁的白太平是重庆市九龙坡区人，绰号“鸭婆”，15年来他与全国各地的案犯结成团伙，流窜全国作案，盗、抢、强奸无所不为，犯下了累累罪行，被各地公安机关列为重要案犯四处缉拿。这次被擒获后，面对公安人员的审问，坦露了两年前犯下的杀害杨秀瑜的罪行。

1992年12月，以白太平为首的犯罪团伙成员潜到重庆作案。此时正值年关，重庆市警方投入大量警力维护治安，这伙人感到风声太紧，没敢轻举妄动。但他们又急需钱财过年，于是围在一起策划“弄钱”的方案。

一个绰号叫“老陕”的陕西男子说：“我认识一个重庆人，他一人独居，有性变态，有一天他到火车站来叫到我家里做事，我去了，没想到他要和我搞同性恋。我还记得他的住处，我们可以去把他抢了。”

白太平一伙连声叫好，杨秀瑜的死签已经被甩了出来。

12月24日晚上，在“老陕”的带领下，这伙歹徒敲开了杨秀瑜的家门，然后，疯狂地一拥而上，将惊恐万状的杨秀瑜按在地上，用毛巾塞住杨的嘴，拿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反绑了杨的四肢，又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把他活活地闷死在家中。随

后，一伙人翻箱倒柜，抢走现金700元。

杀人后，白太平等人逃往福建。1993年2月，他们在鼓浪屿抢劫作案，同犯被捕，而白太平却再次逃脱。同年8月，白太平返回重庆市再次作案，又逃脱了公安干警的追捕。一年多之后，以为太平无事的白太平重回重庆，作梦也想不到公安干警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水上分局的干警将其顺利抓获。慑于法律的威严，白太平供认了犯下的多种罪行，其中也包括合谋杀害、抢劫杨秀瑜的犯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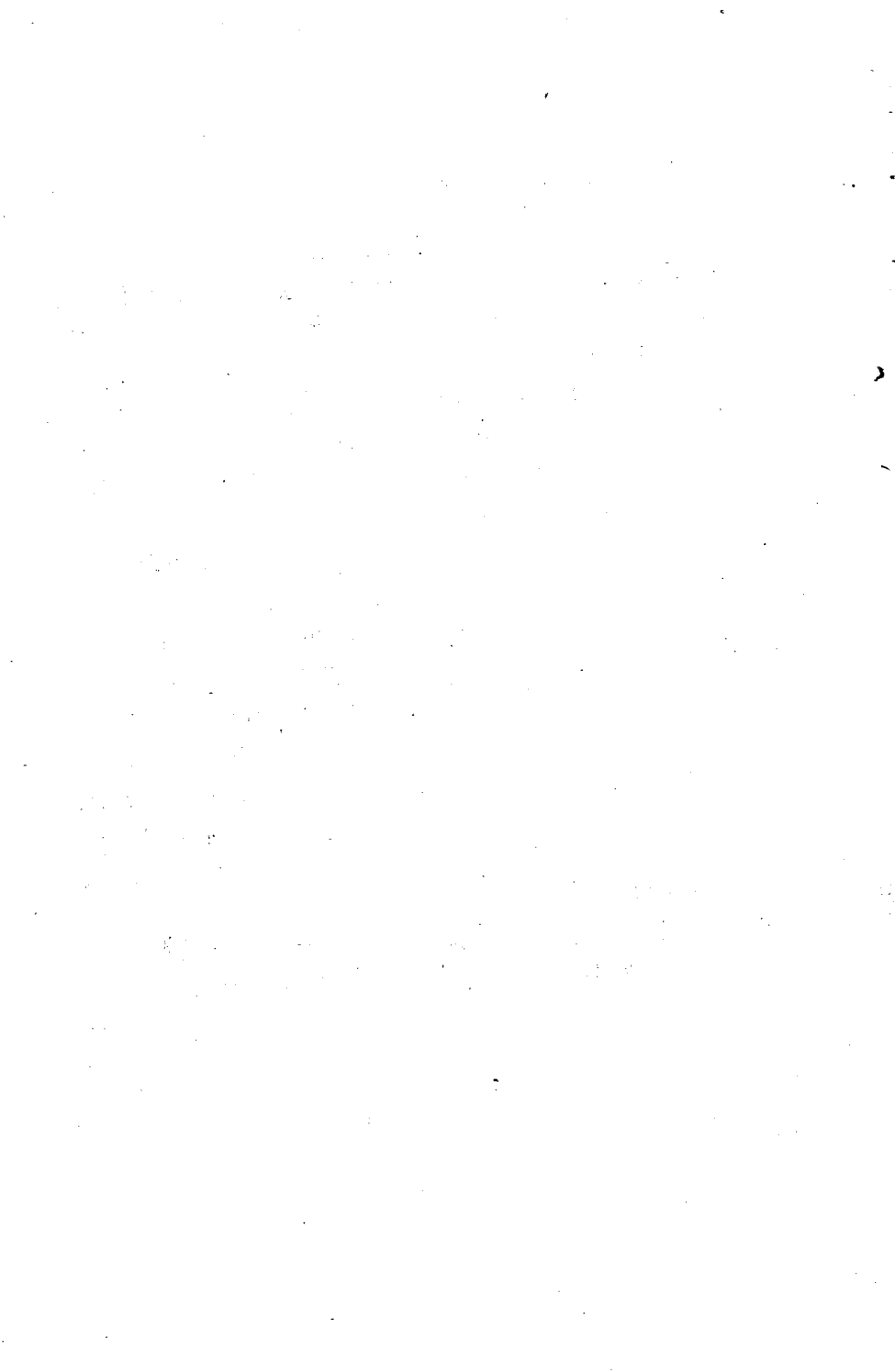
一桩血案自此天下大白，然而案件留给人们的思索似乎又远远不止于此。

我不知该对杨秀瑜的不幸持怎样一种情感，我想的是，对于中国易性癖者来讲，杨秀瑜的经历也许不是很典型，但他的心灵历程呢？我们不是在许多易性癖者那里都体会过了吗？面对他最后的惨剧，我们可以说这是极特殊因素造成的，我们也可以说是由于他的“不自重”，但我们是否能够回避社会需要承担的责任呢？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的心灵：我们的社会是否为易性癖者提供了什么？或者是否做到了简单的正视？

虽然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但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希望悲剧不再重演，虽然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





## 第 21 章：

# 与法律“擦肩而过”

---

一个 10 岁的男孩子被绑架杀害了，因为小芹做变性手术需要 1 万元钱；送给医生的结婚照背面写道：“同床异梦，枉为夫妻”；他被作为“干女儿”收养，还招来一个“上门女婿”；蹲在女厕所里，他感到身心的合一，对女人的裸体并不感兴趣；他在绝望中自杀；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女工程师毕莎脱光衣服走进了男浴室；他们是否触犯了法律……

1993年10月19日，湖北一个偏僻山村的居民们被惊动了，村民马日月10岁的儿子马川失踪了，紧跟着在自家门拉手上发现一张纸条。那是一封恐吓信，告知马川在写信人手上，让马日月准备好1万元钱，还规定了交钱的时间、地点，并威胁说：“如果报案，就别想见到你儿子！”

马川被绑架了！再三思量，马日月还是决定依靠政府，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部门立即采取了行动，几经周折，终于查出真相：马川是被其家邻居19岁的女孩儿小芹绑架了，并已杀死。

村民们惊叹、唏嘘。当他们得知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小芹想得到1万元钱做变性手术时，更为不解了。

1993年12月2日，坐在拘留所里的小芹在写给法官的信中坦露了自己的心理：“不只一次地问自己：我是谁？如果在13岁以前，我也许会说是小芹，但在14岁以后问自己，发自内心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小峰。小峰是我给自己起的名字。”

小芹觉得自己从十三四岁时起就和别人不一样，同女孩玩时爱穿男孩的衣服，不喜欢同女孩一起上厕所，对自己是女孩感到自卑。1991年9月，小芹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周围的人议论她，说她老穿男式服装、打领带，建议她换换装，穿鲜艳一点，她父母也要她换女装。她却听不进，同时明显感到心理上有压力，认为自己不能得到社会上人们的理解，心情烦躁、难受，性格愈来愈孤僻。她说：“我时常一个人独自坐在人迹罕至的树林里领悟‘二合一’的人生。”也就是世人眼中的小芹与她个人心目中的小峰的合一，是现实与梦幻的合一。

这时，一位漂亮的女孩儿芳闯进了她的感情生活。小芹沉醉于爱中，不能自拔。她也曾经害怕过，想自拔，但失败了。

她在日记中写道：“以前，我总以为我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所牵挂，但这一次我才真正领悟到思念是什么滋味。”“就算离开芳姑娘，也会有柳姑娘、韩姑娘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知道我必须有所改变。”

小芹在热恋中一再向芳姑娘表白要娶芳为妻，要芳为她生个儿子。然而，自己的生理条件在客观上又使这成为不可能的，于是，小芹想到了变性。

小芹先来到当地一家医院作妇科检查，并没有多少医学知识的她说自己是两性人。医生认真检查后告诉小芹，她是一个发育很正常的女性。但同时也告诉她，某大城市一家医院可以做变性手术，把正常的女人变成男人。小芹欣喜若狂，行程数千里来到这家医院，她没有寻访到要找的那位医生，却听到做这种手术起码要1万元钱。

1万元，对于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农家女孩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小芹怀着沮丧的心情怏怏不快地回到家中。她后来交代说：“当时，我已经不能自拔，搞一笔钱的念头占据着我的全部思想。想来想去，只想出一个绑架的计划，物色了作案对象，寻找机会下手……”

1994年1月29日，还没有来得及过20岁生日的妙龄少女小芹，随着一声枪声，她的生命结束了，留下一个永远的悲剧。

众多的易性癖者生活在心理与肉体的痛苦折磨之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易性癖者某男，青年，山东某市人，高中文化，工人，4岁起开始喜与同龄女孩玩耍，5岁要求穿女孩服装，遭父母反对，仍常常偷穿女孩衣服，感到非常高兴。9岁时对一高年级男同学产生特殊好感，开始爱慕男性，12岁厌恶自己是男性，

萌生做一个女性的愿望，长大成人后，到处找改性手术资料，多次求医切除阴茎，造人工阴道，皆被医生拒绝，便自己动手切除了双侧睾丸。此后经常服用女性激素，一年后又进一步切除了阴茎。在单位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易性癖者何某，男，青年，从小在多女少男的家庭中生活，有四个姐姐，只有本人是男性。自幼喜欢与女孩玩，长大后对男性爱慕，有时在街上遇到体魄强健肌肉发达的英俊男性，抑制不住自己的倾爱之情，主动上前搭话，引诱回家，拥抱后射精。但对漂亮女孩却一点不动心。父母为其找了13个对象，一个也不成功。本人坚决要求切除阴茎，造人工阴道，因此愿出巨款。常向医生诉说：“我是个怪人，生出一个男人的身躯，却长着一个女人的头脑。”后在医生劝说下，于1984年结婚，在送给医生的结婚照背面写下了八个字：“同床异梦，枉为夫妻。”不知那位医生此时做何感想。何某结婚一年后，提出离婚。经体检，该男性生殖器正常，能勃起，但精子异常，不育。勉强能过性生活。

易性癖者李某，男，喜欢把自己当作女性，穿着打扮、行动爱好及情感反应都倾向于女性，愿找比他大的男孩玩，让他们搂着他，强烈要求自己的性器官也变成女性的。为了成为真正的女子，他读了不少医学书籍和有关杂志，认定服用雌激素后可以使他变成女性，于是他开始不间断地口服和注射雌激素药物。但仍不能如愿，相反内心矛盾越来越多，他见到漂亮女青年就嫉妒，见到英俊男青年就想与之接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他听说“若将生殖器切除就什么也不想了”，便去各大医院求救于外科医生作生殖器切除手术，均被拒绝，于是在绝望中自杀。

易性癖者某女，异性装扮，与同性热恋，强烈要求做变性

手术，变女性生殖器为男性生殖器。该女自幼喜欢与男孩玩耍，穿男孩衣服，父母不加劝阻，随其所爱，玩的游戏内容多为“打仗”，弄枪舞刀，而很少与女孩往来。长大后很喜欢女性，同一两个女青年相好，难分难舍，一天不见就不舒服，感到痛苦。至今不肯穿裙子，认为自己是男性，要求做变性手术，变为男性。声称国内做不成就去香港或外国做。处于无法变性的痛苦和焦虑中，想到过自杀。该女18岁初潮，2至3个月来一次月经，量少，女性器官发育不良。

.....

易性癖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寻求心灵与肉体统一的过程中走向了犯罪.....

黑龙江省一个偏僻乡村里，一个孤独的老农妇家在1978年夏季的一天迎来了一个装着漂亮的“女青年”。当时老农妇正坐在自家门口纳凉，那个“女青年”走过来，向她讨一碗水喝。两人坐在一起聊天。

“女青年”说，她的父母在“文革”中都受迫害死了，无所依靠。而老农妇也是孤身一人，两人越聊越投机。最后，“女青年”说：“老人家，如果您不嫌弃，我就给您做干女儿吧，咱娘俩相依为命。”

老太太自然高兴。当天，“女青年”便在村子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5年。

这位“女青年”姓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人。

张住在老太太家，帮她照顾农活，给她做饭，对老太太照顾的无微不至。老太太便有了一个心事，要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上门女婿。这个女婿真的找到了，大喜之日全村人都来了，祝老太太早抱外孙。

村里人和老太太都不会想到，婚后一年，“干女儿”和女婿着装同眠，可以拥抱亲吻，却不让他再越雷池一步。一年后，那位再也压抑不下去的农民汉子在一个夜里强行剥掉了“妻子”的全部衣服，于是，真相大白了……

张被作为“坏人”拘留审查，后经司法精神病鉴定为易性癖而释放。

易性癖本身显然与“犯罪”无缘，但易性癖者的一些行为却可能与现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则相违背。道德的评判尚可作为另一个问题考虑，但面对一些易性癖者在强大思想压力下的作为，司法却出现了尴尬。

李多次被逮捕劳改，虽然他的某些“流氓作为”完全因为他是一个易性癖者，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那样做，而不是要去污辱女性。

李的“流氓行为”便是到女厕所里大小便。

李的性格十分内向，从小胆子就小，自尊心强，忠厚老实，学习成绩好，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的家族中有精神病史。据李自己讲，12岁那年他开始出现对异性的向往，这种向往不像其他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那样渴望与异性接近，成为精神或肉体上的恋人，而是一种无法说清的敬慕，一种仰视，觉得做女人是一件高尚的事情。16岁那年，李顶职参加工作，工作中他勤奋认真，要求上进，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

一年后，单位的领导接到派出所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李竟去了女厕所，蹲下来小便！他们实在无法将这样的流氓行为与李平时的为人对应起来。领导出面将李领了回来，让他写了检查。领导找李谈心，李哭了，最

后只说了一句话：“老天让我作男人，到社会上丢人，给家庭单位丢人……”

也许是李该谈恋爱了，人们想。好心的同事便给李介绍女朋友，但总是失败。他们无法想象的是，李的心里有一种极强的自卑感，觉得和女性谈恋爱是不道德的，会进派出所。这种奇怪想法的产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时的李越来越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了。

一个假日下午躺在床上，李想着自己的性别问题，他的思维渐渐进入一种幻想状态：他的睾丸一点点缩小，直到消失，他的男性特征也随之不复存在，他的乳房突起，变成了一个女人……李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愉快与性兴奋，他坐卧不安了……李在几年后回忆自己当时的感觉，说了两个字：幸福。

李无法克制自己，他仍偷偷地去女厕所。害怕再次被人抓到，他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街边的公厕，这时已经很少有人上厕所了。李不是想去看女人的身体，甚至排泄本身也不是重要的事情，当他蹲在女厕所里的时候，他感到全身心的舒畅，有了身心合一的感觉。他就这样蹲在那里，体味着这种感觉，便又拥有了幸福。每天从女厕所回来睡去后，李都会做梦，在梦里他变成了一个女人，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白天走进女厕所……

25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干预下，李结婚了。妻子是父母选中的，李几乎没有谈恋爱。对妻子，李没有激情，只有责任，对父母的责任。性生活也能完成，而且生了一子一女，但从没体验过正常男人的那种痴迷与性高潮。

婚姻带给李最大的便利是，当他再去女厕所的时候，可以偷偷穿上妻子的服装了。穿着女人装蹲在女厕所里，那种幸福



的感觉更真切。这时如果有个女人进来，蹲在黑影里的李也不足以引起对方的怀疑，进来的女人会随随便便地蹲在李的对面，这让李那种自己正身处女厕所中的感觉更强烈，于是，他会达到性高潮。这种性高潮不是来自性器官的接触，而是来自想象中的女性性身分。

李渐渐不满足于夜间一个人蹲在厕所里，他需要身边有女人出入、走动，那会强化他的自我感觉。于是李便开始在白天穿上妻子的衣服进出女厕所，很快，他就再次被抓住了。

这一年李 25 岁，没有人会想到他有精神病，只会认定他是个流氓，而且可以找到他 10 多年前同样的犯罪记录。没有人能够帮他，司法发挥了它的惩戒功能，李被送去劳改，整整一年时间。

两年的禁欲生活对李的影响是，出来后的当天他便撞进了女厕所！他变本加厉，不管不顾地按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了！

司法没有起到治病救人的功效，司法再次将李送进了监狱，这次李不会那么快就出来了……

长沙市的女青年易某没有受到司法处置，但社会舆论对她的道德评判同样是巨大的阴影，将她的心灵罩住。

易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并没有将她当男孩子抚养的经历，但这并未影响她在各方面都像个男孩子。穿男装，爱和男孩子一起玩，而且比最淘气的男孩子还富有攻击性。上高中时，李竟然开始调戏女同学，总是缠住班里最漂亮的几个女同学，对她们说下流话，侮辱她们。男同学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她都做了。在厕所里，易蹲下来看女同学小便；在浴室里，她拥抱她们，抚摸她们的乳房。有的女同学感到很刺激，听凭她摆弄，更多的女同学们则很害怕她，但不会想到易的这

些举动里有很强的猥亵成份，毕竟她们都是女人呀！

易高中毕业参加了工作，但恶习不改，别人给介绍男朋友一律没有兴趣，还是到中学门口去等漂亮的女孩子们出来，然后像那些男流氓一样尾随她们，和她们“交朋友”，动手动脚。终于有女孩子因为被易纠缠久了感到害怕，向老师讲了。那个老师想到了同性恋，便找到易的父母，反映情况。父母更抓紧给易介绍男朋友，易还是见一个吹一个。

一天，父母约了一个男青年来家里和易见面，到了晚上，男青年的母亲陪着儿子一起来了。这位母亲 40 多岁，风韵犹存，气度雍容。易立即被这位中年妇女吸引住了。当得知男青年的父亲已经去世时，易显得很兴奋，立即对这位寡妇大献殷勤。她当即同意和男青年交朋友，而且十分主动，关系进展很快，三天两天往男方家里跑，到了便和男青年的母亲守在一处长聊。3 个月后，易结婚了。婚后的易却不同丈夫睡在一起，坚持和丈母娘同床。

易的父亲和丈夫为她的举止都感到羞耻，多次强拉着她去看心理医生。易对心理医生说：“我不是个女人，我是个男人。没有人能改变我，除非让我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生活。”易还告诉心理医生，她曾经多次到医院要求做手术变成一个男人，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拒绝了她，好不容易有一家医院同意了，却需要两万多元的手术费。

“我永远拿不出来这笔钱，所以我只能现在就像一个男人那样去追求女人。”易说。易的父母对她这段求医经历一无所知。

心理医生也没法改变易。易的丈夫最后提出了离婚，而关于易的行径已经被邻里和她的同事广为所知。“性变态！”“同性恋！”“流氓！”“变性癖！”人们将这些词汇加在易的身上，

我们还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搞清这几个词之间的区别，以及应该给予的不同态度。

易未来的生活之路，没有人能够预测。

先进工作者、女工程师毕莎却以流氓行为的罪名被派出所带走了，这一年她 37 岁。

毕莎 15 年前大学毕业时分配到某钢铁公司，她身高 1.64 米，身材苗条，相貌好，工作也好，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许多男孩子追求她，但毕莎不为所动，人们只说她眼光太高，谁也没看出毕莎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毕莎十分内向，很少和人交谈。有同事问她：“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整天总愁眉苦脸的呢？”

毕莎说：“说了你们也不理解。”

“那可不见得。你有什么难处说出来，大家帮你想办法。”热心的同事说。

毕莎还是没有说。

毕莎工作 7 年后，也就是 29 岁那年，她突然提出一个申请：改名为毕天雄。没人理解毕莎何以要改成这样一个男性化十足的名字，但也没有人会阻拦她。令所有人惊奇的是，改名后的毕莎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埋头工作的女青年了，所做所为更像一个男人。她抽烟、喝酒，衣着中山装，男性装束，男性腔调，男性行为模式，越来越同女人疏远，而和男人，特别是年轻男子更近乎了，和工人们开玩笑越来越多，无拘无束，那个文静的淑女形象不复存在。毕莎和男工人开玩笑时甚至动手动脚，一些出格之处让人们看着很不顺眼，那一年，她失去了保持多年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还不算，工厂里的人们还得到一个消息，毕莎竟跑到医

院要求做手术变成男人，被医生拒绝。性别也是可以改变的吗？这个女人真是太不像话了。

37岁那年夏天，毕莎的一个大胆举动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那天中午，天气异常闷热，毕莎饭后像每天一样扎在男工人堆里打扑克，侃大山。不知怎么聊着聊着，一个工人说：“毕天雄，你要是真想做男人，就应该彻彻底底地做。”

毕莎说：“我想做手术，医生不答应。”

工人说：“我不是说那个。你要是真想当男人，就到男澡塘子里和我们哥儿几个一起洗洗。”

毕莎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本来就是男人！”说着便起身去拿肥皂，男工人们起着哄，跟在她后面。这时早有人去报告了保卫科，保卫科没有人，治安员立即打电话通知了管片派出所。等警察赶到的时候，毕莎真的已经脱光衣服进了男浴室……

派出所带走了毕莎，如果是男人进了女浴室可以作流氓罪处理，但面对一个女人，警察们真有点手足无措。最后想到把毕莎送到精神病院，那里的医生确认毕莎是个易性癖者。

虽然毕莎很快被派出所放了出来，但关于“这个女人作风有问题”的传闻却满天都是，毕莎在单位里的处境堪忧。

易性癖者处于心理痛苦之中，这种疾病本身显然与犯法无缘，但一些易性癖者在极度身心痛苦下的一些作为显然与法律相左。任山东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的庞兴华先生站在一个司法工作者的角度将易性癖者的违法犯罪罪归于以下三类：

一，由于不同性别社会角色扮演的倒错、混乱，会导致某些有伤风化、违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如易性癖者装扮成异性进入公共场所，特别是进异性澡塘、厕所，影响社会秩序。

二，有的易性癖者，虽在各方面压力下勉强结婚，但往往导致新的矛盾而离婚，也有的因变性手术无望而绝望自杀。

三，某些易性癖者与人发生同性恋行为，“发生鸡奸流氓行为，构成轻微犯罪”（《性变态与犯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需要特别说明的，以上引用庞先生的话只是为了记录一个司法工作者的态度。事实是，我对庞先生的结论颇有一些质疑。首先，我不明白第二点何以构成犯罪，其次，对于同性恋的所谓“犯罪”问题司法上一直没有明文规定，庞先生的观点更与我几本关于同性恋的著作的主张相违背。

至于本章刚开始时提到的那个湖北青年小芹，则没有人会对她的犯罪事实持有怀疑。

了解到这一个个故事的时候，我想着冷冰，想着千千万万像小芹一样的易性癖者的命运。同时，一种最悲哀的发现是，面对他们的不幸，我们无能为力！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多给一点同情，少一点歧视呢？！

## 第 22 章：

# 没有结局的结尾

---

冷冰结束流浪生涯回到早已陌生的家；面对冷眼和嘲笑，他想再次外出流浪；一夜之内做了三个关于死亡的梦；他的家处于三峡库区；冷冰想到办一个小饭店；方刚何以寄不出区区 2000 元钱；现代舞演员金星变性成功；方刚忽然意识到：曾经自杀的冷冰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无人可比；冷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他的整个人生是一种悲苍的美；如果有热心读者愿意帮助冷冰，您可以先和本书作者联系……

我7月份给冷冰的那封信寄出后，久久没有回音。七八月间，我在进行着这本书的写作，同时又寄给他一封快件挂号信，仍然杳无音信。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此前他的几封来信中，再度流露出明显的厌世情绪，更一再说，想离开成都到外面流浪。我怕他有什么意外，或是真的在成都呆不下去了。正巧这段时间我将长在天津，便想邀请他来天津，也正好可以满足他长久的愿望。

8月中旬，我在上海、普陀度过了10天。8月17日回到天津，见到一封来自四川开县某村的信，信封上却是冷冰那熟悉的字体。急急地拆开来，竟是分别写于7月3日、7月16日、8月3日的3封短信，一起寄来了。

方刚：你好。

我终于回到我的已然陌生的家。方刚，虽然我做了各种思想准备，可是，我面临的情况竟是如此的糟。方刚，我毕竟是弱小的！我害怕，也承受不了别人的当面取笑和背后指点。为了伪装别人眼里的正常，我努力让自己变坏。满口粗话，对女人乱讲，或者开玩笑。

方刚，我根本不该回家。在成都火车站，我徘徊了一整天。我思考着我该去哪里？其实，我好希望来天津。但是，我害怕贸然去了找不到你。

方刚，我对什么都已是心灰意冷。我不会麻烦你什么了。只是希望你不要拒绝给我回信，让我在无助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有地方说，有人听。

致此

冷冰

1995年7月3日

方刚：你好！

从成都回到家已有一个多月了。给你写了很多信，却没有勇气寄出。方刚，我真的是那么麻烦而又神经质吗？在离开成都的前些日子给你连续写了两封信，没有回音！那天，我决定离开成都，在车站的候车厅徘徊，我在两个相反方向的售票口之间徘徊，我在内心苦苦地问着自己：我倒底该去何方？

那渺茫而希望最多的天津？那个曾发誓永不回去的家？我还是选择了回家，毕竟这是真实的，因为它不带有虚浮的希望。其实我曾以为自己有能力去天津，却又是懦弱地担心扑空，担心无望。

我终于回到了已然陌生的家，终于尝到了自作自受的滋味，才悔恨地意识到：回家也是一种决择的错误！方刚，我该如何讲清，你才会相信、明白我的心情。我像一个犯了最无耻罪行的人！比犯了罪行更无耻！每天躲避着一个个不同神色的人：有半开玩笑半讽刺的，有直截了当讥笑的，甚至还有怀疑我得了艾滋病的！我想笑！我想哭！我无能为力！我只有躲避，只有在无人的黑夜哭！

方刚，我宁愿自己是一个没有感觉，没有思维，什么也不是的东西！方刚，我不是向你求助，而是向你求救了！

方刚，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一种如何的心情。我的书信是被你先拆开看过的，有的甚至到不了我的手中！方刚，我迫切地希望离开这个该死的家！我永远不要回来了！

方刚，请给我回一封信吧！最好用快件。

致礼

冷冰

1995年7月16日



方刚：

也不知道这是写给你的第几封信，那些写好的依然封在那里，没有寄出。方刚，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是谁说的对：“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正是尝着失望和自作自受的折磨！

方刚，我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我麻木地生活着，面对着应该或不应该承受的一切！别说我是作无谓的呻吟，我没有支点，又能做些什么切实的事呢？

在家里，就是现在，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唯一的一点希望也冰冻了。方刚，我倒底该做什么？！

你说7月份就能把书写完，现在怎么样了？我说过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要把我的一切告诉天下人！就是现在也是如此。

不多说。

致此

冷冰

1995年8月3日

我立即给冷冰回了信。

冷冰：你好。

昨天刚从上海回来，今天看到你从老家写来的信，匆匆给你复信，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家中。

六七月份曾经给你写过两封信，都没有回复，估计可能是你已经离开成都了。现在把7月份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再打印给你，附在后面。

冷冰，我必须告诉你，做易性手术实现你的梦想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巨额的手术费使这一切对你来讲几乎变为不可能的事情。你现在已经回到家中，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在家中住下来，生活下去。你会发现，真正爱你、能够帮助你的还是你的家人，你的父亲和兄长！对一些事情你不要太敏感，一些人有些想法也是自然的事情，他们不懂你的心，不理解你，那是他们的无知和悲哀，不是你的。你只要认认真真去生活，会发现自己是可以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的。

当然，我理解你改变自己的渴望，但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都有许多无法实现的梦想。

冷冰，虽然从写书的角度看，我很想见到你，但你现在已经回到家中，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出来流浪，真的希望你能够稳定，能够在家中找到温暖。因为你也清楚，如果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即使再次离家出走，即使流浪到海角天涯、流浪到生命的尽头，痛苦仍将伴随着你。与其如此，不如生活在真正爱你的家人身边。你一定要相信，家人是爱你的，即使他们不理解你，他们也是爱你的，希望你生活得好。

冷冰，别再出来了。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如果有可能，我倒希望你能靠劳动致富，自己积累几万元钱，那时再考虑实现你的梦想。

以你为主线的关于易性癖者与变性人的书，我已经基本写完了。书中关于你的部分都是你来信和写来的回忆文字的原件，我未作改动，如实收入。这也是为了保持生活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才是最感人的。另外，最后再次请你郑重考虑，此书出版时是否使用冷冰这个名字。

冷冰，坚强些，靠劳动致富，然后再想别的事情！这是我唯一可以给你的忠告。需要帮助的时候，请找我。

方刚

1995年8月18日

冷冰的回信在20天后寄到天津，虽然仍旧满是苦楚，但我还是从中看到了希望。

方刚：

提笔给你写回信，我该说些什么呢？所有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发觉应该相信宿命论和命运。就拿我自己来说，这一切仿佛都是自寻烦恼，又怎能否定这必然的结局！

我只是希望有人听我说，我害怕别人的抛弃，害怕孤独。自从回到家，几乎每晚都做恶梦。梦见自己已经死了，梦见一些已死了的人。就在前两天晚上，连续做了三个恶梦，两次是食物中毒，一次是出了车祸。方刚，我只有生活在自禁的生活里，我的心里话，我的思考，无法向人诉说。是的，就算我不在乎一切，可又能怎样，别人又会说：脸皮厚，下流，没有羞耻心！

方刚，我也希望自己能振作，可是如果没有实质的希望，那么一切设想都是空的，比如以前傻傻的我。我现在渴望有个支点，有根木棒，我渴望站起来！

方刚，我们这儿属于三峡库区，目前正搞扩建小城镇。我想自己搞一个小饭店，然后再作打算。但我在成都的一点积蓄都花在给报社和医院医生们的挂号信上了，最可恨的是湖北一个什么文学社办的文学比赛，收了我500元钱的审稿费，至今没有回音！方刚，我希望你能借给我2000元钱。当然，这是一个很冒昧、让人怀疑的请求。我不作更多的保证和解释。

方刚，我一直都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真的，很多次

我感觉自己就要走上绝路，而我每次都遇上点离奇的事。

幸好，我有时对自己还有信心。

方刚，我想今天改正自己如同我从小就想改变自己一样难。所以，我没有什么可说。假如有一天我“执迷不悟”，最终以死而终，请不要为我做什么努力，给我什么帮助。因为，那一切的呐喊就如同呻吟，又有什么用呢？

望速回信。

冷冰

1995年8月28日

可能是因为在路上误了一些天的缘故，我收到信的时候已经是9月10日了。我真的很高兴冷冰说：“我有时对自己还有信心。”其实，这正是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我知道应该立即寄2000元钱给他，但是……

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我失去了工作，不再有一分钱固定收入，完全靠稿费为生。9月份，各地报刊汇给我的稿费只有1000元，而我一次去北京采访便花掉1200元，幸亏有些存款，否则工作将停止。所以，我当时真的拿不出2000元钱！

我立即给冷冰回了信，对他想办饭店的主意给以鼓励和肯定，同时许诺：一两个月内，一定寄去2000元钱，而且不需要还，作为对他的资助。唯一希望的是，看到他自强自立，有一天可以获得新生。

冷冰的回信来了：

方刚：你好！

收到你的信，我哭了。真的，方刚，上封信寄出后，我才恍悟，原来自己是如此的呆笨。真的，我甚至诅咒自己，不是

吗？不说你和我是完全陌生的人，就是再好的朋友，向他提出如此的要求也会受到猜疑，也会被当成一个骗子，或者有某种交易的味道。难道不是吗？我给你说了我的经历，而反过来向你以“借”的方式讨钱。真的，那封信一寄出我就后悔了，在以后这十几天里我天天算计着回信，我想也许再也收不到你的信了。

方刚，知道吗，收到你的信时正是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因为我怀疑向你借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不久前，我向一位长辈借钱，我告诉了我的打算，但立刻遭到他的拒绝，还说了些让我永生难忘的话。我当时甚至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我要报复那些讥笑我的人，头一个就是他！

方刚，你真的能够想象我现时冷落的心情吗？绝望一词时时伴着我，但是我真不愿意死。我害怕死！我为什么要死？如果一死真能了之，也就好办了。不，我不甘心，不甘心！如果好好的活着不行，我就只能选择变坏了，我渴望走进监狱，真的。方刚，谢谢你不怀疑我，给了我一丝希望，我等着。你毕竟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朋友。

不知你能否想像山里人的粗俗与无知，我真的可以不在乎这一切吗？如果我已经变了性，我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也不在乎。我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答，大大方方地做女人。但是，而今的我，一边在流着泪，一边还得忍受更多的伤害。

关于书中是否用我的真名，我想可以用冷冰二字。因为在成都、上海和济南，我所有的交往和书信都是用的这个名字，甚至在家乡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羞耻的笑料！我要用这个名字、这种身分告诉人们：我不屈服一切！真的，希望你在书中着重强调这一点，虽然我懦弱、胆小，但我精神上已经很坚强！

现在是冬季，小镇上还没有一家火锅店，我想我会成功的。我在等着你的支持。

此致。

冷冰

1995年10月6日

我是10月20日收到这封信的，我被深深地震动了。

“我要用这个名字、这种身分告诉人们：我不屈服一切！”

“虽然我懦弱、胆小，但我精神上已经很坚强！”

冷冰，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

我急于给冰冷寄去那区区2000元钱，但是，1995年的岁末我的生活竟十分窘迫，虽然我刚刚出版了一套四本畅销书，却还未领到一分钱稿酬。最困境时，我身上只有100元钱。我和一位朋友谈起冷冰的处境，担心因为我不能立即寄钱去而影响了他的火锅店的计划。这朋友立即表示，可以想办法凑一凑。我却不好意思接受，因为他是一个比我还困窘的文人。

12月初，我终于收到《深圳晚报》连载我的长篇纪实的一笔稿费，近3000元，十分高兴，知道可以实施对冷冰的诺言了。

但是，因为深知冷冰在家乡的处境和他漂泊的心态，寄款之前我留了个心眼，发去一封快信，只有短短几行：“冷冰，2000元钱已备好，情况是否有变化，请立即告知。如无变化，立即寄钱过去，请留意查收。”

信寄走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冷冰的信，但不是从四川那个小村里寄出来的，而是来自河北省某县。

方刚：

我没有等到你的钱。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

10天前，我再次开始了流浪生活。我骗取一位老大爷的信任，从他那里得到了买张去天津的火车票的钱。我到了天津，却没敢找你，又坐上了长途汽车，流浪到这里。

我在一家村办企业找到了工作。

不要给我写信，我想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当我需要的时候，会写信给你，也许还会去看你。

作女人的梦，可能永远是个梦了。

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会再自杀。我已经自杀过了，现在想认真地活着了。

冷冰

这封信没有署日期，河北某县的邮戳日期为12月8日。冷冰早在11月底，便又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

冷冰的这封信让我很不安，我拿不准他的真实想法。一方面他“不再想自杀”，另一方面，当家令他失望之后，他“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而最大的不安还在于，如果我能够早些寄去那2000元，冷冰可能便不必再次离家出走，他的生活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我对他的再次出走负有责任。

冷冰没有留下地址，我只能再等他的信来，但冷冰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了音信。

读者这里看到的书稿，除了这最后几千字外，早在1995年12月底便已经全部完成了。当时，冷冰仍没有任何消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在催要书稿，我只能把一个下落不明的冷冰留给读者。在书的最末，我向茫茫天空发问：冷冰，你在哪

里？

出版社的编辑十分敬业，他们计划在1996年2、3月间推出我的书，市场调研一度显示，此书具有6万册的需求量。我对他们的工作充满敬意，合作得十分愉快。但是，到了1996年1月份，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彼此间强烈的合作意图被第三种势力破坏，我们不得已怀着悲怆的心情结束了我们刚刚开始的合作。

我去寻觅别的出版社，编辑去寻觅其它作者和书稿。但是，即使在这时，那位令人尊敬的编辑还为我收集着关于变性人的新的动态，于是，我接到了她寄来的一份剪报。

那是1995年12月15日出版的《音乐生活报》，头版二条位置醒目标题：《一个人两张面孔——与一位变性的舞蹈家对话》。著名现代舞演员金星变性的成功，首次被传媒披露。

原为男性的金星在1985年于全国第一届中国桃李杯邀请赛中获一等奖，首创了男子足尖舞。1992年，金星出任比利时皇家舞蹈学校现代舞教员。

1993年回国后的金星在北京保利大厦举办了金星现代舞个人专场。1995年2月至7月，金星在北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做了变性手术，主刀是夏兆骥。变性后的金星勇敢地站出来继续从事她的舞蹈事业，于12月19日和20日在保利大厦举办了《红与黑》现代舞晚会，公开面对社会和传媒的关注。

金星对记者称，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是女人，今天终于实现了做女人的梦想。面对外界的压力，她说：“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怎么理解我，别人理解我，我非常感谢，别人不理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毕竟做了件违反生活规律的事。”



1996年1月底2月初，我应《家庭》杂志的邀请在广州、深圳度假，看到香港无线电视台对于金星的报道。从电视上看，手术后的金星还需要一个生理上的调整 and 适应期，她讲话的声音有些粗，喉结也还明显，但是，金星的眉宇间洋溢自信。

做一个变性人很难，做一个知名的变性人就更难了，而金星作为中国第一个作变性手术的公众人物，勇敢地走出来，面对公众，这无疑对于广大易性癖者是个鼓舞，对促使公众以非歧视的心态看待变性人不无帮助，更重要的是，最终应该让社会认同于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属于他自己的事情，只要这决定不伤害到别人的利益。

我剪下了那份报道，我想如果知道冷冰的地址，可以寄给他。但我又有些顾虑，这样的信息带给冷冰的倒底会是些什么呢？

此书出版误期，却在无意间使我得以为它加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便是金星变性的成功。而到了1996年3月初，我突然收到了冷冰的一封短信：

方刚：你好。

前些天我在书店买到了你的《艾滋病逼近中国》一书，我读到凌晨4点，一口气读完了。好几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无法看清书上的文字。

艾滋病人不是罪恶的，我也不是罪恶的——这是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最大收获。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的美丽。我将努力争取我的未来。

我想参加你书中提到的“爱知热线”，做一名以爱心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爱知信使。我已经写去信，想请你对主持人

打个招呼，请他们接受我。

谢谢。

冷冰

1996年3月2日

冷冰走出自卑，走向自信的人生了！

冷冰走出自我，走向助人的旅程了！

一切刚刚开始，冷冰正在走向光明。以他的顽强追求，以他对生命的热爱。

是的，对生命的热爱！我深为自责，自己与冷冰通信这么长时间，怎么刚刚意识到呢，他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程度足以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汗颜！虽然他曾试图自杀，虽然他总在信中流露悲观情绪。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地看他的心，细细地品味他的心情，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易性癖，可能是上帝对某些人开的一个玩笑。但是，面对这个关于生命的残酷玩笑，冷冰选择了与上帝的抗争。他是那样弱小，命运和现实的压制又是那样巨大而沉重，他的前面可谓漆黑一团，而他的周围又布满道道陷阱。他看不到光明，但他在向前摸索着行进；他向前摸索着行进，但是看不到光明！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被抛到整个人都被否定的状态，我们是否有勇气与能力生活和抗争？

比较于那些已经成功地完成变性的人，冷冰具有更强的象征意义。他是人类对于自然、对于传统、对于人类自身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呐喊。冷冰的奋争是一种雄壮的美，他的失败是一种凄丽的美，他整个人生构成悲苍的美！

不论冷冰是否能够在若干年后实现变性的理想，他都无悔今生！

冷冰是一面旗，一个寓言，一种昭示，他告诉我们，人，应该怎样面对命运的捉弄，面对生活的悲剧。

我相信有更多的易性癖者在我们中间等待着帮助，就像我相信有人愿意帮助冷冰和他的同伴们一样。所以愿意给冷冰以精神或物质帮助的人，可以写信到下面的地址，我将为您与冷冰建立联系。

天津市八里台邮局 46 号信箱 方刚收 邮编：300070

冷冰的明天，也许仍可以写成一部书。

1996 年 3 月 20 完稿